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Chapter 1
- Chapter 2
- Chapter 3
- Chapter 4
- Chapter 5
- Chapter 6
- Chapter 7
- Chapter 8
- Chapter 9
- Chapter 10
- Chapter 11
- Chapter 12
- Chapter 13

Chapter_1

---------- Page 1----------

本书版权所有 —— 安妮宝贝

【作 者 简 介 】

7 月出生的巨蟹座女子

从事过的职业：金融、广告、编辑

现在的职业：网络编辑，自由专栏撰稿和写作者

喜欢：爱尔兰音乐，长途旅行，鸢尾，电影，散步

---------- Page 3----------

【交 换 】

那年他 19 岁，在阿姨家里度过他唯一的一次南方假期。

她是邻居的女孩。继母对她不好。他第一次见到她。她穿着一条脏脏的

白色棉布裙子，脸上有红肿的手指印，满脸泪水却神情冷漠。他蹲在她的面

前，他说，你喜欢小狗吗。他把自己捡来的一条白色小狗放在竹篮里给她看。

他说，你笑一笑，我就把它送给你。

他给了她一段快乐温暖的时光。带她去钓鱼，捉蝴蝶，看着她的笑容烂

漫无邪。

她生日的那天，他带她去逛夜市，送给她一枚红色的蝴蝶发夹。他说，

你要相信自己，有一天，你会象一只蝴蝶一样，飞到自己想去的地方。

一个月后，他动身去北方。在火车站里，她抱着小狗不肯离开。喧嚣的

站台上，他把头探到车窗外向她挥手。她踮着脚，认真地问他，如果我长大

以后，我可不可以嫁你。火车已经开动。他微笑着哄她高兴，他说，可以。

然后火车驶出了南方的小站，她孤单地跟着火车奔跑，终于追不上。那一年，

她是 8 岁。

一直到他大学毕业，开始上班，他没有再回到过南方。她始终写信给他。

从小学生的稚嫩字体开始。一笔一划地告诉他，她和小狗的生活。他从来不

回信，只在她生日和新年的时候，寄给她漂亮的卡片。上面写着祝小乖和小

蓝健康快乐。小乖是狗的名字，蓝是她的名字。

3 年以后，小乖生病死去。她在信里对他说，小乖已经离开我，但我心

里的希望还在。虽然我知道我不会有蝴蝶的翅膀，可是一定会去自己想去的

地方。

初中毕业的假期，她告诉他她要去北京。他们整整七年没有相见。

他在火车站里等她。从拥挤人群里出现的 15 岁女孩，穿着白色的棉布

裙子，黑色的眼睛灼然明亮。

他带她去酒店吃饭，同行的是祺，他的未婚妻。

他陪她去故宫，在幽暗的城墙角落里，他问她，你喜不喜欢祺。她说，

祺美丽优雅，是个好女孩。然后，在明亮的阳光下，她就微笑着看着他。

她平静地在北京过了一个星期。准备回南方继续高中学业。临行的前夜，

她执意要把自己给他。她取下头上的蝴蝶发夹，浓密漆黑的长发如水倾泻。

他说，我 3 个月以后就要和祺举行婚礼。我不能这样做。她说，请求你。请

求你要我。

她的眼泪温暖地掉落在他的手心上。黑暗中，他看不清楚她的表情。他

只听见她轻声的询问他，如果你以后离婚，我可不可以嫁你。他在恍惚的激

情中，迷糊地说，可以。清晨，她不告而别，独自南下。

婚后的日子平淡如水。祺两年后去美国读书。准备不久把他也接出去。

他辞退了公职，开了一家小小的酒吧，准备打发掉在国内的最后日子。他把

自己的酒吧叫做 BLUE。他还是不断地收到她的信。她说她很快要毕业了，

如果考不上北京的大学，就准备放弃学业，来北京工作。他说，我过一两年

就要走的。她说，没关系。只要还有剩下的时间。

再次见面的时候，她 19 岁，而他30 了。

他们同居了一年。直到他的签证下来，准备出国和祺相聚。他把 BLUE

留给了她。他说，你可以在北京嫁人。以后我还会回来看你。她说，我会在

北京等你。但不嫁人。

她依然写信给他，一封又一封。而他，也依然只在她生日和新年的时候，

寄美丽的卡片给她。他一去就是5 年。直到和祺离异，事业也开始受挫。他

准备再回国发展。

在 BULE 门口，看到吧台后的女孩，依然穿一袭简朴的白裙。她看过去

苍白而清瘦。她说，你回来了。她淡淡地微笑。可是我生病了。

她的病已经不可治。他陪着她，每日每夜。他读圣经给她听。在她睡觉

的时候，让她轻轻地握着他的手指。有阳光的日子，他把她抱到病房的阳台

上去晒太阳。她说，如果我病好了，我可不可以嫁你。她的心里依然有希望。

他别过脸去，忍着眼泪回答她，可以。

拖了半年左右，她的生命力耗到了尽头。那一天早上，她突然显得似乎

好转。她一定要他去买假发。因为化疗，她所有的头发都掉光了。她给自己

扎了麻花辫子。那是她童年时的样子。然后她要他把家里的一个丝缎盒子搬

到病房。里面有他从她 8 岁开始寄给她的卡片。每年两张，已经16年。她

一张张地抚摸着已经发黄的卡片，和上面模糊不清的字迹。这是他离开她的

漫长日子里，她所有的财富。

终于她累了。她躺下来的时候，叫他把红色的蝴蝶发夹别到她的头发上。

她问他，如果还有来生，我可不可以嫁你。他轻轻地亲吻她，他说，可以。

他曾经用一条白色的小狗来交换她的笑容。然后她用了一生的等待来交

换他无法实现的诺言。

【呼 吸 】

He is not my friend,but he is with me

Like a shadow is with a foot that falls.....

刚刚在网上认识林的时候，我对他说，我单身，独自住在38 层的一套

公寓。没有工作。林问我，那你靠什么谋生。我说，我总是不停地坐出租车，

希望能在车上拾到别人遗失的黑色提包，里面会有一包一包的钞票。因为曾

经有一次，我这样捡到一笔钱。

林在那里沉默了一会。他似乎半信半疑。终于他对我说，还是找个工作

比较好。即使是每年能遇到一次，这样的概率也很小。我独自对着电脑大笑

起来。他居然相信我。已经是凌晨两点了。房间里很阴暗，只有显示屏发出

刺眼的亮光。我听的是 SUZANNE VEGA 的歌。在歌手里面，她显然低调而过

时。象一张发黄的皱巴巴的纸。被信手撕下。一贯的慢不经心的抑郁腔调，

和神经质的木吉它。我觉得她看过去自私而美丽。我问林，你胖不胖。林说，

我很瘦。我说，这样好，我喜欢瘦的男人。因为比较性感。这样说的时候，

我一边把音箱的音量调高。空荡荡的房间，寂静象曼延的冰凉的湖水。而我

是一条无法呼吸的鱼。

凌晨五点的时候，我对林，我要睡觉了。可爱的男孩，早安。我把鼠标

点击关闭电脑，然后从冰箱里倒出一杯冰水，吞下安眠药片。电脑屏幕已经

停息，只有音箱发出断线的噪音。在关掉所有开关的电源以后，我的心里突

然一片漆黑。

事实上，除了上网我的确无事可干。白天我有大部分的时间在睡觉。有

时候我会恐惧自己在沉溺的睡眠里面，突然变成一具橡胶。没有思想。也没

有语言。

周末的时候，我去西区的 BLUE。那个 DISCO 酒吧已经开了很久，老板

是个香港人。喜欢去那里，一部分是因为习惯。我是个懒惰的人，不喜欢新

地方新朋友新事物。旧的感觉给我安全。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这里特别混乱。

杂乱的音乐，英俊的男人，也有大麻和摇头丸。

DISCO 是九点半开场，但我不跳舞。有一次，我跟一个系黄色领带的男

人玩甩骰子。男人喝啤酒，我喝冰水。结果他输了 1000块钱，恼羞成怒，

跳起来骂我。我笑着对着他说，你不想付钱也就算了，但请闭嘴。当他转过

身去的时候，我抓住他的领带，把盛啤酒的玻璃罐劈头盖脸地砸在他的后脑

上。

憎恨别人轻视我。因为我已经身临其中。

事情后来有罗帮我摆平。酒吧老板就是他的朋友。

罗说，你不要给我闹事。我可以多给你一点钱，你平时逛逛街也好。

我光着脚坐在阳台上。阳光照在我的脸上，让我晕眩。天是这样蓝。时

间是这样慢。只有两件事情能够让我忧郁。贫穷和寂寞。如果我手里有了钱，

那就只剩下寂寞。

I can feel his eyes when I do not expect him

In the back seat of a taxi down Vestry Street.....

和林聊天常常会让我大声地笑。我已经知道他比我大一岁，西安人，

目前职业是做软件。是那种读书是好学生，工作是好同志的类型。他的淳朴

让我快乐。我的快乐是因为觉得他有时候显得傻气。

比如我问他，是否做过爱。他就一本正经地回答我，除非是他深爱的女

孩。否则他不会。这个回答一点也不让人感觉刺激。我就取笑他，你要好好

保护自己的贞洁，免得后悔。我想我在网上唯一一个聊天的朋友也就是林。

我不喜欢新地方新朋友新事物。他宽容我的放纵和粗鲁。他有时还会偶尔表

示关心。聊天的时候，突然问我，你饿了没有。我说没有。他就说，我现在

在吃饼干。我想象我们两个边吃饼干边聊天的样子。我说，那你的那份肯定

不知不觉地就没了。他说，我会都给你。

心里突然就温暖一下。是湿润的温暖。很轻地渗透在心脏的血液里。清

清的水滴。甜的滋味。

那个暑假，高三的男生带我去 BLUE。我第一次到这个阴暗而喧嚣的酒

吧，我天性里对混乱的嗜好得到满足。刚开场的时候，舞池里还没有人。我

一个人进去疯跳，嫌不过瘾，脱掉衬衣，只穿着黑色的蕾丝文胸，又爬到高

高的音箱上面。沸腾的节奏让我的神经在麻痹中得到释放。后来人越来越多，

口哨和尖叫混成一片，我终于全身疲软。

坐在吧台边，我的呼吸还很急促。一个男人递了一杯冰水给我，他说，

我一直在看你。冰冷的水从喉咙一直滑落到胸口，象一只手，突然紧紧地抓

住了我的心脏。无限快乐混杂着疼痛。就在这个瞬间，我爱上冰水冷冽的刺

激感。我看着阴暗光线中的男人，他大概快 40 岁了。他微笑的时候露出雪

白的牙齿，象兽一样。然后他的手指轻轻地碰触到我的脸。他看着他指尖里

的透明汗珠，他说，你很让我动心。

那时我 17 岁。我身上的黑色蕾丝文胸还是向同学借的。贫穷和寂寞已经折

磨了我太久。我几乎是没有任何思索地，就把自己放在了罗的手心里。

His arm is around my waist and he pulls me down to him

He whispers things into my ear that sound so sweet.....

林说，看看这个喜欢你的男人。他把他的照片传给我。是个瘦的清秀的

男人，脸上有一种明亮的光泽。那种明亮，是因为他的淳朴。我看着他身上

的白色衬衣。我想起高中时班上的一个男生。那时我在班里无人理睬。因为

我虽然成绩很好，但喜欢和高年级的男生混在一起，抽烟，跳舞，喝酒，打

架，什么坏事都干。而且家庭复杂。他是班长，他很喜欢我。我知道我和他

不是同一个类型的人。我不想让自己成为一张白纸上的黑色墨水。

他后来要回到北方去参加高考，临行前在我家门口等了很久。我知道他

在下面。但我不下去。那个夜晚风很大。清晨的时候，我跑到他昨晚等过我

的大梧桐树下，满地都是枯黄的落叶。我一直都记得那种碎裂般的疼痛。没

有眼泪。没有声音。只有疼痛。我是突然地想去见林。就在那个罗来见我的

夜晚。罗说，他明天要去香港开会。带着他的老婆儿子。大概要半个月。我

说，好啊，一家人快乐游香港。深夜的时候，我抚摸罗松弛的皮肤，中年男

人的身体有一股腐朽的气息。我想这个男人其实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不

爱他。一点都不爱他。他不在我的灵魂里面。

我起来打开电脑，我把 SUZANNE 的CD 放进去。她的声音慵懒而厌倦。

ICQ的小绿花盛开。我看到林的留言。他说，我知道这种感觉不符合我谨慎

的个性。但是我的确想念你。在你消失的70 多个小时里面。觉得自己面目

全非。我把头仰在椅子背上。我听见自己寂寞的笑声在房间里回荡。

飞机票是我在路过民航售票处的时候，顺手买下的。距离起飞还有 6

个小时。什么也没带，双手空空的去了机场。我特意去洗手间照了照镜子。

看到那个年轻的女孩，旧牛仔裤，男式的棉布衬衣，跑鞋，一头漆黑的长发，

明眸皓齿。

真好。我的面具还是甜美纯净。没有人知道我的心，是这样的苍白和颓

废，还残缺不全。林不知道我 17 岁就和别人同居。不知道我混在酒吧里狂

喝滥醉。不知道我赌钱吸毒抽烟打架。他最多知道我喜欢喝一杯冰水才能睡

觉，并且渴望每年能有一次在出租车上得到不义之财。

在飞机上面，我睡着了。我又做梦。熟悉的那个旧梦。在起风的深夜里，

看到树下那个男孩的白衬衣。我躲在窗后看他。我很想下去看他。可是我控

制着自己。16 岁的时候，我就知道有些付出不会有结局。有些人注定不属

于自己。那种温柔的惆怅的心情。那种疼痛。

到咸阳机场的时候，天气突变。下起大雨，并且寒冷。找到他的住所时，

我已经全身湿透。我在楼下叫他的名字。他探出头看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

是真正地快乐起来。

第一个晚上我们做爱了。我想和他做。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想。林的身

体陌生而温暖。是年轻的男人的身体，健康而有活力。真好。我纠缠着他，

希望他再来再来，无法停息。我对他说，你现在已经无法后悔了，你的贞洁

已被我破坏。

林说，那你就要对我负责，不要抛弃我。他微笑着看我。他说，在网上

你一直显得另类和沧桑。但是见到你，我觉得你只是个小女孩，需要照顾的，

甜美的。

早上醒来，他去上班，我在家里给他洗衣服，做饭。然后在阳台上给花

浇浇水，或者坐在那里看他的杂志。晚上他回来，一起吃饭，然后去散步。

很平静的生活。

双休日的时候，我们去了华山。站在阳光灿烂的山顶，我看着苍茫的山

崖，突然想掉泪。原来我的生命一直是在阴暗中畸形盛开的花朵。世间有这

么美好的风景。我却沦落在城市漆黑的夜色里。

长空栈道是华山最惊险的一个景点。简陋的小木板拼成万丈悬崖外面的

一条窄窄栈道。若一不小心掉下去，尸骨无寻。这可是比蹦极之类的玩意刺

激多了。没有任何防护，只有一条命在上面和死亡游戏。

很多人在旁边看热闹。林也在旁边说，留条命回家吧，这种地方太危险。

可是我的喜欢混乱刺激的劣根性又开始发作。我说，我要去。林试图劝阻我。

我说，走走就好。肯定没事。我拉住铁链条准备下去。林看着我，他的表情

开始变得严肃。那就一起走。他说。然后又跟上几个人。是一小队的人。那

种贴在悬崖上的感觉无法言喻。强劲的烈风在山崖之间回旋。天空，死亡，

心跳，融合在一起，整个人完全丧失了分量。原来，原来，生命可以是这样

脆弱的东西。任何一个小小的瞬间就会有丧失的可能。我听见自己放肆地大

笑起来。头发在风中四处飞扬。

走过栈道，是一个小小的悬崖的落脚点。那里有一尊小小的刻在岩石上

的佛像。到达的人可以签名和写下心里的愿望。我向来是没有愿望的人。我

问林，你要不要去签一个。林说，你知道我刚才我想的是什么。

他看着我，他说，我突然明白死亡也无法驱除我对你的深爱。

His hand is on my back when I step from the sidewalk

Or when I am walking down these darkened halls.....

7 天以后，我回南方。天下着潮湿阴冷的夜雨。出租车一开上熟悉的街

道，我的心就开始压抑。车窗玻璃上的雨水一行行地滑落。对那个 38 层上

面的漆黑寂寞的房间，我感觉恐惧。

一打开门，电话就响了。再次听到林清朗的声音，有恍然若梦的模糊。

林说，安，我想我一定要请求你。请求你来西安生活，做我的妻子。

这个声音是和山顶的灿烂阳光联系在一起的。有温暖安定的家庭生活，

有深爱自己的年轻的男人。我丝毫不怀疑他的真心。他是这个世纪末最淳朴

诚恳的一个男人。现在就在我生命里。我一直以为自己的生活里已经没有任

何机会。

我说，可以吗。

他说，可以。你过来找份工作，我们在一起。平静地快乐地生活。我浑

身发冷，雨水顺着发丝一滴一滴地打在脸上。我听到林对我求婚。

再次回到寂寞的暗无天日的生活，简直难以忍受。可是我控制着自己。

我强迫自己去想一些现实的问题。比如林是做软件的，他也许永远都发不了

财，而我已经习惯在无聊的下午去逛街，一出手就会用 800 多块买瓶香水。

林不会想到我的生活是这样毫无节制。我从 17 岁开始过罗提供给我的生活。

阴暗，奢靡，放纵不羁。我的身上，心上都是腐烂的残痕。

我的脾气开始暴躁起来。因为对自己的未来无法把握和预感。在深夜的

电话里，对林语无伦次。我说，我也许根本就找不到工作。我一直没有出去

做过事情。我什么也不会做。我也不知道如何与人相处。我根本就已经是个

废物。

林鼓励我，但是安，你是个聪明剔透的女孩，你要相信自己。我说，我

不了解你。我不相信男人。如果你以后对我不好，我是不是要一无所有地回

来？林在那端轻轻地叹息，安，不要在伤害你自己的同时再伤害别人了。好

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

罗回来的时候，我拒绝他碰到我的身体。这么多年了。这是第一次。罗

似乎有所意识，他说，你有什么决定吗。

我说，我要走了。我不想再在这个城市里面。不想再和你在一起。罗轻

轻地笑，要远走高飞，开始新生活了？他的眼睛微微地眯起来，这使他的眼

神突然显得锐利和凶恶。他说，为什么你长大以后却会变得愚蠢。我感觉自

己的骨头发出咯咯的声音。我憎恨别人轻视我，因为我已经身临其中。我冷

漠地看着他，我说，我什么东西也不带走。我只要离开。

罗一把握住我的手臂，他说，把你从十七岁开始花掉的钱都还给我，他

因为气愤而无措。我狠狠地推开了他。我说，那你就先把我从十七岁开始被

你占有的时光还给我。

He is a thin man ,with a date for me

To arrive at some point ,I do not know when it will be.....

雨下得好大。我跑过宽阔的大街，不顾红绿灯，飞快地奔跑。汽车的刹

车声和愤怒的咒骂声交织成一片。但是我已经什么都听不到，也什么也看不

到。我只想给千里之外的林打电话。我要告诉他，我可以为他放弃所有，我

可以自由，我可以去西安，我可以嫁给他。我感觉自己的心脏和血液激烈地

跳动。充满了活力和激情。

一直跑到西区附近，才找到一个公用电话亭。我把卡塞进去，手因为冰

冷而僵。电话是长音，但没有人接。我听铃声响了很久，终于断掉。我想林

为什么还没回家呢，现在已经晚上 9 点了。也许他在加班。林对我说过，他

又找了一份兼职。他想为我的到来多赚一点钱。

我靠在玻璃上等待。整个城市被淹没在苍茫的大雨里面。好象一只空洞

的容器，漂浮在黑暗的海面上。我的裙子冰凉地贴在身上，只要风一吹过，

就冻得我浑身发抖。可是一切都会好的。我想。也许明天我就可以出现在西

安。那个古老的沉静的城市。高大的钟楼在暮色中总是有一群夜鸟飞旋。碑

林附近的石板小街弥散着书墨清香。林牵着我的手在那里散步.这是我要的，

平淡明亮的生活。简单朴素，却温暖。林轻轻地俯过来，亲吻我的脸。

在每一个他爱着我的时刻。我是一个多么害怕寂寞的人。我曾经多么寂

寞。

然后有 3 个男人靠近了我。我看不清楚他们的脸。只看到站在最前面的

那个扎着一条刺眼的黄色领带。他说，你终于出现了。他混浊的酒气喷在我

的脸上。在我还来不及回忆起他的身份的时候，一把冰冷的锋利的硬器扎入

我柔软的腹部。然后身体里突然就被一种温暖的激流所充溢。异常舒适和快

感。我抬起手推开他紧贴着我的身体，我看到他的黄色领带上面涂满腥红的

液体。男人一哄而闪。所有的瞬间只不过短短三分钟。

我把手捂在伤口上。那里不断有温暖稠腻的血液喷涌出来。我的卡还塞

在电话机里面。我想我应该可以继续给林拨号。可是我的身体却顺着玻璃慢

慢地滑下去滑下去。那种逐渐丧失分量的感觉，就好象我在悬崖的烈风中行

走一样。

林问我，你知道刚才我想的是什么。

【手 心 空 洞 】

8 月的某天。天气晴朗。

下车穿过马路的时候，阳光照在单位 28 层的大厦玻璃上，明亮得晃眼。

那天穿的是一条小蓝格子的棉布裙。在上升的电梯里，对着镜子轻轻地

在唇上抹了一层口红。淡淡蔷薇的颜色。

时光的小鸟还停留在心上。给我年轻的容颜。也给我自由。

刚进单位的时候也是在8 月。一帮新员工参加培训。都是刚从学校里出

来，满脸青春。在这么庞大的一个机构里，突然感觉有些窒息。中央空调打

得太冷，第一个月就感冒发烧。第三个月，对父亲说，不想做了，想去广告

公司。

父亲说，市长的女儿也就在这里干干活，你还想做什么。就这样，一停

留就是几年。

终于还是要走。

想起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老师带着我们去春游。那是第一次去很远的地

方。爬山的时候必须跟着老师。可是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去另外一条

路。因为那里有更多的野山茶。

于是就独自离队。一个人走到深山里面。因为喜欢的洁白的野山茶。老

师找到我的时候，急的眼泪都快下来，连声问我，你为什么不能和别人一样。

那年我 10 岁。我似乎渐渐明白，自己是一个和别人不同的孩子。仅仅因为

这一点，就要承受比别人更多的代价。

报告打上去以后，有一段很长的时间空闲在家里。父母跑到单位去阻挡。

也不许我去联系好的新单位上班。因为无法接受我要去另一个城市生活的事

实。

也许会因为对他们的深爱而放弃自己的自私。但却不愿意对现实的压迫

放弃自己的选择。心是空白的。我知道。在走进领导办公室里的一瞬间。我

的手里已经放掉了拥有的一切。优越和麻木。以及一段可以预知的稳定的未

来。那一段时间，喜欢看天空中的鸟群。常常独自趴在阳台上，看着鸟的翅

膀寂静地掠过城市纯蓝的天空。阳光很明亮。光着脚，让头发散下来。心里

不断想起的只有一句话：远走高飞。

突然想到，自己是一个不喜欢妥协的人。

是一段很寂寞的时光。不想对别人倾诉太多。因为相信沉默才能坚强。

也不想在这一段空白里认真思考生活的意义。

因为明白可以有新的未来。但会发生的事情和所能有的结局已不在控制

之内。所以宁可丧失掉思想。

只是不断地喝水，阅读，上网，也写字。从深夜到凌晨的这段时间，重

新成为我的天堂。想在黑暗中躺下来的时候，脑子是疲惫的。心里就会平静。

以前的旧书又拿出来看。花了两个下午看完梵高写给他弟弟提奥的书信集。

梵高对提奥说，为了忘掉忧虑，我躺在一棵老树干边的沙地上，画这棵老树

的素描。我穿着一件亚麻布上衣，叼着烟斗，望着深蓝色的天空，望着沼泽

和草地，这使我快乐。

生活对与我来说是一次艰难的航行，我不知道潮水会不会上涨，及至没

过嘴唇，甚至涨得更高。但是我要前行。

文森特梵高是世上最孤独的人之一。这是欧文斯通写的前言。他曾给梵

高写过一本传记。书名是渴望生活。这是高中时代喜欢的一本书。

阅读使我忘记了倾诉。一百多年前的灵魂似曾相识。那些汹涌的灵魂暗

流，是激情，幻想，敏锐，漂泊和悲壮的理想主义。和生命一样不息。也看

到杂志里介绍一个女孩的传奇。为谁独行天地间。女孩放弃了工作，独自穿

越荒山野林，想走遍苍茫世间。

为谁独行天地间。很喜欢这句话。

我想为的是自己内心呼唤的声音吧。只能追随它而去。决绝而放纵的。

女孩的照片下面写着两句话，要想过得好，只能去远方。女孩坐在沙漠

中，穿着大大的牛仔衬衣，扎两个麻花辫。是被漂泊洗尽了世俗尘烟的笑容。

其实去了远方，也未必会过得好。生活的艰难和奔波，不是坐在空调房间里

看看报纸所能想象得到的。但是无悔就好。

为了感觉到生命的放肆和自由，就要为此而背负流浪的代价。心里是了

解的。独自轻轻地微笑。

就在不久前，接到旧日好友的电话，告诉我她有了孩子，明年4月出生。

听到朋友安定幸福的口吻，突然觉得眼里有了温暖的眼泪。曾经少年时，我

们都幻想过自己的生活，和未来的爱情。但是命运给我们的，是我们无法预

知的安排。

对朋友说，很羡慕她。朋友笑着应答，谁让你是不安定的人。怨不得别

人。也许血液里流淌的都是不安定的因子。注定流离不羁。在这个城市里，

生活了 20 多年。突然想在某天把所有的往事和历史抹去。在陌生的人群里，

做一个手心空洞的人。

想着如果要走，该做的事情。

很多的旧稿子，和旧的信件。要把它们销毁。

还有时光深处的爱情和离别。在旅途中也许会慢慢地遗忘。

想带走的，只是一些喜欢的书籍和 CD。我的旧书，那些美丽的书在现

在的书店里已经找不到，却是一生彼此阅读和安慰的知己。我的爱尔兰音乐。

是心底清澈温暖的一滴眼泪。我的旧牛仔裤，洗得发黄的白棉布裙子和宽大

的格子衬衣。曾经相伴四处漂泊。我的思想，要用以谋生。还有无怨的心，

用来体会广阔的风景和擦肩的灵魂。然后就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了。没有退

路的。

想要的生活其实非常简单。追寻它的路途却迂回翻覆。但是生命的时日

如水流逝。没有任何人可以敷衍。在阳光下我看着自己寂静的手心。生命的

苍凉和绚丽，是自己的选择。

1999 年 9 月

秋天午后

【她比烟花寂寞--电影篇】

去音像店的时候，老板推荐了一部奥斯卡获奖电影， HILARY AND

JACKIE。

封套设计成凝重的红色。两个亲密依偎的女孩。一头金发的 JACKIE 有

着不羁的眼神和笑容。而躲在她肩后的 HILARY 看过去是隐忍的。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画面让人忧郁。

一对姐妹，从小情深如海。长大后，渐渐走上不同的道路。

JACKIE 因为惊人的音乐天分，开始演奏大提琴的漂泊生涯。盛名背后，

隐藏无尽空虚。而姐姐HILARY 放弃了她吹横笛的机会，嫁了心爱的男人，

甘心在乡下过平淡幸福的家庭生活。JACKIE 深爱着 HILARY，却注定要四处

漂泊。姐姐嫁人以后，JACKIE 想和姐姐一起过单纯的生活，也想分享她的

男人。结果三个人因为深爱而软弱，又因为软弱而痛苦。JACKIE 只有黯然

离去。

最后 JACKIE 因为长期的颠簸流离，患病而死。中文的译名是她比烟花

寂寞。另一个译名是狂恋大提琴。

电影的色彩处理很有风格。无论是天空的蓝，乡村的树叶，欧洲街道的

古典，还是女孩的丝缎裙子。浓郁清冽，带着些许的怆然。这样的颜色，以

前只在 BENETTON 店铺里看到过。 杏黄，玫红，松绿，或者灰蓝。这个意大

利牌子现在声势下跌，衣服常以三折处理。但是我很喜欢它的广告画。比如

一个脸上缀着小雀斑的欧洲女孩，露着洁白的牙齿很快乐地笑。健康得象朵

向日葵。

曾经在八佰伴里买过一件BENETTON 男式毛衣。酒红色。看过去陈旧而

温暖。M 的型号穿在身上非常宽大。喜欢把这件大毛衣配着旧牛仔裤穿。在

那年秋天的午后，会独自带一瓶矿泉水，去图书馆看书。还记得风中清醇的

桂花香。漂浮在从窗外倾泻进来的阳光里。

在电影经典的色彩里面，又让人闻到怀旧的清香。隐藏在心的深处。电

影里有许多精彩的台词。

JACKIE 说她想找一份工作，HILARY 对她说，你除了拉大提琴，什么都

不会。就好象我除了吹横笛，也什么都不会。我们是没有谋生能力的。我们

是 BABY。你以为做一个简单的人就比做一个特别的人容易吗?并不是这样。

当我们爱一个人，会记得一些和他有关的画面。失去他以后，只要一想起，

他就会出现。他会出现在那些画面里。然后，当 HILARY 要求她的男人去接

受JACKIE 的时候，她对他说，JACKIE 只是想证明。证明她能够被爱。

临终前HILARY 对 JACKIE 说，你曾经告诉我一切都会过去。事实果然如

此。

一段高潮是在这里。

JACKIE 对 HILARY 说，她要和姐夫做爱。她直接天真的性格使她自己没

有余地。当 HILARY 戒备地劝阻她，JACKIE 悲愤交加，一个人跑到荒凉的旷

野。

HILARY 在后面追赶她。 冬天寂静的旷野不见人影，一路却见到 JACKIE

的衣裙一件件铺落。HILARY 惊慌地呼唤，跟随衣服的踪迹和 JACKIE 的哭泣

找到树林。赤裸的 JACKIE 蜷缩着坐在灌木丛里，腿上被荆棘划得鲜血淋漓。

她抱头痛哭，象一只受伤的不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的动物。情欲和寂寞让她

在煎熬中崩溃。她哭着对 HILARY说，你一点也不爱我。我仅仅只是想做一

次爱。但是你不肯给我。

心碎欲裂的 HILARY 脱下大衣，紧紧地在寒风中搂住 JACKIE。HILARY

终于屈服。人性的复杂和脆弱发挥到极致。嫉妒，自私，宽容，深情。混乱

而无助地交融在一起。这是电影里面感人至深的镜头。

看的时候终于流下泪来。

这是JACKIE一生最温暖安定的一段日子。在HILARY偏僻乡村的房子里。

没有物质的华丽和盛名的包围。却有她深爱的姐姐。以及她姐姐的男人和孩

子。JACKIE 渴望和 HILARY 分享这一切。她说，我们能永远这样多好。但事

实告诉她，她不但伤害了自己，还伤害了两个深爱着她的善良而无辜的亲人。

HILARY 终于凄然地对她说 SORRY。她说，从小到大，你要什么我都给你。我

全部都会给你。一个不告而别的清晨，JACKIE 背上大提琴黯然而去。

JACKIE 继续自己无法改变的生活。

寒冷的冬天，她穿着深红的上衣和橘红的短裙，独自背着大提琴走过风

雪弥漫的异乡街头。长发飘散，神情淡漠。绚丽的艳装后面，是寂寞的灵魂。

也许心里有一场无法如愿的爱情已经道别。那个不属于她的男人，短暂地欢

爱过后，不再相见。等待着的，依然是无尽的漂泊。撕裂中的琴弦发出凄厉

的声音。JACKIE 捂住耳朵大声尖叫。

电影的镜头一个个切换。JACKIE 穿着缎子长裙，坐在黑暗中的一束光

线里拉琴。大提琴如泣如诉。裙子的颜色不停地变换。灵魂是惊世骇俗的艳

丽。却始终空洞。然后有一天，她在舞台上站不起来。

音乐会潮水般的掌声和欢呼消失，曲终人散。整个演奏大厅空洞寂静。终于

她发现自己的手，变成一个无法挽回的寂寞姿势 JACKIE 临终的那个夜晚，

她的身体已经无法动弹。也说不出话来。只能抽搐和哭叫。

她的父亲对她说，你说不出话来，我们也不知道你想要什么。但是有一

个人知道。上帝会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终于从小就有心灵感应的 HILARY

顶着狂风，从很远的乡下赶过来见她最后一面。乖女孩。乖女孩。HILARY

坐在床上，轻轻地把虚弱和神志不清的 JACKIE 抱在怀里。我们的王子要穿

越大河沙漠和草原，前来相见。这是两小无猜的童年。她们亲密的游戏。

JACKIE 仰着头躺在她的怀里。她已经看不清楚 HILARY 的容颜，也听不清楚

她的声音。曾经的深爱和无言的憎恨。刻骨铭心的爱恨纠缠，在生命的尽头，

是一片平静。即使在深切的热爱里面，我们也是孤独。

繁华落尽，如梦无痕。

【疼 】

在阴暗的房间里，她面对他，脱掉黑色的蕾丝吊带胸衣，只穿着一条宽

大发旧的牛仔裤。漆黑如水的长发，浓密而沉郁。在雪白的肌肤上，他看到

她左胸上的纹身。是一只蓝得发紫的蝴蝶。张着异常诡异而绮丽的双翅。他

把手指放到上面去的时候，听到自己的心跳。这才感觉到自己的恐惧。他问

她，疼吗。她笑着说，它是没有血液的。所以它不会疼。

对与一个男人来说，这样的女子随处可见。周末的时候，他象任何一个

出没在西区酒吧里的单身男子，坐在吧台边，解开衬衣上的领带，听听 JAZZ，

喝一杯加 SODA 的 CHIVAS REGAL SCOTCH，然后在凌晨的时候，醺然地顶着

寒风回家。这也许是他生命中最寒冷的一个冬天。相爱多年的女友去了美国。

这段感情只能以遗忘告终。体面繁忙的工作暂时给了他安慰。可是在这样一

个夜晚，没有手提电脑，没有客户。他只是想找个年轻的女孩，和她做爱。

她过来对他推销啤酒。她对他说话的时候，长长的头发就在一边流泻下来，

半掩住脸颊。他记得自己的动作。他把她的头发拂过去，然后用左手的中指

和食指抚摸她的嘴唇。她没有涂口红。柔软温暖的嘴唇象风中无声打开的花

朵。就是这样，他突然想要她。女孩似笑非笑地看着他，眼神是淡漠的。然

后她轻声地说，我凌晨两点下班。

激情退却的瞬间，他有一种自己会掉下眼泪的感觉。黑暗中眼睛注满温

暖的泪水。怀中丝缎一样美丽的身体，象生命一样空虚和快乐。他们是如此

陌生，却带给彼此安慰。

女孩拉开一角窗帘，轻轻地说，外面下雪了。淡淡的雪光照亮房间里的

黑暗，她下床捡起自己的牛仔裤和衬衣。不留下来？他说。不了，我要回去。

女孩俯下身看他，她有一张微微苍白的妩媚的脸，脖子上印着他吸吮出来的

紫红血斑。他抽出几张纸币给她。女孩的手指是冰凉的。她拉开门，瘦削的

身影消失在黑暗中。没有说再见。没有亲吻。

他在一周后再去找她。她已不在酒吧里面。老板说她去新开的DSICO

CLUB 工作。她的名字叫 DEW。

夜色寒冷。他走在去往 CLUB 的路上，看到自己的影子落魄而沉沦。她

胸口上的那枚蓝紫色蝴蝶在心里扑动。热力的，带着疼痛。是否要去找她。

在正常的白天里，他是德国公司的部门经理。他和她有着不同阶层的生活。

这样的女子不属于他的世界。

但是他无法摆脱对她的记忆。她的花瓣一样的嘴唇。她长发轻泻的样子。

对于男人来说，她是简单原始的女孩。没有任何背景，没有名誉。但是她带

给他的空虚和快乐让他沉溺。

在喧杂的人群里，他看到她在高台上放纵的身影。这是她的工作。一到

晚上，她就变成一只妖冶强悍的兽。涂满亮粉的眼睛对每一个男人散发着风

情。她告诉过他，她 17 岁就出来跑江湖，远离家乡，投身一个个物质浮靡

的大城市。她需要生存。

在对着他的时候，她的眼神是淡漠的。她是聪慧的女子，看得出他对她

的沉迷，所以她不屑。也许她不会爱上任何一个男人。他在她眼中，太过普

通。但是他们又在一起。他们不停地做爱。没有任何言语，只是彼此折磨。

空洞的眼睛，只能看见黑暗。皮肤上的汗水交融在一起，无法洗掉孤独。

她说，你是不是爱上我了。她坐在地毯上抽烟，一边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他说，你行踪不定，我只想能够找到你。她的手指抚摸他的头发。她说，我

是不属于你的。你也不属于我。这一点你要很清楚。她轻轻抹掉他眼底的泪

水。IT IS NOTHING。 NOTHING。

三天后她离开上海，去了广州。在机场她打了他的手机。她说，我是

DEW。他正好在公司开会。他不知道可以对她说什么。38 层的大楼落地玻璃

窗外是耀眼的蓝色天空和冬日阳光。这一刻他是正常生活里的男人。因为理

性而冷漠。他说，我知道了。电话里传来她干脆地挂机声音。没有任何留恋

的。他想象

着她的样子。她穿着那条旧牛仔裤，裹着大棉衣，脸上没有任何化妆。慵懒

的，淡漠的表情。和在夜色中时截然不同。

她是只在他的黑暗中出现的女孩。

终于传来旧日女友在美国嫁人的消息。心里感觉到寂静。空洞的麻木。

那一个晚上，他突然很想念 DEW。想再次和她在一起。整个晚上的做爱。没

有尽头。彻夜的失眠中，他痛苦地走到浴室，用剃须刀片割破自己的手臂皮

肤。一道一道疼痛的血痕，让他体验到快感。他开了一瓶 WHISKEY。他一边

喝一边看着

自己的血顺着手腕往下流。他想抚摸到她苍白的妩媚的脸。她总是似笑非笑

地淡漠的看着他。但是做爱的时候，她的手指抓住他的头发。这一刻被需要

的感觉让他感觉安全。他终于感觉到自己有点醉了。他看着手机，知道自己

没有她的号码。他甚至不知道她是否真的在广州。她是露水一样的女孩。他

哭了。

天色发白的时候，他潦草地把自己包扎了一下，洗了冷水澡准备去上班。穿

上西装以后，他除了脸色惨白之外，看不出任何伤口。

德国老板委婉地对他说，你需要好好调整一下。去看一下心理医生吧，

OK？他点点头。收拾了东西，离开了公司。第一次在白天的时候，他能有空

去街区中心的大公园散步。春天温暖的阳光，照在脸上，还有孩子的笑声。

生活似乎依旧美好。他坐在樱花树下面的草地上，脱掉皮鞋，看着来往的行

人。他再次感觉到生命的空虚。他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感觉和身边健康生活

着的人不同。他是一条鱼。被强迫扔在阳光充沛的海岸上。可是他需要幽暗

寂静的海底。一个人。如果还能有爱情。他忍不住轻轻地对自己笑起来。

手机里面再次传过来她带着一点沙的甜美声音。她说，她在上海。停留

一天。他已经忽略时间的存在。只是感觉到天气又变得寒冷。第二年的冬天

到了。她有些变了。风尘的沧桑和凄艳。是经历太复杂的女子。她眼底的淡

漠和妖冶奇异地变幻着。他不明白她为什么还想要见他一面。她说，她明天

要去北京，为一个 RAVE PARTY 工作。她在广州跳了一年的舞。

这样年轻的女孩。他看着她。她其实不需要任何东西。她鄙弃爱情。她

只是喜欢用青春做赌注，和生命玩一个游戏。可是这个游戏是空虚的。快乐

也好。痛苦也好。他们从没有沟通过。彼此陌生的两个人。始终冷漠。但是

他们做爱。他困惑地感觉着黑暗中这深刻的抚慰。他知道，黎明一到来，又

只剩下空洞。

她看到了他手臂上的伤口。她嘲弄地笑他，你该早点结婚。她推开他的

手。他说，你能留下来吗。她说，不行。她拉开一角窗帘看了看外面。她说，

下雪了。这是他们邂逅的第一次。他记得同样的场景和对话。时光无至尽地

轮回。生命在里面飘零。他低声地说，我爱你。女孩冷冷地看着他。别对我

说这个。我不相信爱情。

他不知道自己的欲望从何而来。突然扑上去，把刀扎向她的胸口。一下。

一下。又一下。

鲜红的血顺着她心脏上的蓝紫色蝴蝶往下流。他说，你也有血的。所以

你会疼。他伏下脸亲吻她淡漠的眼睛。我只是不想让我一个人疼痛。这种感

觉太寂寞。

【杀 】

是一种钝重的沉闷的声音。他的头突然倾斜。黑暗中他缓慢地转过脸来。

血象一只手掌，无声地掌控了他的额头。他看着她。他轻声地说，你在干什

么。他的眼睛一如既往的冷漠。

她又听见自己的骨头，发出咯咯断裂的声音。那困扰了她很久的幻觉。

并不妨碍她体会自己眼泪的温暖。凌晨两点的夏天，风中有甜美的植物清香。

她憎恨这个男人再次给她以寂静的背影。一次次把她遗失在黑暗里。在他摇

晃着试图向门外走去的时候，她举起手中的扳手，再次给他以致命的一击。

他只发出一声短促的低声呻吟。温热的液体四处飞溅，散发出眼泪所没有的

粘稠芳香。她确定他的身体里已经没有眼泪可以给她。但是鲜血却可以这样

的缠绵。她的头发，她的眼睛，她的手心，她的肌肤。终于又感受到他的抚

摸。如此无所不在。如此快乐。

她一个人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听到皮肤在孤独中扭曲的声音。她在冰箱

里堆满了苹果。有时候一边啃着冰冷的苹果，一边轻轻的笑。他的爱情对她

并不重要。可是她渴望他的抚摸。她能够听到自己骨头发出的声音。只有他

温柔或者粗暴的手才能平息这种恐惧。

是和林分离的那一个夜晚开始。林说，跟我走。在空荡荡的深夜的车站

里，林解开他的棉风衣的扣子，把她裹在温暖的气息里。她闭上眼睛。在闭

上眼睛的时候，她才确信自己的安全。没有人带走林的诺言。没有人可以带

走时间。她从车站回到和他同居了四年的房子。她突然感觉到寒冷。她企求

他与她做爱。他说，为什么你不跟林走。他的眼睛下面有一道红色的伤疤。

在和林的摊牌中，他突然出手。整个手敲在玻璃上面，血流如注。她只是寂

寞地看着他。她想他们已把彼此逼得无路可走。可是依然彼此需要。伤口对

着伤口。恨对着恨。

她花朵一样柔软洁白的身体，散发他渐渐生疏的清香。把手指狠狠地掐

在上面，留下枯萎的褐色印痕。她在疼痛中安静地微笑着。闭上眼睛，一片

黑暗。只有告别后的爱情还在。如果他能够原谅她。她想。她不愿意他站在

阴影里，垂着一只鲜血淋漓的手。可是，她忘记她本身就是他最大的阴影。

他说，我已经无法和你做爱。他用指尖轻轻地推开她。我要看着你枯萎。

他终于轻轻地笑。她再次微微晕眩地闭上眼睛。在黑暗中伸手抚摸自己的皮

肤，丝缎一样光滑冰凉的皮肤。因为绝望而象花瓣一样地干涸着。她终于习

惯倾听它们在寂静中发出的声音。咯咯的断裂的声音，无声地扭曲中。林说，

你是这样美丽的女子。林的眼光无限宛转。林的气息终于逐渐淡泊。留下支

离破碎的残局。他和她面对。

他压住她的手臂，把点燃的烟头摁在她的背上，听她发出猫一样的尖叫。

这是一个他喜欢的游戏。他说，为什么你不跟林走，告诉我。他一边问，一

边换一块皮肤再摁下去。她看不到自己背上的伤痕。就象她不知道她可以负

担的绝望可以多重。走在大街明亮的阳光下面，她和任何年轻的女孩一样。

漆黑的长发，丝缎般的肌肤，白裙飞舞。她想，她还可以正常地爱一次。真

正的正常健康地爱一次。当他把冰凉的红酒倾倒在她的皮肤上，酒精灼痛她

溃烂的伤口。她只是无法容忍他把她独自留在黑暗之中。孤独的感觉使她崩

溃。在那个寒冷的冬夜，在从空荡荡的车站转身的时候。她想象着林遗留的

温暖气息。她想到了死亡。她有了堕入黑暗的预感。天空中突然有灿烂的烟

火闪过。她以为自己可以就这样生活下去。

她对他说，别离开我。那次她发烧。她是个孤儿，十七岁开始和他同居。

他一直是她生活中唯一一个男人。直到林的出现。他深夜抱着她去医院急诊。

她在他的怀里轻得象一只栖息下来的鸟。她身上的伤口开始发炎。那一次昏

迷持续了整整一天一夜。她醒过来的时候，看到他在她的身边。他冷漠地俯

下脸说，我不会放了你。可是我也无法再好好地对你。或者你杀了我。你杀

了我你才会自由。我也会自由。然后他匆猝地别过脸去。有温暖的液体滴落

在她的脸上。那是他唯一的一滴眼泪。

她并不是刻意要杀他。她想。他强迫她去精神病院看病，强迫她吃药。

可是她觉得自己没有病。她只是想让他抚摸她。她渴望他能够抚摸她，而不

是把她一个人留在黑暗中。她听到自己身体发出咯咯断裂的声音，有时她只

是恐惧地轻声呼吸。很多时候，她都是安静的。她只是对他说，别离开我。

那个凌晨，她也是这样低声地企求着，然后举起扳手，用力地敲向他离去的

背影。

在他迅速冰凉下去的脸颊旁边，她伏下身轻轻地对他说，我不跟林走，

只是不想和他说再见。我憎恨别离。

【下 坠 】

她在大街的扶手栏上已经坐了很久。盯着那幢高层大厦的玻璃门。直到

眼睛开始发花。

初秋的阳光很温暖，象一只柔软的手抚摸在脸上。雨季刚刚离开这个城

市。空气仍然潮湿。

她听到树叶上残留的雨滴打在皮肤上的声音。饥饿使她的感觉异常敏

锐。也许眼睛都会灼灼发亮。一切应该正常。她相信她的运气会比乔好。

乔最后一天离开是去丽都。她还在家里休养。乔对着镜子仔细地涂完黑

紫色的口红。她的嘴唇就象一片饱含毒汁的花瓣。乔说，老板打电话来，今

天晚上会有台巴子来看跳舞。我明天回来买柳橙给你。然后再去看看医生。

她走后的房间，留下一地肮脏的化妆棉。象白色的散乱尸体。一个月后

散发出腐烂的气息。她等了乔整整一个月。

终于确信乔已经消失。

她们是在机场认识的。乔那天穿黑色的 T 恤和旧旧的牛仔裤，戴豹纹边

框的太阳眼镜。素面朝天，象个独自旅行的女大学生。

象所有跳艳舞谋生的女孩，在白天她们总是冷漠收敛的样子，看人都懒

得抬起眼睛。她不知道为什么乔会注意她。乔执意问她是否去上海。她的口

袋里除了机票已经一无所有。

她说，她去上海找工作。海南在夏天太热了。

她们坐在空荡荡的候机厅里，喝冰冻咖啡。夜航的飞机在天空中闪烁出

亮光。然后乔的手指轻轻地抚摸她的手臂。她转过脸去看乔。乔冷漠地注视

着她的嘴唇。乔的手指象蛇一样冰冷的游移。

乔说，你跟我走。她逼近安的脸。你是否想清楚。乔的手贴着安的皮肤

开始灼热。她闻到乔呼吸中的腐败的芳香。然后看到乔的脸上，左眼角下面

一颗很大的褐色眼泪痣。

她们在浦东租了一间房子。乔去丽都跳舞，每天晚上出去，早晨回来。

整个白天乔几乎都是在漆黑的房间里睡觉。快下午的时候，才起来吃点东西。

或者出去逛逛街。安去丽都看过乔的演出。她穿着鲜红的漆皮舞衣，在铁笼

子里象一只妖艳的野兽。男人冷漠地视线在黑暗中闪烁。在他们的眼里，乔

仅仅是一个性别的象征。安局促地站了一会。混浊闷热的空气终于让她无法

呼吸。

那天早上她不愿意让乔碰触她的身体。乔伸手就给了她一个重重的巴

掌。乔非常生气。乔歇斯底里地咒骂她。把盛着冷水的杯子砸到她的身上。

乔披散着长发，泪流满面，身上只穿着一条薄薄的睡裙。终于她平静下来。

她说，安，你不了解。有时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她抱住一言不发的安。她亲

吻安的手指。你可以选择我或选择另外一个男人。但你无法选择生活。这样

的争吵常常爆发。她已经习惯。乔不喜欢男人。乔的内分泌失调，脾气异常

暴躁。

乔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白天睡醒的时候，在房间阴暗的光线里亲吻她的

肌肤。一寸一寸，温柔缠绵。她说，只有女人的身体才有人性的清香。女人

其实是某一类植物。乔问她，你是否爱过男人。她说，爱过。

他应该已经结婚了。做了父亲。开始发胖。她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

才 14 岁。是非常英俊明亮的少年。爱了他整整 10年。终于疲倦。乔说，有

没有做爱。她说，只有一个晚上。预感到自己要离开他了，所以想要他。整

个晚上不停地做爱。是他大学毕业的那个夏天。想把自己对他十年的爱恋都

在一个晚上用完。没有了。乔看着她。两个人的眼神一样的空洞。

她在阳光下换了一种姿势。等待的男人还没有出现。她已经守候了他一

个星期。

整个上午，她只吃了半筒发霉的饼干。乔的消失使她又回复一贫如洗的

状态。她费力地咽着口水，想去除喉咙中余留的霉菌气味。她不知道那里是

否长出绿色的绒毛。她的白色棉布裙子已经洗得发黄。走进百货公司的时候，

她的脸色因为长时间的隐匿而苍白。但一个小时后走出店门，她有了一张无

懈可击的脸。蔷薇般的胭脂，珊瑚色的口红，还有眼角隐约闪烁的银粉。这

些都是化妆品柜台的试用装。服务良好的小姐为她进行了试妆。而她的挎包

里只有几块硬币。

说谢谢的时候，她在小姐的眼神里发现了某种轻蔑。但是这无法影响她

的心情。在大街的人群和阳光里面，她感觉自己还是这样年轻。青春如花盛

开。虽然能够温柔采折的人已经远走。整条大街散发着物质沸腾的气息。贫

穷是一种可耻。乔说过，我们应该有很多钱，安。如果没有爱，有钱就可以。

就这 她们在人潮里起伏。她们象路边的野花，自生自灭。开了又败。

22 岁她离家出走。在轰隆作响的火车上，想着时光会如广阔的田野伸

延到远方。充满神秘和传奇。命运握着手心让她猜测里面隐藏着什么。她的

心情不安而振奋。不知道漂泊流离的生活从此开始。再也无法回头。而 17

岁就出来跑江湖的乔，只是淡淡地说，在你放弃的时候，你同时必须负担更

多的东西，包括你对所放弃的不言后悔。

那么乔是否后悔过呢。乔最快乐的事情，是在巴黎春天里面，轻轻一挥

手，就买下一双几千块的 PRADA 的细带子皮凉鞋。植村秀的新款眼影。

VERSACE 手工刺绣的吊带裙子。乔对殷勤的店员从来不正眼看他们。走在百

货公司华丽空敞的店堂里，乔的脖子显得挺拔而雅致。也许这是促使乔从湖

南农村跑到繁华城市的梦想。乔接受了支撑起这个梦想的代价。所以当客人

把烟头扔到她的脸上，她会蹲下去，妩媚地把它放在唇上。

醉生梦死。乔说，生活会变得象一朵柔软的棉花。让人沉沦。但是没有

尖锐的痛苦。只要不揭穿真相。

下午五点左右，大厦的玻璃门流动的人量开始增加。那个男人出现的时

候，她刚好在阳光下眯起眼睛。但是他的确出色。虽然中年的身材开始有些

松懈。一张脸还是英俊而敏锐。他坐进了了一辆黑色的本田。把挡风窗摇了

下来。他看到了她，他的目光肆无忌惮地停留在她的脸上。

她跳下扶栏，慢慢地向他走过去。脚上穿的细高跟凉鞋是乔留下来的。

走路的时候她感觉到自己身体的摆动。在脸上停留的男人的视线也在晃动。

她维持着自己在晕眩感觉中的恐惧。她走到了他的车窗边，她的两只手搭在

车顶上，俯下脸很近地看他。她听到他的呼吸。在他的眼睛里，她看到自己

艳丽倾斜的容颜。男人沉默地看着她。然后他说，上车吧。有一度时间她想

离开乔。

她喜欢男人比女人多。她和乔不一样。生活时而奢侈，时而拮据，还有

乔的喜怒无常。她感觉到乔对她的迷恋是一片冒着温热湿气的沼泽要把她吞

噬。芳香而糜烂。温情而龌龊。她在上海找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空运公司

做业务。打单子，联系客户。虽然工作很累，但是让她呼吸到正常生活的空

气。白天出没的人和在夜晚出没的人是不同的。夜色中的人更象动物。

林是她在进出口公司的一个客户。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在他的办公

室里。25 层的大厦上面，落地玻璃窗外是一片晴朗明亮的天空。林穿着一

件白色的衬衣，挽着袖口。他的眼睛让她想起她爱过的那个 14 岁少年。清

澈温和。眼神象一块深蓝色的丝绒。她看到他的时候，突然觉得时光如潮水

退却。她温柔酸楚的心还在那里。轻轻地呼吸。

林请她喝咖啡。黄昏的咖啡店外面是潮湿的暮色和雨雾。寂静幽暗的店

堂里有漂浮的音乐和烟草味道。还有浓郁的咖啡香，让人恍然。林给她点了

核桃夹心泥和香草杏仁咖啡。他的眼睛一直注视着她。沉默而怜惜。墙上有

一幅让客人留言的小板。MESSAGE EXCHANGE 。上面插满各种各样的小纸条。

中文，法文，英文，德文。然后林把他的香烟空盒子撕下一条来，在上

面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也插在了上面。他抽的是韩国的烟，那个牌子很奇

怪，叫 THIS。纯白的底色上有蓝色和紫色的图案，好象随手抹上的颜料。

她没有看。从咖啡店出来的时候，雨停了。林的亲吻象蝴蝶的翅膀在她的唇

间停留。她轻轻地闭上眼睛。她问自己，是否可以再爱一次。

男人的车停在GRACE 门前。那是一家来自欧洲的服饰店铺。男人说，进

去换套衣服。店里几乎没有人，只有幽暗的香水味道。他给她挑了一条暗红

的上面有大朵碎花的雪纺裙子。里面有黑色的衬裙。一双黑色缎子做的凉鞋，

系带上有小粒的珍珠。他用信用卡付掉了她无法预计的数字。他说，我只喜

欢给漂亮的女孩买衣服。这个裙子的颜色适合你的胭脂。他说着一口台湾普

通话。

她在试衣镜里看着焕然一新的自己。她的挎包里仍然只有几块硬币。她

双手空空什么也没有。而这个男人可以挥金如土。给她买一套行头就好象随

便抛给鸽子的的几块碎面包屑。再次回到车里，男人漫不经心地问她，你喜

欢吃什么。她说，随便。那么我们去凯悦吃泰国菜，听说那里有美食展。他

开着车。不动声色的，他的手放在了她的腿上。你很瘦。但是我喜欢你的眼

神。他专注地看着前面的路况。似乎是很不经意的。他说，你喜欢什么样的

体位，上面还是后面。她轻轻咬住自己的嘴唇。她听到自己的牙齿似乎会发

出咯咯的声音。她害怕一发出声音，她就会扑到窗外。

那是春天开始的时候。她在上海的恋情象一场绚丽的花期。她想她用所

有的钱买了一张到上海的飞机票是宿命的安排。这个清秀温和的上海男人，

把她从黑暗的夜色中拉了出来。乔很快发现她的恋情。乔说，你不要做梦了。

这个男人负担不起你的过去和未来。他只能给你一段短暂的现在。她说，我

要这段现在。比一无所有好。乔暴怒地撕扯她的头发，打她耳光。吼叫着命

令她滚出这间房子。她当夜就坐上从浦东开往浦西的公车，手里只有一个黑

色的挎包。就好象她从海南到上海，在机场和乔相遇的时候。公车摇摇晃晃

地在夜色中前行。路灯光一闪而过。她看见车窗玻璃上自己苍白的脸，却焕

发着灼灼的光采。似乎是一次新生。她的心里又有了幻想。林的视线是一块

深蓝的丝绒。

在黑暗中温柔厚重地把她包裹。没有寒冷。没有孤独。她的眼泪融化在

里面，不会发出声音。他们一起过了三个月。生活开始渐渐平淡。而现实的

坚硬岩石却浮出了海面。她的心里一直有隐约的忧郁。有时半夜醒过来，看

着身边的这个男人，会抚摸着他的头发轻轻掉泪。林是属于另一个阶层的男

人。她似乎渐渐明白。爱情在某个瞬间里可以是一场自由的激情。而在生活

的漫长范围里，它受的约制和束缚却如此深重。

终于林吞吐着对她说，他无法和她结婚。因为他的父母听了他的要求后，

去调查了她的情况。最后表示坚决地反对。林说，对不起，安。他埋下头。

只有温暖的泪水一滴一滴地跌碎在她的手背上。她说，我很理解。我是身份

不明的外地女孩。而且我和一个跳艳舞的女孩同居很长时间。我一无所有。

她看着他。她知道他依然是爱她的。如果她骂他，要挟他，甚至哀求他，他

都会考虑安排她的生活，甚至会依然和她在一起。但她已经疲倦。她什么都

不想再说。她只是问他，如果我走了，你会如何生活。他说我会很快结婚，

然后用一生的时间来遗忘你。

两个月后，他结婚了。新娘是一个小学老师，土生土长的上海女孩。他

结婚的那天，天下着清凉的雨丝。她跑到教堂的时候，他们刚好完成仪式，

驱车前往酒店。新娘的一角洁白的婚纱夹在车门外，在风中轻轻地飘动。她

没有看见他。她在樱花树下站了很久。一片一片粉色的细小花瓣在雨水里枯

萎。她用双臂紧紧地拥抱着自己。可是依然觉得冷。从此忘记眼泪的温度。

男人带着她走进电梯。他订的房间在 27 层。吃饭的时候，他的眼睛一

直注视着她。让她想起林在咖啡店里的眼神。如果那个男人爱你，他的眼睛

里就有疼惜。如果不爱，就只有欲望。

她吃了很多。她整整一天的饥饿终于得到缓解。她的脸上应该有了血色，

而不用再靠胭脂的掩饰。男人说，我很喜欢你。我可以给你租公寓，每个月

再给你生活费。或者你可以来我的公司上班。她似笑非笑地看着他。没有说

话。突然她想到，这个神情是否很象乔。乔在面对男人的时候，常常会这样。

不屑而神秘的样子。

男人说，为什么不扔掉你的挎包，我可以重新给你买一个。GUCCI 的喜

欢吗。她说，这个包是我从家里跑出来以后唯一没有离开我的东西。电梯安

静地上升。男人轻轻的亲吻她的脖子。他的呼吸里有烟草和酒精的味道。他

说，我有预感我们的身体会很适合。越是看起来沉静的女孩越会放纵。我喜

欢。

她回到浦东的暂住房时是凌晨三点。乔还没有下班回来。她不知道乔什

么时候回来。坐在门口恍惚地就睡着了。然后她闻到黑暗中熟悉的香水味道。

乔的长发碰触到她的脸颊。看过去疲惫不堪的乔脸上的浓妆还没有洗掉。乔

说，我知道你肯定会再回来。但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回来了。那个男人比我想

象中的还要脆弱。她安静到看着乔，没有说话。乔却突然哭了。乔把她拥抱

在自己的怀里，乔潮湿温暖的脸紧紧地和她贴在一起。安，我会和你在一起。

男人都是骗子。我们才能够相爱。她麻木地被乔摆布着。她的眼睛一片干涸。

乔陪她去医院做了手术。乔一直不停地咒骂着。那个臭男人，便宜了他。

她奇怪自己的心情。她真的一点也没有恨过他。心里只有淡淡的怜惜。是对

他，对自己，还是对这段感情。然后她又看到路边那个熟悉的咖啡店。她叫

出租车停下来。她忍不住又走进了那里。

留言板上的小纸条还是密密麻麻。她很轻易地就找到了那张香烟盒子做

的纸条。她轻轻地把它打开来。她看到林淳朴的字迹。在那里写着短短的一

行字。我爱这个坐在我对面的女孩。1999年 3 月 12 日。林。她微笑着看着

它。物是人非。时光再次如潮水退却。她的绝望却还是一样。她终于可以确

信他们之间真的是有过一场爱情。就在那一天。仅仅一瞬间。

她把纸条折起来又放了回去。走出咖啡店的时候，她回过头去。那个靠

窗的位置是空荡荡的。没有那个男人。不会再有。

穿过铺着厚厚米色地毯的走廊，男人用房卡打开了房间。他没有开灯，

却把窗户玻璃全部推开。清凉的高空夜风猛烈地席卷进来。男人说，暗淡的

光线下看漂亮的女孩，她会更有味道。他说，现在过来把我的衣服脱掉。她

脱掉他的衣服。中年男人的身体散发某种陈旧的气息。她的手指摸在上面，

就好象陷入一片空洞的沙土。黑暗中她听到他浊重的呼吸。她看着他慢慢仰

躺在床上。他闭上眼睛，露出沉迷的神情。

宝贝，继续。他轻声说。她没有脱掉裙子，坐在他的身上，开始舔吮他

的耳朵。她感觉到他的心脏。有力地跳动着。是强盛的生命力，不肯对时间

妥协。她是在和一个陌生的男人做爱。她的心里这时才陡生恨意。她的手慢

慢地伸到床下，摸到了打开的挎包里，那把冰冷的尖刀。

乔说，安，等我再赚点钱，我们离开上海，去北方。

在幽暗的房间里，乔披散着浓密的长发，象一片轻盈的羽毛漂浮在夜色

里。乔的亲吻和抚摸温柔地洒落在她的肌肤上。她躺在那里。看着黑暗把她

一点一点地淹没。如果我们老了呢。乔。我们会漂流在哪里。她轻声地疑问。

不要想这么远的事情。我们没有这么多时间可以把握。也许下一刻就会

死亡。乔微笑着。乔把脸埋在她的胸口。你的心跳，告诉我生命的无常。她

感觉到自己身体里面血液的流动已经开始缓慢。也许真的该离开上海了。这

里不是她们的家。她们是风中飘零的种子。已经腐烂的种子。落在任何一个

地方都不会生长。乔说，安，你是否害怕我也会离开你。不会。我们以后可

以隐居在一个安静的小镇。开一个小店铺。我们相爱。过一辈子。

她紧紧地抓住乔的手指。她终于看不到黑暗中的任何光线。

刀扎进男人身体的时候，她听到肌肤分裂的脆响。温热的液体四处飞溅。

男人嚎叫着从床上仰起头，一手把她推倒在床下。她知道自己的方向扎偏了。

不是心脏。而是在左肩下侧。她没有给自己任何犹豫。拿着刀再次扑向受惊

的男人。她想，他该知道什么是疼痛了。她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几乎花掉了

乔和她自己留下的所有积蓄，才查明这起被隐匿的谋杀。在乔失踪的那一天。

这个男人把乔请到他的包厢。他喝醉了。想带乔出去。乔不愿意。他敲碎

WHISKEY 的酒瓶扎进了乔的脖子。这是发生在包厢里的事件。在这个城市里

他太有钱了。乔是一个 23 岁的跳艳舞的外地女孩。乔就象一只昆虫一样，

消失在血腥的夜里。

可是她等着乔。等着她生命中最后一句诺言。她已经别无选择。满手的

鲜血使她抓不稳手里的刀柄。就在她靠近有利位置的时候，她的刀因为用力

过猛滑落在地上。男人扭住了她的手臂。因为恐惧他的手指冰凉地扣在了她

的肌肉里面。他一直把她推到窗口那里。她的上身往窗外仰了出去。满头长

发悬在风中高高地飘扬。你想杀我吗。男人的脸在黑暗中俯向她。他肩上的

血液滴落在她的脸上。粘稠而清甜。他的笑容在夜色中显得诡异。他轻声地

说，宝贝，你不知道你的下一刻会发生什么。我们谁都不知道。突然之间，

她的身体在推动之下，钝重而飘忽地抛出了窗外。

这是她生命里一次快乐的下坠。在漆黑的夜色中看见下面的灿烂霓虹和

涌动人群。很象她童年时沉溺过的万花筒。摇一摇，就会有无法预料的安排

出现。她从小就是个好奇的孩子。她的暗红色雪纺裙子在疾速的烈风中象花

一样盛开。赤裸的双足感觉到露水的清凉。有一刻她的手试图抓住什么东西。

但在无声地滑落中，她终于接受了手里的空虚。有些时光是值得回想的。14

岁少年明亮的眼神。春天的气息。甜蜜的亲吻。肌肤的温度和眼泪的酸楚。

一个穿白棉布裙子的女孩独自坐在夜行的火车上。还有教堂外面的樱花。在

风中飘动的洁白婚纱。

她轻轻地在黑暗扑过来之前闭上了眼睛。

【锦 衣 夜 行 】

谈到另类，先让人想起的是一些时尚的东西。

王菲唱游的大幅海报，那张淡漠的脸上一抹绯红的胭脂，让人迷离。

在酒店的ＤＩＳＣＯ里看见束着棒妆卷卷头的女孩，眼睛涂着上翘的粗

黑眼线，睫毛上粘满金粉。

麦当娜生一个不需要父亲的孩子。那个男人在她和孩子的世界里没有任

何地位。

一个歌星说他想到西藏去举行婚礼。

很多人都想随心所欲的生活。很多人想感觉自己的重要。

那天听到一首歌，一个女孩唱的，大意是我是这样的美，却没有人发现。

跑到电视面前一看，是个女孩一个人在空空的走廊里晃荡。噘着嘴，是不高

兴的。

想起以前读大学的时候，在图书馆里看了三遍的小说，名字叫锦衣夜行。

很喜欢这个词的意境。一个美丽的人在黑暗中行走。那种孤独的感觉。

在现实的

Chapter_2

束缚中，让灵魂保持着这样的心情，是有一些疲惫的。

就象感觉写字是很累的事情。但是无法放弃。

这些敏锐的感觉，因为自己的没有放弃，而感觉到与别人的不同。

也许就是灵魂的一件锦衣。即使是走在黑暗里。

所以有些人注定是自恋的。笑。

整个夏天，只穿纯棉布的裙子。尤其喜欢那种有点发黄的旧旧的白色纯

棉布。

这样走在喧嚣的尘烟里，就把自己与人群隔绝。

清凉和安静的内心。象夏天最后的一朵白色茉莉。

可是知道有个人在风中会闻到我的清香。会一路寻找过来。

去年夏天去陕西华山的时候，看见一个加拿大男人。独自登山，背着非

常庞大的登山包。穿粗布裤子。

微笑着在山顶和当地人讨价还价，然后用矿泉水灌满他的军用大水壶，

继续前行。

没有人能体会一个独行者的心情。艰苦，自由，快乐。这些可贵的体验，

是代价也是补偿。

如果一个人的内心是有力量的。他就可以承担和感受到比一般人更多的

东西。

做一个另类有时是身不由己。因为它的呼唤来自灵魂深处，你根本无处

抵挡。

曾阅读过余纯顺的徒步旅行手记。他说，我感到我正处在一个巨大而凝

重的时空点上，此时次地所面对的那种特有的感觉，绝非人类传统的生息之

地所能有。

然后他死了。

那种孤独的感觉。

【如 风 】

很多人谈论网上情缘。每一个上网的人都会有经历。的想法，温暖的感

情如果 TRUE，那么就无需考虑载体的形式。管是在网络，还是在现实。

-------题

罗是我在网上认识的第一个男人。那年8 月，我买了电脑开始上网，开

始网络上的文字生涯。写的第一篇比较成形的文章是女孩的一段生活。写的

大略是一些闲散的心情。晚上上完夜校去喝豆浆，听买来的爱尔兰音乐 CD，

---------- Page 32----------

以及独自去爬山。

爱尔兰的钢琴音乐。伴有风琴。竖琴和吉他。很美。象清凉的水滴，会

一点一点地坠落在心里。常常漫不经心地听着它。

里面好象有这样的句子。贴在新闻组上面。罗是第一个写 EMAIL 给我的

人。他用简洁的英文问我，是否是我自己写的，他很喜欢。然后在又一封信

里，他说，他看的时候心里有些疼痛。他是大学里面教工科的教授，自己兼

职做外商的代理。比我大 11 岁。

我们成为网友。他要求我每写一篇东西都 EMAIL 给他一份，但我常常忘

记。然后秋天的时候，他来我居住的城市出差，执意要送几盘他从德国带来

的CD 给我。在他居住的酒店下面我给他打了电话，我说，我还是不喜欢这

样的事情。见面似乎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我是个淡漠的人。罗说，那你可以

拿了 CD 就走。我只想送这些 CD 给你。

见面的那一天。罗的身上兼具知性和商业的气息，衣着讲究，喜欢男用

的DUNE 香水，讲话时夹杂英文。做外贸多年，是有些西化的中年男人。聊

了很多。罗对我谈起他大学时暗恋的一个女孩，突然眼中泪光闪动。然后他

走进卫生间里，用冷水洗脸。很久才出来。我安静地看着他。我们之间放着

两杯透明的白开水。

两个小时后我和罗在酒店门口告别。在TAXI 里面，我叫司机帮我放一

盘 CD 听听。里面是激烈的摇滚。我才想起，在我写的一篇小说里，我描写

过摇滚。小说里的女孩喜欢一边听摇滚一边暗无天日地写字。喧嚣的音乐在

寂静的夜风中一路飘散。街上铺满枯萎的树叶。

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又见了一次。罗从杭州寄圣诞礼物给我，是一套

CD 的化妆品。大大的纸盒子用EMS 寄到我的单位。里面有一张小小的卡片。

罗说，希望那天能和你一起去教堂。我不知道可以回送他什么。一个人在百

货公司逛了很久，最后挑了一双日本的纯羊毛手套。烟灰色的。是按照自己

喜欢的品味。然后把它寄给了罗。

那个夜晚非常寒冷。我们一路走到教堂。大街上的霓虹倒映在江水里，

象漂流的油画颜料。教堂的人很多，我们站在门口听了一会赞美诗，然后转

身离开。罗在路上大概地对我说了一下他的婚姻。还谈起他在四川读研究生

时对峨嵋山的怀念。他说，他最大的愿望是赚够钱后，去幽静的山野隐居。

他的天性里有脆弱而温情的成分。区别与一般做贸易的男人。和他的交

往，我维持着距离。因为自己的性格，并不喜欢任何深切热烈的关系。这份

感情松散低调，又有点漫不经心。有时我们在电话里聊天。有时罗写手写的

信给我。他在出差的路途中写或长或短的信给我。在火车或飞机上。在酒店

里。甚至在候车室里。罗的字写得很漂亮。签名是流利的英文。印象深刻的

是其中一句，罗说，这个世界不符合我的梦想。后来有多次，我把它写在我

的小说里面。

冬天快过去的时候，罗说他接受了一家大集团的邀请，准备来我的城市

工作，出任集团所属的外贸公司的老总。我感到有一点点突然。罗陪着他的

法国客户来我的单位办事时，我们再一次见面。他穿着一件黑色的风衣，人

非常清瘦。我说，你看过去很锐气的样子。罗说，我感觉心里安定下来。也

许。对罗这样的男人来说，虽然面临中年。心里装的仍是一半现实一半幻想。

也是注定漂泊的人。

虽然在同一个城市里，但我们依然很少见面。他的工作非常忙碌。而我

向来懒散，从不写EMAIL 给他，更不用说给他回手写的信。他常常要上网和

客户联系，深夜下网时打电话给我，我总是睡意朦胧，没有耐性听他说话。

去过他住的地方两次。每次他都亲自下厨做饭给我吃。罗的菜做得很出

色。单位分给他很大的房子住。我们在空荡荡的客厅里吃饭。然后我看一下

午的 DVD，有时看着看着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罗还在客厅用手提电脑写

EMAIL 给客户。而天色已经转黑。他穿着棉布的睡裤，光着脚工作。

一直我都觉得我是个孤独的人。很少和别人沟通。觉得自己的心老得很

快。也不相信别人。平淡寂静。所以能够和一个比我大 11 岁的中年男人相

处。我不曾想过会和罗恋爱。20 岁以后会轻易地喜欢别人，但不会爱。认

识很久了，罗表现出来的尊重符合他的身份。过马路的时候，他的手悬在我

的背上，保护的，爱怜的，但是不放下来。

春节的时候，我去大连。罗开车的时候出了车祸。他在病房里打手机给

我。我说你是否要我过来看你。罗说不用。他的情绪有些压抑。然后有一个

深夜，他突然打电话给我。没有说任何语言。在那里哭了约 10分钟。是男

人崩溃的哭泣声音。我沉默地拿着听筒，一言不发。然后等他平静下来的时

候，叫他洗脸睡觉。感觉到男人内心深处隐藏的脆弱和无助并没有让我吃惊。

可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于是就没有安慰。

把暖暖寄给他的时候，罗说我文字里阴郁的东西已经要把人摧垮，所以

他不再看我写的任何东西。也是那一段时间，罗预感到我也许会做出生活的

重大决定。所以当我对他说，我准备辞职去另一个城市做自己喜欢的广告业，

罗的表情并不惊奇。他说，你是一定会走的，我知道。最艰难的一段日子。

对恐惧和压力我的神情冷淡，心里却一刻也不曾停止，告诉自己一定要挺住

挺住再挺住。做为一个女孩，我知道自己与别人不同。我在做一个与生活冒

险的游戏。生活要我的付出的代价，会比我想象中的更多。可是我无法停止。

生活的停顿与死亡并无区别。与停顿生活抗衡的同时，也在和死亡游戏。

一再地感觉无路可走。所以一再地前行。

第一次主动给罗打电话。不喜欢一个所谓的朋友，好奇地探究我的心情。

但是希望能有个人，安静地陪伴着渡过难关。在心里压抑了这么久，再见到

罗，依然无言。我们去了一个据说很灵验的庙里求签。天气非常炎热，罗满

脸是汗。我们一直坐车赶到郊外。在阴暗幽凉的寺庙里，我再次想到宿命。

门外明亮的阳光灿烂，湖光山色，空阔自由。虽然不知道追寻的生活会在何

处，但是总是要不断前行。求完签后，我把那张写着诗句的白纸烧掉了。罗

和我一起，去田野里散步。我们看到纯蓝的天空和湖水，大片开出美丽花朵

的棉花，散发出清香的橘子树和蔓延的浮萍。

我们不断地聊天。我对罗说，我很喜欢飞机起飞的那个时刻，加速的晕

眩里心里有无限欢喜。罗看着我，他的眼光突然疼痛。

中午的时候，我们去菜场买菜，然后借我喜欢的恐怖片。罗在厨房里做

饭，我看着看着又睡着了。迷糊中突然浑身出汗，觉得自己是一个人在异乡

的房间里醒来，远离父母，生活奔波流离，也不再见到曾经爱过的人。已经

光线黯淡的房间里，忍不住掉泪。罗在房门外默默地站了一会，然后走开。

两个人安静地吃晚饭。罗的妻子和女儿打电话过来，罗用温和忍耐的语

气应对。一个男人独自在异乡孤独生活，靠工作来麻醉自己。我记得他电话

里的哭泣，在情绪崩溃的时候，罗也许手足无措。但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

所以只能沉默相对。我劝他，不如离婚，重新开始生活。罗说，算了。

他摆了摆手。他说，只要在工作，他就不会被内心的孤独感摧毁。他说，

他抗争了很久，已经累了不象我。我还年轻。有大把的时间。

空荡荡的房间，一个人的生活。孤独象空气无从逃避。罗的眼神一贯忧

郁。而我，我只是惧怕生活的麻木把我淹没。只能一次次奋力地跃出海面，

寻求呼吸。宁可被捕捉。不愿意被窒息。

送我回家的途中，下起很大的雨。秋天的寒意一天天加深。是我喜欢的

季节。大雨中，我们走过黑暗的巷子去大路上拦出租车。雨水冰凉。罗说，

答应我不要一个人走。我说不会，会有人接或会有人送。很多东西都不能带

走。但会记得带上那几盘德国 CD。不管我在哪一个城市。

你走了以后也许我也该离开这个城市了。罗在夜色中安静的声音。我说，

去哪里。罗无言。然后他说，你送我的手套我一直都没有用。一生都不会用

它。

坐在 TAXI 里面，罗隔着玻璃窗对我摆手。雨水模糊了他的面容。我安

静地看了他 1分钟。然后用淡然的口吻叫司机开车。

【告 别 薇 安 】

网上的朋友提议，也许可以一起合作写个剧本。是要关与网络的。

就先写个故事出来。

也许是自己写得感觉比较累的一篇。已经是凌晨的时分。

对于我来说，我喜欢这个文字游戏。再想象如果是一部电影，可以在里

面填充一些什么。应该有帕格尼尼的小提琴旋律吗。或者是一个男人冷漠的

脸。还有地铁站台拥挤的人群。和地铁呼啸而去后空旷的惨白灯光。地铁是

一个时代的象征。

而那个男人只是一杯接一杯地喝完他的咖啡。他找不到他幻想里的那个

女孩。那种孤独的感觉。

告别薇安。第一次写网络情缘。

也许要合作的朋友是会有些失望的。安妮写出来的文字有她的定势。如

果是电影。里面的音乐和情节都应该是杂乱的。还有很多的旁白。男人淡漠

的声音。他做着琐碎的事情。他注定一无所有。

这是个告别的时代。

----------前言

他不知道她在哪里。

这样也好。也许她就会随时出现。这个游戏一开始就如此容易沉沦。他

不知道是游戏本身。还是因为这仅仅是他和她之间的游戏。

他不记得是某月某日，在网上邂逅这个女孩。IRC里她的名字排在一大

串字母中。VIVIAN。应该是维维安。可是他叫她薇安。也许是周六的凌晨两

点。失眠的感觉就好象自杀。他在听帕格尼尼的唱片。那个意大利小提琴演

奏家。爱情的一幕。音乐象一根细细的丝线。缠绕着心脏，直到感觉缺氧苍

白。他轻轻双击她的名字，HI。然后在红色的小窗里看到她的回答，HI。同

样的简单和漫不经心。

他：不睡觉?

安：不睡觉。

他：帕格尼尼有时会谋杀我。

安：他只需要两根弦。另一根用来谋杀你的思想。

他：和和

安；和和

就这样开始。

聊了很久。中途他们休息三分钟，他去倒咖啡，站起来的时候撞倒一把

椅子。然后又重新开始。对话原来和下棋一样，是需要对手的。势均力敌才

能维持长久的趣味。

他们继续时而晦涩时而简单的语言。天色发亮的时候，她说她得去睡觉。

他们没有约再见的时间。

他在卫生间里用冷水冲澡。探头去看镜子的时候，看到一张麻木不仁的

脸。其实他害怕的只是被寂寞谋杀。没有对手。在现实的人群中，他的视线

穿越过城市在楼群间的狭长天空。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

每天早上他坐地铁去公司上班。在地铁车站买一杯热咖啡。然后等车的

间隙把它喝完。从地下走到地面的时候，他总是习惯性地微微眯起眼睛。明

亮的阳光象生活一样让人感觉局促。大街上到处是尘土和物质的气息。

他：我是个喜欢阴暗的人。

安：我知道，就好象我知道你肯定是喜欢穿棉布衬衣的男人。你平时用

蓝格子的手绢。

你只穿系带的皮鞋，从不穿白袜子。你不用电动剃须刀。你用青草味道

的香水。

你会把咖啡当水一样的喝。但是你肯定很瘦。

他：还有一点你肯定不知道。

安：？

他：？

走出地铁车站以后，他要经过大街中心的一个广场。那里有大片的樱花

树林。是他眼中的这个城市最温情的地方。走进公司所在的大厦，在等电梯

的时候，他会低下头，轻轻呼吸残留在肩上的花朵清香。衣服上常常粘着细

小的粉色花瓣。他把它们摘下来咀嚼。那一天，也是在电梯里，乔对他说，

它们有味道吗。她是他的同事，不在同一个部门。他面无表情地看着她。他

说，也许和你的嘴唇一样。乔微微吃惊地睁大眼睛。然后她笑了。

这个女孩喜欢喝冰水。喜欢的装束是白棉布裙子，光脚穿球鞋。头发很

长。有漆黑明亮的眼睛。不化妆。12 岁的时候暗恋她班上的英俊男生。高

中时最喜欢的男人是海明威。

安：你知道海明威是怎么死的吗

他：不知道

安：他把猎枪塞进自己的嘴巴，一扣扳机

他：恩

安：然后他整个头盖骨都被掀飞

他：很惨烈

安：不是惨烈

安：仅仅是他喜欢的方式而已。

他：你喜欢他的方式?

安：和和

安：是的。我常常想，人应该如何决绝地处理自己。

安：可是生活已经把我们磨得半死不活。

他不是太确定会有这样的女孩存在。他是在网上认识她的。他没有见过

她的样子。在现实的生活里，似乎并没有这样有趣的女孩。她的想法有时使

他怀疑她是个男人。可是她是可爱的。她有她自己的谈话方式。他同样喜欢。

那个深夜又与薇安在网上相遇。他说，出来见一面好吗，我们去哈根达

斯。她曾告诉他她喜欢吃冰激凌。她说，是南京路上的伊势丹吗，那里有一

家。他说随你挑吧。他一直相信她和他在同一个城市。在聊天的时候，她有

很好的情趣和他谈论 KENZO 的新款香水。她告诉他，她喜欢上海的地铁。在

站台上等候的时候，她常常有一种欲望。想很突然地跳下去，然后在地铁呼

啸而来的时候，再奋力爬上台阶。她说，她喜欢这种隐藏着恐惧和绝望的幻

想。

你喜欢看海吗。她说。大海是地球最清澈温暖的一颗眼泪。他在那里笑

她。但是上海只有一条脏脏的黄埔江。

他很清楚她不会轻易答应出来和他见面。有一度时间，上海的网民习惯

这种聚会。10 多个人一起出去喝酒，打 BOWLING。男人比较多一些。当然他

也曾和女孩约会。IRC里面是接近陌生人的最好地点。他和近 20 个网上认

识的女孩见过面。有些一起吃顿饭就散了，再也没有见过下一次。也有例外

的。比如他的前度女友蕾丝，就是他见过的上网女孩里面最漂亮的一个。这

段轻率的恋情持续了六个月。

那种猎手般迅速的好奇心和征服欲望，后来感觉到它的残酷。沉寂了很

长一段时间。象一个暴食的人，有了一个空虚的胃。他只是这样地问她。没

有抱任何期望。

聊天也是好的。光着脚盘坐在大藤椅上。有时会拿一块蓝色的碎花毛毯

盖在肩头和膝盖上。中途的时候会再去煮一壶咖啡。常常会因为腿麻又恍然

地碰翻什么东西。快凌晨的时候，他们下网。照例数到一至三，然后一起键

入 QUIT。这是他需要分享的温暖的一刻。这种感觉使他沉沦。

可是他相信自己是清醒的。清醒的投入网络的虚拟和情缘的迷离。

他开始想念她。下班的时候，在地铁车站上，想着深夜对谈时一些可爱

的细节。她的邪气慧黠的腔调。那些晦涩简单的语句。他未曾遇见过这样冰

雪般凛冽的女孩。有一次，他们在网上谈到爱情。

安：还记得第一次和女孩做爱的情形吗。

他：记得

安：印象最深的是

他：她眼中的泪水，流到我的手指上，很温暖。

安：你的手指从此失去了贞洁。

他：和和

安：和和

他：为什么要问这个

安：想知道你的心里是否还有爱情

他：也许还残余着百分之十。我感觉它即将腐烂。

安：不相信爱情的人，会比平常的人容易不快乐

他：你呢

安：有时候我的心是满的。

有时候是空的。

他挤在下班的人潮中，涌进地铁车厢。微微的晃动中，车厢里苍白的灯

光照亮黑暗的隧道。他四处观望了一下。突然感觉她也许就在他的身边。是

陌生人群中的任意一个。

车厢里的年轻女孩，很多是OFFICE 小姐。一律的套装和精致的妆容。

但是他感觉她不会是这一类。她在网上似乎是无业游民。无所事事的散淡样

子。而且常常深夜出现。他想如果她在这里，她会辨认出他。一个固守自己

生活方式的男人。穿棉布衬衣和系带翻绒皮鞋。平头。用草香味的古龙水。

也许她正在暗处发笑。但是她不会上来对他说你好。她只是暗暗发笑。

因为开始留心，他才注意到那个女孩的存在。每天早上，她都和他在同

一个站台上，等不同方向的一班地铁。短短的一段时间里，她在那里和他一

样的神情冷淡，带一点点慵懒。她穿宽大的洗旧的牛仔裤和黑色T 恤。瘦瘦

的手腕上套一大串暗色的银镯。头发漆黑浓郁。光脚穿绕着细细带子的麻编

凉鞋。她喜欢斜挎一个大大的背包。有时从那里扯出一副耳机，塞着耳朵。

听音乐的时候，她的脸色显得更加的疏离和冷漠。

他一直想知道，她听的是否是帕格尼尼。有时候，他想他应该突然地走

上去，对她说，薇安，喝杯咖啡吧。如果是她。她会邪气而天真地抬起头看

他，用她惯有的似乎不怀好意的笑容。如果不是她，那么她会扭过脸去。可

是，他想留出多一点的时间看她。悠闲而笃定的。这个游戏他可以控制结局。

周末的时候，公司去酒吧聚会。乔走过来请他跳舞。乔说，还记得我的嘴唇

吗。她侧着脸在阴影中对他微笑。他抱住她的时候，发现她已经醉意朦胧。

JOHN 走过来拉住乔的手臂，你醉了，我送你回家。公司里的同事都知道 JOHN

对乔的暗恋。虽然乔有一个在英国工作的摄影师男友。

乔推开 JOHN 的手。她的蔷薇般醺然的脸颊伏在他的肩上。她睁着明亮

的眼睛看他。林，和我跳舞。他看了看身边尴尬的 JOHN。他把她拖出了酒

吧。已经是午夜。在狭小的公寓电梯里，她再次仰起脸问他是否还记得她的

嘴唇。他面无表情地看着她。然后突然地把她推倒在电梯门上。他粗暴地亲

吻她。她轻声地说，我很久没有做爱。他去英国已经两年。我没有和任何男

人做爱。她唇上的口红开始颓败。象黑暗中被烧灼着的花瓣。无法自控。他

不记得和她做了几次。最后在一种恍惚的状态中陷入沉睡。

在她的抚摸中他清醒过来。他再次地要她。她脸上扭曲着痛苦而凄艳的

表情。她低声地哀求他。他把她的长发拉起来。告诉我，你不会爱上我。他

听到自己麻木的声音。她在羞耻和快乐中，仰起她如花般盛开的脸。我不会

带给你任何麻烦。林。你是自由的。她的眼泪从眼角滑落。

他的手指轻轻的颤动了一下。黑暗中眼泪的温度超出了他的记忆。

黄昏的地铁车站发生一起事故。地铁呼啸而来的时候，一个中年男人突

然飞身跃向轨道。紧急的刹车声和尖叫在空气中凝滞。他夹在混乱的人群中，

看了看出事的位置。鲜红的血迹呈喷射状。他看到一只苍白的手轻轻地摊开

在那里。什么也没有抓住。

他挤出人群的时候，看到那个黑衣女孩，她的耳朵上塞着耳机。远远地

站在那里。若无其事的样子。他走向出口通道。他突然觉得胃里有空虚的烧

灼感。通道口涌进来的阳光使他睁不开眼睛。他再次回转身去。深夜的时候，

他和薇安刚刚讨论过生命的末日。他也许永远都不会见到她。他看到那个女

孩走过来。他平静地等着她走到他的身边。然后他说，薇安，喝杯咖啡吧。

女孩那天穿的是一件黑色的高领无袖的棉 T 恤。手腕上一大串银镯发出

清脆的撞击声音。眼角涂着银白的亮粉。是这个夏天女孩最 IN的化妆。她

的左眼角下面有一颗浅褐色的眼泪痣。她抬起脸看他。她没有笑。可是我的

名字是VIVIAN。她说。

她的声音是有些沙的。寂静的感觉。

他带她去了他每天早上买咖啡的店铺。HAPPY CAFE。他问她，你喜欢喝

哪一种咖啡。她说，CAPPUCOINO。而他的口味是意大利的ESPRESSO。他不

介意这个小小的差别。他说，那个男人肯定是死了。女孩淡淡地用手指抚摸

着盛咖啡的白瓷杯子。死亡是很平常的事情。也许他刚失业。也许他面临离

婚。也许他上当受骗。也许他仅仅是厌倦。

女孩把她的耳机放回包里。她说，如果他挨过那一刻，他就可以喝杯香

浓的咖啡。

VIVIAN 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平面设计。他们有一些随意的约会。常常就

是在 HAPPY CAFE。她称他为咖啡男人。因为他的生活不能缺少这种沉郁苦

涩的液体。

他终于搞清楚她听的音乐。不是帕格尼尼。而是 BEN 的低音萨克斯风。

她是个独特的女孩。脸上惯有那种淡漠的表情。陪着他喝咖啡的时候，

她的话非常少。有时他把自己的手覆盖在她的手指上。他轻轻地抚摸她指尖

的那部分肌肤。她就抬起眼睛，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他带她去哈根达斯。带她去真锅，那家华亭路上的日本咖啡店。带她去

TIMEPASSAGE。所有他曾在网上对薇安聊到过的地方。阴暗的光线下，他看

着她眼角闪烁的那颗褐色泪痣。他不想轻易地亲吻她。她坚持他得叫她

VIVIAN。她说，我不想做你想象中的那个人。你其实是个非常自私的男人。

你知道吗。

也许。他想。自私的男人才会 29 年如一日地穿棉布衬衣和系带翻绒皮

鞋。KENZO 的青草味香水一买就500ML。他习惯了自己的感觉。而身边的这

个世界远远不符合他的梦想。他在网上又遇见薇安。他想起地铁女孩的洁白

手指，轻轻地放在咖啡杯子上的样子。

他：如果明天就是末日，你会和我见面吗

安：不会

他：为什么

安：感觉我们也许每天都在擦肩而过，或许一生都不会谋面

安：让世界保持它一些神秘的方式。

而且成人的游戏我们需要规则。

每周他去乔的公寓一两次。如果乔打他电话。乔很清楚他们的现状。在

她的男友从英国回来之前，他们是彼此寂寞和欲望的填充。当然，他们也随

时可以分开。

她给他做晚饭。有时半夜醒过来，看到身边这个熟睡中的男人。他的脸

是英俊的。平时的冷漠表情在睡眠中显得温情。象一个天真的孩子。男人在

吃饭和睡觉的时候，是可爱的瞬间。回复他们人性中甜美脆弱的一面。

她轻轻地抚摸他。她知道他们的身体痴缠太久。所以灵魂越走越远。又

或许，她根本始终都未曾掌握过他的灵魂。她记得他在电梯门口咀嚼着樱花

花瓣的样子。他的身上散发淡而流离的花香。他的眼睛显得忧郁。当一个女

孩觉得她不太容易了解那个男人的时候，她会爱他。乔也一样。

乔发现自己已无法选择坚强。试着问他，如果有孩子了。乔小心地看着

他的眼睛。他的眼睛是冷漠的。他说，你自己要小心。这是不应该发生的的

事情。

可是。乔软弱地抚摸着自己的手指。如果有了呢。他一动不动地看着她。

他说，不要给你我找麻烦。请你记住。VIVIAN。他轻声地叫她。看着她侧过

脸来疑问的温柔的表情。在地铁空旷的站台上，地铁呼啸的声音远远地消失。

他相信这是她和他玩的一个游戏。只是现在这个游戏里处于控制地位的角色

开始转变。

如果她承认她是薇安。那么她就是。如果她不承认。那么她至少是

VIVIAN。在深夜的聊天里，他对着一个显示器，听到自己的手指在键盘上敲

击的声音。孤独的声音。就好象血液在脉管里翻涌。她的语言一句句的出现。

一句句地消失。随时都是末日。

再见的时候他们开始有晚安吻。她打上一个*号。在他感冒的时候。在

他对她说他觉得有些冷的时候。她说，好好睡觉，乖。然后随着QUIT 的键

入。一切终止。VIVIAN 是他触手可及的女孩。至少他有一部分幻想在她的

身上。爱情也不过就是如此的幻觉。使他暂时忘记自己在乔身上的欲望。那

些无耻的冰冷的欲望。

他说我想告诉你 CAPPUCIONO 的制作方法。将深烘焙的咖啡倒入杯子。

加上砂糖和一大勺鲜奶油。再洒些柠檬片。柳橙片也可以。然后是肉桂。

VIVIAN 笑了。你可以去 CAFE 打工。如此专业。他说，我大学毕业时，最想

做的工作是在酒吧调酒和煮咖啡。夜色沉寂而迷乱。是他喜欢的时段。漂亮

女孩独自坐在吧台的一角抽烟。咖啡的浓香与烟草和香水交织。唱片放着谋

杀人思想的帕格尼尼。无至尽的感觉。可以深陷。

然后白天睡觉。与日光之下的世界隔绝。

可是现实不容许他过如此散淡的生活。他每天都顶着阳光在钢筋水泥的

城市里穿行。我是个喜欢阴暗的男人。他说。他轻轻地在阳光下眯起眼睛。

世界再次强迫他赤裸地出现在日光之下。光线似乎可以在刹那间让他灰

飞烟灭。烧灼的感觉如此疼痛。当乔在电梯门口对他说，她已经和在英国的

男友分手，她有了孩子。所有等电梯的公司同事都在那里。并非不知道他和

她之间的隐情。可是乔就是要大声地让他们知道。他对她负有责任。他必须

对她负责。JOHN 走过来，表情复杂地说，林早点让我们吃喜糖。同事笑着

开始调侃。

他不动声色地站在那里。他的眼睛刺痛而晕眩。他在被迫的情绪中感觉

到自己的厌恶。

这一天是乔 24 岁的生日。

那个黄昏天色异常阴暗。他尽力控制着自己。走出地铁车厢以后，到

HAPPY CAFE 买热咖啡喝。乔打通他的手机。她说，晚上你过来。他沉默地

没有说话。女人在陷入痴情以后开始变得愚蠢。他对她的愚蠢已经厌倦。他

听到她在那里哭泣。她说，你不过来我就死给你看。她挂上了电话。

他从没有想到过婚姻。这是可笑的。乔违背了他们这个游戏的规则。

我不会带给你任何麻烦。她说过。然后她一意孤行。他开始想念薇安。

他有五天没有在网上遇见她。她行踪不定。这是倒霉的一天。他想。他会在

网上对她说，我不快乐。薇安。然后薇安会打出一个问号。用他们惯有的默

契的方式。她总是给彼此留出足够的余地。她如此冰雪聪明。

晚上他在网上等待薇安。他的咖啡一点点变冷。眼皮突突地跳。他预感

她今晚也许不会出现。他被内心的孤独感折磨得崩溃。他又开始想起乔温暖

的身体。他只需要她的身体。不是全部。11 点的时候，他关掉电脑。他穿

上棉布衬衣，灰色袜子和系带的翻绒皮鞋。空荡荡的大街上，路灯光是惨白

的。他拦了一辆TEXI，直奔乔的公寓。

电梯依然狭小闷热。让他想起那个狂乱的夜晚。乔蔷薇般醺然的脸在他

的手心中如花盛开。某一个时刻里，他们一样的孤独，所以彼此需要。可是

他不爱她。他的心里还有百分之十的爱情。但并不属于这个世界。乔打开门

的时候，房间里一片漆黑。他们在黑暗中沉默地对视了几秒。然后他反手关

上门。象一只兽一样沉默而粗暴地把她推翻在墙壁上。

为什么快乐如此短暂易逝。当他离开她的身体，他内心里有惘然的无助。

只有这一刻没有孤独。没有对这个世界清醒的意识。才没有绝望。然后乔打

开了灯。他厌恶地挡住自己的眼睛。他说，我讨厌光线，你知道的。她说，

我们应该谈谈清楚。没什么好谈的。他疲倦地躺在床上闭起眼睛。我累了，

我要睡了。乔固执地翻转他的身体。她的眼睛是红肿的。她真的不再美丽。

她说，我很爱很爱你。林。她的眼睛空洞而悲哀地看着他。不要说这种废话。

他说。你可以嫁给 JOHN，嫁给任何一个想娶你的男人。可我能给你的，只

是这些。

就好象我在你身上所需要的，也只是这些。请原谅我如此现实。我所需

要的和所付出的必须同等。乔不再说话。他关掉了灯。房间里又回复漆黑。

他醒过来的时候是凌晨三点。他的身边没有乔。风从打开的窗口吹进来，

是寒冷的。他打开灯。房间里寂静空旷。只有墙壁上乔大幅的黑白照片。是

她的男友去英国之前替她拍的。乔美丽的脸上有脆弱而天真的笑容。在现实

中她不是他的同类。也不是他的对手。只有VIVIAN 才能和他共同玩一个游

戏。因为彼此都有冷漠的耐心。

而乔是脆弱而天真的。她需要温暖。需要诺言和永恒。推开卫生间的门，

他看到乔躺在放满冷水的浴缸里。浴缸里的水已经被血染成深红。血从她悬

空的手臂滴落在瓷砖上。她的脸很寂静地仰在那里。就象一朵枯萎的洁白的

花朵。他在扑鼻的血腥气中，伏下身体剧烈地呕吐起来。

最后一次从公安局出来。他疲倦地等在公司的电梯门口。没有任何思想。

也没有了感觉。电梯里只有他一个人。缓缓上升的时候，他靠在电梯壁上闭

上眼睛，深深地呼吸了一下。突然听到一个温柔的声音。在那里轻轻地唤他。

还记得我的嘴唇吗。他悸然地睁开眼睛。电梯还在微微晃动地上升。他额头

上的冷汗顺着眼睛往下淌。

他轻轻地说，我真的无法爱你。抱歉。

门打开。没有任何声音。他镇定着自己，大步走了出去。

公司是待不下去了。当他从总经理办公室出来，看见所有的同事都沉默

地站在外面看着他。他面无表情地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开始收拾东西。阳

光从落地玻璃窗外照进来，寂静中他听见强烈的光线照射在他脸上，所发出

的灼烧的声音。JOHN 挡在门口。他对 JOHN 说，让开。JOHN 看着他。JOHN

的眼睛里没有任何表情。然后JOHN 突然出手，狠狠的一拳沉重地落在他的

脸上。他又闻到了血的粘稠的腥味。

你这个禽兽。他听到 JOHN 强忍着悲愤的声音。他用手抹掉自己鼻子下

面的血。沉默地走了出去。

天气开始变冷。广场上的法国梧桐在风中飘落大片黯黄的叶子。人群一

样的喧嚣。生活一样的继续。他穿过广场，匆匆地走向地铁车站。走到车站

里小小的咖啡店，老板笑着对他打招呼。你好久没来。那个黑衣服女孩子来

找过你好几次。一杯热腾腾的 ESPRESSO 放在了吧台上。他轻轻地喝了一口。

没有任何人知道他遭遇的事情。

地铁车站每天都流动着大群的人。可是他们都是陌生的。没有对谈。没

有安慰。除了薇安。或者VIVIAN。

喝完第三杯咖啡的时候，他看到VIVIAN 从地铁车厢里出来。她没注意

到他。她在和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告别。那个相貌平庸但衣着不凡的男人

随意地亲吻了她的脸颊。然后匆匆离去。他看着她。她朝 HAPPY CAFE 走过

来。人群中她还是那个独特的女孩。黑衣，长发。充满野性和神秘的气息。

她给人留下足够的幻想空间。

可是他看到真实。真实总是会出现。

HI。她对他微笑。你似乎消失了很久。

我杀了一个人。他说。我准备逃跑。跟我一起走吧。他看着她。她的褐

色泪痣在暮色中妩媚地闪烁着。她的脸上始终是平静的表情。她是他见过的

淡定的女孩中表现最好的一个。他早该知道这样的女孩，肯定有不寻常的经

历。她的眼睛似笑非笑地看着他。如果这样，我应该去举报你。一些阴郁的

血液缓慢地流过他的心脏。

他说，不要欺骗我。告诉我。那个男人。她迅速地抬起头。她的眼睛镇

定地看着他。

她说，你想知道些什么。她平静地看着他。我从没有想过欺骗你。如果

你要知道。我可以告诉你。和那个男人同居已经有3 年。他永远也不会离婚。

但是他帮我维持我想要的物质生活。你自己为什么不可以。你有工作，有自

己的思想。

你以为我有谋生的资格吗。她冷笑。我什么都没有。我只是想这样生活

下去。不想贫穷。也不想死。他看着她。他对自己说，一切都正常。是的。

这个世界可以有足够多的理由，让我们产生对生命的欲望。不想贫穷。不想

死。只是他心中感觉失望。只是失望。为什么会和我在一起。他说。他看着

这个会沉默地陪他喝咖啡的女孩。想起那些轻轻抚摸她洁白手指的细节。他

不知道他们是否爱过。

因为你在那天过来对我打招呼。她淡淡地笑。我从不拒绝生活给我的遭

遇。更何况，你是如此英俊

健康的年轻男人。这个游戏本可以一直玩下去。温情而神秘的，持续在平淡

乏味的生活里。可是他揭穿了真相。她同样是喜欢阴暗的女子。

好了。我先走吧。她说。她轻轻地抚摸他的脸。林，你是这个世纪末日

最孤独的咖啡男人。世界没有你的梦想。也没有你躲避的地方。她手腕上的

银镯滑落到手臂上。露出手腕上一排零乱的红色伤疤。是烟头深深烫伤留下

的痕迹。惨不忍睹。她看到他吃惊的眼光。她说。我以前吸过毒。身上的纹

身还在。我真的是不了解你。他说。从来没有了解过你。

但是为什么要了解呢。她笑。我们始终孤独。只需要陪伴。不需要相爱。

他没有回家，也没有吃晚饭。他走进最近的一个网吧。他只想等待薇安。

突然他有深深的恐惧。害怕薇安会和VIVIAN 一样的消失。她是他生命最温

暖的安慰。他一直等着她。7 点，8 点，9 点，10 点。他在 IRC里等待那个

熟悉的名字。可是她一直没有出现。

睁着酸痛的眼睛，他向网吧的老板要了咖啡。他说，有帕格尼尼的唱片

吗。想听那首爱情的一幕。年轻的老板说，没有。只有U2 和 CURE 的音乐。

他没有再说什么。他再次坐到电脑面前。他只在那里打一行字，薇安，你来。

有人开了他的窗口。你是个不幸的家伙，你爱上她了。又有人开他的窗口，

对他说，你的等待注定落空。

外面似乎有了雨声。他在那里对着电脑。他的心里一片空白。那些曾经

和薇安共同度过的夜晚。他

对她诉说过他的童年。他的初恋。他残缺的家庭。他内心所有的阴暗和光明。

不会再有人象她那样的了解他。可是他甚至不知道她是否真的是个女孩。

快凌晨两点的时候，老板来提醒他即将关门。他没有带手机。他说，门

外的那个公用电话号码是什么。老板告诉了他。他在退出 IRC之前，郑重地

对那里的人请求。请告诉我等待的那个女孩，打电话给我。我会一直等她。

一直。他把号码和她的名字打在了上面。VIVIAN。但是我叫她薇安。

天空是暗蓝色的，有大片堆积的灰色云层。他走出网吧的时候，呼吸到

初秋冷冽清新的空气。大滴冰凉的雨点打在他的脸上。他走到附近一个 24

小时营业的小店铺。买了一包烟，8 罐啤酒。然后他走进那个公用电话亭里。

他独自等在那里。

马路上偶尔有汽车很快地开过。可是已经几乎没有行人。只有梧桐的黄

色树叶在风中大片大片地飘 。他抽烟。喝啤酒。他感觉到这种等待的感觉

是温暖的。就象薇安曾带给他的安慰。最起码他不感觉到孤独。甚至他渴望

继续。两个小时过去了。天色开始发白。他把脸靠在玻璃上。他哭了。

然后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他拿起话筒。他听到话筒里传来沙沙的声音。他说，薇安，你好。是个

女孩的声音。清甜的，带着磁性。是他没有听到过的美丽的声音。女孩轻轻

地笑了。是我。他感觉到自己温暖的眼泪渗入嘴角。他吮着它。泪水的滋味

是咸的。他差不多是忘了。他说，薇安。我在这里喝完了8罐啤酒，抽完了

一包烟。天下着雨。为什么一定要我打电话给你。

不知道。他说。我只是想念你。见我一面。薇安。我不注重外表。你对

我如此重要。女孩笑着说，我不是不敢见你。而且我也不在上海。那么我过

来看你。薇安。告诉我你在哪里。

她报给他一个城市的名称。但是她不告诉他具体地址。她说，我不会见

你。为什么。

以前告诉过你理由。我来过上海。上海和上海男人永远是我的情结。可

是我宁可在幻想中。你带我去哈根达斯。带我去淮海路喝咖啡。带我去西区

的酒吧。不会有开始。也就不会有结束。

他说，我知道。你需要一个完美的游戏。可是我总不是那个能坚持到最

后的玩家。女孩说，只要有一个人能坚持到最后。这个游戏还是会完美。他

看着玻璃上滑落的雨滴。城市的黎明已经来临。他说，我马上要离开上海了。

也许会去澳洲。

女孩说，你不管在哪里，总是可以在网络上找到我。我在这里。听我说

完最后一句话吧。他轻轻地说。女孩在那里沉默。然后他对着话筒，他说，

谢谢你，在这个夜晚和凌晨。耗尽我最后的百分之十的感情。我终于一无所

有。

办完签证，他抽出一天的时间去了薇安的城市。

那个遥远的海滨城市。在离他千里之外的北方。

他终于看到了她以前常在网上对他提起的大海。蔚蓝的辽阔的大海。她

说，大海是地球最清澈温暖的一颗眼泪。她喜欢看海。然后他去逛街。城市

有大片红砖尖顶的欧式建筑。古典的风情带着忧郁。街上到处是明亮干爽的

北方的阳光。到处是高挑漂亮的北方女孩。他想着她也许就是其中擦肩而过

的一个。他终于可以在心里轻轻地对她说，再见，薇安。

【七 年 】

爱过，伤害过，然后可以离别和遗忘。——题记

他常常会突然间地又看到她。

一个下着暴雨的夏天午后。房间阴暗潮湿。冗长的睡眠时他头痛欲裂。

他恍惚地伸出手去，想拿放在地上的茶杯。寂静中听见喧嚣的雨声。

他看见她从关着的门外走进来。象以前一样，穿着松松垮垮的很大的牛

仔裤，黑色的蕾丝内衣，一头海藻般的浓密长发散乱地铺在背上。

她安静的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带着她一贯的懒散和颓败的表情。象以前

早晨醒来的时候，会看见早起的她，无所事事地在房间里游荡。偶尔她深夜

失眠，也会一个人神经质地在房间里走动。轻轻哼着歌，不停地喝水，或者

走过来抚摸他的脸。他看着她。这一次，他知道他们不会有任何言语。

为什么在爱的时候，心里也是孤独的。

有时候，他会思考这个问题。

争执最凶的时候，他拖住她的头发，把她拉到卫生间里锁起来。

在黑暗狭小的房间里，她失控地哭泣和尖叫，用力地拍着门。

他毫不理睬，一个人自顾自地坐在地上看电视，抽烟。直到她安静下来，

没有任何声音。

夜色总是寂静的。他闻着房间里淡淡的烟草味道，电视里的体育频道的

声音淹没了一切。

她的哭泣渐渐微弱。他沉默地体会着自己的心在某种疼痛中缩小成坚硬

的小小的一块石头。

有一次，他在地板上睡着。醒来时是凌晨两点，想起她还被关在卫生间

里。

打开门的时候，看见她蜷缩在浴缸里，里面放满了凉水。她看见他的时

候笑了，脸上的表情单纯而天真，好象忘记了所有的怨怼。

林，我会变成一条鱼。她轻轻地说。

在黑暗中，他伸出手去摸她的脸。她的皮肤是冰凉的。可是干燥得没有

任何眼泪。

他沉默地把她抱起来。在黑暗中和她做爱。激烈的，想让她疼痛。想在

她疼痛的呼吸中沉沦。

这一刻是最好的。

没有绝望。没有恐惧。

淡淡的阴影中，他看到她明亮的眼睛。

她有时会仰起脸，似乎惊奇而陌生地看着他。

他把嘴唇压在她的眼皮上，吸吮到温暖的眼泪。她轻声地说，好象什么

也没有。

他说，是的，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会没有。

他们是黑暗中两只孤独的野兽，彼此吞噬寻求着逃避。

那年的 8 月，他带着她去医院。

她穿一条蓝色小格子的裙子，裙边缀着白色的刺绣蕾丝，光脚穿着一双

细细带子的凉鞋。

那一年她１７岁。他大学毕业进一家德国公司上班不久。

等着取化验单的时候，她坐在椅子上，安静地看着大厅里走动的人群。

浓密的漆黑长发，略显透明的皮肤。刚成年的女孩都象一朵清香纯白的花朵。

脆弱而

甜美。

旁边有个刚打完针哭叫不停的小男孩。

她对他做鬼脸逗他开心。小男孩楞楞地看着她。

她大声地说，你再看着我，我就要亲你了。一边咯咯地笑。

是非常炎热的夏天。那次手术差点要了她的命。

那一天没有做，因为医生量了体温，认为她有些发烧。

就在那天夜晚，他们又有争执。是为了很小的事情。她突然打开门就往

外面跑。

他说，你干什么。他跟着她跑到大街上。

她泪流满面，倔强地推开他的手，拦了一辆出租车呼啸而去。

那是她第一次显露她性格里让他恐惧的东西。在大街上路人的侧目中，

他感到恼羞成怒。

他那时并不完全了解她的心情。他只是疲倦。也许疲倦的深处还有对一

个未成型生命的无助和怀疑。

她很晚才回来。脸上是纵横的没有擦干净的泪痕。他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他说，你明天还得去医院，你又在发烧。你这样乱跑，让我很难受。

然后他说，我以后肯定是要娶你的。你应该原谅我。

她站在房间门口的一小块阴影里。轻轻地带着一点点轻蔑地笑了。她说，

我可以原谅你，可是谁来原谅我。

她在测体温的时候动了小小的手脚。

她的烧并不严重，是微微的低烧。但是还是出了事情。

医生出来叫他的名字的时候，他在等在外面的一大排男人中站起来。夏

天热辣辣的阳光透过玻璃照射进来，他突然睁不开眼睛。

那是他看到的非常残酷的一幕。一个小小的搪瓷盆里是一大堆粘稠的鲜

血。面无表情的医生用一把镊子在里面拨弄了半天，然后冷冷地说，没有找

到绒毛，

有宫外孕的可能。如果疼痛出血，要马上到医院来。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她已经晕眩。他把她抱了出来。她的脸色苍白，额头上都是冰冷的汗水。

她的身体在他的手上，突然丧失了分量。就象一朵被抽干了水分和活力的花。

突然

之间枯萎颓败。

他带着她，辗转奔波与各个大小医院之间。不断地抽血化验，做各种检

查。她沉默地跟在他的身后，顺从地承担着施加在身体上的各种伤害。她从

一个脆弱甜美的刚刚成年的女孩，突然变成一个表情淡漠而懒散的女人。坚

强而又逆来顺受。

是从那时候起，她有了那种让他感觉生的笑容。常常会独自浮起来的某

种隐约的微笑。轻蔑的，带有淡淡的嘲讽。可是他不知道她是在轻蔑嘲笑她

自己，还是对他。

她对他说，她已经接连一个星期做那个梦。怀里抱着一个小小的婴儿，

独自在一条空荡荡的走廊中走路。走廊两旁有很多房间的门，可是她又累又

冷，不知道可以推开哪一扇门。

没有地方可以停留。她轻轻地笑着。

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

那一年，他所在的公司有一个创意，需要招一个临时的摄影模特。不要

专业的。

是要１５到１８岁之间的在学校里的女孩。

她是跑来应聘的一大堆女孩中的一个。

一个一个地等着面试。他透过立地窗的玻璃看了一下，女孩们突然看见

一个玻璃后面的英俊男人，脸上的表情都有些发楞。然后一个有着漆黑如丝

缎的长头发的女孩从人群里走出来，搁着玻璃对他说，我们都渴了，有没有

矿泉水，那是他第一次见到她。瘦瘦的，旧的白棉裙子。光着脚穿一双球鞋。

在女孩子里面，她的外表不算出众。可是她的独立和古怪让人无所适从。一

双明亮的眼睛平静地看着他，没有任何犹豫。

那时她在一个重点学校读高中。她从小在姑姑家里长大，父母离异，各

奔东西。

只有每年的起初，从不同的城市寄一大笔钱过来。但是她从不写信，打

电话。她说，每个人都为自己而活。我们也许是该毫无怨言的。

她的名字叫蓝。她告诉他她喜欢自己的名字。Ｂｌｕｅ。她说，你的舌

头轻轻打个转，又回到最初。

好象一种轮回。非常空虚。

他偶尔独自的时候，会安静地体味这个发音。可是他觉得这是一个寂寞

的姿势。

温柔而苍凉。

她最终落选。也许参加这个活动的唯一意义，只是让他们相见。完成宿

命的其中一个步骤。他约她去吃晚饭的时候，带了一大束蓝色的巴西鸢尾。

这是一种有着诡异野性的花。不是太美丽。却有伤痕。

在做爱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这个女孩也许是他命定的一个伤口。好象一

个人，平淡地在路上走着，风和日丽，却有一块砖从天而降，注定要受的劫

难。她穿着黑色的蕾丝内衣在他的身上，长发散乱地飞扬。强悍的激情和放

纵的不羁让他窒息。

我们的身体好象以前是一个人的。他说。

他的眼睛因为感激而湿润。人可以因为身体或者灵魂而爱上另一个人。

但是柏拉图是一场华丽的自慰。而身体的依恋却是直接而强烈的。更加的深

情和冷酷。

那时候他就想到，做爱的本质原来是伤感的。

但是因为绝望，他们把自己的灵魂押在了上面。

他们很快开始同居。她一直都想脱离掉那个寄人篱下的家。搬到他的公

寓里的时候，她的手里只有一包旧的棉布裙子。

高中毕业，她没有再去读书。他通过朋友的关系，把她介绍到一家大公

司去做前台。可是上班一周以后，就和老板吵架。

她是太自我的人，无法轻易地被周围的社会的环境同化和接纳。辞职以

后，就再没有去上班。

她自己跑到一个电台里去兼职地写些稿子，混蒙些稿费。但是她不喜欢

去社会上做事，却会做一些旁人无法接受的事情。

比如参加医学上的某种生理或心理上的实验，他在偶尔发现的医院的数

目不小的汇款单上发现了这件事情，整个人因为气愤和惊惧而颤抖。

为什么你要这么摧残自己。他说，你是觉得我对你不够好想惩罚我吗。

她说，身体是我自己的，我为什么不能使用它。

我这种人在这个世界是不会留太长的。因为本来就不属于这个丑陋的地

方。

那时他才发现她内心一些绝望阴暗的东西。他无法象阳光一样地照亮

她。对于她来说，他也许也仅仅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她对他说，有一次她去参加一种抗抑郁症的新型药的效果测试。她突然

产生了幻觉。

仿佛回到了童年很小的时候，走在迂回的山路上，想到达顶峰。天空是

鲜红的颜色，大朵大朵苍白的云在上空迅速地移动。她仰着脸看，心里非常

安宁。觉得自己可以回家。

还看见自己走在一个潮湿阴暗的洞穴里，双脚赤裸，浸在清凉的水里。

水缓缓地流动，有很清脆的声音。她走出洞口的时候，看到一面湖水。水的

颜色是紫蓝紫蓝的。

那时候，我宁愿我不要醒过来。她说。

我知道我的灵魂在很远的地方。可是我失去了去寻找它的线索。我无路

可走。

他渐渐又恢复以前单身的时候，下班后去酒吧喝酒的习惯。

在酒吧里，听着低迷的音乐，醺然地沉浸在烟草和咖啡的气息里，再看

到年轻女孩浓艳而妩媚的脸。他会感觉自己突然需要这些简单的原始的快

乐。俗气的，现实的，健康的。

她从来不给他打手机追问他的行踪。她给自己和给别人的自由度都是足

够大的。

而且她自得其乐，性格里有孤独的天性。

他无法了解她。只有在做爱的时候，在黑暗和拥抱中，才能确认彼此疯

狂的激情。

知道彼此是深爱的。可是面对面的时候，灵魂依然是陌生的一对路人。

她喜欢买一些打孔的原版ＣＤ，因为便宜又好听。但是那些残破的ＣＤ

常常放着放着就卡住了，突然发出嘶叫。

她对于他来说，就象那一段音乐。美丽而心碎，有着无法预期的恐惧。

她２０岁的时候，他２８岁。那时他们有了第一次较长时间的分离。

他的父母虽然纵容他，却一直希望他能离开蓝，娶个受过良好教育，门

当户对的女孩。蓝在他们的眼中，是有不良倾向并且危险的。她会毁了你。

他们对他说。

他只是被他们之间频繁的争执所累。

两个人一直在做爱和敌视之中沉溺。爱得越深，伤害越重。

他有时会想象自己身边的女孩，宁可她愚笨和简单一点，却是能带给他

安宁的。不会如此疲累。

他终于在父母的安排下去相了一次亲。

也许潜意识里，他寻求着一种放松和解脱。

是约在一个大酒店的咖啡厅里见面。女孩是一个大公司里的高级职员。

穿着浅紫色的套装，高跟鞋，还有ＣＤ香水优雅的气息。两个人安静地聊了

一会。女孩有非常好的教养和内涵。

送她回到家后，他没有马上回去。在深夜的空荡荡的大街上走了一段。

冷冷的夜风似乎让心得到了稍许清醒。他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是一段完美

平静的婚姻，还是这一场起伏激烈的感情。

但是三年过去。他的心被磨损得脆弱而坚硬。蓝是没有未来的人。没有

未来给她自己。也没有未来给她身边的人。

回到家里，她在安静地看电视。她是从不看电视的人，但是很奇怪，这

一晚她在看电视。

他看着她，她微笑地等他说话。他有些发觉她和别的女孩的不同。她总

是直指人心。

你觉得和我在一起幸福吗。他说。

我知道。她平静地点点头。你父亲刚给我打过电话。

我并没有决定什么。他想解释。

你不需要决定什么。你能决定什么。

她就这样淡淡嘲笑和轻蔑地微笑地看着他。

她离开他两年，沿着铁道线从南到北，独自漂泊过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

镇。

没有给他打过一个电话，只是寄一些没有地址的明信片给他，上面的邮

戳是不同地方的，也没有任何片言只语。她是想念他的，但没有任何话想对

他说。也许是无法原谅他。

他偶然在一本旅游杂志上看到她写的游记，还有她的照片。她在贵州的

某个贫困山村里，教了六个月的书，写了一些文章。照片里她看过去是黑瘦

的，穿着旧的牛仔裤，白棉布衬衣，光着脚站在泥泞里，身边有几个牙齿雪

白的衣着褴褛的农村孩子。

他仔细地想看清照片上她的脸。她的长发编了两条粗粗的麻花辫子，还

插了几朵纯白的野山茶。

脸上没有任何化妆，只有一双漆黑明亮的眼睛还是灿烂的，灿烂地带着

笑。

文章里有他熟悉的一句话，她说，我一直想给我的灵魂找一条出路。也

许路太远，没有归宿。但是我只能前往。

那时他和那个白领女孩交往了一段时间。一切发展顺利，直到他们开始

做爱。

那个夜晚，他的失望和寂寞无法言喻。

女孩是美丽的，也是温柔的。但是他对她的呼吸，她的肌肤，她的神情

全然陌生。

黑暗中全是蓝以前的样子。蓝穿着黑色的蕾丝内衣，长发散乱地飞扬。

世间有许多比她更聪明美丽的女孩，但没有一个人能象她那样迎合他的需

要，激发他的尽情。

她象一朵柔弱而强悍的花，在颓败和盛放的激情中，伸展她的每一片风

情的花瓣。

快乐而恐惧。

他终于明白，他逃脱不了她的控制。

他的身体是她手心中的一根线条，她可以把他掌握。

一夜情之后，他绝然地和女孩分手。

这样的婚姻会是可怕的。他的身体停留不下来，灵魂更加会无所依傍。

他每个月买那本旅游杂志。不定期地看到她的照片和文章。她去了新疆

和内蒙，去了东北。他不知道她在靠什么谋生。在他身边的时候，她是没有

任何谋生能力的女孩，靠着他给她的食物和住所而生存着。

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他也曾无所顾忌地伤害她，在争执的时候，大声

地指责她，把她关起来。没有想过她是个孤独无靠的女孩，跟了他三年，只

是因为爱他。

等到冬天即将来临的时候，他终于收到她写来的信。她在北京写的简短

的信，说她病了。现在住在北京一个旧日朋友的家里。希望他去接她。

由于长途的跋涉和饮食不定，她的身体产生衰弱，并且抑郁症更加严重，

幻觉和头痛日益加剧。他带她回南方。在机场的时候，天下细细的小雪花。

北方的大雪即将来临。在喧嚣的候机厅里，他紧紧地握着她的手指。他说，

你以后再不许这样的离开我。她说，那你想办法把我管住。

他说，我有。

在机场附近的珠宝店里，他买了一枚俗气的红宝石戒指给她。他说，我

知道你肯定不喜欢这种戒指，但是现在我就是要用这种俗气的沉重的东西管

制着你。你要每天都戴着它。等到我们结婚，再换好看的钻戒。

２２岁她生日的那个夏天，他带她去一个小小的海岛上度假，在那里住

了一星期。

那是他们唯一一次共同的旅行。度过的最平静的七天的神仙眷属般的生

活。

美丽的小岛到处洒满明亮的灿烂的阳光。大片的树林，碧蓝的海水，咸

湿的热风，晴朗的天空。

他给她拍了很多照片，看着她在海水里奔跑尖叫，自己则盘腿坐在沙滩

上，只是不停地追逐着她的身影，按动着快门。

黄昏的时候去渔村里的小饭庄吃海鲜，挑各种希奇古怪的鱼和螃蟹，饭

庄的门口挂着红红的灯笼。

晚上看她换上白裙子，两个人在月光下的沙滩上散步，走几步就停下来

亲吻。

走很长的山路去深山里的寺庙，爬到岩石上去采一朵她喜欢的野花，她

喜欢插在头发上。

那天他们去了庙里求签。她不肯让他进去。出来的时候，她脸上一贯地

微笑着。

他说，什么样的签。

她说，下下签，佛说我们是孽缘。他握到她的手的时候，发现她的手指

冰冷。

他说，我才不相信。

那晚他们在黑暗中做爱。窗外是汹涌的潮声，她突然哭了。温暖的眼泪

一滴滴地打在他的脸上。他把她的头揉到自己的怀里，他说，没事情的。相

信我。

她说，我在那个庙里看到一块很大的石碑，上面写着同登彼岸。突然心

里安静下来，我们的归宿其实一直都等在那里的，分离和死亡，这才是永恒。

可是我很感激。感激宿命给我们的这一段时间。孽缘也好。只要我们可

以在一起沉沦和堕落。

她说，我相信我到这个世界上来，是只为了和你见上一面。

临上船之前，她发现她戴在手上的俗气戒指丢了。

好象是一种不好的预兆，他的脸也有点发白。他说，你想得起来会丢在

哪里吗。她说，我一直戴在手上的，会不会在旅店里。

他马上放下行李，朝旅店飞奔而去。

是的，是很俗气的戒指，是不值多少钱的戒指，但是还是不能接受它如

此无声消失的结局。他在烈日下感觉睁不开眼睛，脸上的汗水直往下流。

没有。

他在阳光下看着她的脸，她平静地说，丢了就丢了吧。

在船上她疲倦了，想睡觉，他伸开手臂，让她躺进他的怀里，她的脸就

贴在他的脖子上。走过的人都看他们一眼，他们看过去应该是很相爱的一对。

深情的，平淡的。

他一直是清醒的。他感觉到心里某种奇怪的孤独的感觉，让心一丝一缕

地疼痛着。

如果没有她，不知道自己会如何地生活。

时间会治疗一切伤口。那么她也会被时间淹没。

他摊开手心，看着它，然后又慢慢地把它握起来。他想，那么时间是什

么呢，是这手心里空洞的寂静的东西吗。

她说，我的左眼下面长出来一颗褐色的小痣。她指给他看，你知道那是

什么吗。

这是眼泪痣。

这颗痣以前的确是没有的。

她非常一本正经地对他说，那是因为你总是让我哭的原因。

她开始变得很神经质。每天服用大量的抗抑郁的药物，失眠，并且脾气

暴躁。

有一次，她追问他，５年前他们有过的那个孩子，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他说，不过是个没有成形的细胞。他忍无可忍地推开她的脸，你呆一边去，

少来烦我。

深夜，他发现她泡在浴缸的冷水里，一边淋着水一边在剪自己头上的头

发。浴缸里满是一缕缕漆黑的发丝，看得他触目惊心。他说，你在干什么。

他去抱她。她突然哭泣。她说，我不能睡觉了。我一闭上眼它就又来找我。

在我手上。我不知道可以把它放在哪里。

他费劲地哄她睡下。他开始害怕她跑出去。每天上班去之前都把门锁起

来，把她关在里面。

也带她去看过很多医生。她是严重的抑郁症。时好时坏。反复多次。

他的父母再次担心地和他对话。应该尽早和蓝分手。他没有义务和她一

直在一起。

他说，她１７岁开始和我在一起，已经快７年了。我没有给过她任何名

分。但事实上，她就是我的妻子，我的女儿。我必须照顾她，也只能照顾她。

那几天蓝的状态有所改善，没有太多情绪变化。在家里安静地做了饭，

然后要他陪她去公园散步。

是晴朗温暖的春天的黄昏。她穿着一条白裙子，牵着他的手，笑着抬头

看天空中飞过的鸟群。

有一个妈妈带着可爱的小男孩在教他走路。蓝走过去对她说，让我抱抱

他好不好。

她笑嘻嘻地看着楞楞的小男孩，对他说，你再看我，再看我我就要亲你

了。

他在旁边看着她。她２４了。在任何人的眼中，她都还应该是年轻的青

春的女孩。应该大学刚毕业。幻想着美好的爱情。

可是只有他知道，这个女孩已经被他摧毁。

在身体和精神上，她都是残缺的。

他依然记得他们初见的那个下午，隔着透明的落地的玻璃，走廊上一大

排年轻的女孩。她走出来，对他说，我们都渴了，有没有矿泉水。他看得清

她透明的皮肤，漆黑的眼睛，她是刚刚伸展出来的花蕾，清醇甜美。

那一刻他们共同站立在宿命的掌心中。

是两颗无知而安静的棋子。

一盘被操纵的棋局，棋子是不该有任何怨言的。

那天晚上她笑着对他说，在岛上的寺庙里，她对他隐瞒了一件事情。求

的签还指明说她是活不过生命的第二轮的。她说，我走了，你的生活会正常

起来，你会幸福。

他堵住她的嘴唇不让她说下去。他说，我已经残废。你不知道吗。你已

经让我的感情残废，彻底丧失掉爱一个人的能力。

她平静地说，我总是听见有一种声音在叫我。好象是从很远的对岸传过

来。它叫我过去。

他说，我们去更多的医院看看。

她说，我是注定不属于这个世界的。

这个世界不符合我的梦想。我对它没有任何留恋。

我已经见过你了，也有过两年的时间做了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很远的地

方，写字，教书。来世不想再来到这里。

我走了太久，太远。感到累了。

整整七年。

他没有带她出席过公司的Ｐａｒｔｙ，

朋友的聚会，没有带她见过他的家人。

做过最多的事是做爱和争吵。是他们生活的最大内容。

有过一个没有成形的孩子。

出去旅行过一次。

送过一枚戒指给她，丢失了。

蓝因严重的抑郁症自杀。

【瞬 间 空 白 】

1 天空的蓝是疾病

26 岁的时候，倪辰依然过着与世无争的校园生活。

他在复旦读物理的研究生，打算读完以后再读博士。博士读完，出国继

续再读。就这样一直读下去。倪辰认为自己是个有计划的人，对未来他不喜

欢过分复杂的设想。他喜欢简单生活。喝白水，穿棉布衬衣，挤公车上学，

不交固定女友。有空闲的时间会独自去看一场电影。

有时候倪辰去图书馆，看着风把窗外大樱花树的花瓣吹进来，飘落在他

翻开的书页中，阳光闪烁在粉白的花瓣上。他用手指粘起它，看着清香的汁

液沿着皮肤的纹理在渗透。

是这样温暖而寂静的春天阳光，透过绿色的树叶，象水一样的倾泻下来。

很多时候，倪辰是不喜欢说话和活动的人。就像他除了青浦外婆家没有

去过更远的地方。倪辰想，快乐是什么呢。也许这个问题思考起来，就已经

不是快乐了。所以，大部分时间里，倪辰不考虑这个问题。

2000 年的春天，对倪辰比较重要的事情是，他买了一台电脑，可以在

家里上网。除了查找学术上的资料，有时候他会去一些冷僻的地下网站看诗

歌。

那些写诗的人，有些也许是在地球的另一端，有些曾是在公车上擦肩而

过的一个。倪辰不清楚诗歌与物理之间的关系。但他知道这是生活中重要的

两个部分。

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是认识了靳轻。

有谁能够设想自己会在某个场合某个时候遇见某个人。

如果不是意外，

Chapter_3

倪辰想自己不会出现在那个陌生别墅区的烧烤聚会上。

朋友在这个公司上班，别墅属于朋友的老板，然后靳轻是公司的一个员工。

关系似乎复杂，但见面的时候，靳轻只是一个突然的影子。好像在黑暗

中隐藏了很久，出现的时候光线有些刺眼。让人晕眩。

她带着一只小狗在别墅区附近偏僻的一处树林里，独自坐在中国玫瑰的

花丛下，凉鞋凌乱地踢在一边，在抽烟。那只白色的博美犬在草地上到处乱

窜。她偶而懒懒地叫唤它，手指上的香烟已经垂下很长的一截烟灰，风一吹

就散了。

在离此不远的别墅里，有一帮和他们有关或无关的人正在喧闹，隐隐的，

风中还有笑声传过来。倪辰看着她。他在太阳下走了很久，脸已经被晒得发

烫。

天空非常的明亮。蓝得像一种疾病。难以治愈般的痛苦的蓝。

很久以后，每次倪辰回想起和靳轻的第一次相遇，首先控制他脑海的，

就是这样一片明亮得刺眼的深蓝天空。那一瞬间，在微微的催眠般的晕眩里，

倪辰感觉自己的脸上浮现出笑容。他微笑地看着她。

他们一起折回去。女孩走在倪辰的身边，手里抱着小狗，另一只手夹着

烟，仰起脸看云。从树枝间洒下来的阳光，丝丝缕缕地浮现在她的脸上，女

孩把眼睛眯缝起来。

倪辰又笑。他的笑淡淡地浮现在唇角。

女孩说，笑什么，你是否常常会觉得快乐。

是。虽然我不太清楚它到底是什么。

在别墅的车库前，女孩拉开门，蹲下身把小狗放进去。里面的其他小狗

围了过来，对着她细声地叫并跳跃着，她伸出手指让它们舔吮，看着它们津

津有味的样子，很久，然后她抽回自己的手，把门关上。

倪辰靠在门框上看她。女孩的长发很柔软，微微凌乱地从脸的两侧倾泻

下来，她站起来，抚摸自己的手指，她的烟还夹在手指上，已经垂下来一大

截烟灰，她噘起嘴唇吹掉了它。

看得出来它们很寂寞，有严重的皮肤饥饿症。

是吗。

是的，就像我的手指。

她笑。在门廊一块幽凉的阴影里面，年轻的容颜。一种甜美和黑暗纠缠

交织的笑容，像从森林深处的泥沼里开出的野花，洁白的，似乎即将枯萎。

她穿着一件白色细麻的复古风格的上衣，领口和袖口用丝线绣着细细的碎

花。有点脏的粗布裤子，依然光着脚。

我叫靳轻。

她低声地说。你很好，你的唇角看过去很脆弱，但是美。她看着他的嘴

唇，带着怜惜的表情。这样直接的赞美，对一个陌生的男人。倪辰虽然意外，

但仍然淡淡地看着她。看着她转过身，朝房间里的喧嚣走去。

聚会直到午夜才结束。公司有统一的车把大帮人从郊外送回城市。

他们夹在酒气浓烈的人群中，倪辰看到坐在前侧的她把头靠在座位上睡

着了。他们一直没有再说话，直到倪辰准备下车。

你有 EMAIL 吗。我可以写信给你。她突然直起身看着他，眼睛灼亮地，

在夜色中注视着他。

我有。倪辰拿出笔在纸条上写下 EMAIL 地址，然后递给她。你应该常常

穿着鞋子，这样不会容易着凉。他下了车，看到她把脸贴在玻璃上看他。被

挤压的脸带着一种扭曲的忧伤。倪辰顿在那里，稍稍犹豫了一下，然后车子

突然很快地被启动了。

她的脸一闪而过。

2 两个人的孤独

第一封 EMAIL 是倪辰在七天以后收到。

七天里面，倪辰每天如常地收信发信，他感觉自己是平静的，并没有任

何期待。只是在独自去图书馆看书的时候，抬头看天空依然会觉得晕眩。倪

辰怀疑自己是在网上看诗歌太久，他想，应该去买台打印机，以后把那些诗

歌打印下来再读。

那天他洗完澡在深夜 12 点多上网，突然在收信箱里看到一个陌生的名

字，JQ.他打开那封信。

倪辰，今天下雨，天空灰暗。我在车上。看到雨滴从玻璃上滑落的样子，

原来是有轨迹可循的。它们短裂，急促，破碎，缓慢，像一个脾气暴躁的人

欲言又止，充满压抑。我一直看着它们，直到下站。大概是一个小时左右。

下车的时候，发现自己的眼睛是盲目的。

很多时候。好像那个午后的阳光。和天空的深蓝色。你的寂静让我觉得

很难受。为什么我们都会说不出话来呢… …

倪辰熄灭了台灯，然后在黑暗中看着这封信。屏幕很刺眼。那封信寥寥

的，像她玻璃窗后的脸。

认识靳轻对倪辰来说，是生活中一件重要的事情。

这个重要是因为，倪辰发现他的生活中，属于靳轻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多。

她写 EMAIL 给他，有时候一天有三四封，有时候一星期一封。她在网站上班，

所有的信都是从公司的信箱发出来。最多的发信时间是晚上 10 点。他不清

楚为什么这么晚，她却不回家。

信都写得不长。干净的，不连贯的，一些片言只语。然后在信箱里越积

越多，像夜晚无声无息的雪花。终于倪辰不得不另辟出一个文件夹，来保留

这些无头无尾的 EMAIL.

倪辰，你喜欢你的父母吗。为什么有时候我觉得和他们似乎没有关系。

他们在另外的城市里，我独自在这里。我的眼睛很像年轻时候的母亲，但是

15 岁以后，我再也没有和她拥抱过。我常常不想见到他们。可是我又知道，

我深爱着，这两个越来越陌生的人。

爱他们，爱得自己心里发疼，一想到如果以后，他们会在这个世界上消

失，我就感觉非常的恐惧… …

… …

你有感觉过孤独吗。有时候我似乎感觉不到，就好像在办公室里，我会

一个人在整整一天的时间里不和任何人说话。我以为自己已经能控制自若。

可是有时候，突然意识到其实孤独已经把我吞噬在其中，就会非常绝望。

我会尖叫。会大声哭泣。会浑身发抖… …

… …

自然她也提起男人。一个上海男人。

… … 我和他住在这个城市最偏僻的角落。有时候我想我和他是两条季节

转换中的昆虫，只能蜗居在裂缝里，泥土深处最黑暗潮湿的裂缝。

我们相对无言，常常吵架。他不停地花钱，所以我感觉很重的压力，我

必须不停地不停地挣钱，我怕我们会饿死… …

… …

喜欢他在黑暗中抚摸我的手指，轻轻的，隐约的。我的手指很凉。但他

的皮肤是温暖的，温暖地把我覆盖。好像童年时曾听到过的歌声，又萦绕在

周围，我想起来应该是外婆唱的赞美诗，能让我的心平静下来。

于是，我想，手指是很寂寞的。如果没有抚摸，它们会死。

可是这个男人，他抚摸我，在那些寒冷的黑暗里… …

倪辰那天午后，是和鲸一起走在校门，准备各自回家。鲸是一个南京女

孩，常常会在图书观里给倪辰留位置，有时候也会一起去别的学校轮流地看

实验话剧。那是一个圆脸的，笑容特别纯净的女孩，因为从来不需要倪辰的

诺言，所以彼此一直很温情平和地相处着。

鲸说，倪辰，最近你有些楞楞的，是不是得了网络孤独症了。

倪辰说，不会吧。

鲸笑了。有空的时候还是多出来晒晒太阳，电脑屏幕多看了，人会苍白

的。

倪辰说，好的。

他们在车站分开，倪辰上了一辆意外地非常空的车。他坐在窗边的位子

上，看着阳光照进来，于是他摊开手心，看着跳跃的光线像鸟一样起起落落。

突然他觉得心里很难受。第一次，倪辰发现自己感受到一种痛苦。这已

经不是属于他自己的简单生活。

3 城市的星光很模糊

回到家里，倪辰给靳轻写了一封信。他听到自己的手指在键盘上，敲出

很寂寞地声音。

靳轻，我们在一定范围里也许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我希望你能快乐一

点。就像那个下午，你的旁若无人。也许我们该见见面了。我家里的电话号

码你知道吗。

信是在下午 6 点发出的。10分钟后电话响了起来。

倪辰，是我。电话里那个甜美的听过去很单薄的声音。晚上出来吃饭好

吗。我会去参加一个朋友的生日晚餐。

倪辰的心停顿了 10秒左右，然后他笑了。他发现自己的声音其实是故

作轻松。好啊，我又可以像上次那样蒙混一顿饭了。

倪辰没有吃家里已经准备好的晚饭，穿上衬衣和皮鞋，又走到闹哄哄的

大街上。他挤完了三辆公车，然后又快步走了十分钟左右，终于满头大汗地

跨上了餐厅的楼梯。突然他觉得自己有些可笑。为什么要过去呢。他不是一

个喜欢凑热闹的人啊。

但是在看到靳轻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心平静下来。靳轻在一大帮陌生

人中站起来对他挥手。暮色笼罩着她的脸，在暗淡的光线下面，她很削瘦。

穿着上次的细麻刺绣上衣，长发凌乱。

她的另一只手轻轻地搭在一个男人的肩上。

林对倪辰打了个招呼。他看过去是很浑浊的人，有点肮脏。好像身体里

面弥漫着烟和大麻的毒，而且神情颓丧，不停地打着哈欠。他毫不顾忌自己

的粗鲁及无礼。但是他很英俊。是非常英俊的男人。

倪辰就坐在他的对面。他看到靳轻没有得到任何照顾，林一直边打着哈

欠边大口地喝酒。直到他最起码已喝掉四瓶啤酒，脸色发白的似乎没有任何

醉意。

倪辰看着靳轻孤单地在一边吃饭，她的眼睛很冷漠，没有任何表情。直

到中途，林突然和一个男人吵了起来。

两个无聊的男人，因为脏话和酒精的刺激，扭打在一起。杯子碗盘被扫

到地上，发出刺耳的破碎声音。靳轻死死地拉住林的衣服，低声地哄他，好

了，不要这样，乖一点好不好。林一把就把她推了开去。靳轻被推倒在地上，

众人的眼光都看着她。

靳轻慢慢地爬起来，脸色冷淡的，突然拿了一只啤酒瓶就往林头上砸过

去。

你去死吧，畜生。她狠狠地骂着，玻璃碎片把她的手划出了鲜血，林的

脸上和头发流下充满白色泡沫的啤酒。她转过身，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混乱不

堪的餐厅。

倪辰紧跟着她。靳轻走得非常快，白色的瘦弱的身影，在喧嚣的人群和

沉寂的夜色中穿梭。终于，她走到一家百货公司的台阶边停了下来。倪辰看

到她是在点烟。

他走到她的前面，安静地看着她。她的手指上全是鲜红的血，依然在流

淌。倪辰从口袋里摸出手帕，然后拉过她的手，紧紧地把她的伤口缠裹起来。

他们在台阶上坐了下来。靳轻一言不发，一直在抽烟。倪辰也不说话，

淡淡地，只是仰起头看着天空。暗黑的天空。城市的星光总是模糊不清。

有时候我会非常非常地恨他。非常恨。突然她轻轻地说话。

倪辰没有去看她，只是安静地仰着头。以前我在书里看到过一句话，有

时候两个无法了解的人在一起，会比他们一个人的时候更加孤独。

靳轻没有说话，10 秒钟后她把头埋到他的怀里。她撩开他的衬衣紧紧

地包裹住自己的头。倪辰发现她在发抖。她一声不吭地维持着这个姿势，然

后发出动物般痛苦的呜咽。

4 我们不能选择自己的生活

倪辰在凌晨一点多回到自己的家里。

靳轻和他告别的时候，说她没有地方可以去。我害怕在这个城市里，找

不到一个可以把自己放置下来的地方。它是这样的大，可是没有属于我的地

方。

以前睡在火车站里的生活，不想再过了。她轻轻的笑，然后解下手指上

的手帕，还给了倪辰。这个城市里已经没有象你这样使用手帕的男人了，能

认识你，真是很幸运。

她在路边招手叫了 TAXI.

倪辰觉得累，他从来没有这么晚还在外面逗留过。虽然头疼欲裂，但依

然打开了电脑。平静地连上网络，然后开始收信。然后他看到了她的信，发

信时间是前半个小时。

倪辰，车子开了一半，我在路边一家网吧里给你写信。我的手指已经不

疼了。流血对我来说是一种释放。我害怕那种沉默在身体里，不停地积累，

不停地凝固，却无处流泻… …

我的眼泪是从你把我的伤口包扎起来开始，你用的力气好重，我看到你

似乎很害怕，对那些不停滴落下来的血。但我喜欢你淡淡地笑着，你一直没

有看，我的眼睛。

其实我们并不能选择自己的生活。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人。

我已经不去探究爱和不爱的问题。他是我第一个认识的上海男人，给了

我停留下来的地方。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相处，其实和爱情无关。就象黑

暗中抚摸的感觉，看不到对方，却知道这温暖的手和皮肤能够带来安慰。所

以，很多时候，我感觉绝望。……非常的，非常的绝望。

……我的眼泪又掉下来，打在键盘和冰凉的手指上。手指上有一道扭曲

的伤口，但我知道，它会复原。

在时间里面，我们什么也不能留下。包括痛苦，快乐和生命。

谢谢你今晚，给了我哭泣的理由。我已经很久，没有流泪……

倪辰早上起来的时候迟到了。他奋力地奔跑，在车站挤上即将开走的公

车。车厢里拥挤得密不通风，但他发现自己平时偶尔会有的烦躁，突然消失。

他靠在车门上，控制着自己的呼吸。很多陌生人，有的塞着耳机，有的看报

纸，有的在吃馒头，所有的脸都是面无表情。

他把脸侧过去，感觉从车门的裂缝里，涌进来的阳光，在他的眼睛上方

闪耀。温暖的阳光。倪辰把自己的脸沉浸在里面，感受着它的游移。就像手

指的抚摸。

靳轻，我决定离开父母搬出去住。房子已经找好，是 30 年代的法国公

寓楼，里面有点破旧，但很美丽。露台上有生锈的铁栅栏，还有蔓延的浓郁

的爬藤植物，现在开着白色的清香花朵。

我想独立也是好的。我只买了一条棉被就搬了过去。睡觉的第一个夜晚，

听到楼下花园的蟋蟀，不停地鸣叫。我想这个城市，还是有许多值得我留恋

的地方，所以我是个迂腐的懒人。但生活中的一些标准已经在被摧毁。也许

是你告诉我的那些话… …

我很希望你能快乐，希望你有任何增加的那怕一丝丝的安全感。希望你

知道，我始终在这个城市的一个地方。

我不会离开。

鲸，你会给一个只见过一次的男人写信吗。不断地，持续地写。倪辰低

声地询问鲸，在空旷而寂静的图书馆里。

不会。鲸疑惑地想了一下，或者，可能会和他闹着玩吧，你一言我一语

的互相调侃。鲸笑起来。但说真的，我现在已经很少写信了，即使是 EMAIL.

不是闹着玩。是谈论所有不会和别人轻易谈起的话题。

是吗。鲸看着他的眼睛。如果是个女孩，那么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她把

这个男人当成了好朋友而并不爱他。

倪辰哦了一声，开始不说话。

鲸忍不住又去看他的眼睛。倪辰，如果你有什么疑惑，可以详细地告诉

我，我们可以无法不说的，对吗。

那么你也是把我当成好朋友了对吧。倪辰调侃着。他转移了话题。

鲸是个可爱的女孩。但她和靳轻是不一样的。靳轻会用一种直接野蛮的

近乎摧残的方式，进入一个男人的心里。也许她本身并不自知。也许她就是，

这样的残忍。

5 哈根达斯的理想

信。依然有很多的信。

… … 倪辰，我发现自己是个不适合工作的人，我能感觉所有利用和被利

用，或者彼此利用的关系，我知道它很合理，却一直厌恶。

常常我加班到深夜回家，一个人坐在午夜的公车上，觉得身心疲惫。因

为把自己耗费得太彻底，我会便秘，头晕，牙龈出血。

我知道，为了生活下去，我们需要工作。但工作已经让生活变得面目全

非。我们没有目的，有时候只是想让自己能吃饱穿暖，或者能一直都吃饱穿

暖。但活下去以后又是为了什么呢。

任何工作和高收入，都可以在顷刻之间失去，如果丧失了可以被利用或

利用的可能。只有长久的爱和信任是永远的，但是我们得不到，所以只能以

利益来做为标准。

可是我痛恨利益… … 那种随时可以进行的背叛，欺骗和出尔反尔… … 我

不是适应商业社会的人。

… …

林每天晚上都出去喝酒。他在做生意。我怕他把胃喝坏了。如果生病的

话费用会很大，可是他从来不在乎自己的健康。他不顾及自己给别人造成的

恐惧… …

他的确是让人感觉绝望的男人。因为生活颠簸始终无法安定。虽然我非

常地喜欢孩子。有时候在路上看到洋人带着三四个小孩会非常羡慕。羡慕他

们能生许多孩子。我知道这很可笑，就好像如果我不出去工作。这是无法想

象的… …

我也喜欢这个城市，喜欢它的小资情调。有时候我会独自在淮海路游荡

整整一个下午，趴在商店的橱窗上，看一只日本瓷碗的花纹，看上一个小时。

我想有一个家，里面有我所有看到过的美丽东西，比如宜家的那张原木

桌子。可有时候我又想，即使没有那张木桌子，有一台电脑可以让我做设计

也就足够了……或者有一天，我可以不再用我的绘画去谋生。

因为谋生，我已经不热爱它了……

……

然后到了 7 月。

……倪辰，今天是我生日。生日是奇怪的日子，一个人的出生其实和任

何人无关，但当他过生日的时候却喜欢找很多人来庆祝。有什么好庆祝的呢。

我只是觉得自己很想念父母，但仍然不愿意见到他们。

下班以后，我独自去南京路伊势丹，我在那里看漂亮的裙子，鞋，化妆

品，项链和香水。我喜欢物质。有时候它能安慰人，就像抚摸，虽然空洞，

却带来坚实地填补，暂时让人忘记生命的缺乏。平时我只穿旧仔裤，很懒散，

今天给自己买了一条暗玫瑰红的裙子，简单地式样，上面绣着花朵，不是太

贵。我已经很久没有穿新衣服。

突然我很想念曾经送过我一条白裙子的男人。我和他分开已经很久，但

一直不能遗忘他。他送我的那条白裙子已经发黄，我始终没有穿。害怕那些

尘封的东西，一被打开就消失无踪… …

出来的时候，看到哈根达斯的小店铺。我进去停留了很久，但里面的冰

激凌太贵了，所以最后依然什么也没买。出来的时候拿了一份广告页，做得

很精美，让人愉快。

香草来自马达加斯加，咖啡来自巴西，草莓来自俄勒冈，巧克力来自比

利时，坚果来自夏威夷… … 我一直在车上看着这份广告，我觉得它就像我的

理想。有一天，我会卖一份。我是多么地喜欢它。

… … 回到家的时候，发现林躺在床上，满身酒气，他说他胃痛，因为难

受他又开始注射… …

倪辰给靳轻打电话。她在公司，电话里她的声音一如既往的甜美和单薄，

听过去始终开朗温柔。

你好吗。倪辰靠在公用电话亭的玻璃门上，外面下很大的雨，他听到话

筒里声音很杂乱。

不是太好。她说。

是因为他吗。

是的。

倪辰停顿了一下。靳轻，我已经搬家了，我想我应该告诉过你。

是的，你在信里提过。

有空过来坐坐。

好的。

也许你不应该再和他纠缠下去。你会毁了自己。倪辰终于让自己清楚地

说出这就话，突然他发现自己干燥的嘴唇粘在了一起。他听到话筒里一片沉

寂。

我知道了，倪辰。我知道。

换一下生活，不要再这样耗损自己。

好的。

先说到这里了。再见。

再见。

电话挂下了。倪辰看着玻璃外面的大雨。他看着玻璃上的雨滴。

看到雨滴从玻璃上滑落的样子，原来是有轨迹可循的。它们短裂，急促，

破碎，缓慢，像一个脾气暴躁的人欲言又止，充满压抑。我一直看着它们，

直到下站。大概是一个小时左右。

这是靳轻的第一封信。

6 一个告别的夜晚

阴雨持续了很长时间。倪辰快毕业了，摆在他面前的，突然出现了可以

选择的很多路途。包括继续在学校里读博士，而美国的一所学院也发出了邀

请，同时可以选择的是，去一家著名的外国企业上班，是鲸的朋友介绍。

那天晚上，鲸来到倪辰的老式公寓，她带来了一些资料，还有一束洁白

的马蹄莲。

她说，第一次来看新家，应该带些礼物的。然后她在厨房找了一个大口

杯，把花放了起来。

倪辰，你是不相信爱情的人吧。突然她笑吟吟地说。

为什么呢。

我看到你的床单是白色的。一个用白床单的男人，心里带有某种完美主

义倾向，并且苛求，倪辰微笑。他说，错了，我相信爱情，而且热爱它。

他们煮了咖啡，然后选了一张莫扎特的唱片，窗外雨声大作，打在树叶

上发出哗哗的声音。鲸坐在倪辰的床上看书，倪辰看资料，不知不觉到了十

点多。

我过半小时走，倪辰。

好，我等会送你到车站。

突然外面传过轻轻的敲门声。鲸抬起头看他。我去看看，倪辰站起来。

走下楼梯的时候，倪辰感觉自己的心发出声音。是跳动时的没有节奏的

强劲的声音。

他打开门，看到站在门廊下的女孩。漆黑的头发，苍白的脸，穿着一条

暗玫瑰红的无袖丝裙。你好。她看着他。她的声音很轻，头发上都是雨水。

靳轻。倪辰说，能等我一会吗，我现在有个朋友在家里。靳轻点头，她

看过去疲倦而柔顺，脸上一直带着模糊的笑容。

倪辰带着鲸走下楼梯的时候，靳轻独自坐在楼梯的台阶上。一大块寒冷

黑暗的阴影笼罩着她，只有暗红色的裙子像一小簇火焰在燃烧。鲸深深地看

了她一眼，然后笑着对她道别。靳轻，你可以先到房间里去等我。倪辰说。

不了，我可以在这里。靳轻依然坐在那里。

大雨中，倪辰把鲸送到车站。鲸笑笑地，对他说，你先回去吧。终于还

是忍不住，对他说，她就是写信的女孩吧。倪辰不说话。鲸又说，她带着一

种灾难般的气息，我很难说清楚，但心里真的有很深的感觉。

希望你幸运，倪辰。

倪辰快步跑着回到了家。在开门的时候他突然觉得恐惧，害怕那簇红色

的火焰已经在黑暗的楼梯上消失，但是他看到靳轻依然在。她把头靠在木栏

杆上，微微蜷缩地坐在那里。

她身上很湿，她看过去很寒冷。

走到房间里以后，靳轻有一点点无措地站着，她看着那束马蹄莲，眼睛

楞楞的。倪辰说，你喝点咖啡好吗。靳轻说，它们很漂亮。她伸出手，小心

翼翼地去抚摸洁白的花瓣。倪辰笑笑，走进卫生间去换衣服。

他洗了很长时间。外面很安静，只有莫扎特的音乐和雨声还在隐隐约约

地渗透进来。走出去的时候，他看到靳轻躺在沙发上睡着了。她的眼睛闭着，

一只手悬空垂了下来，湿湿的头发披散在沙发上，光着脚。倪辰默默地站了

一会，然后把被子拉过来盖在她的身上，关掉了唱机。

他从抽屉里摸出一包烟。他从不抽烟，那是一个朋友偶然遗留在这里的。

他坐在地板上，在寂静中，透过袅绕的烟雾，看着这个沙发上的女孩。

似乎又过了很久。倪辰看到她的眼睛慢慢地张开来。你醒了，他说。现

在是几点钟。她的声音很低，似乎还没有从梦魇里脱离。凌晨三点。倪辰说。

你睡得很好，我很高兴。他身边的一个玻璃杯里浸着许多烟头。

她伸出手拿杯子喝冰凉的咖啡。倪辰看着她，他的视线一直围绕着她。

她喝完了，掀开棉被坐起来。

有什么事情发生，对吗。

他被抓进去了，是前天。她说，我知道迟早会有这么一天。

倪辰没有说话，看着她光着脚在房间里孤单地站着，她说，他留给我的

房间，房租是交到今年年底，我还可以住下去。

昨天我第一次一个人睡觉，我觉得很冷。我一直睡不着，看着黑暗浑身

发抖。原来在上海除了他我真的什么人都没有，没有可以说话的朋友，没有

能够安慰的人。你是唯一的一个。很抱歉今天来找你带给你一些麻烦。

你爱我吗，靳轻。倪辰听到自己平静的声音。

靳轻沉默。然后她说，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倪辰不说话。靳轻走过去，抱住他的头，亲吻他的唇角。她的嘴唇很柔

软，慢慢地在他的脸上移动，然后贴住他的嘴唇。她的眼泪热地流淌下来。

我准备离开这里。倪辰。聚散离合总是有命数安排，我知道时间到了。

还会写信给我吗。

不会。

我们有什么地方发生问题了，靳轻。倪辰说，我一直觉得困惑。

也许是我们认识的时间和地点不对。她孤单地笑。有些人很好，但是总

是无法在一起。很久以前，我就明白这个道理。就好像我对你说过，生活是

无法选择的。

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人。

7 让我们慢慢彼此遗忘

… … 倪辰，我在机场旁边的网吧写这封信给你。刚刚我买了一盒哈根达

斯冰激凌，瑞士杏仁香草口味。我觉得很快乐。它真的是好滋味。

我去北京，然后一路到贵州，就在那里停留下来去山里面教书。这是我

目前唯一能想到可以做的事情。想教那些孩子绘画。

离开林，感觉好像从一个沼泽里爬上来，终于可以走出去，呼吸到赖以

生存的空气。我不相信爱情，却是个离开爱情不可活的人。它对我而言，是

一剂吗啡，对抗着生命的空洞。

你是不同的。你是我在一条河边走的时候，听到的歌声。来自对岸，但

是我没有船可以摆渡。

让我们慢慢地彼此遗忘。

……

倪辰在黑暗中看着信。他的晕眩感已经消失，却感觉自己的手指一点一

点地冰冷下来。文件夹里一大排的信，太多的太多的信，标题一律是 JQ，

她名字的缩写。这是让他负担深重，难以自拔过的文字。一个相见过三次的

女孩。

他看着它们，发现自己没有任何声音可以表达。

靳轻终究是音讯全无。

8 手心里的空白

倪辰决定去美国留学。在上海他待了近 26 年，但是白开水，棉布衬衣，

挤公车的简单生活，似乎已经无法承担起倪辰的记忆。他是个平静的人，他

始终相信爱情，并且热爱它。

就在那一晚，倪辰在准备把电脑转送给鲸之前，开始处理里面的东西。

他看到那个以 JQ 取名的文件夹。他点击打开它，一行一行的，近乎于盲目

地缓慢地阅读它。从第一封一直到最后一封，他从来不曾计算过它们到底有

多少封。他曾经在无数个夜晚阅读它们。

倪辰微笑着，轻轻地按住了全选，然后选择了"DELECT".就在一瞬间，

所有的符号和文字不翼而飞，屏幕上只剩下一片白雪茫茫的空白。

原来一切真的是曾经有过的。

原来一切都是空白。

【上 海 冬 天 】

IknewIlovedyoubeforeImetyou

IthinkIdreamedyouintolife

IknewIlovedyoubeforeImetyou

Ihavebeenwaitingallmylife

— — savagegarden

遇见这个男人是三个小时。然后她跟着他走了。

他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他从门外走进来。

外面下着很冷的雨。是上海最冷的一个冬天。隔着淮海路的玻璃窗，蒙

着模糊而浓重的水汽。酒吧里阴暗而寂静。只有水滴般的音乐，轻轻地坠落

在暮色中。他的身上还有雨水潮湿的气息。

12 月的某天。

雨天。寒冷。一个上海男人。

是非常恶劣的天气。像一个奢侈的背景。

黑暗中他靠近她。女孩赤裸的洁白的身体。像一匹被揉搓着的丝缎。发

出轻微的扭曲的声音。他打开她的身体。熟练的手指因为重复而失去了敏感。

温柔而冷漠地。一寸一寸地蹂躏呈现在冰冷空气中的肌肤。她想像他和其他

女孩做爱的样子。她没有闭上眼睛。天花板上有一条晃动的亮光。她侧着脸

安静地注视着它。

当他深重地进入她的身体。她听到自己的喉咙里发出寂寞的声音。像小

小的水泡。在沉寂的海面上消失。好像在某个寂寞的清晨。他出现在无人的

街边。他的手心里突然滴落一颗露水。

也许就是如此而已。突然感觉到的空洞。

很轻易地。想坠落在一个男人的手心里。

认识他的时候，她刚刚结束在外面的流浪。在家里睡觉，上网。不想工

作。

就像一棵死亡的植物在寂静中腐烂着。常常会一个人散着头发，光着脚

趴在阳台上。温暖的阳光。灼热地闪耀在眼睛里。晕眩中把眼睛轻轻地闭起

来。世界突然漆黑一片。只有闪烁的模糊幻觉。

刺痛得满眼泪水。

那时候她会轻轻地摇晃自己的身体。她对他说，她感觉自己是有翅膀的。

只是那对翅膀被血肉模糊地粘连在了灵魂上。深夜的时候，裹着毯子在

ICQ里和他说话。相见之前，他们在网上只认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她是他

在网上碰到的第一个，和他讨论自杀的人。

他告诉她他曾经吞下 100颗药片，然后被送到医院洗胃。他就像一具尸

体躺在无影灯下。意识里只有医生手里白色的盆子和粉红的液体。想自杀的

那一年他 17 岁。15 岁的时候他失身。不再愿意回家。一直都在和比他年长

的人交往。情欲放纵的生活，使他迅速地蜕变成一个英俊颓败的男人。

20 岁的时候他和一个25 岁的女孩同居。住在高层公寓租来的房间里。

养了一条狗。

1年半以后，女孩嫁人了。他一直能讨女孩的欢心。也一直冷酷而自由。

曾经和许多女孩做爱吗。她问他。

是。有些人只有过一次。有些人是很多次。陌生的柔软的身体。在黑暗

中像花朵般盛开。

他不清楚自己沉溺在其中的激情和空虚。却习惯性地重复着这个自恋的

游戏。

有过孩子吗。

有过没有成形的两个。是和不同的女孩。

自己开公司，赚过很多钱。挥霍一空。深爱过一个有男友的女孩。无法

在一起。

开始吸毒。

知道吸毒最直接的后果是什么吗。

会失去性欲。他说。他感觉到自己已经无法和任何女孩做爱。感觉到自

己已经走到死亡的边缘。然后在25 岁的一个寒冷的冬天。他双手空空地回

到了自己的家里。瘦弱，苍白，不成人形。身上只穿着一件薄薄的黑色毛衣

和破的仔裤。

他在家里封闭自己。不和任何人联系。也不出去。

他开始上网。他在网上只对她一个人说话。

深夜的时候，他辗转失眠。穿上衣服，来到衡山路的一个小酒吧。在昏

暗的灯光下，他喝酒，打桌球。一个穿黑色丝绒裙子的女孩斜靠在一边注视

他。他知道她在看他。

他冷漠而专注地把桌面上的球打空。然后慢慢走到她的身边。他看着她

的眼睛。那张艳丽的脸已经在寂静中被积累的情欲所迷离。他知道自己此刻

目光野性，笑容邪气，无可抵挡。

他低下头亲吻她的脸颊。然后走了出去。女孩跟在他的身后。

他是一个隐藏着很多兽性的男人。

遇见她的时候。他是一只曾经追逐激烈的兽。疲倦而脆弱的。躺在阴暗

的角落里。

她知道隔着网络，无法判断一个男人的真实。但是她相信他。她相信世

界上存在的，任何一种生活方式。就好像她自己。每一天的开始，对身边任

何一个正常的人来说，是朝九晚五，是社交，是工作，是忙碌和休闲。而对

与她来说，只是看着阳光在墙上缓缓移动的位置。然后是中午。然后是黄昏。

然后是夜晚。

偶尔出去。买 950 毫升的纸盒装牛奶，还有苹果。她几乎不离开自己的

房间。这个男人和她一样。把灵魂潜藏在了深深的海底。随时面临着上升或

彻底的沦落。

有一天夜里，她想到自杀。她知道自杀不是矫情。有时候，它是一个人

能抓在手里，唯一带给自己的安慰。她把剃须刀的刀片抽出来，放在枕头边。

她看自己的身体。在柔软洁白的肌肤下面，有一些跳动的声音。她想制止它

们的嘈动和搔乱。她用手指缓缓在上面划动。她闻到死亡腐烂的气息。刀片

明亮地发出冰凉的寒光。她把它按在自己的手腕上，然后用力地切进去。肉

体无法轻易地接受侵入。一些褐色的血液渗了出来。顺着手腕轻轻地滴落在

木地板上。疼痛的感觉。她想做爱。和一个男人。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

在死亡的气息中涌动欲望。

她打开电脑。她手腕上的血把键盘涂得鲜红。她看看时间，是凌晨一点。

他在上面。ICQ的小绿花打开。她看到他发给她的信息。他说，我在等

你。

她和他对谈。她告诉他她一直在延续着的梦魇。

对着镜子看到自己的脸。上面有光线无法触及的阴影。

走在无人的大街上。风刮得很大。她穿着洗旧的白裙，光脚穿着球鞋。

看到自己漫无目的，面无表情地走在路上。在空无一人的车站，买了一张去

向不知名小镇的车票。在去往小镇的公路上，她生病了。住在小旅馆里。是

一个阴暗狭小的房间。她用肮脏的被子盖住自己。她听到寂静中一些属于远

方的声音。灼热疼痛的头脑里面一片空白。她在寒冷的星光下，铺开香烟盒

子，用铅笔写了零散的文字。你知道我在等着你。可是你没有来。

淡淡的铅笔印痕迅速地消失。

她的手指飞快地在键盘上翻动。手腕上的血块已经凝固。下线的时候她

感觉有些恶心。突然她在他的语言中感受到一些窒息而相近的特质。他像一

条细细的丝线，缠绕在她的心脏中。勒得很紧。她想打他一个耳光。狠狠的。

她趴在水龙头边用冰凉的冷水冲洗自己的伤口。然后用纱布包起它。凌晨 5

点的时候，她把电话打到他的家里。他放非常喧嚣的音乐。电话里有嚣叫着

的电吉他。他的声音在一大堆噪音中显得落寞而沉郁。那种英俊的酷的男人，

才会有的声音。他在抽烟。咳嗽得很厉害。

他说，你等一下，我换种音乐。然后，她听到 SAVAGEGARDEN. 沙哑而深

情的歌声，突然像一盆清澈的冰水倾倒。把心淋得潮湿而寒冷。

你喜欢野人花园的歌?

喜欢。

我也是。

电话线路里有沙沙的电流声音。还有沉默。她就把话筒抵在自己的脸上。

一边轻轻抚摸自己洁白的手指。不知道为什么。听到他的声音，使她感

觉到抚摸的欲望。

可是在这一瞬间。她不知道是他的声音在抚摸着她。还是寂寞。

她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寂静的房间里散落。她把话筒抵在自己的下巴旁

边。

我会死掉的。她说。也许应该很快地嫁人。那时候她的身边有一些温暖

真实的男人。

只是她一直拿不出决心来交出自己。

我只希望你能在见过我之后再做这个决定。他说。

我会来上海。但我不一定会来见你。她说。

我会等你。他说。

黑暗的夜空，有大朵冬天灰色的浮云。高楼层叠地耸立。灯火和霓虹温

柔地交融在一起。夜色中的城市，就像一片湮没的石头森林。没有人群。没

有生命。

她把脸贴在窗玻璃上。车子正沿着高架桥进入市区。12 月的某天她去

了他的城市。

她并没有确定是否要和他见面。她不想有计划。她看着这个对它有深深

情结的城市。突然感觉自己会死在这里。

独自等在车站的时候，她买了一包口香糖，沉默地看着窗外呼啸的冷风。

天气很冷。她穿着肥大的布裤子和黑色羽绒衣。头发扎了有点凌乱的辫子。

能闻到从发梢散发出来的清香。她对着玻璃看到自己眼睛里面的亮光。明亮

漆黑的眼睛。他们从来没有看过彼此的照片。他只对她说过一句话。说他是

个英俊的男人。很英俊。他给了她灵魂和记忆中所有黑暗和光明的东西。

这个男人的声音是沉郁的。在接受这个声音的时候，敏锐的触觉使她无

需分析，就能感觉到里面深藏的灵魂。他是个上海男人。他和居住在这个城

市里的男人一样，有些炫耀，有些虚浮。

但是属于他自己的，还有一些残酷冷漠的东西。好像一种蜕壳多次的动

物。身体会变得麻木而透明。

他可以丧失一切身份和背景。他的声音是找寻他的唯一线索。

所以在人群中她能够把他辨认。

她独自在淮海路上逛了很久。下雨天街上的人仍然很多。阴冷的南方冬

天。马路两边没有太多树木。只有公园里的梧桐落满了一地的黄色叶子。

肮脏狭窄的华亭路挤满老外。不打伞。脸上是仿佛沐浴着春天阳光般的

闲适表情。她踩着一地的泥泞从里面突围出来。雨水把头发都淋湿了。身上

的黑色外套都是水滴。

黄昏的时候她走到中环广场。一楼的咖啡走廊是以前去过的。感觉很冷。

她要了热咖啡。

暗淡的光线和温暖的灯光揉合在一起。空气中有浓郁的奶油和咖啡香

味。还有低声的英文和瓷器碰触时发出的脆响。音乐是不断重复的

MYHEARTWILLGOON.她认真地分辨旋律里面属于风笛的那一段。然后喝完咖

啡，走了出去。

那一天夜晚下着非常寒冷的雨。她在衡山路的酒吧喝酒。她想等到有点

喝醉了就回酒店睡觉，她坐在吧台边看几个老外在打桌球。音乐很吵。她想

他也许会在这里诱惑陌生的女孩和他上床。

他曾经是流连于都市夜店的一只动物。可是，她想起他声音的时候，心

里有微微的疼痛。她似乎在用这个唯一的线索分辨和寻找着他。

她去洗手间用冷水冲了一下脸。用棉纸认真地擦去口红。新买的莲娜丽

兹的香水，她拆开包装，把发梢喷到湿漉漉的程度。然后她拨了他的号码。

他推开酒吧的木门。一身的黑衣服。是个英俊的男人。

她看着他走到她的身边。他的脸色有些苍白。有一种沦落的颓败。那是

生活留下的痕迹。

长期地沉溺于情欲和物质的享受。他的眼神看过去浑浊而剔透。

出来的时候，找了半天的衣服。他微笑。因为已经很久没有出门了。一

直窝在家里。

他有风情的笑容。嘴唇的线条很好。也许他很容易让女孩感觉意乱情迷。

如果那是个不经事的单纯的女孩。

他的话很少。他只是沉默。

在阴暗的光线中，他的眼睛像一种兽。处于休眠状态中的慵懒和脆弱。

他抽烟。

熟练的姿势。漫不经心地凝望着弥漫的烟草气味的空气。他说，看到我

是不是觉得失望。那是他见到她的第一句话。他的自恋是一种气味。像他身

上的ARMANI 香水。

辛辣的清香。他的眼睛突然会变得很锐利和明亮。像一把刀。

她坐在昏暗的灯光下，安静地直视着他。这是她的看人方式。目光会肆

无忌惮的直接。她一点点地看清楚他脸上的每一个神情。她忍不住微笑着轻

轻摇头。她从一开始，就不曾怀疑过他的英俊和放纵。

就在这一刻。她听到自己的声音变得低哑。他有男人野性沉郁的迷人味

道。她想像他冰凉的手指，在她的头发和肌肤上可能引燃的灾难。她微微眯

起眼睛。

感觉到的气味，体温和无法言语的寂寞。

当他坐在她的对面，轻轻地用手指抚摸白瓷的咖啡杯子。她突然感觉到

的空虚。

有一束幽蓝的小火焰。在心底轻轻地舔着疼痛。

她能够轻易地判断，出现在眼前的男人。

如果她感觉到欲望。她会和他在一起。

三个小时以后，他们走出了酒吧。

其间他喝掉 6 杯威士忌苏打。抽完整盒的三五。兜面而来的冷风使他剧

烈地咳嗽起来。那是她熟悉的电话里的咳嗽。时常是混杂在喧嚣的电子音乐

中。她把手拍在他的背上。她说，你该少抽点烟。

他不是她生活里常能够遇见的那类朴素晴朗的男人。他看过去有点松

垮。并且萎靡。

深夜的空气冷冽而清新。他们看到了雪花。小朵的干净的雪花，沿着光

秃的梧桐树枝随风飘飞。

不知道为什么。这一个晚上下起雪来。对上海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常常

能够发生的事情。

她伸出手心，快乐地去接飞舞的雪花。她像个孩子一样的雀跃起来。

下雪了。她笑着抬起头看他。

我出来的时候就已经下了。他说。雪花把出租车的前窗玻璃撞得叮叮地

响。那场雪，仅仅只维持了深夜的一小段时间。

是他们相见的那一个夜晚。上海的冬天。

回到家以后，她有两天没有在网上遇见他。他突然好像消失无踪。

她给他发了一条信息。她说，我晚上会上来。只等你半个小时。如果你

没来，就不再等。

这是她做事的风格。她喜欢简单。虽然也许有些残酷。

他上来了。他说，从酒吧出来，把你送到酒店。我在出租车里打你的手

机。不知道接通后会对你说什么。只是不停地在拨打。但一直打不通。突然

发现自己的心肿胀了起来。是一种从里面溃烂出来的肿胀。

回到家一直睡不着。抽烟。半夜起来喝水。梦见一些透明的发亮的东西。

整整两天，都在持续地睡觉。觉得自己很恍惚。

他的语言在 ICQ里不断地闪现出来。

然后他问她，你喜欢我吗。

她拒绝回答。她已经丧失说我爱你喜欢你之类的语言的能力。她只是抵

着话筒轻轻地抚摸自己的手指。那天晚上他们只有三个小时。他的身体始终

在一米之外的距离。她沉静地放肆地看着他的嘴唇。想着这样漂亮的嘴唇，

被亲吻和吸吮的感觉。她只能够为英俊的男人充满欲望。

你穿着黑色紧身的毛衣。你很瘦。头发还是潮湿的。画着颓靡的绿色眼

线。嘴唇苍白。你的眼睛漆黑明亮。我知道在沉静的外表下你隐藏的激烈。

虽然你只是微笑着看我。什么也不说。

莲娜丽兹的香水味道很浓烈，是凄艳的气味，好像一个孤独的戏子。

他轻轻地叹息：也许我们都是无法给彼此未来的人。

也许彼此都已经丧失爱和被爱的能力，是两个被时间摧残得面目全非的

残废的人。

和陌生的身体做爱。漂泊路途中短暂的恋情。一闪而过的幸福和告别的

阴影。同居。

背叛。残酷的心情。经历过的事情才能用得上宽容和了解。所以他们对

彼此的过往没有任何隐瞒。又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是彼此的对手。

没有人是能够看得透我的。他说。

那就不需要看透。她淡淡的。

她说，你想和我结婚吗。

他说，是。

什么时候去注册。

明天。

真的吗。

真的。

15 岁的时候，她以为自己会嫁给第一个喜欢的男人。

那个男人在走路的时候喜欢突然把她抱起来。她总是笑着尖叫着抱住他

的脖子。

过马路的时候，他把她的手蜷在他的手心里。那是一双温暖而柔情的手。

生日的时候，送近千朵的玫瑰给她。那些碗口大的猩红的玫瑰，在一夜之间

就会枯萎。

她知道被一个男人爱着的滋味。她也知道爱一个男人的感觉。

爱得自己的身体和灵魂都变得空空的。

但是那是很遥远的事情了。在她走上被放逐的漂泊路途的时候，她发现

自己只能爱一个人在一瞬间。而且渐渐地变得自私。也许可以轻率地交出身

体。却绝不会轻易地交出灵魂。

有什么样的男人是可以一直爱下去的呢。

她想。是不是在过马路的时候，会用温暖的手紧紧地牵住她就足够了。

她知道。他不温暖。但他的手心摊开在那里。

他和她一样的冷漠。他们清醒地做着这件事情。就像人常常爱上爱情本

身一样。

他们都已经走得很长很远。双手空空。漫无目的。筋疲力尽。

只是彼此依然无法安慰。

那么仅仅就是把自己交出。放在一个男人的手心里。

她对婚姻本身没有任何预算。宴席，婚纱，拍照，旅行。各种现实的琐

事她都没有热情。她曾经一直在流浪的路途上。她是一个没有任何依靠的人。

有了钱会买昂贵的香水和棉布衣服。没有钱的时候，可以用苹果代替食物。

她说，也许同居更适合你我。他不愿意。

他说，只想结婚。

她的家庭一直是她的阴影。她过了很多年孤儿一样的生活。虽然物质丰

足。当她想背弃这个家庭的时候，她才发现自己原来是个一无所有的人。

每天晚上他打电话过来。

她说，我是个一直在漂流路途上的人。

他说，不要想得太多。到我的身边来。我们都需要浮出海面。否则会窒

息而死亡。

你会不再这样颓废和沉沦吗。她问他。

会。我会重新开公司。我们需要一个家。然后生很多孩子。

你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继续写字。他说。

他们从来没有对彼此说过任何诺言和情话。

他们只想有新的生活。

合适的人。合适的方式。

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他去南京路接她回家。她拖着很大的行李包等在

灯火通明的伊势丹店堂里。她用稿费为他的母亲买了一条柔软的羊毛披肩。

行李包里带着睡衣，书还有爱尔兰音乐的 CD.她把别的所有东西都留在了她

抛弃的地方。

他们分开了半个月。他看着她。她很瘦。脸色苍白。穿着旧仔裤和黑色

毛衣。大大的外套把她像一只鸟一样包裹起来。头发编了长长的凌乱的辫子。

眼睛还是亮亮的。

没有拥抱。也没有亲吻。她跟着他走出店堂，去马路上拦车。他试图接

过她肩上的登山包。她不肯给他。有时候她是一个固执而独立的人。也许因

为性格里面疏离而冷漠的成分。

她一直都习惯依靠自己。

出租车沿着宽阔空旷街道向前行驶。他把她带回他的家里，见他的家人。

他摸到她的手。她的手指是冰凉的。

然后他一根一根地把她的手指蜷缩起来。放在自己的手心里。

她在家里抗争了近半个月。终于双手空空地跑了出来。

放弃了工作，父母，家庭。

到一个陌生的城市。

和一个相见只有三个小时的上海男人生活。

1999年 12 月的上海。下过一次雪的冬天。

【暖 暖 】

１９９９年 3 月喧嚣的机场大厅，他走过来叫她的名字暖暖，一个穿着

有木扣子的棉布衬衣的男人。

她记得他的声音。温和的，带着一点点沉郁的锐利。在打电话给林的那

段日子里，有时来接电话的就是这个和林同租一套公寓的男人。北方人。是

林以前的同事。

城说，林晚上临时要加班。他对她微笑。在大厅明亮而浑浊的空气中，

这个穿着粉色碎花裙子的女孩，疲倦而安静的，象一朵阴影中打开的清香花

朵。独自拖着沉重的行李，来投奔一个爱她的男人。

他们走到门外。天下着细细的春天夜晚的雨丝，打在脸上冷冷的。帮她

打开Ｔａｘｉ的车门时，他伸出大大的手挡在她的头顶上。暖暖，你等一下。

他说。再跑回来的时候，手里抱着一大捧的纯白的香水百合。林嘱咐过我要

买花给你，我想你会喜欢百合。他把沾着雨珠的花束放到她的怀里。

他笑的时候露出雪白的牙齿，象某种兽类。温情而残酷。那件浅褐色的

衬衣上有一排圆圆的木扣子。是暖暖喜欢的。

晚上三个人吃饭。还有他的女友小可。

小可是土生土长的上海女孩，穿伊都锦的黑色裙子，刷淡淡的紫色胭脂。

不是很漂亮却有韵味。

暖暖吃了点东西，就早早上床去睡，她太累了。林的棉被和枕头上有她

陌生而有亲切的气息。墙上还有她的一张黑白照片，是他给她拍完手洗出来

的。暖暖睁着明亮漆黑的眼睛，带着微微惶恐和脆弱的表情。碎碎的短发在

风中飞扬，笑容无邪。那时候她读大一，林是大三的高年级男生。对暖暖穷

追不舍。

暖暖迷糊地躺在那里，想着自己现在是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是林的城

市。他叫她过来，她就来了。就好象在新生舞会上第一次遇见林，这个能说

会道的精明的上海男孩，他教她跳舞，他说把你的左手放在我的肩上，右手

放在我的手心里。她就把自己的手放在了他的手上。

半夜林把她抱了起来，乖暖暖，要把裙子换掉。他轻轻地亲吻她的额头。

你终于到我身边来了，暖暖。在黑暗中，他们开始做爱。暖暖是有点恐惧的。

恐惧而惘然。在疼痛中甚至感觉到无助。

她想到厨房去喝水。没有开灯。走过客厅的时候，突然听见开门的声音。

进来的是送小可回家的城。在门口看见穿着白棉布睡裙的暖暖，有点惊慌地

站在那里。

外面还有淅沥的雨声。阴暗潮湿的空气中弥漫着清幽的花香。是插在玻

璃瓶中的那一大捧百合。两个人面对面地注视着，突然丧失掉了语言。寂静

中只有雨点打在窗上的声音。

似乎是过了很久，城关上了门，从她身边安静地经过，走到他自己的房

间里。

１９９９年4月 她放着一些轻轻的如水的音乐。寂静的样子。

暖暖的生活开始继续。

一早林要从浦东赶到浦西去上班，然后有时晚上很晚才会回来。他在那

家德国人的公司里做得非常好。工作已经成为他最大的乐趣。其他的就是偶

尔早归的晚上，吃完饭在电脑上打游戏，然后突然大声地叫起来，暖暖，我

的宝贝，快过来让我亲一下。

城接了个单子，一直在家里用电脑工作。家里常常只有他们两个人，有

时小可会过来，但她不喜欢做饭。所以暖暖每天主要的事情就是做饭，中午

做给城吃，晚上做给两个男人吃。

城写程序的时候，房间的门是打开的。

他喜欢穿着很旧的白衬衣和牛仔裤，光着脚在那里埋头工作，喝许多的

咖啡。房间里总是有一股浓郁的蓝山咖啡豆的香味。

暖暖中午的时候，会探头进去问他想吃什么。渐渐地也不再需要问他。

知道他喜欢吃西芹和土豆。她给他做很干净的蔬菜。

吃饭的时候，两个人都不喜欢说话。但是有一种很奇怪的默契。两个人

的心里都是很安静的。

城感觉到房间里这个女孩的气息。有时她独自跪在地上擦地板，有时洗

衣服，一边轻轻地哼着歌。她喜欢放些轻轻的音乐，通常是爱尔兰的一些舞

曲和歌谣。然后做完事情后，就一个人坐在阳台的大藤椅上看小说。她是那

种看过去特别干净的女孩，没有任何野心和欲望。就象她的黑白相片。寂静

的，不属于这个喧嚣的世间。

小可对城说，暖暖应该是传统的那种女孩，却做着一件前卫的事情。同

居。

城说，她和你不一样。她是那种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女孩。

１９９９年５月 似乎他注定要这样安静地等待着她。

在人群涌动的黄昏暮色里。

下午城去浦西办事情。暖暖出去买菜的时候，习惯性地没有带钥匙。把

自己关在了门外。

打手机给城。城说，暖暖要不出来吃饭吧。不要做了，林晚上反正要加

班。他们约在淮海路见面。暖暖坐公车过隧道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来上海快

一个月，林从没有带她出去玩过。

暮色寂静的春天黄昏。街上是行色匆匆的人群。暖暖下车的时候，对着

镜子抹了一点点口红。她还是穿着自己带来的碎花的棉布裙子。柔软的裙子

打在赤裸的小腿上，有着淡淡怅惘的心情。

城等在百盛的门口。在人群中远远的，他是那种沉静的，又隐隐透出锐

利的男人。暖暖想起自己上大学的时候，很喜欢看亦舒的小说。有三本书是

写得非常好的，人淡如菊，喜宝和连环。亦舒写的不是俗气的言情小说。对

爱情和人性她有着寂寞和透彻的领悟。暖暖喜欢她笔下的男人。带着命定的

激情和忧郁。象鲁迅的伤势。涓生。她用过那个名字。很少有男人有这些东

西了。他们逐渐变成商业社会里的动物。例如林。他渐渐让暖暖感觉到陌生。

可是城等待着她的样子。让她想起他们在机场的第一次相见。熟悉的感

觉。似乎他注定要这样安静地等待着她。暖暖突然感觉到眼里的泪水。

城带暖暖去吃了她喜欢的水果比萨。

在必胜客比萨饼店里，暖暖侧着头，快乐地点了橙汁和色拉。她象个没

有得到照顾的孩子。寂寞的，让人怜惜的。城安静地注视着她。他体会着女

孩与女孩之间的不同。小可独立精明，永远目的明确。可是暖暖是暧昧脆弱

的。她象一朵开在阴暗中的纯白的清香的花朵。

他们没有说太多的话，和以前一样。

只是偶尔，城说一小段他北方的家乡，和他童年的往事。暖暖微笑着倾

听他。他们这顿饭吃了三个小时。在流水般的音乐里，在彼此的视线和语言

里，温柔地沉沦。

打的回家的时候，暖暖睡着了。她的脸靠在城的肩上，轻轻地呼吸。城

伸出手去扶住她的脸，不让她滑下来。一边低声地叫她，暖暖，不要睡着啊，

我们一会儿就到家了。

是在公寓楼阴暗的楼梯上，在淡淡的月光下，暖暖看到城注视她的眼睛，

疼惜而宛转的，充满爱怜。她是这样近的看着他的脸。一个带着一点点落拓

不羁的男人。

他的气息，他的棉布衬衣，他的眼睛。

暖暖，你让我的心里疼痛，你知道吗。

他伸出手抚摸她的脸颊。他克制着自己。

有时候，我会很害怕。城。这是真的。

女孩温暖的眼泪滴落在他的手心上，几乎是在瞬间，所有的刻意和压抑

突然崩溃。

他无声地拥她入怀，激烈得近乎粗暴地堵住她的嘴唇，想堵住她的眼泪。

暖暖，暖暖，我的傻孩子。

他把脸埋在她的颈窝上，感受到窒息般的激情，淹没的理性和无助的欲

望。你是美好的。暖暖。他低声地说。为我把你的头发留长好不好。你应该

是我的。

１９９９年６月 你知道你无法把我带走。你知道我们是不自由的。

有些人注定是要爱着彼此着。暖暖想。

甚至她想，认识了林也许只是为了能够和城的相遇。时间和心是没有关

系的。认识城是一个月。和林是四年。可是他们做不了什么。似乎也没有想

过要做些什么。付出的代价太大，不知该如何开始。林和小可都是没有错的。

他们也没有错。所以当城对她说，他找了份工作，要搬到单位宿舍里去住的

时候，暖暖轻轻地点了点头。她是知道他的。他也只有如此做。

小可帮城一起来搬东西。她对暖暖说，我们的房子已经付了第一笔款子，

钥匙要过半年拿到手。城现在搬出去也好，让你们两个人好好地过没人干扰

的生活。

好象是起风了。

城和他们在一起的最后一个晚上。暖暖在厨房里做晚饭。林喜欢吃的鱼

和城喜欢吃的西芹，每天她给两个男人做不同口味的菜。林依然沉溺在电脑

游戏里面，城写程序，暖暖在厨房里放了一个小小的收音机，收听调频的音

乐节目，一边透过窗口看着暮色的天空，大片灰紫的云朵，和逐渐暖起来的

春风。这样的时候，她的心里就会想起那个迷离的夜晚。在黑暗的楼道上，

城霸道野性的气息，激烈的亲吻，温柔的疼痛。

他是她可以轻易地爱上的男人。

他是别人的。

凌晨三点的时候，暖暖醒过来。林在黑暗中迷糊地说，你又要去喝水。

他知道这是暖暖的一个习惯。

暖暖光着脚轻轻地走到客厅里，她没有开灯。窗外很大的风声，房间里

依然有百合清冷潮湿的花香。那是她到上海的第一天，城买给她的。他说你

也许是喜欢百合的。她的确喜欢百合。

她打开冰箱倒了一杯冰水。黑暗中一双手无声而坚定地捕捉了她。她知

道是谁。

他们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他拥抱住她的时候有轻轻的颤栗。他说，暖暖，

我们是有罪的吗。可是上天应该原谅我。因为我是这样的爱你。他把她推倒

在墙上。她在他的亲吻中感觉到了咸咸的泪水。她低声地说，城，我的头发

很快就会长了。你要离开我。他说，我可以把你带走，我们是自由的。她说，

你知道你无法把我带走，你知道我们是不自由的。你一直都知道。

１９９９年7月 我知道我们似乎无法在一起。

很安静的生活。两个人。房间里一下子显得空荡了许多。

林去上班的时候，暖暖在家里洗衣服，看书，还是常常放着轻轻的爱尔

兰音乐。

在阳台上种了一些鸢尾和牵牛。有时给花浇完水，就一个人对着明晃晃

的阳光出神。

房间里再也听到不清脆的键盘敲击声。没有了那个剃着短短平头的男

人，穿着很旧的白衬衣和牛仔裤，光着脚坐在电脑面前工作。他安静的气息

和蓝山咖啡浓郁的清香。在她跪在地上擦地板的时候，她常常很安心地听着

他的键盘声音。因为一探头就可以看见他。他叫着她的名字，暖暖。用他的

北方口音的普通话。

没有和林做爱已经很久。原来女人和男人真的不同。女人的心和身体是

一起走的。如果心不在身体上，身体就只是一个空洞的陶器。林没有勉强她，

他说，暖暖你是否感觉很寂寞，或者出去随便找份事情做，可以有些社交。

可是我又真的不放心你出去。你总是需要照顾。

暖暖说，你是在照顾我吗。她的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她是不轻易表达

自己失望和不满的人。和林在一起的日子，的确是寂寞的。他不知道她想要

什么。也许如果他知道，他肯定会非常愿意给她。但是问题是，他不知道。

也许永远都是疑问。

他不是和她同一类的人。虽然他爱她。

但是暖暖想她还是可以和林一起生活下去。就象城会和小可在一起一

样。 也许和林同居半年左右他们就可以结婚。过着平淡而安静的生活。

即使是有点寂寞的。

下午的时候，暖暖一个人出门，去了医院。天气已经非常炎热了。暖暖

坐了很长时间的车，照着地图找到瑞金医院。人很多，坐在走廊的靠椅上等

着叫号的时候，买了一本画报看。画报上有一组特别报道，一大堆可爱小宝

宝的照片，下面是他们的父母对他们出生的感想。暖暖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

宝宝，是个小男孩，好奇地睁着大眼睛，他的妈妈说，黑黑瘦瘦，眼睛又大，

象个ＥＴ。问医生为什么会这么难看，医生说，还没有穿衣服嘛。的确是个

很象ＥＴ的小宝贝。暖暖怜爱地看着那张照片。微笑的。

化验的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暖暖没有太大意外。医生问她你要它吗。暖

暖说我回去想一想。走出医院的时候，她把那本画报紧紧地抓在手里。她想

也许是个男孩子，会有和城一样的手指和眼睛。在路边的电话亭里，她给城

打了手机。她一直都记得这个电话号码。这是他们分开后她第一次打给他。

城在办公室里，暖暖在电话那端静默了很久，然后她说，城，我想见你。你

可以出来吗。

还是在淮海路的百盛店门口。一样的暮色和人群。远远地看见城，一样

地穿着旧的白棉布衬衣和牛仔裤。脸因为消瘦而显得更加的英俊和锐气。暖

暖想，这真的是个和林不一样的男人。林每天都西装革履地去三十多层的大

厦上班，已经放弃掉了他的锐气。而一个没有锐气的男人是让人感觉寂寞的。

城说，暖暖你好吗。他俯下脸看她。

他的安静的目光象水一样无声地覆没。暖暖看得到里面的宛转和疼痛。

但是在黄昏的暮色里，他们只是平淡地对望着。象任何两个在人群里约会的

男女。

我好的。城。今天是我的生日。暖暖侧着脸微笑地看着他。要我买礼物

给你吗。

要啊。

他们走进了百盛。暖暖走到卖珠宝的柜台前，淘气地看着他，我喜欢什

么，你就给我买什么好不好。城说，没问题，我带着信用卡。暖暖看了半天，

然后指着一枚戒指说，我要这个。那是一枚细细的简单的银戒指，打完折以

后是２０元。

城说，暖暖，我想买别的东西。不要了，城，我们是说好的。好吧。城

无奈地点了点头。然后叫店员用一个紫色的丝绸盒子把它装了起来。把它放

在暖暖的手心里的时候，他说，嫁给我，暖暖。他微笑着模仿求婚者的口吻。

暖暖说，好的。然后她看到城的眼睛里突然涌满了泪水。

小可好吗。暖暖听见自己平静的声音。

是在比萨饼店里。两个人坐在窗边，看着街上的霓虹和夜色。她希望我

去美国读ＭＢＡ。她姑姑在加州。一直叫我们过去。

可是我不喜欢。

我知道。暖暖说，你是散淡的人，和小可是不同的。

而且我不放心你，暖暖。他低下头，有时我希望你尽快和林结婚，让我

可以灰心，可有时我担心你不幸福。你会一辈子让我心疼。暖暖微笑地看着

他，如果我想跟你走，你要我吗。城握住她的手，暖暖，有很多次我梦见我

们一起坐在火车上。我知道我带着你去北方。路很长，可是你在我的身边。

那是我最快乐的一刻。甚至希望自己不要醒过来。

我们可以吗，城。暖暖看着他。

可以的，暖暖。如果我们彼此都坚持下去，能够背负这些罪恶和痛苦，

我们可以离开上海，离开一切。只要我们两个人。

城紧紧地握住她的手指。我一直在失去你的恐惧里。暖暖。上天给我的

任何惩罚都不会比这个更令我痛苦。

他们在明亮的地铁车站里等着最后一班地铁。

城说，暖暖，你尽快考虑，给我一个电话。我会处理和林和小可的一切

事情。

如果能够和你在一起，我愿意为你背负所有的罪恶。

暖暖说，好的。她看着城，她突然感觉到自己手指冰凉，心里钝重地疼

痛起来。抱抱我，城，请抱抱我。城在人群中紧紧地抱住了她。他把她的头

压在自己的胸口上，轻轻地说，暖暖，我已经无法忍耐这样的离别，或者让

我一生都拥有着你，或者我们永远都不要相见。他的手指抚摸到她背上的头

发，长长的漆黑的发丝，象丝缎一样光滑柔软。暖暖微笑着看着他，我努力

地把它们留长了，城，我要用它们牵绊着你的灵魂。一辈子。

暖暖回到家的时候是深夜。林躺在沙发上睡着了。

Chapter_4

西装没有脱，地上堆

着一些啤酒罐。

暖暖蹲下去，用手抚摸他的脸，然后林惊醒过来。暖暖，你跑到哪里去

了。我下班回来第一次没有见你在家里，你让我很担心。

林，我有事情要告诉你。暖暖平静地看着他，她的脸象一朵苍白而艳丽

的花，在黑暗中散发清冷的光泽。我不能再和你在一起。我有了孩子。可能

不是你的。我想回家。

林惊异地看着她，为什么，暖暖，你在和我闹着玩吗。

不是。暖暖说。我不想让我们活在阴影里面，这对你不公平。如果没有

孩子，我本来想就这样下去。可现在不一样。如果依然和你在一起，我会觉

得我是有罪的人。可是我不愿意这样地生活。你知道。

我不会告诉你任何的细节。我只希望你能够原谅我。因为我曾经爱过你。

因为我已经不再爱你。

１９９９年８月 一直在告别中

回家的航班是晚上九点。暖暖独自等在候机大厅里。外面下着细细的雨。

她没有给城打电话。不告而别也许能给他和小可更多的安宁。甚至她都

不愿再让自己回想带给林的崩溃和伤害。她只是做了自己能够做的的事情。

时间会磨平一切。

这一刻心里平静而孤单。陪伴着她的是来时的行李包，脖子上用丝线串

着的那枚银戒指。和一个小小的生命。属于它的时间不会太多。她轻轻的把

自己的手放在身体上。Ｈｉ，小ＥＴ。她笑着对它说话，你会和我说再见吗。

我们要和这么多的人告别。爱的，不爱的。一直在告别中。

１９９９年９月 或者我们永远都不要相见

在这个熟悉的城市里，暖暖重新开始一个人的生活，黄昏的时候，她常

常一个人出去散步。沿着河边的小路，一直走到郊外的铁轨。那里有大片空

旷的田野。暖暖有时坐在碎石子上面看远处漂泊的云朵，有时在茂盛的草丛

中走来走去，顺手摘下一朵紫色的雏菊插在自己的头发上。漆黑浓密的长发，

已经象水一样地流淌在肩上。

她感觉到内心的沉寂。所有的往事都沉淀下来。偶尔的失眠的夜里，会

看见城的脸，在地铁车站的最后一面，他搁着玻璃门对她挥了挥手，然后地

铁呼啸着离去。

空荡荡的站台上只有明亮的灯光。苍白地照在失血的心上。她独自在那

里泪流满面。

他说，我已经无法忍耐这样的离别，或者让我一生都拥有着你，或者我

们永远都不要相见。

她只能选择离去。因为不愿意让他背负这份罪恶。她已经背负了一半。

于是就可以背负下全部。

在医院的时候，她终于放肆地让自己流下泪来。不仅仅是因为疼痛。她

知道她终于割舍掉生命中与城相连的一部分。他们永远都可以成为陌路。

她开始去附近的一家幼儿园上班，兼职地给小孩子弹弹钢琴，教他们唱

一些儿歌。

生活是单纯而寂静的。空气中开始感觉到风中的清冷。她常常穿着洗旧

的棉布裙子，脸上没有任何化妆，只有一头长发象华丽的丝缎。甚至很少上

街，除了上课，散步，她没有任何社交活动。也不认识任何的成年男人。除

了陆。

陆是罗杰的父亲。罗杰是班里最淘气的男孩子，他的母亲在 5 年前和陆

离异。

陆对暖暖说，罗杰常对我说，他有一个有着最美丽头发的老师。暖暖微

笑地站在阳光里，白裙和黑发闪烁着淡淡的光泽。那一天他们一起走出幼儿

园。罗杰在前面东奔西窜。暖暖和陆一起走在石子路上，陆惊异地看着这个

年轻的女孩，她悠然地抬头观望云朵，却没有任何多余的语言。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 要嫁了，因为已经为你而苍老

一个月后，这个四十岁的男人对暖暖说，你是否可以考虑嫁给我。

暖暖看着他。他是非常普通的中年男人。她对他没有太深的印象。知道

他很有钱，但并不显得俗气和浮躁。剪短短的平头，喜欢穿黑色的布鞋。不

喜欢说话，却可以在一边看她用钢琴弹儿歌数小时。

暖暖说，为什么。陆说，我想你和别的女孩最大的区别是，你的心是平

淡安静的。这样就够了。我见过的女人很多。你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心情是

安宁的。

他看着这个素净的女孩。我知道你肯定有不同寻常的经历，你可以保留

着一切，不需要对我有任何说明。我只希望给你稳定安全的生活，我们各取

所需。你不觉得这是最明智的婚姻吗。

他的手轻轻地抚摸她如丝的长发。你的头发美丽而哀愁。就象你的灵魂。

可是你可以停靠在这里。

举行婚礼的前一晚，天下起冷冷的细雨。

暖暖打开长长的褐色纸盒，里面是陆从香港买回来的婚纱。柔软的蕾丝，

洁白的珍珠，是暖暖以前幻想过的样子。可是那时候她以为自己肯定要嫁的

人是林。陆还订购了全套的钻石首饰。他说，你脖子上那枚银戒指已经挂了

很久。我不要求你一定要把它换下来。你可以带着它。

可是也不是太久，只不过是三个月。

暖暖想，为什么在心里觉得好象是上一个世纪的事情了呢。她抚摸着那

枚小小的银戒指，它已经开始黯淡。这是城送给她的唯一一份礼物。那时候

他们是在上海的大街上，陌生的城市，陌生的人群。和一次注定要别离的爱

情。

暖暖彻夜失眠，一直到凌晨的时候，才迷迷糊糊地睡过去。然后凌晨三

点的时候，突然床边的电话铃响起来。暖暖想自己是在做梦吧，一边伸出手

去，在黑暗中拿起电话筒。寂静的房间里，只听到电话里面沙沙的声音。然

后是一个男人北方口音的普通话。暖暖。他叫她的名字。

城，是你吗。暖暖觉得自己还是醒不过来。她真的太困了。可是她认得

这个声音。只有一听到，就会唤醒她灵魂深处所有的追忆。线路不是太好，

城的声音模糊而断续，他说，暖暖，我在美国加州。我走在大街上，突然下

起大雨。我以为我可以把你遗忘，暖暖。可是这一刻，我非常想念你。我感

觉你要走了。

电话里的确还有很大的雨声。地球的另一端，是不会再见面的城。暖暖

说，城，我要嫁人了。因为我已经为你而苍老。

城哭了。然后电话突然就断了。

暖暖放下电话。她看了看黑暗的房间。

她想，自己是真的在做梦吧。城会有她的电话号码吗。可是摸到自己的

脸，满手都是温暖潮湿的眼泪。

他们似乎从没有正式地告别过。而每一次都是绝别。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 一场沉沦的爱情。

终于消失

圣诞节的时候，暖暖收到林的一张卡片。他说他准备结婚。另外城和小

可都已出国。

在信的末尾，他说，暖暖，我想我可以过新的生活了，我可以把你忘记。

暖暖微笑地抚摸着卡片上凸起来的小天使图案。她开始有一点点变胖，

因为有了孩子，陆坚持不再让她出去上课，每天要她留在家里。

罗杰快乐地在家里跑来跑去，和陆一起准备打扮一下那棵买回来的圣诞

树。陆在客厅里大声地说，暖暖，你不要忘记喝牛奶。暖暖说，我知道了。

这就是她的婚姻生活。平淡的，安全的。会一直到死。

端起牛奶杯的时候，暖暖顺手拉开窗帘，看了看外面。很奇怪的是，今

年的圣诞，这个南方的城市开始下雪。是一小朵一小朵雪白的干净的雪花，

安静地在风里面飘舞。在冬天的黑暗而寂静的夜空中。

暖暖看着飞舞的雪花，突然一些片段的记忆在心底闪过。遥远上海的公

寓里，弥漫着百合清香的客厅，黑暗的楼道上，城激烈的亲吻，还有隔着地

铁玻璃的城一闪而过的脸，是她见他的最后一面。那个英俊的忧郁的北方男

人，可是她还记得他的手指，他的眼睛，他的气息，他的声音，模糊而温柔

的，提醒着她在世纪末的一场沉沦的爱情。

可是心里不再有任何疼痛。

他终于消失。

【彼 岸 花 】

看见的，熄灭了

消失的，记住了

……

——彼岸花

1

如果时间倒退五年

如果时间倒退五年。

我觉得我应该按照自己最初的决定，去报考幼儿师范。做一个幼儿园老

师，每天和那些柔软透明的小生物在一起。他们无邪的笑容像阳光一样纯粹。

他们清澈的眼神像雪山一样遥远。

我要在他们躺在绿色的小木床上午睡的时候，一个人坐在窗台边的地板

上，看樱花树在风中摆动。黄昏的雨天，最后一个孩子被母亲接走，然后在

空荡荡的教室里弹钢琴。

可以在一个小城市里，一直这样平静地生活下去。

我要嫁给那个高大英俊的男人。他的睫毛就像华丽而伤感的威尼斯。我

们曾经相爱。我要在他的身边，不离开他。告诉他，我愿意和他相守到老。

ROSE 在 EMAIL 里要我用两百字写一篇“倒退五年”，在半小时之内发给

她。

她常有诸如此类的要求，因为她是我的编辑。我所有的爱情小说都交由

她处理，然后每个月去邮局支取她的杂志社寄给我的稿费，用以维持我的生

活。

这些钱可以缴付房租，水电煤和电话网络费用。每周一次去超市采购，

在冰箱里放上脱脂牛奶，鲜橙汁，燕麦，苹果，新鲜蔬菜和鸡肉… … 还有出

去逛街泡吧。在咖啡店里喝双份 ESPRESSO，给自己买新款香水和粗布裤子。

ROSE 在北京。我在上海。我们一直以 EMAIL 联系，从未见面或致电。

我不知道她的性别，只能暂时认定她为女性。也不知道她是否比我年轻，但

这些都已经不重要。有时候身边很多熟悉的人，他们却只如空气般的存在。

请看她在我发出 EMAIL5 分钟之后给我的回复。亲爱的 VIVIAN，我如此

依赖你，你好象在我隔壁办公，而且从不曾让我失望。

我微笑。此时已过深夜 11 点，别人看完电视，许是打着哈欠洗脸刷牙

准备上床。而我一天的工作，刚刚开场。窗外的天很蓝很深，五月的夜风清

凉里面已经有醺然的暖意。光着脚坐在大藤椅上，一杯泡得浓黑的咖啡，红

双喜的特醇香烟，还有空白的电脑文档。我的工作就是在寂静的空气里，听

着自己的手指敲击在键盘上，直到把眼前的那一面空白用黑字填满。

我是以卖字为生的女子。在我 25 岁的时候。

如果时间倒退五年… … 也许依然只能如此。

2

遇见绢生纯属偶然

很多女子的 25 岁，应该会有一个自己的家。即使是小小的家，只要放

得下自己的一橱衣服和从小抱着睡的枕头，也会心安。有一个男人。临睡之

前他的手指抚摸在头发上，可以闻着他脖子皮肤上的味道闭上眼睛。还会有

一个孩子，从此这颗心就放在了身外，跟着另一个人晃晃悠悠。

而我的 25 岁。我单身。靠着一台电脑和数位杂志编辑的电子信箱生活，

并养了一缸热带鱼。

那些美丽的小鱼，它们睡觉的时候也睁着眼睛。不需要爱情，亦从不哭

泣。它们是我的榜样。

ROSE 偶尔在 EMAIL 里对我说，亲爱的VIVIAN，为什么你的爱情小说总

是以分离告终，虽然我喜欢你的文章，但依然困惑不已… … 我给她回信，亲

爱的 ROSE，那是因为我曾经被很多男人欺骗，遭受种种劫难，心如死灰… …

一边打字与她调侃，一边笑着抚摸自己裸露在空气里的冰凉的脚趾。

爱情，那是很遥远的事情了。15 岁的时候，和班里的男生恋爱。纯纯

的恋情。冬天的黄昏，在自己的房间里，看着他的手笨拙地伸入到胸前，他

的呼吸有柠檬的清香。还有他喀哒喀哒响的旧单车，坐在前面的横杠上，他

的嘴唇轻轻贴在头发上。美丽的诺言让人看到海枯石烂… … 10 年过去，如

果再对爱情欢天喜地，执迷不悟，那才叫可怕。

我想我的生活估计是到不了头。

我所要的，只是一个人。能在我睡觉的时候，轻轻抚摸我的膝盖，把我

蜷缩起来的身体扳直。

如果没有，那么一切继续。

虽然有时候我恐惧白雪茫茫般空洞的生活到不了头。

直到我遇见绢生。

遇见绢生纯属偶然，但非虚构。虚构是我文字里的概念，如果没有虚构，

我就无法得到食物和住所，无法像任何一个正常的路人，行走在城市高楼耸

立的大街上，即使不踌躇满志，也可以心定气闲。

我喜欢城市的阳光透过污浊的空气和阴冷的楼缝，轻轻抚摸在脸上。

我喜欢在吃完一顿丰富的晚餐以后，想起还可以去哈根达斯买一杯瑞士

杏仁香草冰激凌。

自然有时候我的生活也会变得糟糕，比如在这三个月里，一共：抽掉

30 包红双喜，平均每三天一包烟。由于买烟的地点杂乱，常常抽到假烟。

假烟带来的灾难是头痛和呕吐。可是独自在深夜的时候，它像一场往事，让

人镇静，并带来泛滥。

逛了 80 次街。每天下午醒来，在深夜之前的这段空白，时间必须大量

挥霍。坐车到陕西路，然后步行至淮海路。有时候只是坐在太平洋前面的石

阶上，看着陌生人走来走去。然后在STARBUCK 买咖啡。然后往回走。

泡吧 50 次。有 2 次因为滥醉而爬到桌子上。5 次被人拖上出租车送回

家。

约会过 10个男人。无疾而终。

卖力地写作。写了 40 万个字，卖掉 30 万个字。

吃掉镇静剂3 瓶。

从冬天开始，我的生活就是这样。

春天到来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找个人同居。仅仅是想更温暖地生活，迎

接这个美好的季节。

因为我要努力写稿，争取得到更多的享受，包括我向往已久的去越南和

泰国的旅行。或者还可以更远一点，印度或者埃及。我的地点和其他人有所

不同。

我决定搬到离市区较近的地方。我在网络上登了一则征求室友的广告。

我们可以分担费用。

失眠的时候还能找到一个人说话，即使仅仅是听到彼此发出的声音。万

籁俱寂，仿佛失聪。可是我有因为独处而过分灵敏的听觉。

卧室分开。客厅，厨房和卫生间共用。

我留下自己的 EMIAL

和电话号码。三天以后收到回音 10条。只有一条是对方打电话过来。

你好，VIVIAN，我是绢生。她说。

她的声音仿佛 16 岁少女一样的清醇。外省人。在一家德国电器公司做

事。

我记得我们的对话是这样的。

我说，你现在住哪里。

北京西路。

那里地段很好。

但是晚上找不到水果摊和有热鱼丸出售的小超市。

我会尊重你的自由。包括养宠物或者男人。

前者我没有时间。后者我没有机会。她笑。

这是我喜欢的女子。聪明有流转，说话简洁至极。

我们决定一起去看房子，房子的主人是一个老教授，准备去德国两年，

所以想把房子租出去。

我们约在北京西路。

3

时间不会走了

那天下雨，阴冷潮湿。春天缠绵的雨季，使本来已经污浊不堪的城市空

气更加粘稠。

我早到 20 分钟，独自站在大厦门口避雨。作为高级的写字楼，里面汇

聚多家著名的集团公司。

现在已到下班时间，旋转门不断有人进出。很多人衣冠楚楚，然而神情

困顿。我已经过了很多年没有工作的生活，不太清楚工作的意义和目的。

18 岁的时候我去街头冷饮店打工，每天夜晚工作三个小时，推销冰激

凌兼收钱送货，月底能拿到几百块钱。迫不及待地去买看了整整一个夏天的

碎花裙子… …

毕业以后，进入大机构。很快辞职。

从此不再有工作。多年的无业生涯，很快使我变成一个邋遢的女子。神

情时而萎靡时而激越无比。

绢生出来的时候，怀里抱着一盆绿色的羊齿植物。她很瘦，眼睛漆黑。

神情冷淡的时候像沧桑的的妇人，笑起来则变成甜美的孩子。大抵只有内心

纯真而又经历坎坷的人，才会如此。她穿织锦缎的暗红牡丹短旗袍，下面是

破洞的牛仔裤和褐色麂皮靴子。一头海藻般的长发，光泽明亮。

她的名贵靴子一脚就踏进了泥泞里面。

平时喜欢养花?

不。今天在花市看到，非常喜欢，所以想买下来。她从包里拿出一盒烟。

她说，你抽烟吗。

我看到她手里的烟，是一盒红双喜。8 块钱的特醇。我笑。两个人互相

低着头点燃了烟。她手里的绿色大叶子轻轻碰在我的皮肤上。

是在接下来的一秒钟。我刚刚直起身体，吐出第一口烟的时候。

那个男人突然掉落下来。他没有任何声音地随着犀利的风速下滑，撞击

在前面停留出租车的宽敞空地上。就像一只沉重的米袋子。爆裂的是他的脑

壳。白色的红色的液体混杂在一起飞溅。

雨下得不大，他的白色衬衣被泥水包裹。

我惊叫一声。绢生的手迅速地控制住我的肩，一把将我拉到后面。

我们目睹了此后的过程。保安报警，警察封锁现场，众人围观。死者是

某广告公司的副经理。那个男人因为涉嫌贿赂和贪污，已经被调查了一段时

间。绢生和我坐在台阶上，看着那具破碎的尸体被装进黑色的塑胶袋里拖走。

他的一只鞋子还在那里。绢生说。

一只黑色的男式皮鞋，孤零零地掉在花坛偏僻的角落里。

不知道他在丧失思维之前，是否会后悔自己穿着鞋子。如果光脚的话，

去天堂的路途会走得比较轻松。她说。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会笑。这样诡异的笑容。我记得那个男人的脸，是像

突然伸过来的手一样，出现在我们面前。他的眼睛睁开着。空白的眼睛。

你害怕死亡吗。她看着我。小时候，家里死人，我站在棺材旁边看，不

明白一切为什么可以这样完美地停顿。

手指不会动了，眼泪不会流了，时间不会走了。

4

有些人的生命是有阴影的

我们租下的那套老房子很陈旧。房间光线阴暗，前后院子里种了大片茂

盛的橘子树，叶子暗绿得发亮。还有鸢尾，雏菊和玫瑰。绢生把她的羊齿放

在卫生间的窗台上。那盆小植物长得很野性。卫生间铺洁白的马赛克，虽然

狭小但是干净。可以在里面喝酒，发呆，洗澡的时候收听音乐。

露台的铁栏杆已经完全发锈。有一张厚重的红木雕花书桌，手抚摩上面

冰凉光滑，散发隐约的木头清香。

我的同居伙伴。深夜她光脚在地板上走来走去，散乱着海藻般的黑色长

发，湿湿的脖子。像在地穴里穿行的寄生昆虫。当我在电脑前抽烟和写作的

时候，她坐在地板上看卡夫卡。

周末的深夜，挤到我的床上，一起看电视的经典黑白老片回放。然后喝

威士忌加冰块，配新西兰起士。常常会看得流泪。红着眼睛在那里抽泣。电

影打出了 END，于是狠狠咒骂一句，愤然地进卫生间洗脸。

她是那种会把手指甲剪得短而干净的女子。喜欢奢华的黑色蕾丝内衣。

并且果然是没有宠物和男人。

一早起床。洗澡，在衣橱里选衣服。她的衣服排列在熏衣草的芳香里，

丝缎，纯棉，细麻，麂皮等所有昂贵而难以服伺的天然料子，颜色大部分为

黑，白，暗玫瑰红。细细的蕾丝花边，精致的手工刺绣，大红大绿的民俗风

情。她的生活极尽奢华。但我知道这里面的缺陷。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她以

自己的工作获得。

一个没有男人可以依靠的女人。公司里的工作忙碌，常日夜颠倒地加班。

有时候打电话过去，话筒里始终是杂乱的声音，电脑，电话，传真，打印机……

每天喝泡得浓黑的咖啡来维持睡眠不足的体力。商业社会，不进则退，一旦

失去被利用的价值，就是沦落。绢生在销售界的名声刚刚有好的开始。我相

信这是她以天分获得，她是散漫的人，性情纯真然而并无上进心。

我曾去参加过她公司的庆祝酒会。绢生的销售业绩做得如此之好，众人

均过来和她招呼寒暄。

她端着酒杯站在她的外籍老板旁边，穿黑色丝绸长裙，肩上的细吊带均

为水钻，长发柔滑，胸前别一小束风信子。我看着她在人群里得体地微笑，

身体微微有些僵直。可是她是能够控制自己的。

我知道。这是她的外壳，她柔软纯白的灵魂躲藏在里面，小心翼翼地爬

行。

半夜她回家。踢掉鞋子先开始洗澡，在卫生间里一泡就是几个小时，在

里面香薰沐浴，看小说，听收音机，不亦乐乎。这是绢生放松的时候。我亦

知道她在公司里为工作和同事争辩，回来后因为气愤胸痛难忍。

有时候独自衣锦夜行，涂发亮的唇膏，抹了兰蔻的香水，花枝招展地出

去。快凌晨的时候回来。手里拿着从超市买来的威士忌和大块起士。卸妆，

洗澡，穿着内衣半夜看旧片，一个人坐在阴影里，对着威士忌和香烟。长长

的头发披泻在胸前，眼神疲倦。

大部分人的生活未必象我这样目的明确，因为我知道如果不写作就无法

生存。而绢生，她是可以有选择的机会。自然她也曾对我说起那些和她在一

起的男人。她与他们吃饭，跳舞，看电影，深夜回家，却始终只有一个人。

她从不带男人回家或在外留宿。亦不要他们买东西给她。吃饭也要坚持 AA

制度。因为不爱，所以分得很清楚。

为什么你似乎不是很快乐呢。我问。

他们想玩的，我未必想奉陪。我想玩的，他们又玩不起。

玩不起吗。

比如诺言，比如责任，这是比金钱更奢侈的东西。她笑。我是很传统的

女人，VIVIAN.

我要一个男人养我，然后我给他做饭洗衣服生孩子。就跟两千多年来中

国女人做的事情一样。

谁要养你。买条裙子就要一千块钱。

那是我花自己的钱。如果他养我，扯块棉布自己做就行。

这未必能让你感觉安全，绢生。

我现在的感觉更不安全。她说。

谈话结束。绢生独自坐在黑暗里，继续看片子，喝酒，抽烟，她可以把

这样的状态持续到凌晨天亮，然后穿上衣服和鞋子，拦出租车去公司上班。

一个失眠的女子，可以若无其事地出现在公司里，然后冷静地开始她一天的

工作，和同事开会，讨论，打电话，应对… …

半夜她放王菲的《但愿人长久》，这样哀怨的靡靡之音，苏轼的词在王

菲的唱腔里让人听着难受。她走来走去，哼着里面的句子，一边轻轻抚摸自

己的长发。

我从来未曾把绢生当作普通的女孩。

有些人的生命是有阴影的。

5

我在等待着什么

七月，绢生去北京参加会议。

整个夏天是我的休眠期，每天除了睡觉和晚上去酒吧，没有办法写超过

两千以上的字。ROSE 来信催我，亲爱的VIVIAN，我想念你的故事，但愿你

不要从我的隔壁办公室搬走… … 我微笑。那天，我看到自己开始脱头发。在

卫生间的瓷砖上，看到大团大团的黑色头发，纠缠在一起。我蹲在地上玩了

一会儿头发，发现自己的心里很冷静。

在绢生去北京的这段时间里，我要服食比平时多一倍的镇静剂才能入

睡。可是副作用也很明显，头晕，出现幻觉。开着空调的房间里，我觉得自

己血液的速度开始变得缓慢。黑暗中，万籁俱寂，我痛恨这种失明失聪般的

包围。我躺在床上观望着自己的痛恨。

如果我的背后有一个男人。我希望他抚摸我睡觉时蜷缩起来的膝盖。用

温暖的手指，一寸一寸地抚摸我，把我冰冷的身体扳直。我蜷缩得像回到母

亲子宫的胎儿… … 我害怕自己的身体以扭曲的姿势僵硬。他要完全地占据

我。这样我才能安全。

我的眼睛开始出现一团一团的阴影。然后是那个男人。那个坠落下来的

男人，他的身体发出犀利的风的声音。白色的红色的液体四处飞溅。

他脚上的鞋子不见了。

那个晚上，我去了熟悉的酒吧。白色的木楼，昏暗的淡黄灯光，烟雾弥

漫。

我穿黑色的吊带裙子，趴在吧台上抽烟。凌晨一两点左右，乐队开始唱

非常老的英文歌。小小的舞池却已经空无一人。我跳下高脚凳子想去洗手间，

丝绒的细跟凉鞋扭了一下，这双漂亮的高跟鞋是绢生的。我踢掉了它们。

在洗手间的镜子里，我看到自己醺然的脸，红得像一朵蔷薇。

我想，我在等着谁呢。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笑容，还是甜美。在狭窄的

走廊上，靠在墙壁上抽烟。一个男人走过来，说，你好。他有亚麻色的头发，

他的睫毛长长地翘起来。他身上浓重而浑浊的香水味道。

你的中文很好。我醉眼朦胧地看着他。

我在上海待了四年。他笑。你的鞋子，不应该扔掉。他的手里拎着我踢

掉的那两只高跟鞋子。

我不说话。我头痛欲裂。我只能对着他笑。他的身体靠近过来，他说，

你不舒服吗… … 他的手这样大，烫的，抚摸在我的脸上。

我说，谢谢。我喝多了一点酒。我可以想象自己的样子。粗布裤子，老

球鞋。没有化妆的脸因为失眠和抽烟憔悴不堪。头发潮湿凌乱，像海底的藻

类。皮肤粗糙，看过去疲倦而邋遢。一个脸色苍白的东方女子。我仰起脸看

着天花板，那上面有模糊的光线在漂浮。我在等待着什么。我问自己。

他从西装口袋里掏里一小块巧克力。他说，巧克力是会带来愉快的食物。

我当着他的面剥掉锡纸，把甜腻柔滑的巧克力放入唇间。他微笑。他笑

起来的样子，让我感觉到他应该已经过了 35 岁。

他拉住我的手，带我走出地下室。我们在大街上拦出租车。刺眼的路灯

光让我安静下来。我看着这个洋人。他的脸是欧洲人沉着的轮廓，他的眼睛

是褐色的。他说，我送你回家。他给了我他的名片。JOHN，爱尔兰人。

你光着脚的样子，像从天堂匆忙地逃下来的天使。他微笑。

在中国古老的传说里，天上的仙女逃下来是为了给她心爱的男人做妻

子，和他生活在一起。

我说。

你依然可以这样做。只要你快乐。

他轻轻地亲吻了一下我的头发。然后转身离开。

6

幸福只是瞬间的片断

客厅里放着旅行箱。绢生回来了。但是她的房门紧闭。我轻轻扣门，绢

生，绢生。她在里面温柔地应声，我累了，我们明天再叙。

我在房间里辗转反侧。一直听到客厅的声音持续不断。在煮食物，在倒

啤酒，在开热水器放热水，在找毛巾……只是没有说话的声音。但我知道，

绢生今天是有客人。她第一次，带了一个人回家。

半夜下起非常大的雨，整个城市淹没在喧嚣的雨声中。我用毯子裹紧自

己，用清水吞服下镇静剂。

凌晨的时候我做梦，梦到那个坠落的男人。他像一只鸟一样，张开手臂

从空中缓缓地，缓缓地飞落下来……然后砰然摔在我的面前。他的脸却是绢

生。

我惊醒过来，心跳急速。看看闹钟，是凌晨三点。走到客厅，看到绢生

坐在客厅的窗台上，看着深蓝的天空在默默抽烟。她穿着黑色的内衣，头发

披散在胸前，脸上有泪，眼睛里却有笑容。

绢生，他走了吗。

不，还在睡觉。她微笑，看着我。VIVIAN，过来让我拥抱你。她的语调

非常平静。我们拥抱在一起。

我说，你去休息，绢生。但是她摆出了长谈的姿势，她在这一刻有倾诉

的好心情。她从未曾向我披露关于这段往事的细节，但这一刻，她眼角快乐

的眼泪，不停地流泻下来。她的声音轻轻的，似乎不忍打破幻觉。

认识他的时候，那年冬天的上海提前下雪。我们走出餐厅准备去酒吧，

天下起大雪，细碎的雪花在暗淡的路灯光下飞旋，一片一片，轻轻跌碎在脸

上。寒风刺骨。是那年冬天最寒冷的一个夜晚。我对他说，下雪了。我的手

指拉住他的黑色外套，他低下头对我微笑。那时我们相见仅三个小时。三个

小时里面，我知道我会跟着他走。而那一天我只是顺道来看看他。

绢生叹息，然后拿起杯子喝酒。她的眼泪轻轻地滴在酒杯里。

我说，缘分叵测，我们无从得知下一刻会发生一些什么。

是为了他才来到这个石头森林的城市。

他在电话里对她说，我会对你好，一直不离开你。男人的诺言，也就只

能说到这个地步。告别的时候，每次他都轻轻说，晚安，绢生。低沉的嗓音

有无限宛转。她在枕头上竟发现自己满眼是泪。为这样一个男人。一个没有

职业却有 6 年同居史的男人。而之前，他们都是同样过着混乱生活，习惯了

拒绝和逃避的人。

在这个城市里，不认识任何人，只有他。他是要她的。因为要她，把她

带入他的家庭。那一个晚上她在他的家里住下。在他的房间。她听到他在客

厅里关灯的声音，然后他推开门进来。他的头发是湿的，他掀起被子靠近她

身边。然后他说，让我抱抱你。

如果有过幸福。幸福只是瞬间的片断，一小段一小段。房间里的黑暗就

犹如大海，童年的时候她和父母一起坐船去海岛，夜晚的船在风浪里颠簸，

她躺在小小的铺位上感觉自己随着潮水漂向世界的尽头。而那一刻，世界是

不存在的。只有他和她两个人。他们相爱。

她记得。他的手抚摩在她的皮肤上的温情。他的亲吻像鸟群在天空掠过。

他在她身体里面的暴戾和放纵。他入睡时候的样子充满纯真。她记得。清晨

她醒过来的一刻，他在她的身边。她睁着眼睛，看曙光透过窗帘一点一点地

照射进来。她的心里因为幸福而疼痛。

她记得。

7

也许他是不爱我

绢生的手臂开始发凉。我让她进去睡觉。她看过去平静如水，和以往的

脆弱有很大的区别。

我想着他们奇异的关系，既然彼此相爱，为什么绢生又独自生活了这么

久。那个男人又一直都在何处。

早上我见到这个男人。绢生在厨房里做饭，她一早出去买了螃蟹和虾。

那个男人坐在客厅里看VCD，是港片。他穿着棉T 恤，身材高大，留长发。

我看绢生，她穿着简单的棉布衬衣和牛仔裤，头发干净地扎起来，很专注地

站在厨房里洗菜。她说，今天一起在家里吃饭吧。

不，我有事情，得出去。我说。我想还是让她多一些时间和他相处。可

以去图书馆一趟。

在这里吃吧。他对我说话。他的声音低沉，但表情还是非常有礼貌。他

的嘴唇长得这么好看，好象天生是用来接吻和恋爱的。多情的线条。眉毛浓

密。但他给我的感觉非常不安全。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他和绢生是没什么

关联的人。他们想问题不会有相同的结果，看事情不会有相同的角度。这样

的两个人在一起，只是会更加寂寞。最起码，现在他已经让她变成一个歇斯

底里的女人。

我走出门去。我轻声问绢生，他需要一直留下来吗，我可以暂时住到别

处，然后另找房子。

绢生说，不，他在上海有自己的家，他住家里。

如果他爱你，他应该过来和你一起住。

绢生不语。然后说，他不喜欢出来住，他依赖他的家庭。

这样是不对的。除非他不爱你。我说。

也许他是不爱我。

有问题，绢生。如果他要走，走了以后我们好好谈一下。

但是我没想到晚上他就走了。

我刻意在酒吧里喝了几杯，深夜十一点多才回家，打开门看到房间里窗

帘紧闭，一团漆黑。

我走到绢生的房间。她坐在床上，没开电视，只是在抽烟。

我说，他走了？绢生淡淡地说，是的，他走了。

床边的地板上是空掉的酒瓶和肮脏的烟灰烟头。绢生的手指冰冷。

8

空气里到处是他残余的气味

那天晚上我们睡在一起。绢生又说了一些事情。他的富足而自私的家庭。

无法容忍漂泊异乡野性难驯的女孩。自尊和争执。每天加班，忙碌的工作。

他颓废而无可挽救的生活，看电视，睡觉，没有收入。曾经也是有过事业的

男人，只是太年轻，挥霍加上散漫，很快一无所有。还有多年的同居史，女

人的离开让他从此收敛起自己的温柔，变得粗暴而冷漠。

这么混乱的生活。她的印象里只有四件事情。

那条上班必须经过的路。路面污浊不堪，旁边是漆黑的死水沟，腐烂的

水的臭味能让人呕吐。

寒冷凛冽，路灯昏暗，不时还有面目模糊的民工慢慢地在那里徘徊。每

次她都希望他能来接送她回家，但从不提出，自然他也从未曾了解她心里的

期待。

她希望他送她一个戒指，他没钱的时候没有办法给她买。有钱的时候，

忘记给她买。

只有晚上他们是在一起的。他靠近她，拥抱她。他的手指和皮肤。她看

着他，心里柔软而疼痛。她想，她还是爱他。她不想抱怨什么。每天晚上他

们都在做爱。她不知道，除了这种接触，她的安全感和温暖，还能从哪里取

得。她喜欢那一瞬间。仿佛在黑暗的大海上，漂向世界的尽头。

能够逃避生命的空虚和寒冷。

一个月后她怀孕了。她必须得有工作，不能保留这个孩子。

然后她离开了他的家。

他在离开后还是打电话给她。基本上每周一个。那时候他已经有了工作，

只不过一周有五天在外地。他的电话总是突如其来，低声问她，你过得好吗。

我很好。我在出差。我知道。当心身体。要按时吃饭。我知道……他们的对

话简练至极，她痛恨自己那时候的语调，像个被当头挨了一个闷棍的人，除

了自卫的懦弱，根本无力还击。她不知道可以对他说什么。她的精神已经开

始在崩溃中。

三个月的时间，她没有男人。因为她离开了他。虽然他只是地球上所有

男人中的一个。他消失在人潮里的时候，她身边的男人仍然在蓬勃地生长，

像永远除之不尽的植物。更何况，那时候她工作顺利，前途也有好的开始。

但是她记得他的气味。他的头发和手指的气味。他的纯棉内衣的气味。他衬

衣领子上的气味。他隔了一夜之后消褪的阿玛尼香水气味… … 她不知道为什

么，一个人可以这样深刻地怀念和记得另一个人的气味。一个男人离开以后

的气味。那些气味在空气中漂浮，像断裂了翅膀的鸟群，无声而缓慢地盘旋。

一圈又一圈，一圈又一圈… …

有些感觉总是很难对别人描述。当无法表达的时候，就只能选择沉默。

空气里到处是他残余的气味。而这个男人，的确已经消失不见。

直到她去北京开会，在机场接到他打过来的电话。

9

任何东西都可被替代

他有给予诺言吗。我说。

他以前给过。我会一直对你好，不离开你。这是他的诺言。绢生微笑。

我说现在。

他现在事业刚起步，薪水微薄，而开销却大。

那就是说他还是无法给你稳定的家庭，只能偶尔来看你。而这偶尔的一

天是，他不停地看VCD，你给他煮饭洗衣服，另外再附送做爱和借钱给他，

而他甚至都不和你交谈或多陪你一些时间。

她不做声。

绢生，何苦如此作践自己。身边这么多男人喜欢你，有些比他好得多。

我现在已经无法相信身边的男人。我亦不喜欢抛头露面和尔虞我诈的商

业。我很疲倦。不愿意做女强人。

你需要有人陪伴你。绢生。下班以后接你吃饭，偶尔一起看电影在大街

上散步，难过的时候给你擦眼泪，失眠的时候抚摸你。能给你家庭，能让你

生孩子在家安心做饭洗衣服。你一直挑剔你身边的男人，没有想过他们也许

可以带来温暖。

不。我不挑剔。我只是清楚。清楚这个城市因为生存的不容易，太多暧

昧的感情。但是没有任何用处。她低声说。

所以你宁可相信他。仅仅因为他认识你的时候，你是身无分文，没有任

何名利围绕的女子。

仅仅因为他给过你温暖的瞬间。但这个男人只能给你这么一刻。如此而

已。

我不屑地冷笑。她看着我，她的嘴唇在微微颤抖，但是她依然在微笑。

我一直在想我的未来，能否够有一个小小的酒吧，聊以谋生，然后有我

爱的男人，在舞池那端沉默地喝着一杯拔兰地，等着我们熟悉的音乐响起，

可以邀我共舞… … 亦或身边有四五个孩子缠绕，每天早上排着队等我给他们

煮牛奶… …

她的眼泪轻轻地掉落下来，抚摸着自己的肩头，寂寥的眼神。是，褪掉

繁华和名利带给的空洞安慰，她只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女子。不爱任何人，亦

不相信有人会爱她。

我走过去拥抱她。她抓住我的衣服，把脸深深地埋进去，双肩耸动。

我说，绢生，我一直依靠酒精，香烟，写作，镇静剂在生活，因为我要

生活下去。即使我感觉空洞，但我却要活下去。

任何东西都可被替代。爱情，往事，记忆，失望，时间… … 都可以被替

代。但是你不能无力自拔。

10

还在这里等你

当日我发新的小说给ROSE，在EMAIL 里忍不住感叹：亲爱的ROSE，我

觉得分离并不是爱情的终局，绝望才是。为什么对有些人来说，爱情是她生

命里最重要的支柱，而事业理想物质仅仅是一个陪衬，难道后者不是比前者

稳定得多吗。比如我明白，爱情是我手里的一块泥土，我揉捏它只为换为生

活的物质，所以我选择用写爱情小说来维持生存。

ROSE 回信，亲爱的VIVIAN，那类人看穿生命的本质，选择虚无的爱情

做安慰，因为不可拥有，他们的的痛苦和快乐依存于此，才能继续。旁人无

法了解。最忌讳的一件事情是，不要去劝导他们。因为已无必要。

他不在的日子里，绢生稍微平静。有时相约一起吃晚饭。通常是在绢生

公司附近的日本料理店。她常常独自在那里吃晚饭。如果是两个人，会点一

壶松竹梅，一大盘生鱼片。习惯蘸上很浓的芥末，当辛辣的气味呛进鼻子里，

感觉被窒息的快感。

而清酒是这样通透的液体，可以让人的皮肤和胃温暖，四肢柔软无力，

心里再无忧伤。

店里的灯光很柔和，垂下来的白色布幔在空调吹动下轻轻飘动。偶尔有

戴着白色帽子穿白色围裙的男人探出头来，把几碟做好的寿司放在转动带

上。音乐杂乱。深夜的时候，放的是哀怨的情歌。我们常逗留到深夜店子里

变得空空荡荡。门外，有零星的行人，匆促地走路，赶最后一班地铁。

抽烟。小小的青花瓷杯子，留着一小口的酒。绢生手上的银镯子在手臂

上滑上滑下。

彼此无言。

这时候她已经有了严重的神经衰弱。

国庆节，绢生回家去看望父母。在这之前，她刚获得公司全球系统的一

个奖项，拿到一笔可观的奖金，名利双收。她亦准备跳槽去一家著名的广告

跨国公司任职。在任何人眼里，绢生都可被称之为踌躇满志。

那天下雨，她一早就在房间里整理旅行箱。她翻出她买给她父母的礼物

给我看，织锦缎的真丝旗袍面料，缀流苏的纯羊毛披肩，全套雅丝兰黛的化

妆品。她买礼物从不吝啬，向来出手阔绰。

她说，我看他们越来越老了，每次回去一趟就觉得不一样。心里总是不

舍。

我们打的去长途汽车站，绢生的家离上海非常近，坐高速大巴只需要几

个小时。肮脏狭小的汽车站里，绢生的白色刺绣棉衣明亮得刺眼。水泥地上

到处都是潮湿而凌乱的脚印，一群浑身散发着臭味的民工扛着尼龙袋子，在

人群里撞来撞去。附近的小买部，卖的是茶叶蛋和黄色小报之类的刊物。

绢生在那里站了半天，然后要了一瓶矿泉水，塞进她的大包里面。她背

着大包挤进排队检票的队伍里，两只手安然地插在她的粗布裤大口袋里。我

看着她，她的头发长了，乱乱的辫子搭在背上，橡皮筋有一段是破的。很多

时候看起来，她真的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女孩，可以嫁一个平淡温暖的男人，

过完她平淡温暖的一生……可是，在酒会上她那种被簇拥的样子。那一刻她

的笑容破碎，身形寒冷。回头看我的时候，她的眼神是空的。

我说，你要早点回来，知道没有。她说，知道了。那一刻，我的心里像

有一只手搭在上面。

我不清楚这是什么感觉。她是像野生植物一样疯长的女子，一直无人理

会，然而开出这样汁液浓稠的花朵来，让人恐惧……她转过头来对我说，我

那次来上海，也是一个人背着包在这里下车。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甚至没有工作，但是有一个男人，在这里等我。

她回头张望，看着那个空荡荡的出口处。

物是人非。她的脸上有怅惘的笑容。

我说，等你回来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个女人，还在这里等你。她笑。她

温柔地看着我，伏过来亲吻我的脸颊。她说，别忘记帮我给羊齿浇水。它只

需要一点点水。

然后她上了车。

她没有回来。

11

看一场烟花

在家里她住了两天。

没有做什么事情，只是蒙头睡觉。像一只受伤的野兽，找一个阴冷的角

落，在黑暗中等待疼痛的伤口愈合起来。房间里有许多旧书，包括她十几岁

时买的诗集。墙壁上也是以前的照片，穿着白裙子在海滩上快乐地笑。虽然

是已经发黄的黑白照片，依然能看到宽阔天空中流云的影子。

那年她 20 岁。她知道时间就是这样象水一样，从手指缝间穿过。

母亲把她原来的房间打扫干净，每天变着花样煮菜煲汤，想让她吃得好

一点。在上海每天她只能吃快餐盒饭，已经把胃吃坏。晚上和家人一起围坐

着看电视新闻。这在以前是她无法忍受的，但那些个晚上，她很安静地给父

母泡茶，递话梅，陪着他们聊天。半夜睡觉的时候，她听到母亲偷偷进来，

帮她盖被子。在上海，她和他的家人住在一起的时候，她是外人。寄人篱下，

这是她从小被放逐的性格所无法忍受的。然后她搬出来，独自一人，无所依

靠，这种孤独带着童年阴影的寒冷。她的生活始终残缺。但是，这个城市她

已经无法停留。

有时候也出去走走。看看以前的学校，街道，小巷… … 这个城市的确俗

气而狭小。很多人有一张被富足狭隘生活麻木的脸。如果要在这里继续生活

下去，心里要非常平淡才可以。

那条有法国梧桐的路，曾经有一个人等她。他的笑容她还记得。然后她

离开了这个城市，他结婚了。任何人都一直在伤害着或被伤害着。谁又可以

抱怨谁。

她去看了旧日最好的女伴乔。乔刚刚生下一个孩子，身形依然臃肿，全

然失去了生育之前的清醇。小小的婴儿，有粉红得近乎透明的小手和耳朵。

乔的房子很小，生活境遇也始终未曾好转，但是有疼爱她的男人和可爱的孩

子。乔撂起上衣给孩子喂奶，脸上是坦荡的母性而无任何骄矜。

是的，一个女子的生命已经全然改变。她的心已经不再只属于她自己。

她抱了那孩子。亲吻她。她笑。这一刻她感觉到快乐和罪恶。她失去过

自己的孩子，始终认为自己是罪孽的。但是又能如何呢。她的生活和乔不同。

她是始终要往前走的，她是始终只能依靠自己的……

她在告辞出门，走在夜色中的时候，突然很想给他打电话。

他是她最后一个男人。她已经累了。但当想停下来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停

不下来。

她说，你过来看看我。他不愿意来。他的声音很浑浊，显然是在酒吧喝

酒。他说，我不想面对你父母。

她沉默。然后他说，你来杭州吗。杭州有一个夜晚会放烟花。

她的眼泪就是这样没有声音地顺着脸颊流下来。她控制着自己的声音，

让它没有任何变化，她问他，你爱我吗。他在闹哄哄的酒吧里，用醉意朦胧

的强调，粗着嗓门对她说，你就喜欢说些废话。我身边很多朋友呐。他又是

和一大帮身份不明的所谓客户或朋友在一起。他喜欢集体生活。

只要一安静下来，他就会浑身松散，只能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一场接一

场，永无止境……可是这是唯一跟她血肉相连的男人。她想放开自己去接纳

的男人。

一切已经注定。他颓废狂野的心也许等10年以后才能安静。可是她的

心在缓慢地老去。老得即将破碎……

她第二天上午在汽车站买到最后一张去杭州的票子。

在 EMAIL 里，她对我说：在长时间的彼此伤害和逃避以后，所有的意图

和结局已经模糊不清。

爱情可以仅仅是某种理想的代名词。而我，只是想和他一起看一场烟花。

12

去往世界尽头的路途

高速大巴在公路上飞驰。窗外大片绿色的田野和幽静的乡间房子。有狗

在田埂上漫步。阴沉的天空，有大片重叠起来翻卷的云层。她看着这一切，

心里如死水一样平静。

他来车站接她。10 月的天气已经萧瑟，她赤脚穿双凉鞋站在街口，手

里捏着一瓶矿泉水。海藻一样的长发垂在胸前。他带她到酒店，他洗澡，出

来的时候看到她站在窗口前发呆。他说，为什么你总是不能高兴一点，我有

虐待你吗。他不看她，开始一个人对着电视抽烟。

她也想抽烟，被他一把打掉。不许抽烟。他干脆地说。我不喜欢女人抽

烟。

7 点 40 分，外面下起雨。所有机动车没有办法进入西湖边，只能步行

进去。大街上挤满了人，雨下得很大，地面潮湿肮脏。空气中有烟花燃放的

隆隆的声音，天空被照亮。他们走了一段路，挤进人群里，抬起头看到窜升

上去的烟花，在空中绚丽地绽放，然后熄灭。一切非常短暂。

在某段可以预见的时间里，它在重复和继续。是知道有结束的时候的。

每个人都知道。只是在那一刻里，根本无法动弹。站在大雨中，呼吸缓慢地

看着它。结束就这样逼近。

大雨很快把头发和衣服全部淋湿。她冷得浑身颤抖。他把她带到树下，

让她站在那里，然后自己挤出去买伞。小店铺的生意好得不得了，很多人拥

挤着买伞。他撑着伞又跑回来。

他站在她的身后，一只手拥着她在怀里，一只手撑着伞。

他的嘴唇轻轻贴在她的头发上。他们的手交握在一起。

他们看烟花。

差不多是一个小时。隆隆的声音平息，大街上的人群开始疏散。天空黑

暗沉寂，似乎未曾发生过任何奇迹。而回家的人群，神情淡然，谈论着回家

看电视或者去吃夜宵。他们走在涌动的人群里。街上的公车，自行车和人潮

在纠缠中发出刺耳并且喧嚣的声音。

前面有个男孩把他身边的女孩背了起来，女孩的衣服很短，露出腰部赤

裸的洁白皮肤。她放肆地笑，手臂紧紧地环住男孩的肩头。曾经。曾经他们

都以为爱情是长久的。

他在大街上走路的时候从不拉她的手。沿着延安路走。路过一家音像店，

她看到新片预告里面的王菲。《寓言》。CD 上王菲的新形象让人喜欢。黑色

鱼网纹袜子，浓密卷发，纤细的身体。

她进去看。是正版的。要 60 多块钱。他来催她走，她突然说，你给我

买一张吧，你从没买过东西给我。他拿出钱来付了，一边低声地骂了一句，

我操，我的钱不是你的钱的啊？她笑。把 CD 贴在胸前的衣服上，笑容很甜

美。又有人跑到大雨中，用衣服蒙住头接吻。她看着他们笑。

半路接到一个手机。是上海她准备跳槽的广告公司打来，总经理对她说，

如果她过去，将把她升职。她的前景是一片坦途。她没有对他说这些。

她的生活是可以预见的。更加忙碌，日夜颠倒，某个时刻众人簇拥，繁

华似锦衣，一层层褪却后只余荒凉。没有人在她深夜回家的时候拥抱她，没

有人能够和她一起看到天荒地老… … 她是可以绝望的。

回到酒店。她发现自己在出血。但黑暗中他看不到。她不告诉他。他们

开始做爱。

把身体扭曲成花朵一样的姿势，皮肤和皮肤彼此融化。她所有的恐惧和

寒冷就此消失，世界褪去坚硬和冷漠，只剩下缠绵的亲吻和抚摸。这一刻他

需要她。他要把她融入到他的骨骼和血液里面。他把自己温暖的液体和气息

给她。远离一切伤害和背叛。他的身体，他的意识，他的灵魂。

都在这里。不需要语言。没有眼泪。他可以把她蹂躏到死… …

粘稠新鲜的血，从她的身体深处流淌出来。缓缓的，温暖的，把她浸润

在潮湿的床单上。她觉得疼痛。她感觉到自己在盛放和枯萎之中，一片又一

片的花瓣，就这样掉落下来… … 黑暗的潮水涌动上来。去往世界尽头的路途。

童年的海岛在遥远的地方，夜色中的航船，漂泊在无际的大海中。他的诺言。

他站在车站的出口，穿一件黑色的 T

恤，手指夹着烟，笑起来可以这样英俊的男人。她在医院里痛失的无法

出生的孩子，浑身泡在血泊里面。深夜她哭泣的时候，他躺过来把她抱进他

的怀里… … 那一刻她依然想有他的孩子。她轻声问他，我们还会有孩子

吗… …

她紧紧地，紧紧地，拥抱住他。

烟花。那一夜的烟花。她记得他在大雨的人群中，站在她的背后拥抱住

她。

他温暖的皮肤，他熟悉的味道。烟花照亮她的眼睛。一切无可挽回… …

13

消失的，记住了

绢生是在清晨三点多的时候，在酒店里自杀。

他并不在现场。他凌晨一点和朋友出去，在巴那那夜总会和小姐在玩牌。

早上四点回来的时候，发现酒店大厅前门已经被警察封锁。她从30 层的酒

店房间窗口里跃身而下，当场身亡。房间里的 CD 机，在重复放的是王菲新

专辑里的歌。第五首《彼岸花》。

看见的，熄灭了

消失的，记住了

我站在海角天涯

听见土壤萌芽

等待昙花再开

… …

我对自己说

我不害怕

我很爱他

… …

她穿着一条白裙子。洗旧的白棉布裙。那是她从汽车站出来的夜晚，他

等在门口接她去他家里。她那时候是一个瘦的眼睛漆黑明亮的女孩。拎了一

个旅行箱来投奔她的爱情和未来。

她的鞋子，一双白缎子的麻编凉鞋，整齐地放在洞开的窗户面前。

窗前的地毯上有许多熄灭的烟头，看得出她曾坐在窗台上观望楼下的万

家灯火，犹豫了很久。

手机打开着，放在窗台上，她想打个电话给谁，但不知道可以打给谁。

曙光渐渐出现，城市的天空出现了灰白，寂寥的空气有清凉的露水。新的一

天即将开始，她无从回避… …

世界繁华依旧，却没有值得她留恋的东西。

她终于是要放弃掉他。那个在她丧失爱的能力之前，爱上的最后一个男

人。

这一年的夏天就这样过去了。

14

我终于原谅了她

生活还是如此美好。

洗澡的时候，我看窗台上的那盆羊齿。它真的只需要一点点水，就可以

活得那么快乐茁壮。

ROSE 希望我写个较长篇幅的小说，并且许诺给我值得惊喜的稿酬，于

是我开始写小说《彼岸花》。也许写完以后。明年。我会有钱有时间开始一

次长途的旅行。

我还是一个人住。没有人在黑暗中抚摸我蜷缩的膝盖，没有人把我扭曲

的身体扳直… … 但是那又有什么关系。

我开始每周周末去健身房锻炼，为我的旅行做准备。

旅行使人感觉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

那个称我为小仙女的爱尔兰巧克力男人，每周约会我一次。有一次他问

我是否想去看看他家乡的平原，那里的牧羊女会唱美丽的民谣。他是一个巧

克力代理商。来自欧洲那个神秘的濒海国家，那里盛产雨季和美丽的音乐。

我没有回答。因为我想给他出现和失踪的自由。这样才可以保留我自己的自

由。

一个人要得到什么，他就必须先付出什么。这是真理。

我习惯深夜 12 点左右给他打电话。我对他说，这是中国传说里的仙女

偷偷下凡来洗澡的时间。

小仙女。他说，你找得到回天堂的路途吗。

天堂有巧克力可以吃吗。

也许有。

那我还回去做什么。这里已经有了。

我们的对话常常因为彼此的瞌睡而出现沉默。然后醒来，然后又说话。

我知道 25 岁以后的女子遭遇爱情的机会将渐渐减少，但是遭遇到传奇的机

会却增加。因为，她们开始再次坚持自己的梦想。

秋天。上海陈旧的马路边有高大的梧桐树，飘落枯黄的落叶，沙沙有声，

令人愉悦。我开始减少酒精，尼古丁，镇静剂的用量，这样晚上可以坚持较

长时间的清醒。我一直闷头写字。在我阴暗而寂静的房间里。那里只有中午

的时候，才有阳光透过桂花树的叶子，零星地洒落在我的电脑桌上。

写得头晕眼花的时候，我就把赤裸的脚搁在桌子上，伸展我洁白的脚趾，

让它们晒太阳。然后点燃一根烟，看着鱼缸里的热带鱼，没有表情地游来游

去。它们有健康而强壮的心，不需要爱情，亦从不流泪。它们始终是我的榜

样。

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为绢生掉过眼泪。也许对她的死早有预感，或者

死亡的阴影一直离绢生太近。看到她血肉模糊的脸，让人感觉她是个玩脏了

没来得及洗干净的孩子。一张破碎而天真的脸。

绢生的所有物品均在我的房子里，她的父母来搬运的时候，哭得数次晕

倒在地。诚然绢生以前曾对我提起，她和父母之间关系淡漠，从小一直孤儿

般的长大，但看到老人的伤痛，我感觉到的，却是绢生始终对人的怀疑。她

需要感情，因为一直未曾得到，所以开始怀疑所有人… …

还有一些东西遗漏，仍留在她的房间里。零散的照片，是她来上海以后

拍的。在外滩的旧式建筑前，绢生特有的我行我素的味道，在阳光下淡淡地

微笑。和那个男人在一起，在他的怀里，笑得象个孩子，露出洁白的大颗牙

齿……还有日记，每一页记录着她一天里发生的事情。快乐的，悲哀的，烦

恼的。她用流水帐的平淡口吻叙述，简洁的，一句轻轻带过。

她是透彻的。只是一个容易感觉孤独的人，会想用某些幻觉来麻醉自己。

一个手里紧抓着空洞的女子，最后总是会让自己失望。

在她死去的第 7 天，我半夜写完小说，突然听到绢生的房间里有声音发

出。不是我平时在寂静中，常常听到的桂花树叶在风中摩擦的声音。似乎是

轻轻地笑声。我没有开灯，摸黑穿过客厅，推开她的房间。洁白的月亮洒在

房间中央空荡荡的大床上。

我看到绢生，穿着她的白裙子，光着脚，坐在床边抽烟。她海藻一样的

长发潮湿凌乱，黑眼睛漆黑明亮。她对我笑。我说，你为什么不回来，绢生。

你以为你这样就报复他了吗。如果他不爱你，他根本就不在乎。

绢生笑，在地板上没有声音地走动。她的烟还是红双喜。这是我们常抽

的牌子。她似乎是不愿意来和我争辩。她终于对一切释怀。我突然哭了。我

说，绢生。最起码你可以爱自己。我恨你从来未曾懂得珍惜。

我的眼泪终于掉下来。

元旦的时候我独自去外滩看烟花，挤在人堆里看漫天的烟花隆隆地绽

放。江风寒冷刺骨，空荡荡的高楼显得肃杀。我看了一半，开始害怕，想会

不会在人群里碰到那个男人。或者他会带着他的新伴侣出现，从背后拥抱住

她，在寒风中亲吻她的头发… … 人头攒动，似乎没有太大的可能性。后来又

笑自己的狷介。每个人有自己的宿命，一切又与他人何干。太多人太多事，

只是我们的借口和理由。

在人群里，一对对年轻的情侣，彼此紧紧地纠缠在一起，旁若无人地接

吻。爱情如此美丽，似乎可以拥抱取暖到天明。我们原可以就这样过下去，

闭起眼睛，抱住对方，不松手亦不需要分辨。

因为一旦睁开眼睛，看到的只是彼岸升起的一朵烟花。无法触摸，亦不

可永恒… …

就在这一个瞬间，我体会到了绢生。她在寒冷的大雨中，在那个男人的

怀抱里看到繁华似锦，尘烟落尽。她在黑暗的情欲中期盼逃离的世界尽头。

她在 30 层的玻璃窗前，光着脚坐在窗台观望楼下的万家灯火。她的放弃。

我终于原谅了她。

【午 夜 飞 行 】

Peoplegettingbornanddying

ButI'veheardthere'sjoyuntold

---Angelene

玛莉莲是位于西区的一个小酒吧。威士忌苏打和 DISCO 是它的招牌。但

是最近的生意不是太好。因为以前的一个 DJ 消失了。

这是他来到上海的第一份工作。每个夜晚，他出现在音控台后面。他是

个英俊沉默的男人。常常穿一双球鞋。还有松绿色的肥大布裤子。台子上开

着一盏小小的低瓦数的台灯，用来选唱片。

他低下头看封套的时候，长长的头发就滑下来遮住了眼睛。

他很少抬起眼睛看人。

在狭小的舞池里，酒精和烟草混合着尖叫尽情地发酵。他绞杀着脸色苍

白的人

和空洞的音乐。然后神情冷漠地拿起放着柠檬片的冰水杯子。深夜 12

点过后，是跳慢舞的休息时间。放一些英文老歌或者只是柔缓的萨克斯风。

他这时可以离开工作台，靠在阴暗的角落里，点上一支烟。这时候他的眼睛

会习惯地转向吧台那边的厚木门。

他来酒吧的第一个夜晚就看见她。已经 7 天了。

每天深夜 12 点。厚木门后面。她的活动范围局限于此，从不走到舞池

中间或有亮光的地方。

所以，每一次他看过去，她都是独自站在阴影里面。

已经是是初秋了。她仍然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身裙子。圆领无袖，是洗得

很旧的绉丝。白色已经泛出黯黄，象枯萎的茉莉花瓣。头发浓郁如海藻，漆

黑地倾斜在腰间。她双手空空地站在喧嚣的人群后面。有时候会独自坐在吧

台边的高脚椅上。但人一过来，她就很快地闪开。那种寂静而带着微微惶恐

的表情，吸引他的视线。

他看见她的时候，她全身闪烁幽蓝的光泽。那种蓝光，让人寒冷。

他手里夹着烟走向她的时候，她孤立无援地站在角落里。一个拿着大玻

璃罐啤酒的男人，突然撞着了她。男人没有任何表情地走过去了，没有说抱

歉。而她似乎不受任何惊扰的安静。那种沉着引起他的兴趣。

你从不到前面来跳舞。他说。他看到她的发鬓插一朵酒红色的小雏菊。

他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会头戴鲜花的女孩。

我不喜欢光线。它让我感觉会遁形。她说。

黑暗舞池中的情人们拥抱在一起。空气中漂浮灰尘和情欲的味道。这里

有很多夜间出现的动物。身份不明，神情暧昧。象在潮湿泥土里开出来的腐

烂花朵。

但是她似乎并不是来玩的人。

能请你喝杯酒吗。

可以。威士忌苏打。

女孩仰起头的时候，露出脖子性感的线条。她把杯子放在吧台上。洁白

的手指微微地蜷缩着。

他抽了一口烟，眯起眼睛注视她。他说，你来这里做什么。

她说，等人。等一个约好的人。

他一直没有来吗。

是。他一直没有来。

他点点头。他突然之间把手放在了她的脖子上。那一块肌肤柔软而冰凉。

象丝缎一样。

他用拇指和食指的指尖揉搓着它。

那个我等的男人，他叫我ANGELENE。她说。

凌晨四点左右，他骑着破旧的单车回到自己租来的房间。洗完澡然后开

了一瓶酒。房间很简陋。他来到这个南方城市不久，而且很快就会离开。他

想着她的名字。然后拿出旅行包翻出一盘 CD。那是他在火车站附近买来的

打孔带子。PJHARVEY。一个黑发女子。第一首歌的名字就是ANGELENE。

MyfirstnameAngelene

Prettiestmessyou'veeverseen

微微沙哑的声音漂浮着疼痛。他赤裸地趴倒在床上，一边喝酒，一边用

一根铁丝扎进自己的手腕。很快，他就在无法控制的颤抖和寒冷中发出了沉

闷的嘶叫。

黑暗中是那种熟悉的寂静的声音。一滴一滴。粘稠的液体融合在一起。

在从窗缝间漏入的阳光里，他看到地上的 CD 凝固着几滴褐色的血。

跟我走。他说。我有一张唱片送给你。在家里。

女孩在角落里等了他很久。酒吧里的人已经不多了。他们一起走到门外。

大街上空荡荡的，只有梧桐的枯叶在夜风中回旋。天气已经越来越寒冷。

你该穿外套。他说。他把她的身体搂在自己的夹克里。

我怕他会认不出我。最后一次告别的时候，我穿着白裙子。女孩说。她

的眼睛很明亮。

描着一根细细的眼线，是凄艳的土耳其蓝。已经晕染开来。潮湿而孤寂。

他会来吗。

我不知道。

他们沿着荒凉的马路走到黑暗的郊外。等车吧。女孩说。她微笑地仰起

头。黯淡的星光下，

他看清她左眼角下面褐色的泪痣。他俯下脸亲吻那颗被凝固的眼泪。他

说，我好象在什么地方曾经爱过你。他闻到她肌肤上散发出来的冰凉的尘土

味道。这么晚还会有车吗。

有。夜间巴士能随时带我们去想去的地方。女孩轻声地说。

夜色中灯光昏暗的大巴士缓缓地开过来。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他跟着她上了车。巴士又无声地开动了。座位上零散地坐着几个人。她

说，我们去上面一层。

能看到星光。微微摇晃的车厢里，他感觉到很冷。

女孩说，你在发抖。

他说，有点冷。他的手抚摸她的身体。他喜欢她冰凉柔软的肌肤。因为

有欲望的身体会

有灼热的温度。而热的气息会让他想到血。他忍不住就会想象血从肌肉

中喷涌而出的景象。

那会让他恶心。

女孩说，你想和我做爱对吗。他沉默地看着她。然后他说，是。

女孩微笑着。可是我要你用东西和我交换。

他说。可以。你要什么。

女孩轻声地说，我要你心里的往事。

她不愿意开灯。在他简陋的阁楼里，她的身体融化成一片汹涌而温柔的

潮水。

那片冰凉的潮水把

Chapter_5

他缓慢而窒息地吞没。终于结束了。

他象一片叶子一样，沉默地飘浮在虚无中。

她说，你的家在哪里。

在江西的一个小镇，每年都有水灾和死于血吸虫病的人。

你憎恨贫穷吗。

是。我憎恨贫穷。因为它无法摆脱。

为什么出来了。

因为父母死了。他仰躺在床上。看着黑暗中女孩赤裸的洁白的身体。她

抚摸着他。

她说，你的肚子上有个伤疤。他说，别人捅的。

你是一个有伤疤的男人。她说。

这里面还有血的味道。她低下头吸吮他的伤口。

中午他醒来的时候，女孩已经消失不见。她带走了他的唱片。

枕头边有她一根长长的发丝。放在阳光下看的时候，突然断了。

他来到上海的时候，感觉自己在随时面临着末日。

每一个夜晚，他都看到这个男人。他的脸俯向放在地上的木盆，肥胖的

脖子在他的手心里抽搐。

他让这个男人听血滴在盆里的声音。那是这个男人的血。脖子上的黑洞，

在抽搐时涌出一股又一股冒着热气的血液。是这样鲜活的芳香的液体。

木盆里的血凝固成了黑色。男人的皮肤渐渐褪成了苍白。象一层撕下来

的薄纸。

男人的血终于流干了。

他身体的每一根脉管都在汹涌着快乐。寒冷却透彻骨髓。他忍不住在颤

抖中发出呻吟。

在此后的每一个夜晚，只有闻着血腥的甜腻气息他才能入睡。

可是他觉得自己身体里面的血已经在慢慢地干涸。

夜晚 8 点，他骑着自己的破单车去酒吧上班。

半路他在一个杂货铺买了一包烟。还有消毒药水和胶布。在稍微的迟疑

之后，

他示意店主给他一盒双面刀片。

他用一张扔在柜台上的旧报纸包住自己买的东西。报纸上有触目惊心的

标题，大意是发现被肢解的男尸，找不到头颅，正在追查疑凶之类。城市每

一天都有可能爆发罪恶。死亡的阴影无处不在。杀和被杀的人，有他们人性

的是非标准。深刻而模糊。但如果由社会来衡量。它就立即变得简单粗糙。

没有人能预料和看透隐藏着的仇恨。

他表情冷漠地把那张报纸揉成一团，丢进了车筐。

女孩远远地出现在吧台边。他低着头不去看他。在某个黑暗的瞬间，他

们的身体缠绵地交融。可是这一刻，他只把她当成人群中的陌生路人。

女孩在角落是散发着孤独的蓝光。没有任何男人和她搭讪。她的旧裙和

素脸，

似乎引不起旁人的兴趣。他腹部的伤口突然疼痛起来。

她一直等到他下班。他发现她手里拿着他的唱片。他说，为什么不放起

来。

她说，没地方放。我拿着挺好。她看过去更加陈旧了。裙子，皮肤，气

味。

甚至土耳其蓝的眼线，都已经模糊不清。他看到她脖子上紫红的血斑。

是他

在激情的瞬间吸吮出来的。

心情不好吗。她说。

不要再让我看到你。他沉闷地说。我不是你等的那个人。

她微笑。我听了唱片了。是那个男人给我放过的。他以前就在这里当

DJ。

寂静的凌晨，当他快下班的时候。这是他放最后一首歌。

Roseismycolour,andwhite

Prettymouth,andgreenmyeyes

Iseemencomeandgo

Buttherewillbeonewhowillcollect

Mysoulandcometome

她轻轻地闭上眼睛哼唱着。然后在黑暗中伸开手臂，独自在空旷的酒吧

里转圈。没有舞伴。她的舞伴一直没来。

他们再次搭上午夜的巴士。还是坐在空荡荡的上层车厢。他闻到寒风里

面泥土的气息。巴士正缓慢地穿越寂静的旷野。天空中有冰凉的星光。

女孩说，在我遇见他之前，我以为自己的爱情是一个夭折的孩子。来不

及长大就死亡了。他从北方来到这里。我知道他不属于这里。可是我爱上他。

她轻轻地把脸埋入他的怀里。年轻的男人的气味。明亮而温暖。我请求

他带我走。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我不怕吃苦。只要他拥抱着我。哪怕只有

一个夜晚也好。

他冷冷地说，他不会带你走的。他不会想让爱情束缚自己的自由。

她说，是。他喜欢自由。但他对我许下诺言。

他说，是在做爱之前许下的诺言吧。男人都这样。

她说，我对他说过，不需要许诺。因为我不期待。但他要给我。

既然许下诺言，我就一定要他践行。

那座废弃的公寓修建了大半而后被废弃，伫立在荒野中。

远远看过去，象一艘抛锚的船。

他跟着她走到楼梯下面。浓密的杂草里开着大片的雏菊，酒红的雏菊，

是她黑发上的

那一朵。在黑暗中散发出刺鼻的清香。

他们踏上台阶。走到楼道的拐角处，他把她推倒在墙上。他说再让我看

见你，我就杀了你。

然后他粗暴地亲吻了她。他的眼泪滴下来。温暖地渗入嘴唇。他听到楼

道外面呼啸的风声。

生命无尽的孤寂就象一片野地。他说，我不爱你。

走到楼顶。他拿出烟来抽。他抬起头看不到星光。夜空是漆黑的。

她轻轻地说，所有的星已经都坠入了大海。在他离开我的那一个瞬间。

他说，他许诺要带你走。然后他走掉了。

她说，他想去另一个城市。他说他对上海厌倦了。

他说，你无能为力吗。

她说，不。我有。

来。过来。她轻声唤他。他这时发现自己和她一起站在了楼顶的边缘。

下面是深不可测的黑暗。风把他吹得颤抖。

你可以试试飞行。象一只鸟。她说。有一天我发现，飞行能带我脱离这

里。

她平伸开手臂，挺直地站立在风中。长发和白裙四处翻飞。他说，我不

需要飞行。他开始慢慢地靠后。她笑了。你很恐惧是吗。她说。杀人的时候

你恐惧吗。

她说，我知道你杀过人。你的身上总是有血腥味道。你的肉体已经开始

在仇恨中腐烂。

那一年村庄水灾严重，村里的领导却贪污了支援的物资和钱款。父亲写

了一封检举信被发现了。拖进乡政府里打了三天。母亲卖了猪，倾尽所有。

可是父亲回到家拖了一天就死了。

他那时还是个少年。他逃离故乡的时候是冬天。狂奔了 100 多里山路，

然后趴上一辆开往北方的货车。厚厚的棉袄里都是血。血从腹部流出来。冻

成了硬块。

他冷冷地看着她。公理是上天注视着苍生的眼睛。它会给我们结局。是

公平的。

女孩说，可是我们都没有等到是吗。

他转身向楼下走去。他腹部的伤口非常疼痛。他觉得寒冷。

当他的脚踏上厚实的杂草。他看到女孩的白裙象花朵一样在空中绽开。

她的长发高高飘起。象鸟的翅膀一样在风中展开。当他在旷野中飞奔的时候，

他听到她的笑声。

他转过头去，看到她的身体坠落了下来。

清晨的时候，他在街上喧嚣的声浪中惊醒过来。远远听到警车的尖锐呼

啸在风中消失。他下楼去买烟，听到菜场附近所有的居民都在议论。那起全

市闻名的分尸案有了线索。因为有人在郊外的野地里发现了头颅。

黄昏的晚报登出了彩照和报道。他看到昨天夜里巴士把他送到的那幢公

寓楼。

被废弃的荒楼，草地上满是野生的雏菊。日光下那是纯白色的菊花。警

察在菊花丛下挖出了案发一周后出现的头颅。

他的心紧紧地缩成一团。他跑到附近的图书馆去查看前几天的晚报。然

后他在明亮的阳光下面看完整个案件的系列报道。在垃圾堆里发现的零散尸

块。玛莉莲的 DJ 已失踪数天。是一个北方口音的外地年轻男子。曾和一个

常出现于酒吧的女孩来往频繁。那个女孩是台商包下来的金丝雀。

报上登出那个女孩的照片。他把报纸铺平在桌上。他一动不动地看着。

他看到女孩身上圆领无袖的白裙子和她的土耳其蓝眼线。

他来到公安局处理案件的科室。他说，我看到过那个女孩。

接待他的是个年轻的男人。男人微笑着看他。什么时候看到的，在哪里。

前几天晚上都看到。在玛莉莲酒吧。

男人点点头。他说，我们曾经在报上登出公告，凡提供有效线索的人可

以领到报酬。

所以一直不断地有人来。但是已经不需要了。

他说，为什么。

男人说，因为我们七天以前已经找到了她。

他说，我可以跟她说话吗。我昨天还和她在一起。

男人再次意味深长的微笑。他说，本来是不必要让你看的。但我想让你

知道你应该做一件事情。

男人把他领到地下室。男人推开一扇大铁门。里面是寒气逼人的停尸房。

男人说，她在3 号尸床。他慢慢地走过去，停在阴暗的寒气里。撩开铺在上

面的白色棉布。他看到了她素白的脸。旧的皱丝裙子，上面都是血迹。

男人说，你现在知道你应该做什么了。你必须去医院看看精神病科。

我们在郊外的荒楼里发现她。她在那里隐匿了很久。也许因为饥饿。所

以爬上楼顶跳了下来。

但是没想到她把那颗头颅也带在了身边。她把它埋在白色雏菊下面。今

天有人在那里收拾垃圾，发现了血迹。如果头颅是那个 DJ 的，案件就已经

清楚。

他沉默地站在那里。他看到她脸上寂静的表情。还有脖子上那块紫红的

血斑。

晚上他收拾了行装，准备当晚就坐火车离开上海。

他想再给自己一年的时间。他想去农村教书。然后就去自首。虽然那起

谋杀已经过去 10年。在10年里面，他每天晚上都听到那个男人滴血的声音。

那个贪污并打死他父亲的男人。他是贫困的少年。在权势面前无能为力。除

了拿起那把杀猪刀。那时候，愤怒和仇恨控制了一切。可10年的流亡生涯

以后，他开始相信公理。

他预感到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在把刀扎进男人脖子的时候，他已经走

到了黑暗中飞行的边缘。

在夜色中，他走到路边等车。寒冷的深秋已经来临。他想起自己在深夜

黑暗的山路上狂奔的时候，看到的满天星光。冰凉而明亮的星光，照耀着前

路。可是他知道死亡的阴影已和他如影相随。

他想重新开始生活。他告诉自己不会再杀人。如果能够逃脱。他愿意赎

罪。

可是身上的血腥味道日日夜夜跟随着他不放。

空荡荡的马路上，他又看到那辆缓缓行驶过来的巴士。他没有动。他看

着它在他前面停了下来。女孩在车门口出现。她的黑发上还戴着那朵酒红的

雏菊。清香的鲜活的花朵。她孤单地微笑着，头发在风中飘动。

他说，为什么你会做得这么彻底。你砍得动他的骨头吗。

她说，他答应过我，要带我走。带我去北方，带我离开这个城市。

他说，但是人可以随时修改自己的诺言或者收回。这并没有错。

她说，是。现在我也会这么想。我会宽容他，让他离开。生命都是自由

的。

他说，可是你杀了他。

她说，我无路可走。他带给我唯一的一次希望。

他说，为什么不去自首而要跳楼。

她说，我很饿。也很冷。我想其实我自己也可以脱离。飞行。

她孩子气地笑了。在黑暗中飞行的时候，我以为自己已经是一只鸟。可

是它的方向是下坠的。所以就没有了远方。

她把 CD 拿出来交给他。她说，带走它吧。我已经不需要歌声了。

如果没有感受到幸福，也许就不会有绝望。

可是他放着这首歌的时候，我很温暖。我想让他拥抱着我。一刻都不要

分开。

也许他并不知道他做错了什么。

我还想等到他。

他把 CD 放进了包里。她说，你不和我一起去吗。

他说，不。我还需要时间。他说，请你离开我。为什么你要跟随着我。

女孩轻轻地抚摸他的脸。她说，你很英俊。很象他。可是你身上到处是

恐惧和腐烂的血腥味道。你已经没有时间了。你不能没有付出。

她轻声地哼着歌上了车。车门关上了。

巴士在寂静中无声地开向黑暗的前方。

Twothousandmilesaway

Hewalksuponthecoast
Twothousandmilesaway
Itlaysopenlikearoad
.....
三天三夜的火车，把他带到了北方的一个城市。
他一下火车就被扣留了。因为他的背包不断地渗出血液。而且发出腐烂
的恶臭。
检查人员打开包检查，里面有一些衣服。CD 不见了，却发现大堆凝固
的血块。
他们发现了他假的身份证。
你真实的名字叫什么。
家乡在哪里。
身上是不是有伤疤。
抬起头来。

.....
江西小镇在逃的谋杀罪案犯在十年后落网。
【空 城 】
清晨七点的时候，火车缓缓进入异乡的站台。
这是终点站。人群拥挤地流向出口。她把自己的行李慢慢地拖出来。下
车之 前，掏出镜子。在有点苍白的嘴唇上抹了一层单薄的玫瑰油。她看
到自己眼睛中的沉静和疲惫。
整个夜晚，在卧铺上不断地醒过来。每一次停靠在不知地名的站台。她

睁开 眼睛就会看到玻璃窗外荒凉的白色灯光。一共是１６个小时的旅

程。卧铺的票价和一张机票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这是一个没有目的

的旅行。虽然她要经过３个城市。她需要的，仅仅是这段旅程的本身。在路

上的感觉。

半夜的时候，火车停留在镇江。人声鼎沸。车厢里一片漆黑。听到隐约

的鼾声。

她突然看到他的脸。很久她的心里已没有任何关于他的线索。那里已经

是空茫的雪后原野。但是看到他的脸。带着熟悉的气息，寂静地俯向她。她

抬起手，想抚摸他的眼睛。手在黑暗中凝固成孤独的姿势。发现自己是清醒

的。并且浑身是汗。

粘湿冰凉的汗水把头发贴在了脖子上。这是他的城市。她从没有去过这

个小城。

曾经这里有他的爱情。她回想着他脸上她熟悉的那种神情。突然发现，

原来自己从不曾遗忘。

原来他只是缩小成了心上一条短短的纹路。只是无法回复平整。

铃声之后。火车又摇晃着驶向寂静黑暗的远方田野。

她散着头发从中铺爬下来，沿着窄窄的走道，走到尽头的盥洗室。她用

冷水把毛巾淋湿，然后盖在脸上。明亮的灯光下，镜中的脸象一朵疲惫的花。

烟花三月下扬州。心里浮起古老的诗句。她一直记得这一句。好象是一

次告别。

她不知道自己去向何处。票根上的城市名称，是一种安慰。

叶说，来我这里，让我看看你。她去买票的时候，刮很大的冷风。整个

城市阴冷荒凉。她走在大风中，象一只无法收起翅膀的鸟。她突然觉得累了。

她的行李包中只带了几件棉布衬衣和一本杜拉斯的传记。她无法确定自

己去远方的意图。是寻求一次让自己心安理得的逃避吗。因为她对叶的无所

期求。

还是因为叶在电话那端轻声地说，你是需要照顾的孩子。

阅读是唯一的陪伴。杜拉斯的埃米莉。书中写着，它使人想起漫长的海

上旅行。中途不停靠的横渡和阿拉伯海孟加拉湾。贡布平原和瞿罗的天空。

还有不可能的爱情和无法停止的写作。埃米莉没有思想。只有对他的爱。

再次迷糊地睡过去的时候，她的手指搭在冰凉的书页上。

她随着人群走过地道。看到出口处外面明亮的阳光。她的眼睛有微微的

晕眩。

叶站在阳光下，笑着凝视着她。他们一眼就把彼此相认出来。她把票子

递给检票员。她看到他身上背的黑色帆布包。在上海写程序的时候，上班的

时候，他都会背着这个包。因为里面要放工具书和笔。第一次见面是在上海。

那个夜晚下起凉凉的雨丝。他慢条斯理地从包里拿出一把折叠伞给她看。但

是后来他们没有用那把伞。他们在雨中走过整条圣诞气氛中的淮海路。她记

住了他的认真。

是唯一一次见面。已经一年了。

叶把她肩上的包卸过去。他说，你瘦了。他微笑着。他自己却有些发胖。

在上海工作的时候，他过着忙碌的生活。回到自己的家乡，却开始调整得悠

闲舒适。

他没有正式上班，偶尔给企业写写程序。晚上去夜校读书。他说，日子

过得比在上海的时候舒服。

他不喜欢那个城市。

他们上了出租车。车子沿着陌生城市的宽阔街道向前飞驶。他对她说，

这条环城路很漂亮。

这个城市的绿化搞得很好。路的两旁是是浓密高大的树荫。她轻轻地侧

过脸看阳光下的绿叶。

他说，你累吗。他迟疑地看着她的脸。这一年我不知道你是否过得好。

你一直不肯再和我联系。他说，但是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出行的前一夜。远方的朋友曾打来电话。深夜的时候。他问她，你为什

么决定要出去一星期。也许只会让你自己更糟糕。她说，因为感觉内心的恐

惧。恐惧自己会在寂静中腐烂。一点一点地，从根部开始。潮湿颓靡的腐烂。

要晒晒太阳了。

那你为什么不过来看我呢。他在电话那端说。

不能过来看你，是因为你对我有好奇。但是我需要的，却是安慰。

她微笑。她知道他懂得她的意思。她不想见到任何对她抱有好奇和期望

的人。这种感觉太疲倦。

叶不一样。他是朋友。在上海音乐学院门口，他背着他的黑色帆布包，

站在梧桐树下的样子。不曾让她的心感觉任何起伏。这种平静的感觉。使她

感觉安全。

她说，有时候我需要的只是这些简单的东西。他说，我知道。她有很多

时间，她可以走得更远。

但是，她可以选择的，平静安全，却并不多。虽然都是网络上的朋友。

但在喧嚣和好奇的眼光里，她把自己的心缩成小小的一片花瓣。

墙上还挂着叶买给她的圣诞礼物。是在淮海路上的一个精致的小店铺里

面。

她抚摸着天使木偶的洁白翅膀。他说，你喜欢吗。他执意买了给她。她

把它挂在墙上。很长的时间，她没有给他任何消息。她不确定自己再次的出

现是否会带给他伤害。

但是她知道他会原谅她。因为原谅，所以才有肆意的自私。

车子停在他的公寓楼前面。这里是安静的住宅区。他自己住。两室一厅。

不是特别大的房间。

但是有干净的厨房和卫生间。客厅里放着旧的冰箱。有一台很老的电脑。

两个房间各放了一张单人床。他说，你随便挑一张。床上铺了散发着阳光气

息的蓝白格子的床单。

她也自己住。但不是他房间里那种简单洗练的气氛。她的大卧室里总是

有堆得高高的杂乱的书籍和ＣＤ。一面墙挂满她黑白旧照片的木框子相架。

各种各样的陶瓷杯子。纯棉桌布和窗帘。放在窗台上的小盆绿色植物。还有

绒布狗熊和各种木偶。当然也有电脑。

那个房间唯一缺少的是人。

她说，自己住有没有感觉寂寞。他说，挺好的。看看书，上上网。如果

你能多住几天就好。

明天她就得离开这里去南京。她有两天一夜的时间停留在这里。她拖掉

鞋子，在空旷的客厅里转了一下。她突然喜欢上这个房间。有个平静而认真

的男人。有一段空白的生活。

他们去逛街。这并不是一个商业气氛浓郁的城市。走在大街阳光下的人

群，有着懒散的表情。

比起上海的喧嚣尘烟，这样的生活是平淡悠闲的。他说，我不清楚你为

什么会喜欢上海。上海的水和空气都不好。她说，我只是对它有情结。虽然

不知道是为什么。

在百盛下面的地铁站台，总是有行色匆匆表情冷漠的人群。他们披着一

层孤独的透明外衣。象穿行在深远海面下的鱼。各行其事。脆弱无常。她喜

欢看着陌生人，想象和猜测他们的思想。常常会在人群里看到一些男人。英

俊的脸。冷漠的表情。温柔的嘴唇。理一个干净的平头。衣着时尚而精致。

虽然有可能只是小格子的棉布衬衣和咔叽裤子。大部分应该是外企的白领或

者自由职业者。

她喜欢看到这些散发着自恋气息的男人。他们的心里不会有太多淳朴温

暖的东西。却有淡漠的眼光和深藏的狂野激情。

只有上海，才会有这样的男人。才会有这样的男人带来的故事。因为华

丽喧嚣而荒凉。

而平淡无奇的城市，是一面平静的湖水。轻轻淹没期求。

走过最繁华的大街。他们去豆浆店喝豆浆。他们闲散地聊天。有时候只

是安静地看着街边的阳光和人群。聊起网上一些共同的朋友，大部分都有了

变动。深圳，北京，西安。生命象鸟一样迁徙。他说，他肯定也是要再次出

去。生活总是在别处。

他们是在聊天室认识的。每一个上网的人都会有一段特别的聊天室经

历，在上网的初级阶段。她几乎不再回想那段日子，在聊天室引起的纷扰喧

嚣。最后她让自己象一颗水珠一样的蒸发消失。仅仅因为厌倦。嬉笑怒骂的

聊天室记忆，仿佛一段少年往事。后来ＩＣＱ和ＩＲＣ取代了一切。

他说，还记得我们在聊天室刚刚碰到的时候吗。聊了一个通宵。还有那

个北京的阿吉。

是，ＣＲＡＺＹ。她笑。

后来你再也不来了。

和聊天室所有的人断掉了联系。因为想消失掉。

为什么。

不知道。因为厌倦吧。厌倦虚幻。她微笑着看他。唯一的收获是有了一

个朋友。

他固执地说，可是曾经你也和我断绝过联系。

她说，我们都是自由的。

她说，最起码现在我还会千里迢迢来看你。因为你是我在远方的朋友。

我并不是一个能和别人轻易做朋友的人。

在城隍庙里。她好奇地看着电烤的羊肉串。他说，吃过吗。她摇头。她

喜欢素食。平时几乎从不吃这一类的食物。她突然象个孩子一样的快乐起来。

她摸出硬币，我们来一串吧。

烤得很烫的肉串，上面洒满了辣椒桂皮粉末。他们站在一边，和身边的

一大堆人挤在一起，吃完了串在铁丝上的肉。这种热闹的日常生活，似乎离

她很遥远。

她一直过着寂静的日子。象她的手背上的一小块皮肤。纯白而素净。是

没有皱摺的丝缎。可是太荒凉。

她想起一个人，一直接连不断地写批评的信给她。他写很长很长的文字。

诉说他对她的不满。

她突然觉得他付出的精力其实很多。他收集她所有的文字，研究小小的

细节。平时她几乎很少回信，但是她写了几句话给他。她说，谢谢你写了这

么多的字给我。希望你是快乐的。

如果她有相同的精力和时间必须付出。她宁愿选择去喜欢一个人。这样

自己的心也会好过一些。

很多时候，感觉自己无话可说。

可是这一刻，她感觉到隐约的快乐。叶总是给她一大片自由平静的时光。

想说就说，想歇就歇。

他不是那种自我中心又张扬的男人，他说，你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

她歪着头想了一下，她说，看恐怖片。和我一样。他笑。那我们去买片子来

看。

在一大堆盗版ＶＣＤ里面，他们挑了三张美国片子。

晚上她提议在家里做饭。她不喜欢在外面吃饭。他说，你会太累。她说，

不会。再叫几个朋友来。吃完饭我们打牌。

他们去了菜市场。她已经订好菜谱。买了卷心菜，鱼，西红柿，豆腐，

蘑菇，萝卜和豆子。

手里捏了一大堆东西，出来的时候，她又买了甘薯和糯米园子。她说，

打牌以后我们可以再做水果甜羹当夜宵吃。

天色已经黄昏。她系上围裙。两个人在厨房里忙碌。他负责洗和切。透

过窗口，看到对面楼上的明亮灯火。温馨的夜色里传来话语和饭菜香。她把

火开得很大，一边做菜一边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典型的内地南方男

人，都有会做家务的美德。他也不例外。她对他的感情是这样平静。所以能

够为他做一个温柔凡俗的女孩。无数次，她渴望自己能够放弃写字和漂泊。

为一个男人停留下来，做这些琐碎平淡的事情。可是如果真的有能够相爱的

人。只会在疼痛中互相逃避。

心如死水，才会幸福吗。

热气腾腾的菜摆上餐桌。他邀请的一起来打牌的朋友也都到了。来了三

个大男孩。虽然第一次见面，但他们都知道她。其中一个笑嘻嘻地说，菜是

你们那边的口味吗。她说，是。她知道她的配菜风格把他们看糊涂了。比如

带鱼和卷心菜用醋做出的羹，他们从没看到过。但在江南，这是冬天晚上家

里常有的菜。

还有豆子和西红柿一起炒。酸甜的味道比较微妙。只是他们这边喜欢浓

重偏咸的口味。

而她做菜向来清淡，并且从不放味精。

但大家还是很高兴。四个男人拿出白酒来喝。虽然菜吃得有些疑惑不解，

但都津津有味地吃光了。

饭桌上听他们聊起彼此的工作。谈着销售，电脑。她很少和这么多人一

起吃饭。男人之间豪爽直接的对话，是她喜欢的。从小她的朋友就是男人比

较多。因为喜欢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简单的感情。

她靠在一边，带着淡淡的笑容，听着他们的谈话。

吃完饭以后，牌局开始。打的是斗地主。每打完一轮，他们都要总结经

验，彼此检讨和指责一番。

小小的游戏，打得一本正经。她一直在笑。她打不过他们。终于放弃。

去厨房做水果甜羹。

苹果，香蕉，梨，橘子，都切成小块小块的。和甘薯粒，糯米园子放在

一起。再洒上鸡蛋和桂花。

也是江南的风格。很甜。然后其中一个人又去接了女朋友来吃。

聊天的快乐气氛，一直到深夜。

累吗。叶看着她。她在洗碗。叶拖着厨房的地板。她摇摇头。

叶轻轻拍了一下她的头。你是需要照顾和陪伴的孩子，你知道吗。

他微微有些疼痛地看着她。你应该过正常的生活。不应该寂寞。不应该

漂泊。

她看着冲在碗上的清水。也许，长期寂寞而漂泊的生活，真的让她恐惧

了。

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无处可逃呢。叶笑着看她，他们问我你会不会嫁给我。

我说我希望会。他说，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吗。

她说，碗放在哪里呢。她转移开话题。

终于都打扫干净了。她冲了热水袋。冬天的寒冷总是让她无法抵挡。那

是一种从身体里面涌动出来的寒冷。血液会流得很慢很慢。因为没有带常用

的洗面奶出来，她在超市买了一块强生婴儿香皂。还买了一包玫瑰茶。是一

小朵一小朵晒干的玫瑰花蕾。用热水泡软以后有浓郁的清香。

他在房间里打开电脑上网。他说，你来收信吗。她说，算了。她不想碰

电脑。有时候她会厌恶这个辐射强烈的机器。让她脸色苍白。可是网络已经

是生命里一个部分。这个虚拟的世界，给了灵魂自由的空间。

她说，晚安。

晚安。他看她。好好睡一觉。

她走到旁边的房间。小小的干净而温暖的房间。关窗子的时候，看到异

乡深夜空寂的天空，有一轮银白的月亮。风是清凉的。她扭开床头的台灯。

把玫瑰茶放在旁边。然后换上睡衣，拿出杜拉斯的传记。

她关上了房门。但没有上锁。她信任他。虽然这是他的城市。他的房间。

他的床。

她只看了一小段。杜拉斯说，我作品中所有的女人，她们受到外部的侵

袭，到处都被欲望穿过，弄得浑身是洞。 如果有幸福的话，它总是同绝望

紧密相连。

同绝望和遗弃不可分离。

吞噬我吧。把我弄得变形。直至丑陋。你为什么不这样做。我请求你。

今夜黑花在放荡不羁的爱情中开出来。

书中有一张杜拉斯的照片。她光脚穿着凉鞋和旧牛仔裤坐在沙地上，叼

着苏打水的麦管。

在阳光下微微闭起一只眼睛，俏皮地微笑。她说，爱情和写作给自己寻

找欲望的客体只是为了超越它。它们从不满足。

她把自己的手指搭在书页上。凉凉的光滑的书页发出沙沙的声音。叶的

房间里没有任何声音。

也许他也已经躺下了。他问她，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吗。他是认真

淳朴的男人。第一次见面，她就感觉到里面的清楚界限。他让她的心平静如

水。

她喜欢的男人，是地铁里陌生的英俊男人。冷漠的，遥远的。隐含了所

有的想象和激情。

始终无法靠近。无法对谈。无法拥抱。就是如此。

可是你能够选择平淡的婚姻吗。她问自己。如果能够，就不会走得这么

远。

叶是过着明亮正常的生活的男人。可是她的日子阴郁和混乱了很久。她

不会带给他幸福。同样，他也无法给她激情。所以这个问题就无需考虑。

黑暗中，她把自己的身体蜷缩起来。

每次这样的时刻，她的眼睛里就会有温暖的眼泪。

早上她醒得很早。她洗了头发。房间里弥漫着洗发水的清香。这一觉睡

得非常安稳和平静。甚至摆脱了梦魇。在厨房里，她穿着宽大的棉布衬衣，

开始煮粥和热牛奶。两个人的生活，最起码会想到要为另一个人做点事情。

而一个人的生活，因为自由，对自己也开始漫不经心。通常，她独自的时候，

她会睡得很晚，然后随便找点东西吃，打发了事。生活毫无规律。

叶也起来了。他说，我们应该聊聊天。

她说，好。她微笑地看着他一本正经的脸。

我觉得你应该认真考虑一下生活的问题。是否出去工作。或者嫁给我。

我在考虑。她有点烦躁。她不喜欢他又提起这个问题。因为她觉得自己

的自私也有责任。她早就预料到，自己的出现，会带给他某种困惑和伤害。

也许她需要的只是一个朋友。没有任何威胁感和激情的危机。没有好奇

和期待。

只是彼此平静安全的相处。一起做饭，逛街，聊天。虽然他是个男人。

她说，吃早饭吧。她有些歉疚地看着他。她总是有杀伤力。对自己。对

别人。

可是叶陪着她。在这个城市里，她感觉是快乐的。因为生活的正常和明

亮。

她唯一并且始终疑惑的，是幸福的涵义。

豌豆，我感觉你过得不好。他说。他始终叫着她以前在聊天室的名字。

青梅竹马的温情感觉。

过得不好也一样在过下去。她淡淡地看着窗外的阳光。

不要为我担心。我一直都是脆弱而顽强。

下午她准备坐高速公路的巴士去南京。叶说，我知道我留不住你。

反正总是要走的。她说。虽然我也很想在你的房子里住下来。我很喜欢

它。

等你老了。累了。他笑。

她也笑。无法实现的话语总是很美丽。可是她希望他能够幸福生活。

她把行李收拾好。因为长期在外面的旅行，她对居无定所的生活已经习

惯。

她把那包玫瑰花蕾带走。她喜欢它。象还没得及生长就被掐断的爱情。

凝固了最深处的芳香。还是穿着旧的牛仔裤和黑色羽绒外套。只是换了干净

的棉布衬衣。

单薄和落拓不羁混合的味道。

天下起细细的雨。她笑，为什么我要走了，天开始下雨。他说，因为你

的无法挽留。

他把摩托车开上高架。速度接近飙车。凛冽的冷风夹带着雨点打在她的

脸上。

她有无法呼吸的窒息感。可是狂野的无法控制的速度让她快乐。这种类

似于欲望的感觉，也许才是能让人心血沸腾的东西。一切只是过于短暂。

她仰起头看着灰白的天空。天空在疾驶的速度中，似乎是倾斜的。

她买了一份厚厚的南方周末和一瓶矿泉水。她知道如何打发车上的两个

小时。

叶看着她。他说，南京有人接你吗。她说，有。她还没有给枫打过电话。

他是她最好的朋友。她打算到了以后再打电话给他。

如果去南京工作也很好。那里不象上海北京竞争激烈，但又很大气。比

较适合你。

叶说。而且你去南京，我可以常来看你。或者你先在那里待着，以后我

们可以再去深圳或者别的什么地方。

她微笑。她对自己的生活从没有任何安排。只是走到哪里算哪里。她已

经过了很久空闲日子。想有份工作，只是想让自己忙碌得失去思想。没有思

想的生活，是否会好过一些。有些疲倦了。做菜其实比上网，更容易让她快

乐。

她走上车子。旁边的座位是个年轻的男人。他让了一下，让她坐进去。

她伏在窗上，对叶摆了摆手。回去吧。雨下大了。

一些冰凉的雨点打在她的脸上。车子开动的时候，叶的脸一晃而过。

她看到黄昏的暮色迅速地包围过来。车子开过市区的喧嚣街道。到处是

下班的车流和人群。告别了，那些温暖的晚餐，喝酒，牌局和聊天。告别了，

生活明亮快乐的一刻。

她的确很喜欢他干净温暖的房间。可是比这份喜欢更明确的是，她知道

自己的无法停留。

把头靠在玻璃窗上，她疲倦地闭上了眼睛。

车子开始在高速公路上疾驶。

夜色已经黑暗下来。车子里很热闹。有人大声地聊天。旁边的男人问她，

你在南京哪里下车。

她说，汉中门。他说，我也是在汉中门。但是这车子的终点站好象是在

中央门。

没关系。走哪算哪。到时坐公车进去就行。

她感觉到身体深处的疲倦。突然不想吃东西，也不想说话。只能在黑暗

中听着自己的呼吸。

但是心里有隐约的回家的感觉。南京，好象是有前世的乡愁在那里。她

曾对枫说，她怀疑自己前世也许是在秦淮河的夜船上唱歌的女子。她喜欢这

个古老的城市难以言喻。那种被岁月沉淀后的沉静和忧郁。去南京是回到了

家。

车子开到长江大桥，堵了近一个小时。卡车客车混乱拥挤。而夜色中的

大桥灯火通明。她看看时间，已经快 8 点了。枫也许以为她今天不会过去了。

幸好她没有让他来接。她看着大桥，心里温柔而酸楚。过了这个桥，就到家

了。

那些在 2 7 层的大厦上做广告的日子。她常常趴在窗台上看着楼下的景

色。

差不多整个南京城区都在眼底。摩天大楼和灰暗的旧房混杂在一起。她

手里端着水杯，听着周围的普通话。有短短的一段时间，她以为自己可以安

定下来。在这个节奏缓慢慵懒的城市，过平淡的生活。

可是想要的生活非常简单，追寻它的道路却始终迂回翻覆。

到了火车站的时候，已经很晚。

男人和她一起坐上开往市中心的公车。他们开始聊天。他看过去很干净

整齐。

在南京有他的办事处。她在珠江路准备下车。可他坚持她和他一起在新

街口下。

在旅途上，常常会碰到一些有意思的人。她笑笑，没有再坚持。

对你去过的城市有什么感想吗。他问。有些城市感觉很沉闷。她说。

那也许是因为你碰到了一些沉闷的人。他说。

他们同时笑了起来。她记住了他这句话。她觉得他是个聪明的人。

为什么想来南京。是因为这里有你爱的人吗。

不。因为这是我喜欢的城市。而且有我一些好朋友在。理由很简单。

恩。你看过去是天生适合做广告的人。他诚恳地说。

为什么。她笑。

因为你的眼神很自由。

车子在热闹的新街口停下来。她说，我要走过去。他的方向和她不一样。

他说，我能留个电话给你吗。好。他们站在人群里。男人拿出钢笔，写了电

话给她。

她把纸条收起来放进口袋里。她知道自己也许不会打这个电话。但是她

很喜欢和他这一段轻松的交谈。毕竟她走过的地方太多。知道路过的人，只

不过是路过的风。

他们挥手道别。她看到他隐入人群，无声地消失。她想她也许可以走着

到枫的家里。但是喧嚣的人群让她感觉疲惫。而且南京的街道宽阔，走过几

个路口，也是费劲的事情。她背着自己的包，挤到一个卖ＶＣＤ的店铺里打

公用电话。是枫接的电话。你到了吗。他说。你在哪里，我过来接你。我不

知道自己在哪里。

她看看周围。到处是人群和车流。她看不到路牌。

突然之间，她发现自己似乎迷路了。孤独的感觉让她无法言语。

你在新百门口等我。我马上过来。枫果断地挂了电话。她在那里站了一

会。

有大河恋吗。她问卖ＶＣＤ的老板。是布莱德彼特演的。好象没有。那

个胖胖的男人说。她朝新百的方向走。

新百的门口有很空旷的广场，灯光直射。很多人聚集在那里。她实在太

累。

几乎无法再多走一步。于是在旁边的台阶上坐了下来。身边还有一些人。

和她一样的神情淡漠。

她发现自己再次融入了这个城市的夜色。

埃米莉给岛上的看守写了一封信。她说，在自己面前，应该一直留有一

个地方。独自留在那里。

然后去爱。不知道是什么，不知道是谁，不知道如何去爱，也不知道可

以爱多久。

只是等待一次爱情，也许永远都没有人。可是，这种等待，就是爱情本

身。

她不清楚自己的脑子里为什么会浮起这些书籍里的片段。她坐在喧嚣

中，把自己的头发散开来，闻着它散发出来的清香。她感觉很饿。她在人群

中张望着。

也许很快就会有一个男人出现。他会把她带回家里。给她热水和食物。

而她是流浪途中的一只动物。没有任何目的。经过的每一个城市，对她来说，

都是空的。

她把脸藏在自己的手心里。然后哭了。

【一 个 夜 晚 】

每年的圣诞节，在这个南方的城市里都是不下雪的。

她很奇怪自己会在这样的夜晚，独自出去看一场电影。

坐在公车上时，看见街上商店的橱窗都用粉笔划出了英文和雪花。Ｍｅ

ｒｒｙ Ｃｈｒｉｓｔｍａｓ。还有翠绿的圣诞树，挂着小天使和铃铛。

行人却是稀少。快乐的Ｐａｒｔｙ也许会持续到深夜吧。

下车之前，她对着车窗玻璃，掏出口红，轻轻地涂抹。

Ｈｉ。她对玻璃上的那张脸微笑。她想她真的喜欢这个温情的节日。

电影院里空荡荡的。

钢琴课。新西兰导演的作品。当美丽的旋律象水流一样倾泻出来的时候，

她把自己轻易的坠落在里面。

蓝色的潮水在暮色中翻涌。天空的色彩是模糊的，深紫和橙黄交织在一

起。钢琴被孤独地遗留在沙滩上。她突然轻轻地哭了。

她看到了身边隔了一个位置的男人，转过头凝视她。她用手指挡着自己

的眼睛，对他说，对不起。

男人说，你喜欢这场电影吗。那时散场的灯光已经亮起。她说，是的。

电影有时就象我们灵魂深处遗失的幻想。你在接触它的同时，体会着破碎。

男人轻轻的笑。他穿一条深烟灰的灯心绒裤子，干净的短发和眼睛。他

说，圣诞节的晚上，人们都会做些什么呢？也许我们该去教堂听赞美诗。

他们走在街上。天空下一点点细而寒冷的雨丝。在桥上，她伏下身去看

江水上起伏的霓虹光影。风把她的发梢吹起来。

她大声地叫着。江边停泊着外地的渔船。

她说，我常常幻想一只船会把我带到很远的地方去。不会回来了。丧失

掉一切的往事。

他说，想到哪里去。

不知道。我从来没有方向。

教堂里挤满人。在一块黑板上，他们看见手抄的一段话，神啊，我的心

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

她说，这是诗篇第4 2篇里的句子。

在人群里，他们听到教堂的手风琴和合唱的声音。宁静的歌声充满虔诚。

她没有祈祷。

她告诉他，在她童年的时候，外婆常常带她去镇上的教堂做礼拜。吃饭

和睡觉之前都要做祷告。晚上，外婆坐在床边唱赞美诗。她们就是一首一首

地不停地唱。

可是一直到现在，我还只是喜欢阅读圣经而不祈祷。有些人的灵魂得不

到他想要的依靠。因为注定是流离失所的一场漂泊。

他在喧杂的人声中，俯下头认真地看着她的眼睛。她说，我还会背一段

给你听。

她没有告诉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都是要读一段圣经才能入睡。

无眠的深夜，往事翻涌。害怕分开的那个人打来电话，告诉她他依然想和她

在一起。

可是她要看着自己的心一点一点地熄灭下去。渐渐地就变成冰冷的尘

烟。

不知道为什么，发现自己很难长久地爱一个人。她对他说。很难的事情

吗。如果这个男人只是让你感觉更加孤独无助。

你只想离开他。一个人走得很远。

一个人去南京的时候，在玄武湖边看银杏树金黄的落叶在风中飘飞如

雨。那时想身边有个人，什么也不想说。只是在一起看着就好。

在紫金山的海底世界，她看一种远古时就有的鱼。硕大诡丽的鱼，在阴

暗的洞穴里游移。她贴在玻璃上，静静地凝望了很久。那时我觉得我的爱情

就是这样的一条鱼。丧失掉任何的语言，是宿命的孤独。

她对他笑着说。她的眼泪突然流下来。

他伸出手去，抓住她想挡住眼睛的手指。

他们去了一个小小的酒吧。他给她热咖啡和烟。他有一双敏锐的眼睛，

凝视人的视线很执著。她不知道他为何一直陪在她的身边。就象她不知道自

己为何在对他倾诉。

他还要了酒。他们并肩坐在吧台边，一直在交谈。他发现她抽烟很凶。

她说，这是她写不出文字时养成的习惯。象我们这种写字的人，她说，时间

长了，就不知道是自己在玩文字，还是文字在玩自己。

最穷的时候，身边只能搜出几块硬币。

没有钱坐公车，只能走一小时的路回家。

习惯了生活的窘迫和混乱。有了稿费会去商店买很昂贵的棉布裙子，和

有玫瑰茉莉百合气息的香水。很快挥霍一空。

深夜写稿的时候，有时觉得自己整个人会废掉。脑子中一片空白。很多

人不喜欢这些颓废苍白的文字。生存是困难的。

象我这样喜欢躲在被窝里听Ｐｕｎｋ音乐的人，得学会习惯收拾自己的

自尊。可是又无法低价拍卖自己的灵魂。

想过嫁人吗。

想过。但是嫁给谁呢。相爱的两个人是注定无法平淡的继续一生的，不

搞得生离死别不会罢手。而和一个不爱的人在一起，会比独自一个人时更孤

独。

有时想，嫁个有钱的男人吧。我是谋生能力非常差的人。自己很难养活

自己。

如果没有工作。

但是我可以看上他的钱，他可以看上我什么呢。

她自嘲地笑起来。她很会笑。笑容灿烂，眼睛都会笑得皱皱的。或者可

以同居。

他可以象收留一只小猫一样的养我，每天三顿饭就可以。

他听着她。他说，你让我想起我大学时认识的一个女孩。和你一样的敏

感和灵异。可是她后来死了。这个世界不合她的梦想。

可是事实上，这个世界几乎不合所有人的梦想。只是有人可以学会遗忘，

有些人却坚持。

他们到角落里跳舞。她脱掉了毛衣，只穿着一件纯白的宽大的棉布衬衣。

是一首低回不己的ＢＬＵＥＳ。他在阴影中俯下脸亲吻她清香的发丝。然后

滑过她花瓣一样的脸颊，触及她的嘴唇。她的身上混杂着烟草，咖啡和香水

的气息。她抬起明亮的眼睛。这是他们邂逅以后的第七个小时。身体的抚慰

是简单而温暖的。在阴暗的酒吧角落里，他们沉默地相拥。

他说，我从北方过来出差的。明天就得回去。

我知道。她说。我们是没有未来的人。

不断地寻找，不断地离开。

走出来的时候，发现外面下起了雪。

地上已经有一层薄薄的积雪。而夜空中大朵大朵的雪花，几乎是激烈地，

在寒风中弥漫了整个城市。

这时江边的钟楼敲响了１２点。在最后的钟声即将消失之前，他把她拥

入怀中。

圣诞快乐。他对她低声的说。再次亲吻她。

雪在头发上融化，顺着发梢流下来。

仿佛泪水。

她说，我们会一个人走到地老天荒吗。

不会。会有很多的往事，很多的记忆。

即使没有结局。

等到你老的时候，你会想起有一个夜晚。和一个南方的女孩。去教堂听

赞美诗，在酒吧跳舞。大街上好大的雪。你们不断的亲吻。

还应该激烈地做爱直到天明。

是。他们都笑起来。他再吻她。

她给他看她嘴唇上的淤血。是他吻过以后留下的伤口。

他说，疼吗。

过几天就会好。她说，时间不会给我们留下任何伤口，放心。

我可以带你到很远的地方去。他突然说。虽然我并不有钱。可是会有三

顿饭给你。

她看着他。她说，如果我现在是十六岁，我会和你做爱。

为什么。

因为从十六岁开始，我不相信诺言。

不要许下任何诺言。请你。

她伸出食指，放在唇上，对他示意不要再问下去。然后快乐地尖叫着，

向前面跑过去。

他们一直走到市区中心的广场。喷泉的雕塑，荒凉的树林，。空空荡荡

的没有一个人。

她说，有时侯从市立图书馆出来，我会在这里坐上一下午。看看蓝得透

明的天，洒满灿烂的阳光，什么也不想。

什么也不想的状态?

是。好象沉在一条河的低层。感受时光象水一样的流过去，流过去。

但是在很多陌生人的地方，我常常以为会有一个人出现。对我说，他要

带我走。

每一次，在独自出去旅行的时候，一个人在车站，机场，码头，任何一

个地方，我都感觉到内心孤独的期盼。

想不再回来。想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漂泊下去。永无止尽。

一个下午，我在这里看见一个男人。

他坐在樱花树下。旁边放着画报，一纸袋的糖炒栗子和矿泉水。他仰起

头看城市上空盘旋的鸟群。我看见他微笑时的眼睛和牙齿。我感觉他是那个

可以带我走的人。我一直凝视着他直到他起身离开。他穿一件浅褐色的布衬

衣。在人群里轻轻的一晃就不见了。我知道他把我遗留在了这里。

甚至没有过一句对话。

她低下头微笑。她平静的叙述使他感觉到疼痛。

他们在广场里漫无边际地行走。

雪好象要把整个城市淹没掉。而天空渐渐变得灰白。黎明曙光隐隐透出。

他们再次亲吻。她嘴唇上的小伤口又裂开，腥热的血染在他的唇上。

在倾斜的街角，

我们颓然地拥抱。

没有一只鸟飞过，

过问破碎的别离。

她轻声地念诗给他听。她说，我还不想和你说再见。可是我们该告别了。

他点头。他的发梢不断滑落雪花融化的水滴。一夜的无眠和寒冷使他脸

色苍白。

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他说。

看看我的眼睛吧。只要记住我的眼睛。

直到你变老。她仰起脸。

他对她挥挥手，消失在广场的樱花树林后面。

他的手指和嘴唇，是温暖的。在大雪纷飞的夜里，在空荡荡的城市街道

上。

她想他会带着她整夜的倾诉和眼泪，回到他遥远的北方。然后渐渐地在

时光中淡忘。直到完全遗忘。

她感受过他的亲吻和倾听。缠绵，陌生，稍纵即逝。

带着微微的醉意，她在车站赶上第一班凌晨的公车。而黎明初醒的城市，

雪刚刚停息。

早起的晨炼的人们开始走动。喧嚣的尘烟拉开了序幕。

没有人知道一整个夜里的大雪。曾如何寂静的涌动。

【电 梯 事 件 】

题记：报上登出一则社会新闻，上海某区一幢写字楼的电梯在深夜发生

事故。一名女职员被困在降到 17层的电梯。因值班人员的离岗和电梯的故

障，女职员在次日清晨被发现窒息而死。

公司在刚完工的一幢新建大厦上。38 层。上班的第一天，同事对我说，

那里的四部电梯，左边最里面的电梯，曾经关住过人。我说，如果关住了，

该怎么办。他们说，没有任何办法。除了喊救命，或者大声唱歌。

我探过头去看，它刚好打开。里面吹出一股空荡荡的冷风。走进去的时

候，感觉像一个空洞的地穴。电梯开始缓慢地上升，突然轻微地晃动起来。

大家发出夸张的惊叫，我知道他们已经习以为常。可我不喜欢这种感觉。

那一刻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不能再乘这部电梯。

上班的路上，每天都会遇到一个瘸腿的女人。拎着一只包，和我相向而

过。

空阔寂静的马路两边，是脱光了叶子的梧桐树。天空一直是阴冷的。每

个人都行色匆匆。那个女人的脸，似乎在逐渐的苍老中。有时候在擦肩而过

的瞬间，我看到她的眼神。那里有一些熄灭的灰烬。

我不知道在她的眼中，是否我也是如此。在彼此路过的平淡阴郁的每一

天。

每天我要提前一个多小时出门，然后挤车上班。这是上海生活异常普通

的开端。奔波的人失去了性别和身份，象蠕动在狭窄缝隙里的昆虫。盲目而

慌乱。有脚步停在头顶，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踩下来。

年轻的女孩啃着干涩的面包当早餐，一边把耳机拉出来塞住耳朵。有人

在看报纸上的股票形势分析。瞌睡。吵架。大声的上海话。OFFICE 男人剃

得很干净的下巴。空气很浑浊，闻不到剃须水的清香。司机扭开电台，车厢

里响起了沉闷的音乐。

是崔健很旧的摇滚。

我的一天，就是在这样的喧嚣中开始。

很多时候，因为车厢的闷热和路途的漫长，会感觉昏昏欲睡。饥饿和睡

眠不足，使我在陌生人身体的夹攻中无法动弹。也不想动弹。只是看着车子

一站站地停靠过去。

车下奔跑着咒骂着的人。城市上空弥漫着灰尘的雾气。攥着拉环的紧张

而生硬的手指。

晚上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定好闹钟的时间。

那个塑料壳的小闹钟，在黑暗的房间里会发出清脆的声音。我把它埋在

枕头里面，放在衣服推里，或者扔在床底下。等着它象一枚定时炸弹，随时

爆响。有时候，半夜才想起来闹钟没有定时，我会跳下床四处寻找。

平说，你开着灯还想不想让人睡觉了。

我说，找闹钟。

你半夜三更走来走去，烦不烦。

找不到闹钟，我明天会起不了床。

有病。平低声地停止了不满。

然后突然之间，灯灭了。房间里一片漆黑。

黑暗中我赤裸着身体在冰凉的空气里摸索。跪在地上，把手伸到床底下。

然后我摸到了塑料壳的炸弹。我把它贴在耳朵上。

那是清脆的吞噬着时间的声音。

我和平在一起的时间未到三个月。他把我带出去吃饭的时候，他的朋友

对我态度温和。在那些安静的眼光里面，我能读出一些复杂的含义。谁都知

道，平曾经有过许多美丽的女友。他的生活始终混乱不堪。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变得贫穷。每天抽大量的烟。躺在床上沉溺于

睡眠。也许一个男人，受过非常钝重的打击，才会变得如此颓废。有时候他

独自一人坐在抽水马桶上，卫生间的门常常是关着的。

我不知道他每天在想些什么。一个住家男人的每一天，和一个挤公车上

班的女人的每一天，暧昧地重叠在一起。睡觉。吃饭。相对无言。并且互不

了解。

然而这又有什么重要的呢。比如一次，我们去酒店参加生日宴会。过生

日的是个漂亮的女孩。很多人提示，平，你该给你女朋友夹点菜。平的筷子

迟疑地伸过来，放在我碗里的是一块瘦瘦的鸡肉。好像是脖子的部位。我微

笑着把它推到碗边。我独自吃了许多食物。

我想我早就习惯了独自照顾自己。

但是平依然不高兴。他突然和坐在对面的一个男人吵起架来。那个肥胖

的男人想请平喝酒，平脱口而出就是一句粗话，然后摔掉了一个茶杯。他的

脾气发得莫名其妙。他想冲过去揍那个男人，但身边的人阻止了他。我用手

拍他的脸，我感觉他像一只在流血的动物，欲奋力冲出束缚着他的牢笼。

但是他不知道出口在哪里。

也许他很想让别人在他肚子上扎上一个摔破的啤酒瓶。只有痛苦和流血

才能让他平息。我阻止着他。我不愿意看见他的伤口。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女孩曾经和他相爱。因为爱得太重，所以他被毁灭。

在某种屈辱的心情下，平选择了一个不相干的女人，无力地做了一次反

击。

那个女人就是我。

在和平同居之前，我曾经和另外一个男人生活。在另外一个城市里。

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不停地吵架和做爱。灵魂和身体纠缠在一起磨损，

渐渐变得单薄。从来没有想过离开他。又觉得自己随时可以离开他。心里隐

藏着冰凉的火焰，感觉得到它舔噬着心脏的疼痛，却没有温度。我想我是一

个需要很多很多爱的女人。如果没有，就会一直期待在空白的地方。

然后碰到平。第一次见到他，这个神情颓丧，笑容英俊的男人，他的状

态已经很差。我知道他带给我的生活会贫穷和混乱。但我还是想跟着他走。

任何事情都很简单，即使是从一个男人到另一个男人的身边。也只好像

是办了一下换旅店的手续。而那张登记卡仅仅只是一张车票而已。

我是个每天都需要挤公车上班的女人。

工作很辛苦，包括在拥挤破旧的公车上的奋战。薪水很微薄，大半还要

供给家里那个无所适从的男人。

有一次，我们去人民广场地下店铺逛街。他喜欢上一条银光闪闪的皮带。

也不是皮。

是用劣质的金属做的，估计一沾水就会发锈。价钱是便宜的，但我不想

买给他。这种无关紧要的装饰品，可以抵上我一个月的午餐费。每天中午我

吃小饭馆里最便宜的咸菜面条。为了省下空调车票多出的一块钱，可以在寒

风中等上半天。等更肮脏拥挤的普通车。

平不说话，闷声地朝车站走。也许我当着别人的面伤到了他的尊严，或

者提醒了他没落的尊严。我追上去，我说，你为什么不去工作。你明知道家

里的经济靠我一人很困难。平转过脸冷冷地看我。

我不想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

我说，那我呢。我每天早出晚归挤公车，对着电脑不停地打字。

我是否就注定要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我打他的肩膀。

平说，别碰我。我没有停止。

在车站拥挤的人群里面，恼羞成怒的平猛力地一把我把推开。我

趔趄着跌进了路边的污水沟里。

一个早晨，在公车上的我突然被一种浑浊的呕吐感所袭击，胸口冰凉。

我把手撑在座位上，无法发出声音。而缠绕着我的肮脏的灰尘和空气，似乎

要把我窒息。

没有人让座给我。我无法呼吸。这一刻这个城市里，到处都是陌生的脸。

撑到下车的时候，我摸到自己的额头上汗水粘湿。我想是不是有了平的孩子。

如果有了孩子，我是否还能每天这样挤车，接受电脑的辐射。或者这个

男人他是否会给予我关注。而且这个孩子又是否能够成为我的武器。我冷静

地想着这些问题。

我想让平感受到痛苦。比如他的怀孕的女人在拥挤的公车上因被碰撞而

受伤。当然他也完全可以做到熟视无睹。

我走在空阔寒冷的马路上。每一天，我想象这条路如果有阳光倾泻，是

否会更温暖一些。生活有时候就像阴冷的天气，除了期待我们无可奈何。

今天我没有碰到那个瘸腿的女人。也许她病了。

晚上我找不到闹钟。凌晨一点的时候，我在床上想起闹钟没有定时。为

了避免和平发生冲突，我没有开灯。我裸露着身体跪在冰冷的地板上摸索。

可是什么都没有。黑暗中，我听到平短促地哼了一声，幸灾乐祸的。

我说，你有没有看到我的闹钟。

平说，没有，别和我说话。我要睡觉了。

我说，如果没有定时，我会迟到的。

平说，可是每天早上你都在闹钟响之前起床。神经质。

黑暗的房间里似乎有遗漏的风声。我无法抑制身体的颤抖，因为寒冷。

每天凌晨，当我强忍着睡眠不足的头痛，在黑暗中穿衣服准备上班的时

候，这个男人常常是还在温暖的被窝里酣睡。他什么都不做。因为他还没有

找到-喜欢做-的工作。

可是我需要工作。因为需要生存。

所以我需要闹钟。

平说，你到底睡不睡觉。

我说，我必须要找到闹钟。

冷漠的僵持。我听到平沉重的呼吸。然后平从床上跳了起来，他光着脚

冲到我的面前，那个耳光如此用力，以至我的耳膜似乎在灼热中爆裂。你这

个疯子。我听到他的咆哮。你存心就是不想让我睡觉。我已经把那个闹钟扔

了。

我已经把它扔了。他说。

这一天我迟到了。走下楼梯的时候，我头痛欲裂，心神不定。胸口的呕

吐感依然在折磨着我。外面下着寒冷的雨，可是我没有时间再上楼拿伞。在

拥挤的汽车上，我的脑子中只思考着一个问题。那就是该如何地报复平。我

要让他痛苦，不仅仅是被打裂耳膜的痛苦。

我不知道我的离去或者消失，对他来说是否会是个打击。还有尚未确定

的生命。

生活在无休止的挤车和睡眠不足的碾压下，变成薄薄的一张破纸。我不

敢伸出手指去捅破它。因为知道它的不堪一击。可是我想，我还是爱那个男

人。他孤立无援的挣扎，使我对他充满同情。有时候愤怒使我们盲目地寻找

着缺口，可是一切都不得要领。

那个闹钟，同样的让我如此厌倦。可是我无法摆脱。我仍然要买一个。

是新的。

下班以后，我去商店买闹钟。我没有回家做饭，也不舍得在外面吃饭。

买的还是同样塑料壳的小闹钟。天在下雨。想象了很久的温暖阳光，依然没

有出现，等来的却是一场寒雨。在走出商店之前，我给自己买了一管唇膏。

我不清楚这管酒红色的唇膏，对一个和别人同居着，也许已经怀孕的女人来

说，有什么意义。不会再有爱情了。我想。对着湿漉漉的商店橱窗，我看到

一个衣着陈旧，脸色灰暗的女人。一张被揉皱的破纸。

我希望那个男人是爱我的。虽然我只是被他选择的结果。他清楚他和我

同样的没有出路。

他的抵抗是无力的。

在公用电话亭我打了电话到家里，没有人。

不想回家。不知道如何去面对空荡荡的房间里，冰冷的空气。带着我的

闹钟和口红，我又回到公司的大楼。我不知道自己可以去的地方，可以找的

人。我想我同样也是无力的。对无法得到的晴天，无法改变的生活。在寂静

的电梯里，我再次感受到的呕吐的难忍，使我的眼睛都是泪水。该如何继续。

我不知道。

办公室的中央空调已经关掉。我在灰尘弥漫的狭小办公间里坐了一会，

只听到外面的雨哗哗地响。似乎是过了很久，我又拨了到家里的电话。是平

睡眠中的声音。

我说，你回来了?

他说，是啊，你又把我弄醒了。

你干什么去了。

去喝酒了。

我不回家你从不会担心的，对吧。

他沉默了一下。然后他说，你别这样了好不好。早点回家来。你总是把

我搞得这么累。

平的语气突然显得温柔。已经很久，习惯了他的沉闷和粗暴，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因为疲倦的缘故。我只知道一切不会持续太久。

也许我下个月可以去上班。平停顿了一下。这样可以重新租房子，你上

班不会太辛苦。

电话挂下了。

我走过黑暗的过道，去电梯间。晚上四部电梯停了两部，我按了往下的

标记。

整幢大楼空荡荡的。也许除了我已经空无一人。我的心里没有任何恐惧

感。

很奇怪，从童年开始，我就觉得自己似乎一直是在独自生活。有时候身

边有很多人，觉得他们都像空气般透明。没有人能够进入这种似乎被封闭的

孤独。城市和爱情，好像都是空的。

我只是走着自己的路。像那个瘸腿女人。一直走到苍老。即使没有出路，

那又如何。

隐约的，似乎听到了电梯上来时轰轰作响的声音。我揉了揉疼痛的额头，

走进去，按了关上的指示键。然后按了一楼。

脸上的肿痛有些缓和。任何伤口都会有所缓和。靠在电梯壁上，我听到

自己在寂静中的呼吸。楼层的显示灯在不断地变化。突然我想起一件事情。

这个电梯似乎是左边最里面的一部。以前我一直刻意地回避这部电梯，有时

宁愿多等几分钟。但在这个寒冷的雨夜，我忘记了。

几乎是在瞬间，我听到了轰隆的巨响。然后一切停顿。

【生 命 是 幻 觉 】

生命是幻觉。可是我需要你在。——题记

有许多个夜晚，他看见对面阳台上的那个女孩。

在沉寂的夜色里，那个宽大而

Chapter_6

明亮的阳台，象一部午夜电影里的场景。

是深夜和凌晨交接的时分。春天的暖风颓败而迷离。

女孩穿的是白色的纯棉布裙，缀着细细的刺绣蕾丝。

浓密漆黑的长发，直垂到腰际。海藻般的柔软和松散。

有时她在阳台上走动。寂静的身影，象一只猫。

有时就坐在窗台上，蜷起赤裸的双脚微微侧着脸。

更多的时候，他看着她做一些琐碎的事情。

用一个白瓷杯子喝水。坐在大摇椅上晃动。吃一只苹果。

直到凌晨的时候，她熄灭了阳台上的灯。

然后在黑暗里隐没。

数月前，他离开同居多年的女友菲，独自搬入这套公寓的１７层。

在医院的走廊里，他等着她从手术室的门口出现。

春天斑驳的阳光从树枝间流泻下来，他有短短一刻思想的时间。

在身体痴缠的瞬间，看得见自己的灵魂，冷漠而疏离，在一边观望。

---------- Page 172----------

也许不仅是做爱。在城市的喧嚣人群中，在电脑和传真充斥的办公室里，

在无至尽的商业宴席间。都有对自己孤独和焦灼的质问。

终于对菲说，他感觉厌倦，不愿再继续这种虚浮的婚姻生活。

这的确是一种实质上的婚姻。可是他想有平静。

他没有任何未来可以对她承诺。

在公司发布即将要减薪裁员的消息后，他开始服用药物。

他的业绩很好，可是面临一次竞争。

上班的时候，他是温和而锐利的男人。

无懈可击。
他不想让自己有任何心理上的漏洞。
那些进口的白色小药片，医生说能治疗深度的抑郁症。
也提醒了他会有失眠和幻觉的副作用。
但是他按时服用。他感觉到安全。
重回单身生活的起初，他又恢复去西区的酒吧喝酒。
Ｊａｚｚ混乱的节奏和烟草的气息刺激着神经。还有年轻女孩湿湿的红
唇。
半夜的时候，才独自坐空荡荡的地铁回家。
在车厢苍白的灯光下，看见自己映在玻璃上的脸。
失去了白天日光下面的面具。空洞的没有任何表情。
那个女孩就这样出现在他的视线里。

有时他放一些唱片，让那些水一样的音乐流淌在寂静中。
他感觉她听得见。即使仅仅只看到她的发丝和白裙在风中翻飞。
他们隔着一段不太远的距离，彼此沉默地观望。
没有任何语言，也无法触及。
在黑暗中躺下来的瞬间，他感觉到她柔软发丝的清香和布裙纯粹温暖的
触觉。
是这样迅速而无声地滑过他的心脏。
一闪而过。象蝴蝶惊动时的翅膀。
可是那种暧昧而模糊的快乐把他包围。
他在寂静中纵容了自己的沉溺。
就在那个阴雨的早晨，他在地铁站台接到菲打来的手机。
他们平淡地说了几句废话。然后菲告诉他，她将于下星期结婚。
你会连孩子都不要。她终于心有不甘地指责他。

那只不过是一个附带产生的细胞。他听见自己冷漠的声音。

你真的是不正常。她挂断了电话。

耳边是一串机械的忙音。

他看着地铁呼啸着从前方驶过来，夹在人群中茫然地上车。

想起来自己是爱过她的。甚至记得初见她时，她的笑容。

但是当她硬要他接受孩子的尿布或可以放肆地指责他的时候，他想起自

己的生活里，应该有自由。

可是有什么是我们能够坚持下去的呢。他想。

如果生命是一场幻觉。别离或者死亡是唯一的结局。

公司的裁员名单终于发布。而他被告知升任部门的经理。

上司轻拍他的肩头，说，你是否感觉有些疲倦，你可以申请短期的休假。

下班的时候，他突然感觉内心的绝望。

一个爱过的女孩要嫁人了。

一些人失业了。

而他自己，是欲罢不能的一架商业机器。被物质和空虚驱使着，无休止

地操作。

坐在酒吧的吧台边，他拉开领带，把药片混在Ｗｈｉｓｋｙ里喝了下去。

阴暗和喧嚣里，非常想打个电话给任何一个可以交谈的人。

他感觉到自己躁狂的情绪处于崩溃的边缘。

一个穿着黑色吊带背心的女孩，轻轻坐到他的身边。

他闻到她的香水，是午夜飞行。她看过去未满２０岁，却有一双憔悴的

眼睛。

Ｈｉ。一个人？她暧昧沙哑的声音。
手无声地搭到他的腿上。
他冷漠地看着她。他只说了一个字，滚。
他抓起西装，走向地铁车站。
明亮而空旷的站台上，一个流浪的小孩向他乞讨。

他给了小孩仅剩的硬币，换回来一朵皱巴巴的白色百合。
一对情侣在旁若无人地亲吻。
人应该有爱情。陷入爱情的人，会不容易感冒，会更健康。
他对自己轻轻地微笑。
那个女孩的脸清晰的浮现。
她只出现在他的深夜里。象一幕孤独电影的场景。
她的花瓣一样寂静而颓败的容颜。
他从来没有抚摸过她的肌肤。
没有听到过她的声音。
但是伸出手的瞬间，他感觉到她柔软的纯棉布裙轻轻从指尖掠过。
他想把自己的脸埋入她海藻般的长发里。
他想和她倾诉。
他第一次走到那栋相邻的公寓楼下面。
夜不是太深。天下着潮湿的冷雨。
在白天，她的阳台永远都是窗幔深垂。
也许她是深居简出的人。
如果她不在，他想把那朵百合插在她的门把手上。
也许他会要她。
他的脑子里再次闪现出她的笑容。温暖纯粹。风一样寂静。

无数个夜晚，他们在黑暗中彼此观望。

她是他唯一的安慰。在内心的深处。

１７层。只有两户人家。

他站在那扇应该是正确的门前，按响了门铃。

很久。没有任何应答。

她就在他触手可及的一个范围里。他想。如果他能再有一点点时间。

他耐心地又一次按着门铃。

身后传来轻轻的开门声，他回过头去。

这户人家是空的。一个苍白的女人，

在门后冷淡地看着他。

空的?

是的。从我家搬过来后，这扇门就从没有开动过。

她的眼神带着一点点的惊慌。据说是以前有人从那个阳台跳楼。死了。

她轻轻地又把门关上。

寂静。无尽的寂静。象潮水一样翻涌过来。把他窒息。

在下降的电梯里，他感觉到微微的晕眩。

也许是烈酒把药物的药性加强了。

心里却异常的镇静。

甚至再次感觉到女孩温暖的笑容，无声地向他靠近。柔软的发丝轻轻划

过他的嘴唇。纯棉布裙散发清香。

混杂着情欲和童贞，让他感觉着温柔而尖锐的痛楚。

他从口袋里掏出药瓶，在手心里又倒出几颗白色药片，把它们吞了下去。

心脏迟钝地疼痛起来。听见血管里突突地跳动声音。

当冰冷的雨点打上他的眼睛，他感觉到自己的眼泪是温暖的。

也许这是唯一真实的东西。

第二天的晚报，刊登了一则短短的社会新闻。

单身男子，服用过量某新型抗抑郁药物，导致昏迷。３２岁，外企职员。

被发现后送入医院。病情待定。据检查，此男士有深度抑郁症状及神经

幻觉功能失调。

【北 方 的 事 】

㈠世界末日

冬天的黄昏。寂静的田野升起淡淡的夜雾。

透过候机厅大幅的玻璃窗，能看见广阔的灰色的天空。

这一天是大年初三。整个机场都是空荡荡的。

飞往大连的航班是晚上六点。

她独自坐在窗边，凝望着天际深浓的暮色。

每一次，在出行的这一刻，她都能感觉到内心的平静。

自由的灵魂有着随时上路的准备。即使没有任何方向。

她对自己轻轻地微笑。

黑色羽绒衣，旧牛仔裤和庞大的登山包。把灵魂的家带在了身上。

那个男人转过脸看她的时候，她安静地接住了他的视线。

这时候的机场感觉就象世界末日一样。

他没头没脑地对她冒出一句话。

为什么。她问。对他的奇特言语感觉兴趣。

你看天空的颜色。还有风的声音。让人感觉荒凉。世界似乎随时会消失。

他说。

一个年轻的男人。穿着格子的棉布衬衣。短发，有一双深的眼睛。他告

诉她他是福建人。和她一样 独自去大连。

你不象是这个城市的人。他说。

为什么。她再次饶有趣味地看着他。

一种感觉。你身上的漂泊气息。还有你的眼睛。你不属于这个城市。

她看着他。她一直在微笑着。

也许当一个人的心始终在流动着的时候，他的身上就不会有太明显的地

方特征。她说。

她感觉到彼此交谈的顺畅。这是个聪明并且有阅历的男人。应该走南闯

北，做了很多年的事情。但心里仍有一些敏锐的东西。

她的直觉告诉她，他会陪伴她整个航程。

登机的时候，夜色已经弥漫了整片旷野。

是从海口飞过来的ＭＤ－８２。整排窗口灯火通明。象一艘巨大的航船。

他给她找靠窗的位置，帮她把行李放到舱上。象所有有教养的男人，照

顾一个独自出行的女孩。

把外套脱下来，否则等会到大连，你会感冒。他说。

明亮的机舱，空姐悦耳的声音。漆黑的天空。夜航的感觉有微微的晕眩。

好象一次梦中的旅行。

她屏住呼吸，倾听飞机在跑道上加速的呼啸。然后在全力的疾驰中，突

然跃上天空，倾斜着往上爬升。他微笑着看她孩子气的样子，说，你害怕吗。

不。我喜欢这一刻。突然窜上去的这一刻。自由了。飞了。

很多时候，幻想自己能飞。飞到遥远的地方去，飞到爱的人的身边。

在坚实的大地上，仰望自己的梦想。

我们过着无从选择的生活。

这是她曾经的文字。在那个城市里，日复一日。竭力让心不感觉到麻木。

突然脱离大地的时候，心里甚至是疼痛的。

有什么地方是我们能够真正停留下来的呢。

她把头靠在窗边，看着下面的万家灯火。疲惫地闭上眼睛。

醒来的时候，飞机正在平稳地飞行。

外面漆黑一片，没有了灯火。

他说，我们现在是在海面上。他替她拿了盒饭，矿泉水和苹果。

她一边吃饭，一边听他讲他自己的经历。他说他很早就离开家出来做事，

几乎一直在全国不同的城市之间奔波。

你有过那种独自在一个陌生的城市生活上很长时间，然后又转向另一个

城市的经历吗。他问她。那真的是一种非常孤独的感觉。想念在福建的家人，

可是无法回到他们的身边。他轻轻呼出一口气。

一直想着有一天能挣到足够过的钱，然后回去买个农场，种植草坪。

她听着一个男人的梦想。心里有轻轻的感动。

曾经她恐惧过自己有一天会失去所有的梦想。那种心如死灰的沉寂。

眼前的男人，明显地受过生活的风尘。

可是他是坚持的。

他们聊天，然后开始玩纸牌。

又看到一个灯火灿烂的城市。有长长的街道和高耸的钟楼。可是不知道

是哪个城市。

他说，有人来接你吗。

有。一个朋友。还没有见过面。

那你要小心。他们北方人和我们不一样。我给你一个手机号码。你若有

什么事情就打给我。他认真地报给她号码。

她没有对他解释，雷是她很好的朋友。

虽然从没见过面。她只是同样

认真地背了一下他的号码。对他说，她背一遍就会记住。

他们互相交换了姓名。

你的姓很少见。我的姓却是中国最多的。不如你跟我的姓。他对她开玩

笑。

她也笑。

他们是萍水相逢的人。有短暂的缘份，轻触对方的灵魂。

可是她是个习惯了离别的人。

她知道她仅靠背一遍绝对记不住那个号码。但她没有拿出笔。也没有告

诉他她的号码。

她只是微笑着感觉着份温情。什么也没有说。

飞机飞到大连的上空。

海边的美丽城市。在漆黑的夜空下有璀璨的霓虹光影。

她趴在窗上，忍不住发出轻轻的惊叹。

下了飞机，刺骨的冷风，让人意识到，这是遥远的北方。而不是南方的

阴湿城市。

她说，我们跑吧。我都冻僵了。两个人背着包在空旷的机场上跑。

夜空遥远的的星光，明亮而寒冷。

她记得他的名字和眼睛。

还有他们共同度过的一次夜航。

恍若世界末日。他说。

㈡冬日大海

冬天的温暖而淡泊的阳光，照在寂静的海面上。北方的冬日大海，是蔚

蓝的。

洁白的海鸟盘旋着在海面上飞过。

他们沉默地站在山腰的栏杆边，看着阳光下的大海。

她感觉心失去了语言。只有风轻轻疾行的声音。

宽阔干净的大街两旁，所有的法国梧桐都落尽了叶子。只有光秃的树桠，

凝肃地横向天空。

红砖尖顶的房子。寂静的大广场。成群的鸽子。大片黄色的树林。蓝色

的天空洒满灿烂的阳光。

这是东北最美丽的城市。雷说。

出租车在有坡度的街道上，飞快而轻声地疾驰。几乎没有人骑自行车。

到处可以看到漂亮的大连女孩，高挑苗条，如雪的肌肤，挺直着脖子在

街上，威风凛凛地走过。

她们说起粗话来会眼也不眨。雷笑着告诉她。但是她们真的是很漂亮。

是非常明朗和充足的漂亮。

他耐心地带她看完这座城市。和冬天的大海。

半年之前，他在网上读到她的文字，他们就这样认识。

后来她才知道他在遥远的东北。并且大她十多岁。

在机场，他看见那个女孩穿着旧牛仔裤，戴一顶黑色的绒线帽，背很大

的一个登山包。有微微的吃惊。她看过去落拓而不羁，只有笑起来时露出的

雪白牙齿。

有着邻家女孩的亲切和温暖。并不是他想象中纤弱忧郁的南方女孩。

而且这个女孩非常的任性。想吃日本料理，就坚持不肯放弃。冰凉的生

鱼片和寿司，会一直吃到感到反胃为止。

你是一条小小的恐龙。他说。是在这个世界上已经灭绝的生命。

也许应该说是濒临灭绝。她笑。

他们终于有机会尽情地聊天。而无须等待深夜九点之后的打折长途。

他告诉她，他的女人，他的往事，他的工作，他喜欢的音乐，他内心的

想法。

这个小他很多的女孩，有一颗苍凉的心。所以听得懂他的思想。

在暮色弥漫的北方城市的大街上，他们夹在拥挤的人群中，看亮起来的

花灯。

他说，我们的生命中也许都会有很多次的爱情。

但是它们往往无疾而终。就象在风中打开的花朵。她在寒风中看他。

如果一朵花能永远地开下去。它就不再真实。

所以凋谢是唯一的出路。

只有一再的分离，才能提醒再次的爱情。

她看到了冬天的大海。在晴朗温暖的阳光下。象一张摊开的手。

这个男人就站在她的身边。风从疏朗的树枝间无声地吹过。

她记得他写给她的第一封Ｅ－ＭＡＩＬ。他看了她贴在网上的文章。他

说，有些感觉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

只是你表达出来了。但有些人藏在心底。

是不想表达，还是没有表达的能力。

写出来的每一行文字，能洗刷灵魂上沾染的尘烟。而始终保持着敏感和

清澈。

写字几乎是她生存状态的一部分。

在电话里，她放自己喜欢的爱尔兰音乐给他听。他说，很美丽的音乐。

而此间，他们相隔千里。

深夜的电话里，因为谈话触及到的疼痛，他耐心地听她的眼泪。然后轻

声地哄她。

她很久没有尝试这样放肆地哭出声来。

但是知道这个男人，这个从没有见过面的北方男人，听得到她眼泪的声

音。

我的眼泪，会在你的手心里，跌碎成钻石。很久以前写的诗。

见到过许多麻木冰冷的心。温暖是珍贵的。

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不曾想过有一天自己会来看阳光下的冬日大海。

他说。

生命是鱼。生活是水。而灵魂是鱼听到的大海的声音。即使它游不过去。

千里迢迢的路途，翻山越岭，漂洋过海。

依旧有沉重的现实要去面对和承受。

所有的感情都会逐渐的平静和淡忘。

可是这一刻。相近的灵魂在一起。

潮水。温暖的阳光。寂静的风。还有记忆。

那条从人民广场到劳动公园的路是他们一起走过的。走在右侧是对的，

可是晒不到太阳，是阴冷的。

她说，我们到对面去。对面有阳光。

她带着他横穿过宽阔的马路和疾驰的车流。很多时候，她都是那种不羁

的为所欲为的人。

逆向地走在阳光下，她明亮的眼睛象个孩子。

后来他对她说，他一直都记得她对他说的那句话。

很多受压制受束缚的东西都是安全的，也是阴冷的。如同现实，或者婚

姻。

另一侧有温暖的阳光，是不该走的方向。也是需要付出勇气的。

可是当阳光照在眼睛上的时候，那种快乐和自由的感觉多好。她说。

她就在他的身边，她的百合清香的香水味道，她的无拘无束的笑容。

会象孩子一样任性和倔强。也会象女人一样的思考和倾听。

喜欢吃东西，睡觉，一连买上很多的棉布衣服。

总是取笑他可以做她的叔叔。帮他没有出生的女儿取了一个安妮的名

字。

习惯在说话说得高兴的时候，轻轻地拍他的手臂。

她说，我就象一只鸟，从很远的地方飞过来。现在就停在你的手心上。

你的玉米粒和清水，让我能够稍微地停息一会儿。

可是有很多时候，一只鸟在飞的时候，并没有任何目的。

飞翔本身就是它的目的。只是为了飞而飞。

为了爱而爱。

他们又说起往事。刚在网上认识的时候，写的信非常的短。常常是一问

一答。

他是聪明幽默的男人。有东北男人的强硬味道。常常批判她颓废的文字。

可是她写的每一篇东西，又会认真地读下来。

在机场的门口，他要她取下手套，握住她温暖的手指。她的航班时间快

到了。

缘份控制在命运的手里。一世，半生，或者仅仅只是一次的相会。

空荡荡的宽阔大街，落尽了叶子的法国梧桐。没有云朵的晴朗的天空。

有蓝色大海的北方城市。

还有一个北方男人。他的普通话。他的灯心绒裤子，和他的笑容。

她轻轻地抽出自己的手指，亲吻他的脸颊。然后头也不回地走到了人群

中。

她没有再回头看他一眼。

夹在安检的队伍中，她跟着人群向前移动。

在每一张表情淡漠的面容下，是不是每个人都隐藏着无声的疼痛和无

奈。

可是这样的结局是完美的。

也许在漂泊的路途上，始终无法停留下来。

要一直地往前走，往前走。不管有多么厌倦和疲惫。

她记得自己把食指压在唇上，轻声地对他说ＳＴＯＰ。人与人之间没有

未来可言。

未来并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所以我们只能选择遗忘或记忆。

在飞机上，她俯视云层下的海面和大片的滩涂。灿烂的阳光象水一样流

泻在脸上。

在高高的山顶上，看到山里人家的住房和大片的茶树。与世隔绝。

当太阳不再上升，当四季不再转换，当山峰没有了棱角，当河水不再流，

我还是不能和你分离。

缠绵热望的文字，可是在现实中，琼瑶应该是个接受了很多失望的人。

她再次感觉到自己的冷酷。

只有分离要去真实地接受。没有任何诺言可以依靠。

因为已经很久。无法轻易地对别人许下诺言。也无法轻易地相信一个人

的诺言。

在面对大海的那一瞬间。她把自己灵魂中明亮温暖的东西，留给了他。

也许，短暂就是永远。

也许这样就够了。

心是平静的。

她对自己微笑。濒临灭绝的一条小恐龙。美丽而苍凉。

可是潮湿茂盛的森林在很久以前早已消失。

【无 处 告 别 】

我和这个男人一起等在街边花店的遮阳蓬下时，一场突然的大雨正横扫

这个城市。

潮湿的冷风里有玫瑰枯萎的香。我站在那里。看见他拿着摩托车头盔向

这边跑来。

平头，锐利的眼神，穿一件烟灰的布衬衣。

那时候不知道我们的方向是一致的。

都是去赶赴一个婚礼。

林和他的新娘在一个酒店里有一场盛大的婚宴。

我对花店老板百无聊赖地闲扯。干花看起来象木乃伊，没有灵魂。

老板笑着说，鲜花不好卖呀，放一个晚上就憔悴了。

那是因为它等不到来要它的手。我抽出一枝枯萎的玫瑰，对他说，它肯

定已经等了很久。

那个男人微笑地看着我，饶有趣味的样子，但甚么也没说。

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在此后的五个小时以后。

我从酒店的大堂走出来，他等在门口。

他说，我送你回去。你醉了。

雨还是在下，但只是清凉的雨滴，轻轻打在我燥热的脸上。

他把车子开得很慢，我感谢他的沉默无言，让我在他的背后，无声地流

下泪来。

小时候，是一个有点古怪的女孩。

最喜欢的事情，是一个人跑到湖边的草地上去捉蝴蝶。

那时寄养在郊外奶奶家里。

把捉来的蝴蝶都关在一个纸盒子里。

一天，一只蝴蝶死掉了。

恐惧地想到，这些美丽的生命都会离我而去。无法抵挡。

没有问任何人应该如何。

在一个下午，跑到湖边挖了一个洞，然后把还在扑闪着翅膀的蝴蝶一只

只活埋。

灿烂的阳光刺痛了我的眼睛，手指上都是蝴蝶翅膀上的粉末。粘稠的象

无色的血液。

终于是安全的。没有任何变故可以让我痛楚… …

我想象着我的心象玻璃一样碎裂。随着刺耳尖锐的微微响声，在瞬间破

碎。

净是个漂亮的女孩子。浓密的长发，一双眼角微翘的眼睛。

我那时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女生，但总是在上课时看小说。

一天数学老师忍无可忍，不管我还是个当班干部的女孩，叫我站到教室

外面去。

我独自走到校园里。寂静的操场只有阳光和鸟群。

那是深感恐惧的一刻，所有的人都离我而去。

下课铃一响，看见净飞快地向我跑过来，然后一声不吭地看着我。

我坐在蓝球架下面，面无表情。

净说，你真勇敢。

多年以后，我还是会不断地会想起那个瞬间。

我在众目睽睽之下向门外走去。教室外的阳光灿烂如水，而我的背后是

一片寂静的黑暗。

我所有的自尊和羞愧在那一刻无声地崩溃。

他把我送到楼道口。在拐角的阴影里，他的手轻轻拍了一下我的脸颊。

好好睡一觉，好吗？甚么都不要想。

忽然感觉他甚么都知道。

他的眼睛看穿了我每一颗眼泪后面的阴暗。
我推开他的手，向楼上走去。
看见林的时候，他正从隔壁的教室走出来。
阳光细细碎碎地洒在他的黑发上，那是一张明亮的让人愉悦的脸。
一直到死，我都是个会对美丽动容的人。
那种疼痛的触动，象一只手，轻轻地握住我的心。
那时我十四岁。
有很多场合我们会碰到。
他是隔壁班的班长。传闻很多女生都很喜欢他。
但他是那种温和而洁身自好的男生，对谁都保持距离。
那时我是一个出众而又孤僻的女孩，常常穿着白棉布的裙子。却不喜欢
说话。
有时会在黄昏的时候，独自光脚穿一双球鞋，在操场上跑步。
喜欢暮色弥漫的大操场，寂静空阔，看得见天空中飞过的鸟群。
我一圈又一圈地跑着，在激烈的风速中体会心跳的挣扎，直至自己筋疲
力尽。
六年以后，林第一次来我家看我。
他考上北方的大学，来向我道别。
其间我们上了不同的重点高中，写了三年平淡而持续的信。
也许这是他的风格，谨慎的，缓慢的，但又持久。

而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无声的溃烂。
我隐藏了所有的想象和激烈。
林站在院子里，是夏天的晴朗夜晚，风中有盛开的蔷薇花香。

他穿着一件浅蓝的衬衣，肩上是飘落的粉白花瓣。

我伸出手去，轻轻拂掉他肩上的花瓣。

林微笑地低下头去。

我们都知道彼此不会多说任何言语。

我们只是继续。

校园的文史图书馆，那砖砌的老房子。

有阴暗空寂的木楼梯，满墙爬着的青苔。

净和我总是在上自修课的时候溜到那里去。

记得午后的阳光如流水一样，倾泻在泛着尘土味道的房间里。

我们坐在高高的窗台上，望外面宁静的操场。

还有一棵很老的樱花树，在春天的时候，粉白粉白的花朵，开得好象要

烧起来。

就在那里，净拿了松写给她的信给我看。

松是班里一个沉默寡言的男生。我们都很意外，他会写这样的信。

净说，他和我想象中的人完全不同。

我喜欢那种笑起来邪邪的，英俊得一塌糊涂的男人。你呢，安。

我好象没有想过。

我知道，你喜欢象林那样的。你们两个最会装了，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你想过有一天，林可能会吻你吗?

他会的。

你确信?

是，我确信。

林的信从遥远的北方，一封封地寄过来。

每次读完信，我都把它夹在枕边的圣经里。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每晚我都要翻开来读上一段密密麻麻的繁体字

才会睡着。

林的信纸一直是有点微微发黄的很柔软的那种。

他用很长的篇幅告诉我他的单亲家庭和他在童年阴影里成长起来的经

历。

我记得你的眼睛，安，你看人的眼光是明亮而放肆的。

我感觉你的灵魂会象风一样，从我的指间滑走。

但我还是一次次，惶恐不安的伸出我的手。

温暖暧昧的语句，在林的信里象花一样的盛开。

我一遍遍地阅读着它们。一遍遍地，体会内心如潮水翻涌的绝望的快乐。

他打来电话的时候，我正在电脑上赶写稿子，忙得天昏地暗。

一边还放着很吵的音乐。

你在开舞会吗？他说。

没有，我很忙。

想请你听音乐会。

我不喜欢听那种一本正经的东西。我喜欢这种，吵人的混乱的。

我把话筒放到音箱边，想着他肯定会吓一跳，忍不住笑了。

果然他在那里说，你真是个小孩子。

有空，我打给你，好吗？我说。

好。

我感觉到他的耐心十足。可是我对他并无深刻的印象。

很长的一段日子里，我过着一种异常平静的生活。

上班对着电脑工作，下班对着电脑写稿。

一份电台的兼职做的很辛苦，每天都要给节目拿出一叠稿件。

没有任何时间再空出来，认识男孩，和他们约会。

最喜欢的休息就是拉严窗帘，在黑暗的房间里睡个不省人事。

渐渐得，丧失了语言。

和陌生的一个男人一起听音乐会。不停地找话题，对他微笑，或者做个

好听众。

不管如何，都是一件让我感觉疲惫的事情。

我记得他的手轻轻触到我的脸的感觉。

他说，甚么都不要想。

我只不过是曾在这个陌生男人面前流下泪来。

轻易地，在一个下雨的夜晚。

如果没有了眼泪，心是一面干涸的湖。

记忆中一场非常大的雪。

大朵大朵的雪花，在寂静的天空中飘落，无声而激烈。

两个女孩趴在窗台上，屏住了呼吸。

净说，不知道以后我们会如何。

那时她们十六岁，即将考高中。

净说，不管如何，我们都不要分开好吗，安。

想想看，等我们三十岁的时候，一起在公园里晒太阳，织毛衣。

我们的小孩在草地上玩，就和我们一样好。

窗外暮色弥漫的操场，整个被纷扬的大雪覆盖。

松撑了一把伞，固执地等在楼道口。

净皱着眉看了看他。安，我们从另一个出口下去。

两个女孩悄悄地溜到楼下，一出校门就笑着尖叫着向大雪奔去。

净在大雪里脸冻得痛红，她突然紧紧地抱住安，安，答应我，永远和我

在一起。

我想象在他的面前再次无声的崩溃。
我要告诉他我内心所有的不舍和恐惧。
手指上粘稠的粉末，是蝴蝶翅膀上没有颜色的血液。

我冷静地谋杀着它们。阳光刺痛我的眼睛。
诺言和深情，没有出路的潮水，一次次淹没我。
让我丧失着自由，感觉窒息。
可是现实中，我只是一个长期不接触阳光的女孩。
穿着洗得发旧的白色布裙，写稿至深夜。
所有的激情和想象变成心底溃烂的伤疤。
放假回家，林来看我。
我们出去散步，漫长的安静的散步。
沿着河边空阔的大路，可以一直走到郊外的田野。
夏天的夜空是繁星灿烂的。凉风如水，空气中到处是植物潮湿的气息。
我们走着，没有很多的话。也不看彼此。
在稻田边的田埂上，坐下来休息。寂静的夜色象一张沉睡的脸。
林说，我一直都想有一天能够有一个农场。
我们在一起，你生很多小孩，每天早上围坐在餐桌边，等着我煮牛奶给
他们喝。
我笑着听他说，看他把我的手轻轻地握住。
然后一个手指一个手指地亲吻过去。
那是我们最美好的时光。我知道。
发生的同时就在无声地告别。

他的电话在深夜的寂静里响起来。
还不睡觉?

失眠了。

你要好好睡觉，知道吗？女孩子这样对自己不好。

你干嘛？

真是任性的小孩。他在电话那端轻轻地笑。

这个耐心的男人，毫不理会我对他的敷衍和反复。

我听说过他为他的单位拉来巨额广告的事情，对于这样一个百折不挠的

男人来说，这并不是奇迹。

他通常过一星期左右打个电话给我，提醒我和他的约会。坚定而又不强

求的机智。

我只是想见到你。安。相信我。

安在酒吧门口看见他。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的样子。

平头，锐利的眼神，烟灰的衬衣。

他说，这里有你喜欢的音乐。你这个疯女孩。

他突然有点无所适从。你居然搞得我很紧张。

他有点奇怪地说。没有一个女孩子会让我这样紧张。

那是你心中有鬼。安对他说话向来毫不留情。

音乐沸腾的狭小空间，弥漫着烟草味和激烈的音乐。

每一张忽明忽暗的脸，好象都是一张面具。

隐藏着残缺的灵魂来寻欢作乐。

只有音乐是真实的。

象潮水一样涌动，美丽而恐惧，把人所有的思想淹没。

安要了苏打水，坐在吧台边，她等待自己喜欢的曲子。

他看着她，她旁若无人的样子，不和他说话就不发一言。

他一直觉得她是个任性的孩子。但有时候她的直接和不羁又让人困惑。

你是不是喜欢我？她突然转过脸对他说。

明亮的眼睛，放肆地看着他的尴尬。

觉得你很特别。他说。我觉得我们需要互相了解。

是吗？她笑着。其实我是个特别无聊的人，你一了解就会没味的。

那就让我了解看看。

她放声笑了起来。

她的笑声和她的眼睛一样肆无忌惮。

不记得是否曾幻想过喜欢的男人。

他的头发，他的眼睛，他的气息，他的声音。

我只知道如果他在，我会在人群里与他相认。

在命运的旷野里，也许没有彼此的线索，只是随风而流离失所。

像漂零的种子。

但是我的手里还有大把的时间。

在变得越来越老之前，在死去之前。

等着与他的相约。

等着他如约而来。

我不知道一个人的一生可以有多少个十年可以给另一个人。

林毕业回来的那天，我去火车站接他。

我等在夜色中，看着从出口涌出来的人群。

忽然感觉内心的惘然。

那个蔷薇花架下的少年，和无数个繁星灿烂的夏天夜晚，

以及夹在圣经中的发黄信纸，维系了我们整整十年的想象。

没有任何安全感的缓慢的完美想象。

回想它，好象是一夜空幻的烟花。无声地熄灭。

我想着，我也许从没有爱过他。

我不知道爱是甚么。

但就在那个夜晚，我意识到，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坚实可靠的东西。

我们向对方惶恐不安的伸出了手，灵魂如风，却从指间无声地滑过。

他送她回家。坚持送她到门口。

那就进来坐坐吧。她打开门。

满地的书，杂志，英文报纸，ＣＤ。

一整个书架的书一直堆到屋顶。

房间里的一面墙摆满暗色的木质相框，里面是放大的黑白照片。

她在福建武夷拍的山谷的晨雾。

海面上寂静的日出。

乡间田野上的有鸟群飞过的天空。

还有她自己。那个神情淡然的女孩。

穿着白棉布的裙子，坐在铁轨边的碎石子上。

靠在咖啡店的玻璃橱窗边，窗外是暮色里的拥挤人群。在海边的单薄背

影，风吹起她的发梢和布裙。

他认真地一张一张地看她的照片。

照片洗得发黄，看过去散发颓废的气息。

去过很多地方吗?

是，每年都出去。灵魂需要漂泊。

她赤着脚坐在一堆报纸上，一边翻着ＣＤ。

听音乐吗? 最近我在听ＫＡＶＩＮ ＫＥＲＮ的钢琴，还不错。

他看着她若无其事的样子。

他记得她的眼泪。

那个雨天，她的脸贴在他的背上，雨水是冷的，而她的泪是温暖的。

你应该过正常的生活。他说。嫁给我，我会让你过正常的生活。

她意外得睁大了眼睛。

我不会再让你写这些稿子，只让你每天看看菜谱。

给我做饭，洗衣服。每天早点睡觉，不许你失眠。

她没有笑。

她看着他把他的手伸过来，轻轻地放她的头发上，象抚摸一朵花一样的

小心。

那天你把那枝枯萎的玫瑰给我看，你说它已经等了太久。

可是你遇见了我。

诺言，有谁能够相信诺言。

刚毕业的那段日子是激烈而压抑的。

想辞职。想离开这个城市。

和父母争执。突然对生活失望。

请假半个月，去了向往已久的华山。

爬上海拔两千多米的华山绝顶时，天已黄昏。

山顶上还有一个男孩子，拿着照相机在拍夕阳落霞下的起伏山峦。

我们都一样背着庞大的登山包，穿球鞋和肥大的布裤子。

他对我笑了笑，山顶上也就我们两个人。

寂静的天空已变成灰紫色，一只孤独的鹰不停地在我们的脚下盘旋。

喝点酒吗？他从包里拿出两罐啤酒，庆祝一下我们来到了华山。

坐在山顶的岩石上，我们喝酒，沉默地观看夕阳。

直至群山沉寂，夜雾升起。

不记得说过更多的话。

分别时，他才突然说，在美好的东西面前，你的感觉是甚么。

我说，是痛。

为甚么?

痛过才会记得。

如果不痛呢?

那就只能遗忘。

在咸阳机场，空荡荡的候机厅里，我把明信片摊开在膝盖上，给林写了

最后一封信。

林，我要走了。

把明信片投进邮筒的时候，我听见自己的心轻轻地下坠，寂静而绝然。

压抑了我整个青春期的幻想，苍白的华丽的幻想，原是这样一场生命里

的不可承受之轻。

我再一次选择了等待。

大三的时候，安和净有了分别四年以后的第一次见面。

安记得初中毕业后，净第一次来她的学校看她。

她在重点高中，净上的是职高。

在操场边的草丛里，净告诉她，她的父母在闹离婚，家里出了变故。

松每天都到校门口来等我，安。他每天都来。

阳光倾泄在净的脸上，好象一片淡淡的阴影。

安想，就在那一刻，她们发现了彼此的沉默。

也许都等着对方说些甚么。诺言也好安慰也好。

但骄傲和猜疑，象一条裂缝，无声地横亘在那里。生活已经不同。

她们都是倔强和没有安全感的孩子。

在下雨的街头，安看到净在人潮后面向她张望。

湿漉漉的短发，抹了很红的唇膏。净看过去还是漂亮的心高气傲的女孩。

安听说过她的经历。颠沛流离的生活，父母分居，找不到工作。

和松同居了三年，突然发现松在和另一个女孩来往。

净微笑地跑向她，她的手柔软地放在安的手心里，就象以前她们在一起

的时候一样。

我们淋淋雨好吗，安。净雀跃的样子。

可是这是道别。她们都知道。

净已决定去北方。

我打了他一耳光，安，是狠狠的打。

就当着那女孩的面。

他的脸是苍白的。那时我就知道我们肯定是完了。

我跑下楼的时候，忽然发现听不到自己的心跳了。

安。那真的是很恐惧的一刻。没有心跳。一片空白。

他高考落榜的那一天，下好大的雨。

我在房间里感觉他在门外，打开门，他果然淋得一身湿透。

那时我自己也过得很不好。父母彻夜争吵，找的工作又不尽人意。

只有他在我的身边。

我想我是在那一刻决定和他在一起。

我一直以为自己不会爱上他。

但是，我告诉自己，这就是命运推给我的那个男人了。

没有任何幻想的余地。生活就是这样沉重和现实。
我第一次让他吻了我。在大雨中，我们两个都哭了。
他说，我会一辈子对你好。我的一生只希望有你。
他把我的嘴唇都咬出血来。
父母离婚后，我们就同居了。
他去炒股票，日子一直不安定。
我去医院动手术的时候，很希望他对我说结婚，把孩子生下来。
可是，他说他得先找到工作。
我不知道，他其实已经厌倦这份生活。
在手术台上，痛得以为自己会死掉。
窗子打开的，看见一小片淡蓝的天空。
我问我自己，这就是我要的爱情吗。
那双男人的手，是温暖的，也是残酷的。

他如何能让我堕入这样的耻辱和痛苦里面。
净看着安，她的眼睛睁的很大。但是，空洞得没有了一滴眼泪。
我一直幻想你会来看我。安。
只有你才能给我那种干净的，相知相惜的感情。
还记得那时我们挤在你的床上，彻夜不眠的聊天。
醒过来的时候，我都发现你一直握着我的手。
我们分手的那段时间，我一直幻想你能来看我。
可是我知道我们都不会这样做。
我们的灵魂是相通的，一样的脆弱和倔强。
我们走不了一生这么长。
我们都是女孩。
在昏暗潮湿的街头，我和净告别。
我说，我先走好吗。
在所有的分离中，我都是那个先走的人。

在别人离开之前先离开他，这是保护自己唯一的方式。

净说，好。

她站在人群中，穿着一条人造纤维的劣质裙子，寂寞的，孤立无援。

我轻轻地放开了她的手。转过身去。

净冰凉柔软的手指仓促地脱离我的手心，就象一只濒死的蝴蝶，无声地

飞离。

那一刻我的脸色突然苍白。

就好象那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放掉的内心所有惊惶的恐惧。

幻想远离所有支离破碎的结局。所有让我心力交瘁的深情。

记忆中的阳光再次刺痛了我的眼睛。

他的手，小心翼翼地放在我的头发上。

我忽然想问他，你真的懂得珍惜一个还没有老去的女孩吗。

她的梦想，她的疼痛，她所有的等待和悲凉。

女人的生命如花，要死去在采折她的手心里，才是幸福。

可是我们都还那么年轻。

还在孤单的守望中坚持。

我对林说，你爱她吗。

那是在市区中心的一个广场里，林给了我他的结婚请贴。

是他单位里的一个女孩，执意地喜欢他，甚至和原来的男友分手。

那时距离我写信给他的日子刚好一个月。

林在长久的沉默后，选择了仓促的婚姻。

时间久了，终会爱的吧。林轻声地说。

我只是累了，想休息。

我们在来往的人群里伫立。

一些隐约的记忆在风中破碎。
夏天夜晚的凉风，空气中潮湿的植物的气息，满天寂静的星光。
还有蔷薇花架下那个肩上落满粉白花瓣的男孩。
我恍然地伸出手去，却看到手上温暖的泪水。
林的眼泪一滴一滴地无声地打在我的手指上。
在林的婚礼上，我看着他给那个女孩戴上戒指，转过脸去亲吻她。
我的心里突然一片寂静。
我们在喧嚣的城市尘烟里告别。
我在人群中平静而孤单地走着。
繁华大街上的霓虹开始一处处地闪耀起来。
在商店的玻璃橱窗上，看见我自己。
一个穿洗旧的白棉布裙的女子。一双明亮而放肆的眼睛。
渐渐地在寂静的等待里习惯了无言。
我的生活还是要平静地继续。
日复一日地上班。回家后对着电脑给电台写无聊的稿子，一边放着喧闹
的摇滚音乐。
偶尔会出去旅行，邂逅一个可以在山顶一起喝酒，看夕阳的陌生人。
或者和一个对我的任性会有无尽耐心的男人约会。
或者嫁给他，给他做饭洗衣服，过完平淡的一生。
我渐渐明白我的等待只是一场无声的溃烂。

但是一切继续。
学生会的会议上，我坐在最阴暗的角落里，看见窗外的操场渐渐被暮色

弥漫。
林的声音，在空空荡荡的礼堂里回响。
伴随着女孩子宛转的调侃和清脆的笑声。
人群中，林是英俊而神情自若的。
他微笑着应对，机智温和，而又有着优等生的矜持。
我远远的看着他。
心里那种温柔的惆怅的东西，象潮水一样，轻轻地涌动。
可是我不动声色。
林突然回过头来问我，安，你有甚么意见吗。
我几乎是狼狈得摇了摇我的头。在众人的注目下，脸色苍白。
我习惯了在他的锋芒毕露下保持沉默。
从小我就是喜欢在一边察颜观色的女孩。
安静的，自闭的，封锁了所有的倾诉和激情。
可是我想跑到操场上去。
寂静空阔的大操场，暮色天空中有鸟群飞过。
我想光脚穿着球鞋，再次奋力奔跑。
激烈的风声和心跳让我感觉窒息。

在晕眩般的痛苦和快乐中，感觉自己和鸟一样，在风中疾飞。
一次，又一次。
【末 世 爱 情 】
世界的末日。她再次听到他的声音。
她转过身去。发现后面空无一人。
— — 题
衡山路的香樟花园。混乱逼仄的空间，充溢着烟草辛辣的气味和人声的
喧嚣。她看着放在桌子上的红酒。透明的玻璃杯。清醇的液体像被兑了水的

的鲜血。留在喉咙里的感觉是酸涩的。泛滥在胃的底部，却像一簇火焰在烧。

逐渐的，她感觉到自己有点醉。她一再地把脸侧过去，看着大玻璃窗外

的夜色。冷清的街道上，停留着很多出租车。落光了叶子的梧桐树。伸展在

雾气中的枝桠是寂寞的。

这是一个模糊的场景。像一个布景。搭得很美，却不见该出场的人。她

把脸搁在手臂上。独自微笑。某段时刻里，感觉自己是黑暗剧院里的一个观

众。

她等着一场戏上演。最后却发现自己看错了时间。只剩下等待。

午后的冬日阳光很温暖。在拥挤不堪的淮海路上。到处是世纪末焦灼不

安的人。表情空洞地疯狂购物。他们混杂在人群里。有时候他走在她的前面，

他在后面伸出他的手轻微的示意。她快步跟上去，把自己的手指放在他的手

心里。肌肤的温度很暖。在穿越过车流纵横的马路后，他放开了她的手。

这一个瞬间。她才发现自己的手心一片冰凉。

他们看过去是疏离而平淡的。他始终想把她变成一盆养在阳台上的植

物。水和阳光。一切都在他的控制中。然而她明白寒冷或者渴的含义。于是

她憎恨他。她笑着看他。微微仰着脸，天真的表情。常常他们这样彼此不动

声色地较量。她知道她是他的对手。

百盛的门口人声鼎沸。搭的临时舞台围满了阳光下百无聊赖的人。一个

戴着紫色假发的女人在舞台上大声地推销商品。她看到人群中一对年轻的情

人。女孩不是太漂亮。身边的男孩穿着一套拙劣的西装，手里拎着一个大削

价的时装袋。

男孩在人群中俯下脸，轻轻地，温柔地亲吻拥在怀里的女孩。女孩平庸

的脸突然像一朵充满了水分的花，旁若无人地盛放开来。

如果明天就是世界的末日，希望能够和最爱的人在一起。不记得是谁对

她曾经说过。是个男人。他说，他要和最爱的人拥抱到最后的一刻。

在 12 月31 日的清晨，她起来上网。看到一个人在论坛里贴的帖子。那

个人说，醒来发现，躺在身边的女人，其实根本就不爱她。在世纪末的最后

一个凌晨。那个帖子她瞟了一眼就把它关掉了。心里突然很寒冷。

阳光下那两张亲吻着的脸。像一个流着血的伤疤。印在告别的时刻里。

不要逼我离开你。她说。她微笑着看他。每次当她认真的时候，她都会

习惯性地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状态。好像一个能随时开始的游戏。她不需要准

备。

他转过脸看她。这个英俊的男人。脸上可以随时转换柔情或者冷酷的表

情。

她看着他。她不怕他。阳光照射在眼睛里，有些刺痛。低下头的时候，

她感觉到晕眩中温暖的眼泪。她屏住呼吸，不让它流下来。

酒吧里都是陌生的脸。

她喝了一点红酒。

在世纪末的最后一个夜里。她轻轻地把自己的辫子解开来，闻着洗后还

没干透的发丝散发出凛冽的清香。这个夜里，她和身边任何一个女子一样。

衣锦夜行。抹着闪亮的银粉和唇膏。除了爱情。

她听到一个女孩的声音。女孩说，你相信有真爱吗。她说，她相信。

不相信爱情。却相信世界的某一处有一个人。一直等在那里。只是不知

道会何时何地出现。总是快乐而孤独地等着他。也许这样就可以过了一生。

说了很多话。在一个陌生人面前。似乎是醉了。每一个人都以为她会是

一个沉溺于抽烟喝酒的女子。可是她不是。她的外表异常的素。是纯白的。

她对女孩说，唯一的一次是在西安。喝醉了。走在大街上。感觉灵魂里

一半的清醒和一半的麻醉。像一条鱼。游离在陌生拥挤的人群里。突然感觉

到自己在笑。声音慵懒。表情娇憨。酒精能使一个女人变得简单和天真。只

是，渗透在身体里的温暖会逐渐得变得寒冷。

她看着自己的微笑。她能够随时流下眼泪来。

最后一夜你想做些什么。

想和一个陌生人相爱。狠狠地爱。然后告别。

女孩笑。她也笑。混乱喧闹的酒吧。阴暗中的脸。象一朵一朵的花，突

然之间褪色枯萎。她看着行走在灯光中的女子。她们有漆黑的头发，妩媚的

容颜。即使是寒冷的冬天，也穿着无袖的紧身毛衣和刺绣的短裙。裸露的手

臂和腿。洁白的肌肤闪烁光泽。一朵一朵的花。如果没有爱情。盛开和枯萎

会是如此寂寞。

来不及了。

等他。他一直没有来。找他。不知道何去何从。想他。似乎已经遗忘。

回头看他。他已经不见。

或者你全部听我的。或者我全部听你的。这是两个人之间相处的唯一原

则。

她听到过他在别人前面，发表的言论。他想让她变成一个低眉顺目的女

孩。却忘记她在漂泊路途中坚持的桀骜和流离。他们不清楚彼此是否相爱。

在黑暗中掌握在手里的，只有肌肤的温度。

很多时候，她都是一个柔顺的没有怨言的人。她感觉到自己的寂寞或者

寒冷，但是不会轻易言语。除了偶尔。偶尔她是个容易陷入情绪的沉沦的人。

她会使他感觉无措。

他的心已经死了。他说。当他想爱一个人的时候，他可以爱。如果不想

爱，他就可以不爱。换言之，他可以爱上任何一个人。也就是其实他无法爱

上任何一个人。这是一个水龙头。可以随时地开。随时地关。

她听到一个朋友问他，那有没有人可以让你感觉到水龙头的失控呢。他

在抽烟。他沉默了一下。然后轻轻地摇头。

这样英俊的一个男人。却有一颗死掉的心。他是和她如此相似的一个人。

两个死心的人，在一起希望彼此能够取暖。却因为彼此的寒冷。只感觉

到越来越冷。她在这个无声的瞬间，听到一些支离破碎的声音。

那个夜晚他们争执。没有彼此指责。只是在强硬和沉默中抗衡。她不想

和他说话。她说，她要开电脑。他不同意。他踢翻她的椅子。他说，我不许

你上网。

我们把话谈清楚。她不肯和他对话。她固执的时候会非常任性。她只是

轻声重复，我不想和你说话。脸上甚至还有淡淡的微笑。

她知道她只要像平时一样柔顺，一切就都会过去。甚至她清楚，他只是

想让她屈服。他并不想伤害她。但是她把自己疼痛的心防卫了起来。她坐在

冰冷的地上。

看着他。然后她站起来，穿上了大衣。她说，那我出去好了。

他光着脚从床上跳起来。冬天的深夜，已经过了 12 点。她对这个城市

一无所知，却想独自离开。他拦住她。她推开。然后他把她抱进房间里。她

又跑出去。这个不知道屈服的女孩突然开始倔强得让人愤怒。他是个被女人

宠坏的男人，没有什么耐心。他抓起她的衣服和行李，砸向她。你滚，滚得

远远的，永远都不要回来。

在他的失控和崩溃中，她像一只动物一样，逃到了门外。黑暗的楼梯上

有仓促的足音。然后在寒冷的冬夜中消失。

她来到这个城市。他们开始同居生活的第一个夜里。她对他一无所知。

这个空茫的城市。世纪末漂泊途中停靠的最后一个角落。她奢望过一些温暖。

也预知感情只是彼此寂寞的一个安慰。却在爱情的暗淡和残缺中，感觉到它

无处可逃的寒冷。

有时候他会天真温情像个孩子。她了解他的过往，所以能接受他的黑暗

和冷漠。

她能接受他随时离去的结局。就好像她对自己是否会随时地离开，同样

也没有任何诺言。有时候她抚摸他的头发和脸。她想他们是否能够彼此温暖

一些。可是，她又清楚，老得快的心会如此自私。他们在彼此控制对这份感

情的投入。

她在空荡荡的黑暗的马路上狂奔。凌晨快两点的时候。这个城市是空的。

她在寒冷的风中流下泪来。温暖的眼泪在脸上是刺痛的。

在肮脏的空荡荡的火车站里，她找了个角落坐下来。等到天亮，她想她

可以买一张车票，离开上海。去任何一个可以去的城市。她一直在路上。她

不介意再次地流浪。也没有任何恐惧。本身就是双手空空的人。随时都能放

掉一切。

候车大厅空气污浊，灯光刺眼。一些衣着褴褛的人在椅子上昏昏欲睡。

地上都是垃圾。她感觉到胃里的疼痛。她把手撑在那里抵着痛。突然她想起

一些记忆深处的语言。一个男人对她说，他在梦中看到她离去的路。他醒过

来的时候心里钝痛。如果没有你。如果没有你。但是她依然离开了他。她注

定要自己一无所有。但是这样的记忆是否是温暖的。甚至能安慰这一刻的病

痛和狼狈。

她没有丝毫对他的期望和等待。也没有留恋。离开他就会像到他的身边，

一样的轻易。好像他从来没有属于过她。她也从来没有属于过他。他们只是

彼此路过。

车站的显示牌里显示出的日期是 12 月31 日3 点 45 分。

世纪末的最后一天。她的昏昏欲睡中的脑子里，只有一些模糊的词汇。

告别。

流浪。爱情。贫穷。

他出现在候车室的时候，看到她蜷缩着躺在冰凉的木椅子上。旁边放着

一瓶矿泉水。

还有拆开的零散的饼干和止痛的药片。这个脸色苍白，头发凌乱的女孩，

平静地看着他走到她的身边。她已经平息下来。看过去疲倦而脆弱。眼睛里

有逆来顺受的柔驯。象深深的黑暗的海面。淹没了所有的动乱。

他没有伸手抚摸她。他感觉到自己的手指在颤抖。他说，你想到哪里去。

她摇摇头。

她微笑着。花朵一样枯萎的笑容。然后他把她横抱了起来。你必须给我

诺言。他低低地说。再逃离，就又是一千年。

下午的时候，他们出现在淮海路。他带她出来吃饭，逛街，看电影。他

不清楚自己的心情。

只是觉得着个女孩的灵魂中承担着很多东西。她使他有不安的感觉。阳

光下，这个穿着灰色毛衣，黑色粗布裤，常常沉默不语的女子。从不对他说，

她爱他。也不需要他对她说，他爱她。却希望一些些温暖。诺言也好。往事

也好。能够逃过世界末日的寂寞。

晚上她对他说，她想独自出去。他说，我可以陪你。她微笑。这样的夜

晚，我们都应该找个最爱的人来陪伴。或者寂寞也好。

和陌生的女孩在酒吧里喝完最后一口红酒。她感觉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

条鱼。可以遗忘爱情和等待的鱼。她说，新年快乐。她俯过脸去，亲吻女孩

的头发。女孩说，等会去外滩听钟声吗。那里会有很多人。也许还会有烟火。

她说，不去。生活始终在继续。灵魂的漂泊永远无法停止。一千年的寂寞还

是一样。

她终于拦到了一辆出租车。她躺倒在上面的时候，感觉到自己真的是醉

了。疾驶的车子带着她穿越霓虹和夜色中的城市。她把这个城市称之为石头

森林。而她是一株开着苍白花朵的植物，无法找到潮湿的泥土。她斜靠在后

车椅上。一幢幢伫立在夜空中的大厦倾斜着歪倒。

世界毁灭是否会在一瞬间。她想。生命只是一场幻觉。

车子无法开进外滩。她在寒夜的冷风里行走。四周是喧嚣的陌生的人群。

混乱而快乐的。

华丽的建筑流光溢采。她已经醉得无力自拔。

她想亲吻一个相爱的男人。想紧紧地拥抱他。告诉他她爱他。她在苍凉

的路途中流浪了一千年。追寻着他隐约的诺言。她艰难地拨开人堆挤向前面。

她听到了新年的钟声响起。

还有人群的欢呼。夜空中爆满艳丽灿烂的烟花。刹那间，黑暗沉寂的夜

空，获得了新生。

世界的末日。她再次听到他的声音。

她转过身去。发现后面空无一人。

【八 月 未 央 】

我叫未央。

我一直在南方城市长大，17 岁以前，在南方沿海；17 岁以后，来到上

海。这是一个阳光充沛，人潮涌动的城市，空气常年污浊，高楼之间寂静的

天空却有清澈的颜色。一到晚上，外滩就散发出颓靡的气味，物质的颓靡的

气味。时光和破碎的梦想，被埋葬在一起不停地发酵，无法停止。

还有每年一季的台风，在 8 月的时候。

25 岁的时候，我告诉自己，要去北方生活。不知道北方会不会有台风。

台风呼啸而过的时候，带来死亡的窒息。无法预料，自由自在，充满幻

觉。

我想去北方，没有什么原因。

在陕西路的天桥上，我常常做的一个游戏是，把背靠在栅栏上，慢慢地

仰下去仰下去。

我的头发在风中飘飞，我的眼睛开始晕眩，我看到天空中的云朵以优美

的姿势大片大片地蔓延过城市。我开始了解，当一个女子在看天空的时候，

她并不想寻找什么。她只是寂寞。

我在一家网络公司上班，刚刚离职。独身。

我曾对乔说，我很清楚自己要什么样的男人。我的判断只需要十分钟。

十分钟。会知道我的一生是否会和他有关系。

如果他能给我带来爱情，那么我的痛苦会受他控制。所以，生命中会邂

逅一段一段的十分钟，随时都会有遭受意外之前的预感。所以我相信，每一

个有直觉的人，都放不掉他的惶恐。

乔是一个女子。我们在夜校的英语课上相遇。

她穿灰绿色的纯棉绣花上衣，那种绿，像潮湿的没有见过阳光的苔藓，

寄生在幽凉的墙角里。墙角是能带来安全感的地方，所以我选择坐在她的身

边。我们把书本竖起来，埋下头看彼此的手相，恍若回到少年的校园时光。

我喜欢她的头发轻轻拂在我的脸上。

你的手心上没有任何多余的纹路。乔说，你是个可怕的人。

为什么。

因为上面写着一些夭折和意外。

很可怕吗?

也许。她的脸上有震慑。

我淡淡一笑，反捏住她的手指。女人的皮肤柔软清香。就像花瓣。

上完课，我们去酒吧喝酒，或者只是站在小店铺旁边，买上一杯加冰的

可乐。她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有一个做软件的男友，她叫他朝颜。

我们认识十年了。她说，睡觉的时候我要抓着他的手才可以。你要嫁给

他吗?

是。我要嫁给他。肯定。我想给他生10个孩子。她笑。天真无邪地把

她的脸贴在我的肩上。

我看着她，微笑，抽烟，不说话。

小时候我是个沉默的孩子。一个沉默无语的孩子会带来恐惧。如果她在

该笑的时候没有快乐，该哭泣的时候没有眼泪，该相信的时候没有诺言。她

有残疾的嫌疑。

我喜欢花朵，喜欢把它们的花瓣一片片撕扯下来，留下指甲的掐痕，或

把它们揉成汁水。

我不明白它们为什么会没有血液。这是不知道疼痛的生命，让人陡生恨

意。

母亲常常在一边，独自抽烟，神情淡漠地看着我。她是个眼睛幽蓝，笑

容悲凉的女子，她把我当成她的同龄人，而非孩子，因为她是与众不同的母

亲。

第一，她很孤独。第二，她没有结婚，第三，她在我 12 岁的时候死了。

那个夜晚我第一次看见朝颜。他是一个短发喜欢穿黑色衬衣使用爱立信

手机的男人。他是乔的男人。

他告诉我他喜欢爱立信的原因。因为它的辐射大。他说。我想让自己早

点长脑癌，然后可以颠倒地思考这个世界。他的牙齿很白，笑起来的时候，

唇角温柔地倾斜。他有干净的眼神。水一样干净而流动的眼神。

我笑。乔也笑。我们三个人走在夜校放学后的路上。她左手搂着我的肩

膀，右手搂着朝颜的脖子，有时候她快乐得似乎歇斯底里。我知道这样的纵

情下面隐藏着什么。乔是毫无预感的女子，所以她的眼角下面有泪痣。但我

能识别眼睛幽蓝的女子。她们是苔藓。黑暗给她们水分，生命甜美而脆弱。

我们去的酒吧叫LIFE.生命是幻觉。我问老板要威士忌加冰和555香烟，

然后坐在吧台边，看

Chapter_7

乔在舞动的人群里像鱼一样游动。

朝颜说，我和她十年。

我说，我知道。

我一直在想我是否真的能够给她带来幸福。

很多事情不需要预测。预测会带来犹豫。因为心里会有恐惧。

你看起来好象从来不会有恐惧。他在昏暗的光线下看我。

那是因为我知道有些事情在劫难逃。

在劫难逃?

是。打个比方，比如你遇到乔，乔遇到我，然后我又遇到你。

我笑，对他举起手中的酒杯，轻轻碰他的啤酒瓶，cheers，朝颜。

他也笑，抬起头喝酒。

第一次跟着朝颜去他在西区的房子的时候，是台风的天气。

我对他没有任何目的。只是我想我的时间无多，10 月份乔将有可能成

为别人的新娘。但是她不应该离我而去。

那幢颓败破旧的法式洋楼，走上木楼梯的时候能听到咯咯扭曲的声音。

为了不吵醒房东，我把鞋子脱下来拎在手里。

黑暗中听到风和云层掠过城市天空的声音。寂静无声，让我想起童年时

通往母亲房间的那段楼道。她从不拥抱亲吻我，她带陌生的男人回家，她不

会告诉我原因。在失眠的时候，我光着脚走在沾满灰尘的楼道上，听到她房

间里的声音或者她歇斯底里的哭泣，犹豫着，徘徊着，最终只能蹲在墙角捂

住自己的耳朵。我渴望她的皮肤靠近我。

我转过头看朝颜。我的眼睛凝望着他。

朝颜的神情带着狼狈，他说，未央，我没有想过要爱上你。

我微笑，我也没有。我说。

但是我已经知道什么叫在劫难逃。他叹息。他的嘴唇轻轻地压在我的眼

睛上。他的气息和拥抱覆盖了我。我听到自己手里的鞋子，陡然地掉落在地

板上。

那是一双有白色丝带的麻编凉鞋。

我从不穿高跟鞋。

母亲有很多双高跟鞋。她把它们一双一双地排在柜子里，有丝绒的，绸

缎的，软皮的，刺绣的，珠片的… … 细高的鞋跟流泻突兀的凄艳。她光着脚

穿它们，有时候她独自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地板发出寂寞的扣击声。她是美

丽的女子，可是在她最美好的时候，她爱的男人不在她的身边。

那个男人是什么样的，她没有告诉过我。可是我知道，他曾经喜欢她穿

着高跟鞋的样子。

他给过她无法遗忘的记忆。除了承担和诺言。

我想抓住一些东西，她笑，所以我抓住你，但后来才发现我的后悔。因

为对不爱我们的人，不能付出。一旦付出，就罪孽深重。

你就是我难以逃脱的罪。她会突然地尖叫，失去控制，然后她的鞋子一

只一只地扔在我的身上。她追着我跑。她的脸上都是泪水。她的浑身都在颤

抖。

这样的愤怒不断地循环。她除了孤独，就是我。我是她唯一的爱人，敌

人，对手，朋友。

终于她疯了。

凌晨的时候我回家。朝颜睡得像个孩子，我没有亲吻他。走到大街上的

时候，发现风势凌厉，树叶满地打转。天空被吹洗得清澈异常，大群大群白

色的云层急速地掠过，掠过这个孤独的城市。我躲到街角的夹缝里，给自己

点燃了一枝烟，然后沿着空荡荡地大街往前走。

冰凉的雨滴，大滴大滴地，间断地，打在我的脸上。

在公用电话亭，我给乔打手机。她在睡觉，声音模糊。我说，乔，你准

备在 10 月结婚吗。

10 月的确是好天气。

不要和我在台风夜晚商量这个问题。乔懒散的声音。

男人不爱女人。他们只是需要女人。比如他生病了，明天一早你得去看

他。

他打电话给你?

是。因为他找不到你。我轻轻地吐出烟雾。9 月我要带你去北京。

我们去北方。乔。记得我的话。

我挂上了电话。

我有把握第二天的下午会有人来找我。打电话过来的是朝颜，他的声音

很疲惫。乔看到放在我床上的手镯。我不敢告诉她，这是你的东西。

这的确不是我的东西。我说。我从不戴首饰，她知道。

她要离开我。

我无能为力，朝颜。

你爱我吗。他说。

这是我不愿意回答的问题，抱歉。

我想娶你为妻。我沉默。他深深叹息，然后他说，我知道你的孤独。

电话里响起断线的盲音。消失不见。

晚上乔来找我。她什么也不说，只是躺在床上蜷缩着身体。黑暗中她有

轻微的颤抖，我走过去，把手放在她的头发上。我说，乔，离别有这么痛苦

吗。如果我们一直是在离别中，比如和爱的人，和伤害，甚至和时光… … 一

切又有什么不同。

乔背对着我，冷冷地说，我讨厌欺骗。

12 岁的时候，我曾祈祷上天能让我迅速长大，这样我可以控制母亲，

这个眼睛幽蓝，笑容悲凉的女子。我爱她。可是她疯了。她每天都会突然地

爆发，把高跟鞋到处乱砸，我的头上脸上常有伤疤。我要读书，我要恋爱，

我要有人亲吻和抚摸我，我要升上大学有一份工作有自己的家，我要去远方

看看大海……。我听到无声的哀求把我的心脏顶得破碎。我独自在黑暗中握

着满手心的花瓣，用力把它揉干揉碎，满手汁液……

母亲一星期以后死了。她穿着她的高跟鞋走路，刚走到楼梯口，鞋跟断

了。

她尖叫着伸出双手，想抓住能够阻止下滑的物体，但什么也没有抓住。

摔到楼梯下面的瞬间，她的头碰撞在墙上。她的血喷射在墙上，在此后的 5

年里，那面被洗得斑驳的墙壁每天散发出浓稠的腥味。我每天夜晚一边流泪

一边用湿布擦洗它，直到我终于 17 岁了。我长大了。

我离开了那个南方小城，来到上海。17 岁以后我再没有眼泪。

有谁能够相信我的第一个男人是朝颜。

我没有让他看到我身体里面流出的血，我怕它是蓝色的。暗蓝暗蓝的颜

色充满孤独的负罪。我已经不是童年的小女孩，我想我在憔悴和苍老中。可

是在我最美好的时候，我爱的人不在我的身边。

朝颜。我想起他的气息和身体，他温暖的手覆盖着我的皮肤。从来没有

人拥抱我，没有人亲吻我… … 这是我唯一的男人。

9 月终于来临。他打电话给我，他说，公司想公派我去日本工作两年。

如果你愿意嫁给我，我就留下来。

我说，你错了。我爱的是乔。

如果你想让我走，我会离开。两年以后如果你还没有嫁人，我要娶你。

我挂掉了电话。

台风过去。秋天的天空是清澈的蓝，阳光温暖，空气凉爽。我想去北方。

乔变得憔悴和颓丧，每天晚上流落在都市夜店，快天亮的时候才醉醺醺

地回来。我喜欢所有眼睛幽蓝，笑容悲凉的女子，她们像我的母亲。包括母

亲手指皮肤上的清香。那曾经在我的手心里被揉出汁液的花瓣。

我脱下她脚上的高跟鞋。我把它们一个一个地扔出去。我说，我的母亲

穿着高跟鞋摔死了。因为她曾经爱过一个男人，那个男人喜欢她穿这种鞋子。

她为他孤独，为孤独而疯狂。

她死了？乔把脸埋在床上模糊地发出声音。

是的。她必须死。因为生命对她已经没有意义。

是你要她死?

我只想让她脱下那些鞋子。那些会突然地打破我的头的鞋子。那些已经

不再有爱情残留的鞋子。

乔伸出手拥抱住我。她的长发盖住了我的脸。她哭泣。她说，我知道，

是你杀了她。

我尖叫：我没有，我没有。我说，我只是不想让她痛苦，为什么，为什

么，她要一直穿着那些鞋子？！！

乔扑过来，紧紧地抱住我的头。她把我的脸压在她的肩头上，她说，不

要恐惧，不要害怕，亲爱的，我在这里…… 她的嘴唇贴在我的头发上。

我推开她。我说，我不相信你。我拉住她的头发，把她拖到阳台上，然

后让她的身体仰后靠在铁栏杆上。当风吹散她的长发，乔发出恐惧的叫声。

我说，告诉你自己，男人是不可靠的。你要和我在一起。

乔在恐惧中哭叫，可是我爱朝颜，我每天都在想念他，我想和他结婚。

她的眼泪飘落在大风中。

我放掉了她。看着她掩住脸跪倒在地上，我说，他爱的是我，不是你。

他要去日本了。

你永远不再会见到他。

朝颜离开上海的时候已经是深秋。我去送他。

他伫立在机场的人群里，背着包，寥落的样子。他把他的手机递给我，

这个留给你用吧。

我打开盖子，看到上面还留着一张发黄的即拍得的小照片，乔甜美的笑

容，朝颜从背后拥住她，下巴贴着她的耳朵。我笑。轻轻地盖上盖子。

我说，乔现在留在我的身边，你可以放心。

他说，我能为力，你知道，未央。

我说，我知道。

遇到你是我的劫难。朝颜说。你是一个破碎的女子，未央。你所有没有

来得及付出的感情。

我微笑。可是你要娶我。

是的。我要娶你。

两年以后你还会这样想吗。

他低下头，抬起脸的时候眼睛泪光闪动。

200 年以后我还会记得那个台风的夜晚，楼道上你回过头来看我。

你光着脚。

我微笑。在任何我难过或者快乐的时候，我只剩下微笑。他又拥抱我。

呵，有很久没有人拥抱我。我把脸紧紧地埋入他的胸口。他的心跳强劲有力，

他的气息温暖清晰。我唯一的一个男人。他走了。

可是我已经有了他的孩子。

我决定去北方。要带着乔走。

在上海我会有可能失去她。因为她日渐憔悴。

每天晚上她四处游荡，一次在酒吧喝酒闹事，被警察抓走。我去拘留所

带她回家，一个人转了很多车，冒着雨跑到那里。乔一声不吭地蹲在墙角。

她的浓妆残缺肮脏。披散着头发，裙子被撕破，脸上有玻璃碎片划过的血痕。

乔，跟我回家。

她慢慢抬起头，她说，为什么你一定要和我在一起。

因为你像我的母亲。

我知道她已经死了。

是的，她死了。她是因为孤独而死的。所以我要你和我在一起。

我要带你走。

你和她一摸一样。我爱她，乔，你明白吗。她是我唯一的朋友，唯一的

亲人。

但是，为什么，为什么，你要选择我？乔推开我，她流着泪笑。

因为这是宿命。乔。

这是你逃不开的宿命。

你以为你能控制我吗？她冷笑。

我的耳光用力地扇过去。我说，我能够控制你，乔，你要清楚这件事情，

我能控制全部。

她的脸靠在墙上发出崩溃的哭泣。

我们的机票订在晚上。从上海到北京。

乔和我坐在候车大厅上。我的肚子稍微有些隆起，所以我已经不再穿牛

仔裤。

我穿淡粉色的厚粗布裙子。我已经找好房子和工作，我也依然能够写作。

还有乔。

我爱的人。

那天她还是穿着我第一次见到她时，那件刺绣的灰绿棉布上衣。

她抹了口红。

她已经很久没有想到精心打扮自己。我喜欢看到她自然健康的样子，她

似乎接受了新的开始。她明白照颜离开以后，我是她唯一可以依靠的人。

未央，你看好多人。

是的。很多人彼此都不认识。

认识了又如何，还是会分离。

但分离的人有些会永远留在我们的生命里，不会遗忘。

她不响。她说她想去洗手间，她把她在听的耳机塞到我的耳朵里。

她的眼睛看住我。

未央，那天为什么会坐在一起听课呢。

因为你穿了件灰绿颜色的上衣，我喜欢。我拍拍她的脸。

未央，你爱我吗。

是，我爱你。

朝颜也曾经说他爱我，但后来不爱了。

那是因为时间太长了，爱会变化。除非时间停住。

她点头。她的笑容很灿烂，好，我去去就来，然后她蹦跳着向前面走过

去。

她是我喜欢的女子，像苔藓一样潮湿清凉，自由自在。我把手搭

在自己的腹部，我习惯了这个姿势。我还没有告诉她，我有了孩子。

我想她会喜欢。这是我们的孩子。

耳机里放的是她喜欢的蔡健雅。淡淡地唱着，他的样子已改变，有新伴

侣的气味，那一瞬间，你终于发现，那曾深爱过的人，早在告别的那天，已

消失在这个世界。心中的爱和思念，都只是属于自己，曾经拥有过的记念。

那首歌是在翻来覆去地唱。唱了很久。我忘记了时间。直到前面突然出

现混乱，很多的人开始往前面跑，然后有保安出现。我摘下耳机，艰难地拖

着沉重地大包往前面移动。我想乔应该回来帮我一把了，说不定是飞机要延

误或换票。

人群涌在洗手间门口。我的腹部被一个男人的胳膊撞了一下，剧痛起来。

我开始歇斯底里地尖叫，让开！让开！让我进去！！我扔下行李挤了进去，

我看到躺在白色瓷砖上的女子。她的灰绿色刺绣纯棉上衣已经被鲜血染透。

她的手腕支离破碎仿佛一堆棉絮。她的脚光着没有穿鞋子。她的眼睛没来得

及闭上。她死了。

我没有去成北方。我决定在南方过冬，因为我要孩子能平安地出生，因

为我又开始只有一个人。乔以她的方式离开了我。

我想念我们初相遇的时候，抵着头躲在书本后面看手相。她的头发漆黑

清香，她的眼神幽蓝，她有信仰着的爱情。有太多气味是我爱的。我爱的人。

朝颜给我写信来。他说，我在东京一切安好，只是晚上失眠的时候会听

到风和云朵呼啸的声音。还有乔的眼泪。如果没有你，未央，也许我早已经

和乔结婚，平淡地生活着，在上海。很多次我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可是

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还是会要这样的结局。你好吗，未央。还有，乔好吗。

我没有给他回信。我的腹部一天比一天隆起。对生活我是无所畏惧的人，

因为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可以害怕失去，或者有什么东西极力欲得到。如果曾

经有过的，我想是爱。但现在我感觉到安全。

我一点也不想遗忘他们。我想我的母亲，她穿着高跟鞋在地板上走来走

去，她像朋友一样对着我暴露她所有的孤独和绝望。还有乔，她的快乐，她

的没有任何预感和设防的快乐，曾经一度让我充满希望，只有和她在一起，

我才能平静。然后是朝颜，我唯一的一个男人，那个笑容温柔的男人，他给

了我一个孩子。

我想每天看着他们，这样才能让我的孩子像他们。可是我只有乔和朝颜

的即拍得小照片，粘在手机上的，发黄模糊，渐渐剥落。我长时间地凝望它，

凝望那些被伤痛和幸福打击摧毁过的脸。

然后有一天，那张小照片消失不见。乔和朝颜的面容失去了具体的轮廓。

只剩下记忆。

这一年上海的冬天非常寒冷。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感觉到彻骨的恐惧。我爱的人，一个一个地走了，

一个一个地离开我。我以我母亲的方式抓住了一个生命。可是我想，最起码

我不会后悔。

我在黑暗中闭上眼睛，感觉到一双温暖的手，轻轻地覆盖我的眼睛。我

听到自己轻轻叫出一个名字。

在我临产之前的一星期，我给朝颜打了电话。

朝颜电话里的声音依然温和清晰。他很意外，他叫我，未央。

我说，朝颜，我想我对你能够坦白几件事情。先说三件。1，我在童年

的时候杀掉了我的母亲。2，我是决意要把你和乔分开。3，乔在机场的洗手

间里自杀，已经死了。如果你愿意继续和我说话，我再讲下面几件。

电话那端一片沉默，只听到朝颜的呼吸。我的唱机里放着那首歌，蔡健

雅，她唱，他的样子已改变，有新伴侣的气味，那一瞬间，你终于发现，那

曾深爱过的人，早在告别的那天，已消失在这个世界。这是乔在朝颜离开以

后最喜欢听的歌，我终于知道她爱他有多深，但是她什么也不说，她什么也

不做。她是被我揉在手心里的一团花瓣，汁液渗透我的灵魂。当她死在陌生

人涌动的机场里面的时候，她终于脱掉了她的鞋子。她光着脚。

我拿着话筒微笑。我聆听着那端的沉默。然后我听到轻轻地喀嚓声。朝

颜挂掉了电话。

孩子刚出生的时候，眼睛是清澈无比的蓝。那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孩，

有漆黑的头发，湿湿地搭在头上。我非常想带她去陕西路的天桥。我想抱着

她，把背靠在栅栏上，慢慢地仰下去仰下去，让我的头发在风中飘飞。

天空中的云朵以优美的姿势大片大片地蔓延过城市。当她逐渐地长大，

她会了解，当一个女子在看天空的时候，她并不想寻找什么。

她只是寂寞。

我依然留在南方。因为乔和朝颜属于这个城市。还有我的孩子。

我给朝颜写信。我不知道可以写些什么，就把白纸寄给他。有时候上面

有泪滴，有时候什么都没有。我在上海的西北角租了小小的房子，我开始继

续写作，用稿费来养活孩子和自己。如果时光能够流转下去，宿命会有它完

满的结局。

我的孩子在长大。她会慢慢长大，成为眼睛幽蓝的女子，美丽，潮湿，

自由自在如苔藓。在台风的天气里慢慢地仰下去看云朵飞掠，读一封无字的

信，直到读干涸滴在上面的眼泪。

春天来了。一周有两天，我仍然去学习英文。我把孩子抱在怀里，哄她

睡着。

中途如果她吵起来，我就走到操场上去，抱着她沿着漆黑的操场一圈圈

地走。操场有非常多的樱花树，粉白的花朵在风中像雨水一样的飘落。我把

花瓣放到孩子的手心里，她抓着它们笑。

我的同桌是个30 岁左右的女子，短发，喜欢穿白色衬衣。有一次，她

走出来递给我烟，让我非常感激。KENZO 的男用香水配着她干净的面容，让

人愉快。

她说，孩子很漂亮。

我微笑，我说，因为她像我爱的人。

她点头。你很幸福。

是。我一直让自己这么想。

你可以叫我 JOE.你好，JOE.她陪着我坐在花树的阴影下面。我们抽烟，

看着花瓣飘飞，孩子发出睡梦中隐约的呓语。JOE 的手轻轻地伸出来，抚摸

着孩子的头发。

那一刻，我想起乔。想起我们在街边小摊喝可乐的夜晚，那已经是很远

的事情了。

可是我的幸福一如从前。

照颜来信。他说，未央，我和一个在日本的上海女孩同居了。我可能不

再回来。

那封信我看到头两句。我微笑，然后放下信，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加

冰。

然后我继续抽出信纸看……春天的东京很美，樱花开得像潮水一样，风

一吹，一夜之间就落了。我想有些事情是可以遗忘的，有些事情是可以纪念

的，有些事情能够心甘情愿，有些事情一直无能为力。

我爱你。这是我的劫难。

我相信我爱你。依然。始终。永远。他没有提起乔。乔是一个不能被提

起的女子。

乔是在阴影里才能存在的女子。

两年。无字的情书。我的孩子。JOE 和朝颜。我等待时光的流转和轮回。

从信封里掉出几片发黄干枯的樱花花瓣，无声地，掉落在我的手心。然

后随风飘走。

【最 后 约 期 】

少年时，他最常做的一个梦是关与安的。

她穿着那条白棉布的裙子。洗得很旧的白色，泛出淡淡的黯黄。

好象一直在下雨。安的头发是潮湿的，水滴一点一点地，从她的发梢淌

下来。她安静地坐在那里，孤单的，不知所措。

他说，安，跟我回家好吗。他突然感觉自己触摸不到她。安抬起头，她

的脸象小时候一样，总是习惯性地仰起来看他。天真的，没有设防。林，我

的蝴蝶没有了。

她的手心里是一只空空的纸盒子。盒子上粘着蝴蝶支离破碎的残缺翅

膀。

安的手指突然流下刺眼的红色鲜血。她无助地把她的手藏到背后去。好

痛，林。她轻轻地对他说。

每一次，他都是这样，喘息着在黑暗中惊醒。

她好象是一个被不断揉搓着的伤口。

在时间里溃烂着。

她是在他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转学来到他的班里。

老师说，安蓝，对同学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

十岁的小女孩，站在那里，孤僻的一声不吭。长长的黑发遮住了她的小

脸，一直都不肯抬起她的头。她那时是从城市里下来，到在枫溪的奶奶家寄

养。

是他从隔壁教室里搬来课桌让她用。

她从书包里掏出一个纸盒子放进桌子里。

他说，这是什么。她不响，只是抬起头来看他。阳光下女孩的脸被照亮。

那是他第一次看见她的眼睛。惊异地以为里面有泪光闪烁。但仔细一看，只

是很潮湿罢了。

很快他就发现了那个纸盒子里的秘密。那是在上一节自修课的时候。大

家很安静地在做作业，突然有一只蝴蝶飞出来，在教室里盘旋。接着两只，

三只… … 很快的，教室里就飞满了斑斓的彩色蝴蝶。孩子们一下子就闹里来，

笑声叫声不断，争着去扑打。

当班长的他只能站起来代替老师维持纪律。只有坐在角落里的她是一动

不动的。

他走到她面前，掏出那只纸盒子，里面还剩下一只蝴蝶，在扑腾着翅膀。

她仰起脸看着他，脸色苍白，眼神却是倔强的。他犹豫了一下，就把那只肇

事的盒子扔出了窗外。然后看也不看她一眼，就跑到前面去管束同学了。

放学的时候，他在校园的草堆里看见了她。黄昏寂静的暮色里，她轻轻

的哭泣是微弱的。那只皱巴巴的盒子早就破了。

他站在她旁边，手足无措。这个孤独的城市女孩，几乎从不对别人说话。

他说，我可以带你去捉蝴蝶。南山那里有很多。

她第一次对他说话。她的声音异常的清甜。我只是想看一看，我不是故

意的。

她的泪水无声地就淹没了他。

他们晚饭也没吃，就一路跑到了南山脚下。

田野空阔寂静，暮色苍茫的天空上，只有褐色的鸟群飞过。

大片茂盛的芦苇在风中摇摆。一条幽绿的小河缓缓地流向田野。稻田弥

漫着成熟中的清香。这里距离小镇的住宅区已经有点遥远，远远的还能看见

飘散的炊烟。

他说，晚上我替你做一个网兜。我们明天中午再来。现在好象看不见蝴

蝶。

它们回家吃饭去了。她说，我们再走过去一点看看好吗。我从没来过这

里。

他带她去了。然后在南山的另一个山坡下，他们发现了那片墓地。

全镇所有死去的人大概都埋葬在这里。

一块块冰冷的墓碑竖立在渐渐聚拢过来的夜雾中，突然让他有点恐惧。

她在墓地里走来走去，白裙子象蝴蝶的翅膀无声地掠过。一边轻声地念

墓碑上的字。她爬到了一座墓的墓身上面去，吓得他连声叫她下来。他感觉

她突然变得快乐和自由。她把从墓碑边折来的紫色雏菊，一朵一朵地插到头

发上去。

我喜欢这里。她看着他，眼睛明亮得让他不安。

南山是他们最常去的地方。

有时候他们去爬山。一次次爬到高山顶上，看山另一侧下面的村落和水

库。他们在一起不常说话。安在山上从不要林照顾她。危险的山崖，陡峭的

坡道。她只是无声地跟在他的身后，不让他看她腿上，手臂上的血痕和伤疤。

下山路过墓地，她总是会提出要玩一会儿。林就坐在一边，看着她在墓

碑之间跳来跳去。然后有一天，她对他说，她的父母离异，谁都不想要她。

林，等奶奶不在了，我就住在这里。

她说。我和蝴蝶一起住在墓地里。

他笑着捂住她的眼睛，不让她说下去。

她说话向来不羁。

渐渐她习惯留在他家里吃饭。林的父母都喜欢这个言语不多的女孩。有

时她太累了，在他的床上睡着。头发上还插着各种小野花。

直到她的奶奶来找。她还是睡着的。

林就陪着她奶奶，把她背回家去。

他记得她柔软的身体伏在他的背上，辫子散了，长长的黑发在风中飘动。

然后象花瓣一样，温柔地拂过他的脸颊。

他一直都记得那个夏天的下午。他突然发现她的蝴蝶不见了。

你把它们都放了吗？他向来不同意她捉蝴蝶。没有，我把它们埋了。她

的脸上一片平静。

什么？你说什么？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有一只蝴蝶死了。我害怕它们都死掉。还是趁早埋了好。

你可以把它们放掉的。

为什么要放掉？它们是属于我的。

他是这样的气愤。任何话都不想再说，一把就推开了她。

晚上她的奶奶找到他的家里，说她没有回家吃饭。

天下起雨，她穿着的白裙子在夜色中轻轻闪动。他找到她的时候，她的

头发都已经潮湿。她就坐在墓地的一块石阶上，手里拿着那只被他扔掉过的

破盒子。

抬起头看他的时候，他看到她眼睛中的泪光。他突然明白了她内心的孤

独和

恐惧。他把手轻轻地盖在她的眼睛上。

我以后再也不会捉蝴蝶了。林。我把它们埋在这里。她给他看草地上的

一个小土丘。她的手指上都是泥土。

好象很多血。她晃了晃自己的手指。

他把她的手握在手心里。那双手是冰冷的。他只能痛楚地看着她。那年

她十四岁。

那天晚上，他把她背回来。

他背着她穿过黑暗的墓地，雨水把他们都打湿了。她突然问他，林，为

什么有些墓碑上面刻着两个人的名字，因为他们生前在一起，死后也不想分

开。

我们呢。我们死后是不是要分开。

你要我和你在一起吗?

是呀。林。我们住在下面，还可以在黎明到来之前爬到南山去。

傻孩子。

他忍不住笑了。却发现她已经在他的背上睡着。

十六岁的时候，她离开了枫溪。因为奶奶病逝。她的一个叔叔要把她接

回到城市去。

在小镇的汽车站，他拿出一只银镯子给她，上面有他自己刻的一只粗糙

的蝴蝶。

我一直想送一只不会死的蝴蝶给你。

他说，你会要吗?

她把它戴到她细瘦的手腕上，仰起脸对他笑。

他用手盖住她调皮的眼睛，不让她看见自己的泪水。

放开来的时候，他的手心里一片温暖的潮湿。

尘土飞扬中，汽车慢慢爬上了盘山公路。

她的信很少。

每次他都是一个人爬到山顶，坐在他们以前常常爬上去的那块大岩石

上，看她的信。

林，叔叔对我不好。我想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去。我已经开始挣钱，

在一个酒吧里兼职唱歌。他们喜欢我唱。

她的信里没有地址。他只能写寄不出去的信给她。安，我会考上大学，

很快到你的城市里来。请等我。

他把自己写的信轻轻撕掉，站在山顶看着风把纸片吹散。

她到他的大学来看他。

他走出宿舍楼的时候，看见她站在樱花树下，微笑着看他。春日午后的

阳光

如水流泻，女孩的白裙闪出淡淡的光泽。漆黑的长发，明亮的眼睛。

他在阳光下突然发现自己睁不开眼睛。

安。他只能叫她的名字。

她笑着。笑着把她的手放到他的脸上，捂住他的眼睛。就象以前他们常

常做的一样。

他们真的都长大了。

她告诉他她没有考上大学，暂时也没有找到正式的工作。

在咖啡店里，他看见她从烟盒里抽出一支三五，以熟练的姿势放进唇间。

我现在要努力养活自己，林。我和叔叔他们没关系了。

那你的父母呢。

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她做了个无谓的表情。

晚上来听我唱歌好吗。她说，可能你不喜欢。但这就是我现在生活的方

式。

他去了。那是一个很大的Ｄｉｓｃｏ酒吧。喧嚣的音乐和烟草味令人窒

息。她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要唱三首慢歌。

她穿了一条细吊带的短裙，长发半掩住脸，画得挑起的眉，唇膏是发亮

的深紫。

林，乖啊，自己玩。她摸摸他的脸，就走上台去。

一小束幽蓝的光打在她的身上。她的声音是清甜的。象一匹缓缓撕裂的

缎子。

台下黑暗的舞池里是相拥的人影，也许并没有人听她的歌。但她的确唱

得很好。

他突然发现自己的心是在痛着。

他默默地离开了那里。

那个晚上，他又梦见她。

她离开枫溪以后，他常常做这个梦。

她坐在墓地的石阶上，手里拿着被他扔掉过的纸盒子。抬起脸看着他，

眼中有泪光。

他轻轻的说，我会把你的蝴蝶找回来。

安。

他把他的手盖到她的眼睛上去。然后流下泪来。

他把自己整个地埋入学业中。也许这是唯一的出路。

他也试着对她说，安，不要去那里唱歌了好吗。我有奖学金，我还可以

出去做家教，做翻译。让我来负责你的生活，好吗。

她笑着说，好了，林。我一瓶香水就够你做上一年家教了。

我的生活已经和你不一样了。你知道吗。我是个随波逐流的人。我会一

直漂泊下去，停不下来。我也不知道我可以停在哪里。

她看看他的脸色，试图逗他开心。我们再去爬山吧，林。还记得那次在

山顶突然下雨了吗。我们躲在灌木丛里，你叫我把头躲到你的衣服里。我听

到你的心跳声。

我突然一点也不害怕了。

那现在呢。现在你还需要我的庇护吗。

现在我面对的不仅仅是一场大雨。林。

还有沉重的人生。

他渐渐的沉寂下去。

清说，那个女孩有一双流离不羁的眼睛。她是突然对他说话的，在晚自

习结束的时候。他正在校园的樱花树林里抽烟。

他看着她。在学校里没有一个女孩敢对他说话，因为他的沉默。虽然几

乎每个女生都对这个学业优异的英俊男生满怀好奇。但是清不同。清刚进来，

是校长的女儿。他看到那张美丽的脸上，有一种他所熟悉的表情。倔强的，

而又天真。

你知道些什么。他说。

知道你在做一件无望的事情。她轻轻一笑。知道圣经里如何形容爱吗。

她说，爱如捕风。你想捕捉注定要离散的风吗。

那年他大四了。即将毕业。

他想到外企去工作。也许那里的薪水足够他为安买一瓶香水。安不知道

她的话伤他有多重。

但是清劝他留校。她说，林，你的性格不适合到外面去奔走。我们以后

都应该留在这个学校里。我父亲希望你在这里任职。

他送她下楼回女生宿舍。在楼道口，清突然对他说，林，你想过吗。有

时候我们只能和自己同一个世界的人在一起。那样是最安全的。

他说，你想说明什么呢。

我想说明，我是最适合你的。她的眼睛认真地看着他。我会一直等到你

明白为止。

她俯过来，轻轻的吻了一下他的头发，转身上楼。

他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然后回过身。

他看见了安，很久没有出现的安，静静地站在樱花树下，微笑地看着他。

一切解释都是多余。

他想安不会需要他的解释。而他也根本不知道自己该如何解释。沉默中

只听见风吹过树林的声音。樱花粉白的花瓣飘落如雨。

安说，我来看你，林，他们说你出去了。可我知道你在这里。我等了很

久。

她走到他的面前，把他的手贴到自己的眼睛上。不要让我看见黑暗。林。

也不要让我看见你的泪水。

他感觉到她的眼睛是干涸的。手指冰凉。

她的头发上都是残缺的花瓣。散发着凄清的芳香。

他的眼泪无声地渗入她漆黑的发丝。

跟我回枫溪去好吗？安。

她轻轻地摇头。

我已经没有回头的路。林。我走得太远。回不去。

一个星期后，她去了海南。

他的痛苦没有任何声音。

也许她并不爱他。他想。

失眠的深夜，他独自走到宿舍门外，

看楼下的那棵樱花树。粉白的花瓣在夜色中随风飘落。那个白棉布裙的

女孩不再出现。他心中的每一条裂缝，疼痛出血的，只能以往事来填补。他

伸出手，感觉风从他的手指间无声地掠过。

毕业留校后，他带清回枫溪看望父母。

清黄昏的时候，在墓地发现他坐在那里。紫色的小野花在风中摇摆，暮

色弥漫的田野，他看着鸟群寂静地飞过。

她说，回去吃饭了，林。我们明天一早还要赶回去。

林站了起来。他的手上沾满泥土。你喜欢这里吗，清。他问她。

清摇头。为何要喜欢这里？我觉得很不安。

他笑笑。

沉寂的心原来会丧失语言。他不再说话。

再见到安的时候，他在大学已教了三年的书。和清订了婚。

那天是在街上，清在店里试一件旗袍。

他站在门口观望着熙攘的人群。已经是深秋的时分，街道两旁的法国梧

桐飘落大片的黄叶。

他隐约看见对面树下站着一个穿白衣的女孩。一些清甜的笑声在他心底

响起。

他穿过人群向她走去。看到她阳光下微笑着仰起的脸，恍若隔世。

林，好吗。她的长发剪掉了，一头乱乱的碎发，穿一件宽宽大大的棉布

衬衣，肥大的布裤子。明亮的眼睛水光潋滟。

他点点头。清的声音在街对面响起来，她穿了一条鲜红的缎子旗袍，找

不到他。

我该过去了。他说。

好。她还是笑着。

他转过身的时候，听见自己心底所有被时间填满的裂缝，一条条撑开。

他的穿旗袍的未婚妻就在前面。他告诉自己不要回过头去。

再也不要回过头去。

生活已经平静如水。还是要日复一日地继续。

可是他听到身后她轻轻的呼唤。林。

她叫他的名字。

这是深藏在他心底的声音。

他几乎是仓皇失措地回过头去，寻找那个纯白的影子。

他不想知道她这三年的经历。他只知道她又回到了他的身边。孤单的，

憔悴失色，没有了长发。也许是一段残酷的情节。

他象一只驼鸟一样，把自己的怀疑和阴郁隐藏起来。

离开清的过程是艰难的。为次他放弃了大学里的工作和一贯良好的声

誉。

他们搬到公寓里，他找到一份外企的工作，只想赚到更多的钱。

一天忙碌繁重的工作之后，唯一的安慰是在回家的途中，想起待在家里

的安。

她买了一台旧缝纫机，把所有的窗帘，桌布，床单，椅垫换成暖调的格

子棉布。

在阳台上放满了花花草草的盆栽，甚至种了丝瓜和葡萄。餐桌上放着一

大罐清水养着的百合。每天把他要穿的衬衣和西服熨得平平整整放在床边。

深夜他在电脑前写Ｅｍａｉｌ给客户，她给他煮热咖啡。然后爬到他的

背上去，揉乱他的头发，象一只小猫一样的撒娇。

有时候靠在他腿边静静地看书。等到他做完事情，常常发现她已经睡着

了。

他不知道这样的生活可以持续多久。

他知道她可以做一个完美的妻子，但这种平淡安宁的气氛下，她不羁流

离的灵魂不可能停息。他了解她的美丽只能依赖于她的放纵和自由。

也许他有时候期望她能对他诉说。她似乎藏起了她所有的伤口和往事。

就象她十岁时和他去爬山，常常一声不吭地跟在他的后面。从不向他求

助。

他忽然发现自己在恐惧着，她灵魂深处的暗涌再次象潮水一样，把他仓

惶地淹没。

她对他说，林，我想出去找份工作。

我的收入维持我们的生活应该没有问题了。

我只想找份事做。她跪在地上擦木地板。我还是一样的会做家务。只想

有空的时候出去做事。

他沉默着。听见她抹布上的水滴一点一点地打在地板上。

他说你能做甚么。

她的脸色变得苍白。

你所有的牺牲不断地提醒我，我是有负于你的。

可是我并不这样认为。我也不需要提醒。

你要我坦白和解释甚么？我不想说。

我的过去与他人无关。

他阴郁地看着她。她尖锐的语言。她甚至不愿意让他做一只鸵鸟。任何

时候，她都可以为所欲为。而他除了等待和隐痛，无能为力。

他走过去，一把拉住她的头发，把她拖进卫生间。淋浴花洒冰冷的水激

烈地喷射下来，他把她推到里面去。愤怒和绝望让他浑身颤栗。

她倔强地挣扎着，但一声不吭。她的头碰到了墙，血滴在浴缸外面雪白

的瓷砖上。他强硬地制服住她。所有少年往事中的自卑和无望。那个站在衣

衫褴褛的乡下孩子中间的城里来的女孩。一尘不染的纯白布裙。尘土飞扬的

盘山公路。而他只能远远的看着她离开。在灿烂的阳光下泪流满面。

即使他现在努力跻身于这个城市，想为她做得更好，她都始终是那个不

需要他照顾的，桀骜不驯的女孩。

告诉我，你会感到痛吗。告诉我，你有没有感觉到过痛。他把她的头拉

得仰起来。激烈的水流下，她只能闭上眼睛，她已经无法呼吸。

她哭了。在恐惧和疼痛中，她尖叫起来。你一直都不愿意碰我。你要我

跪在你面前忏悔。让我告诉你我在海南如何生活。

我就是靠在酒吧唱歌，跳艳舞谋生。我就是无耻下流。

他狠狠地打了她的耳光。

她的脸上都是血。

她奋力地挣开他，向门外跑去。

他找不到她。

整整一个晚上，他在路上茫然而焦灼地奔走。她好象一颗水滴，消失无

踪。

他打了她。他想。他只是对自己无能为力。

终于觉得自己好象要躺倒在马路上，走进一家小酒吧里，把自己灌得烂

醉。

凌晨两点的时候，酒吧老板对他说，先生，要不要我替你叫车回去。

他似乎有些清醒过来。他说，我自己可以回去。

付帐的时候，他问老板，如果你十岁的时候爱上一个女孩，想想看，等

到你快三十岁的时候，你是否还会继续地爱她。

没想过。老板对他笑笑。爱一个女人，最好只爱她一个晚上。

可是我会。他说。

我会一直爱到自己的心溃烂掉，不再痛了，心也没了。

那个凌晨，他又开始做梦。

还是她十岁的时候，深夜背着她送她回家。她的奶奶提着灯笼走在前面，

枫溪的碎石子小路是湿漉漉的。她的辫子散了，柔软的发丝水一样的流泻下

来，轻轻地打在他的脸上。还有她熟睡中的小脸，贴在他的脖子左侧。那一

小块温暖清香的肌肤。

他背着她在昏暗的烛光中向前走。那一条似乎走不尽的夜路。他只能不

断地走下去。疲惫的，快乐的。

他在黑暗中轻轻的笑。

泪水却是冰凉的。

然后在暗淡的曙光中，他感觉到她回来了。

她无声地伏在他的枕边，苍白而疲惫。

林，我回来了。她低低地说，我走了一夜，无处可去。
他伸出手去抚摸她额头上的伤口。他说，对不起。安。
他们都没有再说话。语言是苍白的。
深刻的纠缠和伤害已无法用任何语言和解。
那是他第一次要她。她花瓣一样柔软脆弱的身体。
在激烈而绝望的爱欲中，他的眼泪无声地滴落在她的脸上。
我一直想要一个孩子。安。一个象你一样的女孩。在你离开我的时候，
让她陪着我。
他再次地要她。他无助地想触及她身体里面隐藏的灵魂。
她突然哭了。她说，你不该离开清的。
林。我只会让你痛苦。
是，我知道她适合我。但是在遇到她之前，我已经不自由了。
我可以让你自由。林。
那大概是我死去的那天。他亲吻她的泪水。
我已经不想和命运对抗了。
你是我这一生要背负的罪。我永远都得不到救赎。
他太累了。昏昏沉沉的睡去。
但是很快又惊醒。他突然有预感，她会离开他。
安。他叫她的名字，寻找她的手。
我在。林。我在这里。她马上抓住他的手。

要乖乖地睡觉啊，林。她俯下头看着他。
她的脸就象小时候一样，安静而天真。
他说，你真的不会走了吗。
她对他微笑着点头。轻轻地把手盖在他的眼睛上。
她的眼睛漆黑明亮。那时他闭上眼睛前看到的最后的一刻。
他一直到中午才醒过来。

房间里是寂静的。中午明亮的阳光从阳台洒进来。刚擦过的木地板是湿

的。晒衣架上晾着他的洗过的衬衣。餐桌上的热咖啡散发出清香。一大瓶的

百合花上面还有洒过的水滴。

一切和每一天的开始一样。

但是她不在了。

他有时一个人坐在卫生间的地板上抽烟。一直坐到天亮。

清来看他。他已经在家里关了很久。

地板上到处是烟头和简易食品的包装纸。

林。请不要这样。清轻轻的抚摸他的脸。

她始终是要走的。她只是想到你身边来休息一下。你留不住她。

他的眼睛定定地看着浴缸外面的一块瓷砖，那上面还有她留下的黯淡的

血迹。

他说，不是的。

她的眼泪。她的疼痛。在她走投无路的时候，她向他企求过自尊和诺言。

但是他摧毁了她。

你知道吗，清。我在打她之前，一直不愿意碰她。那时她已尽力想做得

最好。

她想把她以前的生活忘记。可是我从来没有对她说过，嫁给我，安，请

做我的妻子。

她是一个没有任何安全感的人。但是我知道她无声的希望过了。

我已经让她的希望破碎。我们都无法原谅和忘记。

他含着泪，羞愧地看着清。他不想让她看见他的眼泪。

清，也许你是对的。我们只有和自己同一个世界的人在一起才会安全。

可是我们都是没有选择的。

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我只能等着她再次出现。

那个晚上，他又看见她。

她还是坐在墓地的台阶上，白棉布裙，漆黑的长发上插满野花。但是很

多蝴蝶停在她的身上，她的脸是笑着的。

林，我和我的蝴蝶在这里住。她说。

天又开始下雨了。冰凉的雨水，打在她的脸上。她的头发是潮湿的。

等着我，安。答应我这次要等到我为止。

好。她轻轻地点头。

他心中的温暖和慰藉一如少年时的心情。

知道她会在那里。不会再离去。

这是他们最后的约期。他突然不再感到恐惧。

一周后，他接到一份寄自贵州的邮件。

里面是他在她十六岁时送她的银镯子。

即使她一再地离他而去，那个镯子始终都在她的身边。

偏僻农村的小学校长写信给他，告诉他她在那里教了一年的书，死于难

产。

希望他能把她的小女孩带走。这是唯一的遗言。

他看着那个日期。

原来就是他梦见她的那个晚上。

她真的是来与他告别和相约。

【夏日艳阳之意外事故】

从菜场通到马路的十字路口。这段路面是他的活动范围。

每天上午他都会出现在那里。脖子上挂着一圈麻绳。手里拿着一只残缺

的搪 瓷盆子。里面通常有几枚零星的硬币。在他移动的时候发出寂寥的

脆响。

这条狭窄的小路，因为附近有一个菜场，所以总是人声鼎沸。空气里混

杂着 各种腐烂发酵中的气味。爆米花上的黄油甜味。扎在草垛上的糖葫

芦。加了洋葱碎末的油炸里脊肉。汗水的酸臭。满地的瓜果皮和快餐盒。还

有浸在污水里的大堆发馊的菜叶子。摩托车嚣叫着冒出黑烟。自行车和人互

相撞击。时而爆发出粗鲁的咒骂。

通常清晨和黄昏的时候，人比较多。他的收入也稍微好一些。

附近卖水果，开理发店的，或者修鞋的，都已经很熟悉他。

偶尔心情好的时候，他们会在裤兜里摸出一个硬币来，扔在他的盆子里。

去。

轻轻一挥手。就好象赶走一只乡下随处可见的觅食的狗。

这一切对他来说，早已经习惯。

夏天的太阳开始越来越炎热。有时候他不得不寻找一个阴暗的角落稍做

休息。

他身上挂的破布袋里，会放几个捡来的还没有完全腐烂的水果。他一边

吃一边警惕地看着周围。他没有任何语言可以和别人对话。那些从他身边经

过的人。已经被隔绝掉所有沟通的途径。他的脸上渐渐长出一个坚硬的麻木

的面具。隐藏着随时准备潜逃的无法自卫的愤怒。虽然他只有１６岁。

那一天他看见她出现在菜场门口。她非常小，脸上还有婴儿胖胖的轮廓。

晒得很黑。她的一条腿是萎缩的。所以她坐在一块写着黑色毛笔字的白布后

面。她独自叼着一只肮脏的空奶瓶玩。在她身边的那个断胳臂男人，始终低

着头。白布上写着他是她的父亲。但是他知道那个男人不是。

他经过她身边的时候，她咯咯地笑了。她有一张漂亮的小脸。笑容甜美，

唇边有小小的涡。他这才发现是自己盆子里硬币的声音，吸引了她的注意力。

她穿着一条已看不出颜色的破裙子，隐约有小朵的碎花。

裙子下面耷拉着她残废的腿。

他停在她的面前，拿着盆子，对她晃了晃。硬币发出清脆欢快的声音。

她高兴地拍起手来。然后把她脏兮兮的柔软的小手贴在他的脸上。一边

撅起嘴唇，发出一种含糊的快乐的声音。漆黑的眼睛。是这样透明般的水汪

汪的眸子。

就在这个短短的瞬间。在他们共同的游戏里。他感觉到自己的脸上有了

冰雪消融般的笑容。

好几天他都看到她。他想逗她笑，但不能停留太久。那个中午。

街上的人少了一些。他看到她的摊子边围了几个理发店里的女人。她们

在议论纷纷。那天她的腿被扭断了，架在了脖子上面。早已经没有知觉的腿

被反扭上去，也许已经不会有任何忍痛。操纵这一切的人，是想得到更好的

收入。一个胖女人在大声地说，真是狠毒啊，他们故意搞成这样来骗钱。可

怜了这么小的女孩子。胖女人把手搭上去，肆意抚摸她那条扭曲变形的腿。

一边问她。

你疼不疼，疼不疼。她的脸被压迫得低俯向地面。她试图好奇地抬起头

观望行人。

却在费力的挣扎中满脸困惑和无助。

他突然猛冲上去。伸出手粗暴地把盆子往那些女人伸过去。他凶狠丑陋

的样子吓得她们一哄而散。呸。一个女人的口水带着嫌恶吐在了他的脸上。

他移动到离她很远的地方才停下来。他不想再看到她。

也许明天就该提出来要换个地方了。这条街上的人都已经熟悉他。他不

会得到更多的同情。太阳炎热毒辣。他躲在角落里，看着白花花的路面。一

个小女孩牵着妈妈的手走过来。手里握着一只粉红色草莓冰激凌。他死死地

盯着她。

小女孩突然看到他的眼睛，吓得哭叫起来，手里的冰激凌滚落在地上。

快走快走，脏死了。女人懊恼地一把拉开女孩。

他心里有了隐约的快慰。

他拿着那只冰激凌，开始向她的方向前行。他移动得很快。这不是他平

时的速度。一贯他都是懒散地穿行在人群的步履中，听着盆子里硬币的跳动

声。而现在，他只听见自己耳边的风声。还有阳光照射在冰激凌上面，所发

出的嘶嘶的融化。

明天他就不会再见到她了。他想再看一下她的笑容。女孩子都喜欢甜腻

的冰激凌。香草，杏仁，巧克力，或者芒果。虽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拥

有冰激凌般的宿命。她会笑。她柔软的小手贴在他的脸上。她快活地撅起嘴

唇，发出天真的声音。他感觉自己似乎太快了。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速度。

手里的冰激凌却仍然在融化。粘稠鲜艳的液体，一滴一滴地打在他的手指上。

他甚至没来得及看清，那疾驶而来的出租车的颜色。

黑暗象潮水一样，向他兜头猛扑过来。

那个夏天的沉寂午后，整条街上的人都蜂拥而至。围观这起意外的交通

事故。

他们熟悉的那个表情凶恨，沉默寡言的乞丐少年，终于让他们的心情从

厌恶到漠然。这些乞丐早该收拾了，都应该赶回老家去。堵着大街，又脏又

碍眼。迟早出事情。有人大声地说话。

少年仰躺在地上。他的残疾使他看过去躯体似乎是从腰部开始。借以支

撑半个身躯的滑轮盘撞散在一边。鲜红的血泊里，冰激凌融化得只剩下了一

只破碎的蛋筒。

只有艳阳高照。照着他的破衣裳。

【伤 口 】

第一次见到罗，是因为公司要为他们代理的产品做广告。具体文案是我

负责。

我想要些更多的资料。就跑到他的公司。

在和部门经理交涉的时候，他刚好经过。他说，你是安蓝。我看过你写

的广告。

写得不错。他的普通话有浓厚的北方口音。看人的时候，眼光明亮而肆

无忌惮。

也许处于权威地位的男人都会这样地看人。我对着他的目光。在短短的

几秒钟里，我想我的眼神一样的顽固。然后他沉默地走开。

我喜欢英俊的男人。我一直是比较好色的一个人。一个男人能引起我的

兴趣，只有两个可能。

或者他很聪明。或者他很漂亮。罗的身材已经开始有些发胖。但是整个

脸部依然有锐利的轮廓。

在年轻的时候，他应该是非常英俊的男人。

我抱着资料在电梯里的时候，回想了他的手。在从３６层到地面的短短

时间里，我想着如果这样修长的手指抚摸在皮肤上，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感

觉。

然后我对着电梯阴暗光线中的镜子，轻轻地笑了。

乔曾对问我，安，为什么你的脸上会有莫名的微笑。

那年我们１６岁。在一个重点中学读高一。一次学校举行大合唱比赛，

我们反复地排练几首歌曲。

很热的夏天中午。在空荡荡的大礼堂里面。歌声显得卖力而疲倦，大家

都很渴望午睡。

然后我突然无法克制地微笑起来。并且笑意越来越深，终于发出冒失的

声音。

老师提醒了我几遍。

可是每一次重新开始的时候，我又笑。

排练几乎无法完成。

老师恼怒地说，安蓝，请你下来。你什么态度。这是一首需要凝肃悲壮

气氛的歌曲。你居然当着玩。

最终我被取消了参加这项活动的资格。

比赛的那天，大礼堂里坐满人，一个班级上去演唱的时候，一整片地方

就只剩下凳子。

阳光透过大礼堂的窗口照射进来，使我独自在一大片空登子中显得特别

刺眼。

有另外班级的学生朝我看。爱看不看。我冷漠地转过脸去。我觉得自己

是一块冰凉的玻璃，反射着一缕缕好奇的眼光。

乔问我，那时到底为什么笑。其实我只不过突然开始想象，同学们站着

睡觉的样子。

我不觉得想象有什么不对。

这只是一个能使我快乐的寂寞小秘密。

我在那个重点中学里的形象，也许就是从坐在空凳子中间被注视开始。

从小我就是不会讨好的女孩。

母亲离婚以后，脾气变得暴躁。我们无法给彼此安慰。我常常挨打。她

用手，用拖把，用衣架。武器非常的多。我不喜欢她对我说话的方式。比如

她说，你说你错了，我就不打你。我给她的回答只有沉默。有时她又说，你

只要哭出声来，我就不打你。

可是我从不掉泪。这样的纠缠常常要等到邻居来劝才停止。林的妈妈把

我领到她的家里。

我一边吃她给我的苹果。一边冷漠地听着母亲歇斯底里的哭泣和咒骂。

我不知道如何可以让母亲快乐。也许这不是我的错。

从小我皮肤的恢复能力就特别好。不用依靠任何药品。几天以后任何伤

痕都会愈合。有时候我抚摸自己如丝缎般光滑的肌肤。

我似乎听到它会发出寂寞的声音。

只有一次。上体育课的时候。我的腿被打得肿胀，跑了几步就无法克制。

我强忍着退到操场边上。不想让老师感觉到我的异常。因为不想让他看我的

伤口。

伤口是丑陋而羞耻的。只能在孤独中隐藏。

每个周六放学下午，林来校门口等我。

他骑着他破破的大自行车，从市区一直骑到我在郊外的学校。他等在校

门口的形象让进出的女生们瞩目。长长的腿抵着地，抽着烟。

乔搞不清楚我为什么会和一个职高毕业的男生恋爱。当然，他很英俊。

乔微笑地对我说。你的选择非常本能。

她喜欢取笑我。我早已经习惯。就象我和林之间的感情。那时他已经工

作。在一个偏僻的港口边上开了一个加油站。为来往的渔船加油。空闲的时

候喝酒打牌，唱唱卡拉ＯＫ。生活已经把他定型。他无法再往高处去。

可是我习惯和他在一起。

习惯他轻而易举地就把我抱起来往上抛，看着我尖叫。习惯他走路的时

候，把他大大的温暖的手放在我的脖子后背上。象拿一只小猫的样子。

我无法告诉乔更多。当我在他的家里，等着林的妈妈给我拿来苹果的时

候。他把他所有的漫画书都堆到我的身边。虽然他不和我说话。

夜自修的时候，乔偷偷地拿出高年级的男生写给她的信给我看。乔在爱

情的水流边矜持而快乐地撩起裙子，想试一试水温。而我。

我是一个已经被沉溺的人。

甚至我无法选择。

因为那个广告，我去罗的公司跑了好几趟。最后定稿下来，是下班的时

候。他们要出去聚餐，庆祝一个副总经理的生日。

罗说，安也一起去。我拒绝了。

我们等电梯。罗站在我的身边，但没有再对我说话。电梯里面很多人。

大家放松地开着玩笑。

我贴在电梯壁上。罗还是在我身边。

是在３２层的时候。他突然牵住我的手。温暖的手指，轻轻地把我的手

蜷起来，放在他的手心里。我没有看他。我让他握着。在别人眼里，也许我

和他互不相关。但是我们的手指却交缠在一起。

暧昧而缠绵。他似乎在沉默中认真地体味我手指的柔软。他轻轻地抚摸

着它。

电梯不停地开门关门。到一楼的时候，拥挤的人群开始疏散。罗在那时

放开了我。

他甚至没有对我说再见。

手指上有粘湿的汗水。我把手放在裙子上慢慢地擦干。

他和我有着同样的方式。直接。并且不动声色。

乔曾对我说，安，你象某种杀人植物。

外表看起来不会带给人任何威胁感。但是你会在别人接近你的时候，突

然喷射出毒液。呵呵。你让人措手不及。

有吗。我心里想。我不知道。在人群中我是低调的人。神情冷淡，漫不

经心。

毕业后我留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我维持自己的生活。

我还没有固定的情人。因为碰到的英俊或者聪明的男人实在太少。

有时也会在路上偶然邂逅，和我想象中一样的男人。平头，穿灯心绒衬

衣和绒面的系带皮鞋。

我想我是否能够走上去对他说，你好，今天是否过得好。然后和他聊天，

吃饭，散步，直到做爱。

在我想象的瞬间，他已经消失不见。

虽然那一刻，我和他之间的距离只剩下 5 公分。

幸好我有工作。在高层大厦的落地玻璃窗前，看下面的大街和大街上的

行人。

在温暖的阳光下，一边喝咖啡一边写文案。这样度过 8 个小时。然后晚

上洗个澡，看一本可以催眠的书。又是一天。当然现在刚刚出现的，还有罗

的约会。

他常常在黄昏的时候，打电话到我的公司，约我吃饭。

他带我去很贵的地方。星级酒店的餐厅。有特色的菜馆。而去得最多的

地方是日本料理店。

清淡的食物。精美的瓷器。温暖的灯光。我喜欢这些东西。是罗带给我

这些。窗外夜色弥漫的时候，里面的客人总是很多。大家热热闹闹地围着一

个椭圆形的台子。传送带上是一小碟一小碟的寿司。每个人的位置都有一个

热水龙头。拧开以后可以泡茶喝。白瓷杯子里是清香的茉莉茶包。

我曾经仔细看过那些碗盘。上面很多是优雅而流畅的花朵图案。花都是

开到极致的。没有花蕾。

我说，日本人对美和伤感有极端的推崇。比如川端康成。比如浮世绘。

比如花吹雪。

罗喜欢听我瞎侃。他总是微笑着看我。

眼睛稍稍地眯起来。有平和的温情。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对我产生兴趣。

我不是美丽驯顺的女孩。不会讨好别人。可是他给我食物，时间和纵容。他

没有和我做爱。我等着看他会如何开始。也许随时都会发生。又或者。始终

都不会发生。

我们在人群中告别的样子就象两个陌生人。我从不回头看他。

自然也不知道他是否曾回头看我。

深夜独自睡觉，最怕的事情是失眠。

因为失眠会带来很多往事。沉淀的记忆就如死鱼一样从时光已经混浊的

水面上浮起。散发出腐烂的气息。让我窒息。窗外有时有回旋的风声。我听

到自己的皮肤发出寂寞的声音。还有蚀骨的寒冷。原来从来就没有消失。

１５岁的时候，父亲重新结婚。那一个夜晚，母亲打我比任何一个时候

都要厉害。直到把那边竹尺子打断。随着竹尺子清脆的断裂声，母亲楞在了

那里。我鞋子也没有穿。跑出了家门。

秋风冷冽。我一边跑一边感觉到自己的颤抖。没有穿鞋的脚踩着地上厚

厚的落叶。风在耳边呼啸的声音。树叶碎裂的声音。心脏在麻木中跳动的声

音。象黑暗一样把我淹没。

那时林已经搬家。

可是这是我唯一可去地方。我足足跑了近１０站的路。

晚上躺在林家里的沙发上，我感觉到疼痛。虽然背上抹了药水，可是烧

灼般的剧痛让我无法停止颤抖。我推开林的房门。在黑暗中我摸到他的床。

我说，林，我很疼。林把我抱在怀里。他用被子盖住我。他轻轻抚摸我的头

发。他说，会好的。安。一切都会好起来。

可是我还是疼。我不知道该如何平息这种把我吞噬的疼痛。我不停地颤

抖。然后突然林把我拉了起来。他脱掉了我的衣服。他说，让我看看你的背。

这是我第一次在别人面前裸露出我的伤口。我企图挣扎。可是赤裸的伤

痕累累的背已经负荷了很多东西。冰凉的夜风。苍白的月光。

还有林柔软的嘴唇和温暖的眼泪。我拼命屏住呼吸。只有屏住呼吸，才

能感受这样甜美的亲吻和抚摸。

我的皮肤是这样贫乏和寂寞。我愿意在林手指的辗转中支离破碎。虽然

如此疼痛。可我依然希望他不要停止。一直一直。不要停止。

在黑暗中，我又看到那个被检阅着伤口的女孩。她趴在那里。没有眼泪。

忍痛而苍白的脸就象一朵盛开的花朵。在激情恐惧和渴求中，走向枯萎。

我从黑暗中坐起来。喝下很大一杯冰水，让自己的心跳平静。

我已无法忍受往事的堕落。

我对罗说，我想结婚。你是否可以帮我介绍。

我们吃完饭，走在大街上。罗想给他的女儿买份礼物。他的小女儿要升

小学 5 年级。

我帮他挑了一个很大的芭比娃娃。粉红的裙子，金色的卷发。小女孩的

世界里这些就是惊喜。

罗笑着问我，这是你小时候喜欢的娃娃吧。他看着我把这个庞大的娃娃

抱在怀里。

没有。没有娃娃。没有裙子。没有糖果。没有抚摸。可是我什么也没说。

我只是对他说，我想结婚。你是否可以帮我介绍。

罗在夜色中看着我。他的手犹豫地握住我的手指。因为什么想结婚。

我笑笑。想生个孩子。想老得快一点。

想有个人能在一起。

突然有一刻，我的眼睛里涌出眼泪。

在我毕业的时候，母亲已经再婚。她性格柔和下来。原来孤独会改变一

个女人。我突然原谅了她对我做过的一切事情。身上的伤口已经全部痊愈。

甚至没有留下一个疤痕。

乔也结婚了。乔说，你早就应该和林分手。他和你不是同一条路上的人。

他是太平庸的男人。乔不知道在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林就准备结婚了。

最后见的那一面。林说，我们一直没有共同的基础。唯一的理由也许就

是你１５岁的那个夜晚。

可是你会长大。你身上所有的伤口也都会消失。你会有更好的生活。安。

你并不属于我。他轻轻地把我推开。就在他把我推开的瞬间，我听

Chapter_8

到身上所

有光滑的肌肤绽裂的声音。伤口依然在孤独中流血。

没有。没有人抚摸。他看着我的伤口。

我的背赤裸在月光下。我只希望他继续。

继续。

虽然这样疼痛。可是无法停止。

我抬起头，看着罗。我的眼泪流下来。

我对他摆摆手。然后用手心捂住自己的脸。

相亲的那天，罗问我是否要陪我同去。

我说，不用。

下班以后，我独自赶到那个约好的酒店。我也想过要把自己好好打扮一

下。或者抹点口红。

或者换条漂亮一些的真丝裙子。但最后还是穿着那条皱巴巴的棉布裙子

出现。

脸色苍白。发干的嘴唇似乎粘在一起。

那个男人和他的母亲一起出现。他们等在大堂的咖啡厅里。母子俩非常

相象。

脸上都有一种刻板的线条。可是罗对我说过，这个男人学历事业都非常

优越。他说，安，我希望你能为你的生活打算。

我微笑着在他们对面坐下来。这样的场面难不倒我。我从小就学会如何

不动声色。我安静地盯着这个男人的脸。我不喜欢他的眼睛。不喜欢他的嘴

唇。不喜欢他的手指。然后我对他说，你好，今天是否过得好。这个瞬间，

让我想起我在路上邂逅过的平头男子。可是眼前这个男人的头发是卷曲的。

我是否要和这个手指肥胖的男人度过一生。我想象他的手指抚摸在我肌

肤上的感受。我的脸上突然显现微笑。终于笑意越来越浓。我笑出声来。

罗又约我去吃饭。那天我们要了清酒。

我喝醉了。

喝醉的感觉是郁闷的。我向罗要了烟抽。罗说，你知道那个母亲对我说

了什么吗。我说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罗轻轻地叹息。然后把他的手放在

我的头发上。他说，没有人需要你的美丽。你还是孤独吧。

夜已经很深。寿司店里空荡荡的。放着一首悲怆莫名的日本歌。也许秋

天马上就要过去了。

辛辣的烟雾吸进肺里的时候，我感觉到隐约的快意。我把自己的头发散

下来。

我说，罗，请你拥抱我。罗看着我 。他说，我的生活很正常。不想让

你摧毁我。

一个拥抱就会摧毁你的生活吗？你不要低估你自己的顽强。我笑着伏过

去亲吻他的脸。

罗轻轻地把我的脸托起来。他认真地看着我的眼睛。第一次我在他的眼

睛里发现疼痛。

他说，因为你是一个始终带着伤口出现的女人。

【一 个 游 戏 】

start

和 JOE 的初次相见，在我的记忆中是没有声音的。

好像一场出了故障的电影，看到半途意外地停格。黑暗中银幕上凝固的

是突兀的画面。没有说完的语言，没有做完的事情。徒留空白的怅然。

我忘了对她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那一天是她的网站举行的酒会。

波特曼温暖空旷的大厅，从网络背后出现在日光之下的人群，像一群

面目全非的鱼。盲目的喧嚣。

我看到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漫不经心地喝着一杯冰冻可乐。他重复着

这个动作，直到开始为孤独感觉可耻。像一个陷入绝症状态的人，清醒而无

可救药。

然后我发现那个男人就是我自己。

她经过我身边的时候，碰翻了我的杯子。

她很年轻。穿着脏的仔裤，裤管卷起，边缘已经磨得起须。

男式的黑色毛衣，空荡荡地裹在身上，能从领口看到脖子的肌肤。

羽绒外套，球鞋。苍绿色的贝纳通棉围巾，很皱。

黑发凌乱，脸上的皮肤很干燥，有起皮的碎屑。但是没有任何化妆。

玻璃杯突然摔落在地上，褐色的液体在地毯上泛起细小的泡沫。

她恍然的手似乎是在瞬间，紧抓住我的手腕。

她清脆的惊叫和玻璃一起碎裂在空气里。

但是我只看她微微发蓝的眼睛。婴儿蓝。脆弱得好像要化为虚有。

她应该对我说过一些什么，比如手指冻得麻木了或者对不起。

但是我只看到她婴儿蓝的眼睛。

然后我举起手，用手心蒙住了她的眼睛。

我似乎对她说了一句什么。也许我是在说，没关系，没有人注意到的。

她单薄的皮肤轻触到我的手，我能感觉到脉管里血液流动的声音，她的眼睛

在我的手心里慌乱地眨动着，然后安静。

周围的人群纷纷投以暧昧的漠然眼神。

那一刻，我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不想让她看见破碎。

在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我的心里没有留下没有声音。

只有她似笑非笑的黯淡的脸。

我的公司在外滩。是一幢陈旧的法式建筑，已经被时间抚摸得颓败不堪。

我常常站在宽大的窗台后面，眺望远处矗立的高楼大厦。那一刻，我觉

得自己是个悲观的人。

我做的是保险业，在这个行业里应该属于业绩尚可。但是我并不是一个

能够把工作当信仰的人。因为我不觉得健康和生命能够用金钱来替换。

业务单上有密密麻麻的姓名，如果一旦兑现，那些名字就意味着死亡和

意外。

这使我感觉空虚。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个离死亡很近的人。

在大学里读的是物理。下铺的男孩来自广东，黝黑而健壮，名字似乎是

叫陈。

陈在校队踢足球的时候，常常有女孩坐在操场上期待他活力充沛的射

门。但是在大一快结束的时候，陈突然割脉自杀。

早上发现他的死亡，拉开被子，里面是凝固是硬块的血，坚硬的粘稠。

很多人疑惑，因为他们觉得喜欢运动的人都应该单纯而健康。但是我知

道事实并非如此。常常在凌晨的时候，我会无端地惊醒，然后听到陈的哭泣。

他把自己裹在被子里，哭声听过去短促碎裂。这种原因暧昧的哭泣，让

我感觉非常恐惧。那是一种气息。

我想也许我能够闻到死亡的气息。

大学毕业以后，我抛弃专业，选择做人寿保险。

多年的工作似乎已能够麻木我的恐惧。也让我领悟，人的不可承受的脆

弱。

恐惧太重的东西渐渐会失去分量。就像陈苍白的手臂上，那一道腐烂的

伤口。是没有时间可以愈合的。当我的手指抚摸在丧失水分的皮肤上，心里

平静如水。

生命是一座恢弘华丽的城堡。轻轻一触，如灰尘般溃散。

JOE 和我的第一次约会。

我们约定的地点是外滩，我公司的附近。

下班以后，我走出阴暗的门廊，感觉到天空中冰冷的雨滴，暮色中车流

和人群拥挤不堪，喧嚣的城市是落幕前的戏院，在感觉中有空彻的预想中的

寂静。

她站在路口。高大建筑之间的狭窄通道，呼啸着冷风。周围是优雅而颓

败的欧式旧楼，时光一去不复返，只留下满目荒凉。

她站在楼群之间的阴影里，像一只鸟，微微颤抖着，被逼仄的寒冷所淹

没。

那是我看到她的第一眼印象。

她很寒冷。

她和在酒会上的装束一样。脏的仔裤，羽绒外套。空荡荡的毛衣，

从松垮的领口里能看到脖子的皮肤。脸上似笑非笑的表情。

有时候明亮的眼睛会细细地眯起来，那应该是她真正在微笑的时候。

她看过去落拓和纯真。在她模糊不清的笑容里面。

而我发现自己，有想用手撕下这一层笑容的欲望。

冷吗。我说。

不冷。她说。她问我借烟和打火机。

烟瘾重的人常常会忘记带烟。

就好像自认为游泳不错的人常会淹死。她抽烟的样子，随便地吐着烟圈，

神态轻松。

但她对烟的依赖应该是无可救药的程度。

因为她已经无法控制自己。

很平淡的一个夜晚，我们去徐家汇吃饭，然后找了个地下室玩电动。

她提出来的建议。我感觉自己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样子，似乎不太适合

出现在不良少年出没的地方。但她打游戏的样子全神贯注。唇间叼着烟，一

下一下，沉着地把嚎叫着猛扑上的僵尸击毙。她的认真和沉迷，让我释然。

我们一起打，连闯四关。直到凌晨店铺打烊，才走出乌烟瘴气的地下室，

我发现自己的手臂已经酸涩得没有感觉。

在一个 24 小时营业的小超市里，买了两罐啤酒，两个人站在寒冷的路

口喝完。

以后再出来玩。她说。今天很过瘾。

你的样子，好像过了今天就不能再打电动一样。

我一直都这样，喜欢到底的感觉。

抽烟也如此。我看着她苍白黯淡的脸色。

爱情也如此。她笑。

我看着她微微摇晃着上了 TAXI.

闻到自己的手指和头发上都是烟草的味道。

continue

JOE 在一个网站上班。在大学里她读的是哲学，但毕业以后她拒绝和任

何人谈论哲学。哲学同样是一个游戏，但它控制你，你不能控制它。

所以不好玩。她说。

她喜欢抽烟，打电动。这两个结局都是能够控制的。一个是死亡，一个

是 Theend.很好。我都能接受。她笑笑地看我。

某些不确定的时候，JOE 是透明的。她会随时随地，在某种心情中把往

事和感觉倾诉给我。

她曾对我说，她爱过一个男人。

现在已经分手了吗。我问她。

是。她说。酒会上碰到你的时候，是我和他分手的第七天。七是命数。

我知道第七天和他没有复合，就永远都不会相见。

你是否很爱他。我看着她。她的脸因为没有任何化妆，像颓败的花朵，

在抽烟过度的时候，会有惨不忍睹的憔悴。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的心里好像缠绕着一些丝线。细韧的。并且混乱。

她说，是的。

她的脸上又有那种似笑非笑的表情。

仅仅是某些不确定的时候。

比如在午夜街头的冷风中，听着空的喜力啤酒罐，在水泥路面上滚动时，

发出的寂寞的声音。沉沦在雨雾中的空旷城市，像被废弃的船，漂浮在夜色

的海面上。

目送着她醺然地拦住TAXI 离去。没有告别。

因为伤口被肆意地展览，所以已经失去了疼痛。

这一刻，我觉得自己似乎有爱上她的可能。

也就在这一刻，我觉得我们原来如此遥远。

我的初恋很晚。直到大四，才开始和同系的一个女生交往。在夜自修后

送她回宿舍的路上亲吻她。记得那是春天的晚上，风中有樱花的粉白花瓣飘

落如雨。轻轻撞击在嘴唇上。温柔的感觉。

我感觉自己暂时逃脱某种恐惧感的驱逐。放松的心情，还因为毕业后的

离别就在眼前。我不觉得自己有承担痛苦的机会。

时间太短促，就不需要告别。

所以，我想，也许我不曾爱过那个喜欢穿蓝裙的女生。

我只是让自己经历。

很多年，我始终在某种爱情缺如的状态。好像一个人在做 B 超的时候，

医生在报告单里写下肾脏缺如。他就被宣判了残废。

缺如一般有两种可能。有过，但是萎缩了。或者有过，却被割除了。

我想，那也许是我的悲观所造成的。

我从来没有信任过长久的东西。

周末的时候，她打来电话，说晚上想一起吃饭。

我去接她。这是我第一次去她工作的地方。39 层大厦的顶楼，近 600

平米的大空间，摆满上百台电脑，还有穿梭其中的神色淡漠的人。

我站在过道里，被封闭的热空调吹得无法呼吸。她从人堆里站起来对

我挥手。穿着旧的黑色毛衣，手里拿一只刚吃完的苹果。

很多人。我说。他们都不喜欢回家。

这里直到深夜 12 点都会有人在。上网，打长途，谈恋爱。

空气很混浊。磁辐射和二氧化碳谋杀健康的细胞。这样的空气对情绪和

身体都应该是致命的。

但是当我刚失恋的时候，这个地方几乎是在拯救着我。她说。

我看着她。我有近半个月没有见过她。她突然地失踪，没有任何消息。

她的短发凌乱而油腻，脸上因为失水干燥，裸露着细小的碎皮屑。

她没有流露出任何想念我，或者不想念我的表情。当然我也没有。

她打开电脑，给我看她自己制作的小软件和动画。精巧的画面揉

和着黑色幽默和辛辣的讽刺，她一边移动鼠标一边晃动着腿，脸上似

笑非笑。

我说，这就是你的工作吗。

她说，我看过去总是特别不学无术，最近公司刚刚给做了评估，

他们觉得我不合格，所以没有给我股票。

她打开信箱，给我看她写给一个朋友的 EMAIL.她写着，我便秘得很厉

害，不知道是不是抽烟的缘故。我所有的零花钱都花在了零食和打的上面，

有时候就会无法买烟。所以一到酒吧就向别人借烟和打火机。那些男人以为

我是初中生，对我很慷慨。

为什么对朋友说这样的话，是想借钱吗。

是他把我的钱借空了。她说。

她给我糖。长长的工作台上零散着牛奶糖，包括她脚下被踩脏的。

我说，我不吃糖。她就把糖收在一个大大的粗布包里，然后穿上黑色

的羽绒衣。

我把糖带回家吃，她说，我们走吧。她抱住旁边一个男人的头，

响亮地亲了他一下。

再见，MIKE.她摇头晃脑地对男人道别。

我们走到夜风凛冽的大街上。她迫不及待地拿出烟盒，里面还剩下最后

一根。白色的 mildseven.我伸出手，用手心护着她的脸看她点烟，她用的

是印着公司名称的火柴。

我跟着她走到北京西路上的一家小饭馆。登上狭窄的阁楼，里面空荡荡

的没有任何人。透过沾染着灰尘的玻璃窗，能够看到路边梧桐的树枝。上面

已绽出稀疏的翠绿叶片。

这个饭馆我常来吃饭。以前在北京西路上的一家广告公司做文案。中午

也是一个人，在这个小阁楼里，看着窗外的阳光和树叶吃饭。

同事呢。

她们都是很纯粹的上海女孩，喜欢围在一起用上海话谈论化妆和衣服。

我不知道如何和与自己不同的人相处。

有时候在楼上吃饭，听到楼下的电话响起，然后老板娘在那里记地址，

某大厦某层，就知道是同办公室的人来订外卖。她笑笑地说着话，一边把烟

头熄灭。

后来辞职了吗。

是的。觉得广告要把自己做得残废掉了，很痛苦。

现在呢。

现在也是。痛苦无所不在。

她睁大着淡蓝的眼睛看我。脸上似笑非笑的。一双手安静地交插在一起。

是看上去很寂寞的手指。

那天夜里，我们依然去熟悉的地下室打电动，她占着恐怖游戏的机器不

肯让。身边的小男孩们开始发出嘘声。她终于悻悻地咒骂着让到一边。

走上地面的时候，发现外面下起了滂沱的大雨。

春天的晚上，这样的雨常常让人措手不及。而又缠绵。

她拉着我坚持地跑到那家小超市，买了罐装的啤酒。两个人靠在玻璃门

外面，湿淋淋地吹着冷风，喝完了啤酒。

她看着我，我知道她有话要说。果然她轻轻地俯下头说，前段时间我请

假去了一个海岛。因为心情很糟糕。

是为了工作的问题吗。

也许吧。很多人一样都在偷懒，但是我不懂得掩饰就首当其冲。

就我一个没分到股票觉得很丢脸。可是再仔细想想，也不尽然就是为

了这样的细节。因为说到底，这份工作我从来没有在乎过。

她的眼睛眯起来，独自微笑。她说，也许是一种荒凉的感觉。那种一直

隐藏在心里的荒凉的感觉。就像晚上的时候去海边，天上有星星的夜晚，能

照亮沙滩，远处环绕的群山，退潮后若大的沙滩上一个人也没有。在那里看

海，玩弄手中冰凉的沙子，听潮水的声音。坐得冷了的时候，站起身来，感

觉周围的沉寂太荒凉了。让人心里害怕。

她看着我。

我伸出手，犹豫着。

终于我的手指轻轻地触及她的脸颊。那里湿而冰凉。

End

然后 JOE 又消失了。

像以前一样的没有音讯。我没有找她。有时候在快下班的时候，我拨她

公司的号码。电话里传出电脑接线的悦耳声音，请拨你的分机号码或查询。

听到嘟的一声，我放下了话筒。

我觉得我的心是一个装满了水的罐子，害怕因为摇动而发出巨大的声

音。于是我安静地站立在一边，可是每一刻都能体会到柔软的水声浮动。

39 层顶楼的庞大空间。空调过热的封闭空气里弥漫着辐射和二氧化碳。

密匝的电脑和人群里所淹没的 JOE，穿着空荡荡的黑毛衣站起来对我挥手。

这个姿势如此寂寞。而我同样。

但是我们没有拥抱。

有时候我觉得 JOE 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平淡地隐藏着她迅速老去的

心。可是已经负载不起生命给她的消耗速度。

又过了一些时间，JOE 告诉我，她辞职了。

她离开那家网络公司，决定去杭州朋友公司里做广告。

再次见到 JOE.我在下班以后，穿越过外滩喧嚣的马路。熟悉的场景，

一如第一次和 JOE 约会的时候，那种喧嚣却寂静的感觉。像面临着落幕的空

旷无比的剧院。

而我终于发现，这座城市原来是空的。

她站在高楼之间的狭窄阴影里，靠着黯淡颓败的墙壁在抽烟。脏的仔裤，

白色衬衣，头发还是一样的凌乱油腻。脸上的皮肤很憔悴，干得起皮屑。

我几乎从不曾见过她化妆或换一下明亮艳丽的衣服。她的五官是有着干

净的美丽的。

只是那种心灰意懒的感觉，拖得她无法站立。

JOE 笑着说，我下周就走了。杭州是花红柳绿的城市，总有很多人混迹

于湖边的茶馆酒吧，醉生梦死般的生活，我喜欢。

我说，那么荒凉呢，你把它留在何处了。

她说，不知道。但最起码会有不一样的阳光照耀在我脸上。应该是更充

沛明亮的阳光。

她又拿出一根烟来叼在嘴上。她说，前天买了几本书，其中有本书里，

有一段描写，一个男人和一个相识几十年的女人一同得知共同的朋友得了绝

症，这其中有几多的复杂。男人看着江水想，过了这么多年，怎么连结局也

看得到了呢。只是这结局不是那结局，一切好像都没有个了断，又都了断了。

读完以后，心里怆然。

她说，你不觉得这个城市是很空洞的吗。或者生命本身就很空洞。

那一天我们没有去打电动。在外滩的一家寿司店喝酒直到凌晨。

JOE 用筷子敲着瓷碗，大声地隔着烟雾对我说，她想念那个男人，很

想。然后她扑倒在桌子上，脸色苍白地微笑。

有时候，我躺在床上，看着黑暗想他。她轻轻地说。

好像是和他走在山顶的阳光里面，可是我依然觉得寒冷。我把棉被紧紧

地裹在身上，跟着他走。我觉得很幸福。害怕自己会醒过来。

可是终于是醒过来了。心里很失望。

他是真的再也不会出现了。

我沉默地坐在一边。心里不再无所适从。我想，我不会再见到这个女孩

了。因为她被她的生命驱逐着漂向远方。时光是空旷的海洋。我们像鱼一样，

虽然有相同的方向，却无法靠近。我是能够明白的。

而我，还需要生活。

尽量地按照着生活圆满的标准，去感受圆满的幸福。

一切都是这样的水到渠成。

一切都无恙。

我曾经想问她，是否爱过我。

但是她也许不会回答。而且我已经没有提问的机会。

我想，某一天，她在杭州的电动地下室，和一个陌生的男人一起打完恐

怖游戏，她会不会对他提起一个上海男人的事情。她会对他说，在上海最寂

寞的时候，我和一个男人也曾去打过电动… … 也许她根本就不会提起。

我还想问她，她如何看待我们之间穿梭的时间。一个穿西装的上海男人，

不喜欢电动，不喜欢地下室。曾经和她在寒冷的街头浑身湿透地喝完啤酒。

闻得到死亡的气息。悲观的人。也许不会再有爱情。

但是我相信她唯一的答案，只有脸上的似笑非笑。

我还是宁愿相信，她的往事，只是为我而曾经透明过。

而我，会把这一些放在逐渐的遗忘中。

包括我自己的无能为力。

一个周末的晚上，我独自去徐家汇。

JOE 离开上海以后，我开始尝试独自地做些活动。去酒吧一声不吭地喝

酒，或者只是走在大街上看看来往的人群。

但是我知道并非是怀念。

JOE 和我曾经在生活某个空白的段落里，借用了彼此的犹豫来取暖。

当我们一起挤在阴暗闷热的地下室。

当我看着她旁若无人地叼着香烟在那里猛烈而沉着地射击。

幽蓝的屏幕蓝光照亮她脸上的似笑非笑。那种脆弱和冷漠交织的

柔情，我感觉到的措手不及的暧昧。

却始终无法安慰。

那天看了场电影。讲鬼魂复仇的香港片子。

黑暗中，看到片中男人的回忆。他在酒吧邂逅的失恋女子。郁闷的女子。

红裙和眼神如花般的艳丽，却无法袒露她疼痛着的心。大厦的楼顶，狂风席

卷，男人想迅速了结一夜欢情。女子却坚持问男人，

他是否爱她。

男人答，天亮之前我都会爱你。女子又说，那你能跟着我跳楼吗。

男人笑答，可以。

于是他们有了一个游戏。女子和他猜拳。如果她赢了，他就先跳下去，

她跟着他跳。如果她输了，她先跳，他跟着她跳。

结果是她输了。

她几乎没有任何一句话，转身就往楼下飞身而坠。

可是他没有跟着她跳。

一张下坠之前平静的脸，深藏着决绝。

那一刻，我想起 JOE 和我的寂寞，终于泪如雨下。

【小 镇 生 活 】

长大以后，我是一个常常做梦的女孩。

黑暗中梦魇总是迷离混乱。从高层钟楼坠落。

在空旷荒凉的大街上奔跑。和一个陌生的男人沉默相对。这样的场景重

复出现。已经是记忆的一部分。

某些个郁闷的晚上，我会迫不及待地早早上床。在温暖柔软的被窝里，

期待自己能够重入梦境。恐惧的心跳。放纵的逃遁。失重的下坠。诡异的诱

惑。绮丽诡异的梦魇，是灵魂深处黑暗而惊艳的花园。

很多时候，恍然的一刻。觉得梦魇是一种真实。而清醒才是沉睡。

就好象黑夜是我的白天。白天是我的黑夜。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和林相见的前一个小时，我做的一个梦以前从没有发生。

是在殷力的家里。我躺在他客厅的长沙发上。醒来的时候，黄昏阴沉的

暮色四处弥漫。窗外有猛烈的风声。国庆的漫长假期，对殷力和我来说，都

是折磨。

我不知道如何消磨这大把时间。

而殷力，他只能看着我消磨他的大把时间。

殷力走过来对我说，下午有我的朋友打了他的手机，有事情找我。他报

给我回电的号码，一边恨恨地说，以后少把我的手机号码乱报给你的酒肉朋

友。搞得我象居委会的公用电话。

好了，好了，我的朋友本来就少得可怜，用不了你多少电话费。我把电

话拉过来拨号码。是同事琳梅的男朋友。他好象是在非常喧闹的地方，手机

里的声音模糊不清。

安蓝，出来吃饭。半小时后我们在全家福火锅城门口等你。他的手机断

掉了。

我连忙跳起来，准备出门。殷力说，终于有请吃饭的人撞上门来了？他

靠在一边斜眼看我。瞧你的样子，象个在夜排档里抱着破吉他唱歌讨钱的。

还乐滋滋的。

我穿的是水绿的吊带背心，玫瑰红撒小碎花的棉制睡裤。光着一双脚。

正准备穿上红色的系带球鞋。

我转身就扑向他的大衣橱。

１５分钟后，我慌慌张张地出了门。

拦了一辆出租车，我对司机说，去全家福火锅城。天知道它在什么地方。

我通常对付着吃饭。殷力偶尔心情好的时候，带我去高级酒店里的烧烤吧或

西餐馆。他从不带我去热闹地方。因为怕我在人多的地方喝了点酒，就开始

人来疯。嘿嘿。我听见自己干笑了几声。开车的司机是个年轻的男人。他很

快地扫了我一眼。我对着反光镜研究自己的脸。来不及化妆了。嘴唇有点苍

白和发干。用牙齿咬一咬，然后用力地抿紧它们。再张开嘴唇的时候，它就

柔软湿润得象刚绽开的蔷薇。

我听到司机轻轻的咳嗽。整个车厢的空间，都被浓烈的香水味道充满。

那是殷力的ＫＥＮＺＯ男用香水。我喷得如此凶猛。以至发梢都是湿漉

漉的。

秋天晚上的风开始变得寒冷。我靠在火锅城的门口，拿出香烟。

这条城市的繁华大街，一到晚上霓虹闪烁，人群涌动。人们面目模糊地

出来活动。象在黑暗中彼此靠近的孤独的兽。

晶结婚了。国庆是结婚的热门时候。

曾经她对我说，以后我们要挑个与众不同的日子结婚。但是最后她终究

还是归属了潮流。在一个热门的时候。和一个另外的男人。

琳梅叫我出来吃饭。她不放心我独自在家。她和她的男友是我从小到大

的朋友。

但是最终还是不了解我的心情。其实我已经不会难过了。

是真的不难过了。只是有一点点寂寞。那种寂寞，好象流淌在血管里。

寂静的冰凉的。慢慢侵蚀到身体的每一寸骨骼和肌肉。我想我是不是在逐渐

地冰冻。

等的女孩还没有到。琳梅对我说，高兴点，现在还是在过节呢。吃完饭

我们去跳ＤＩＳＣＯ。她说，我有个朋友。是个有趣的女孩。你和她在一起

会快乐。除了你不可以爱上她。

不可以爱上的女孩。琳梅以为我还有多余的能力爱上另一个女孩。

马路对面一辆出租车停了下来。我盯着那辆车。我看到一个女孩关上车

门，穿越如梭的车流和人群，向这边走过来。她四处张望的样子有点可爱。

跑过来的时候还在摇头晃脑。奇怪的是她身上的衣服。一条仔裤又旧又宽，

裤腿太长翻了好几层，有点高低不齐。上面是同样偏大的白棉布衬衣。袖口

也是卷着的。一头漆黑的长发浓密散乱地披在肩上。光着脚穿一双红色的系

带球鞋。

琳梅叫了起来，是安蓝呀。女孩对我们晃了晃手，跑到栅栏那里，一翻

身爬了上去，然后跳下来。她气喘吁吁地一把抱住琳梅和她的男友，把头凑

到琳梅男友的怀里不停地顶。坏死了坏死了，那个破手机，害得我赶得这么

急。她的声音甜美而开朗。

认识一下新朋友，林，我们从小的朋友。现在在镇上的中学里教美术。

琳梅把我拉过去。我灭了烟头。

走到前面。风吹在脸上，真的有些寒冷了。我对她说，你好，安。

她抬起眼睛看我。夜色中，那是一双明亮的水光潋滟的眼睛。眼神放肆

而直接。

她的脸上没有任何化妆。甚至没有口红。苍白的肤色透出一点点冷漠和

慵懒。很突然的。我在她的笑容后面，感受到一种抑郁的东西。甚至应该说，

是非常抑郁的东西。我们的眼光同时开始闪躲。

火锅城里热气沸腾，人声喧哗我要了啤酒。琳梅和她的男友说很多的话，

他们是容易快乐的人。而那个刚认识的女孩，她看起来本来就很快乐。说着

快乐的话，有快乐的笑容。

但我并不觉得她是个容易快乐的人。

我听琳梅问她，是否真的辞职要走。

原来和琳梅是同事。她笑着纠正我，应该是以前的同事。

她不象是大机构里工作的女孩。我想象她和琳梅一样，穿着制服的样子。

那种打领结的白衬衣，深蓝的窄身裙和黑色高跟鞋。这样的衣服穿在她的身

上，会显得特别僵硬。因为她没有丝毫的职业气息。

我听见她在那里自嘲。她说，象个木偶。她笑的时候，一头漆黑的长发

发稍飘飞。

是很放肆的笑容。

我和她的酒喝得最多。她仰起头一饮而尽的时候，我听见她的喉咙发出

寂寞的声音。我们喝掉四瓶啤酒以后，她的脸颊开始晕红，眼睛水汪汪的，

象闪烁的泪光。她把我手里的香烟拔了过去，放在唇上。

一边兴奋地拍着桌子，再来再来。琳梅压住她的手，笑着对我说，你不

能和安喝酒，这个人会把你害死。

我问她，酒精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她说，温暖。

王家卫的台词。水会让人越喝越冷。

而酒会越喝越暖。

清醇浓郁的酒精，给空虚的胃带来安慰。

我把酒瓶拿过去的时候，她的手伸过来碰到我的手指。可是她的手指是

冰凉的。

我内心的落寞突然开始翻涌。脑子有微微的麻痹。我想念晶。想念她柔

软的身体蜷缩在我怀里的时光。想起我和晶的做爱。想起我的手指抚摸和拥

有过的无尽空虚。

明亮的灯光下，我的泪眼模糊。

我们到ＢＬＵＥ的时候，已经是深夜十点多。这顿饭吃了很长时间。但

是我和安蓝没有醉得太深。

在阴暗拥挤的酒吧里，她伏过来轻轻地对我说，我们再去喝好不好。我

对她笑笑。ＤＩＳＣＯ酒吧里沸腾的音乐混杂着浓烈的烟草味道。

琳梅和她的男友已挤入了狭小的舞池。我和这个女孩走到吧台旁边。她

熟练地问老板要了两个玻璃杯和一瓶红色的酒。她说，这是他们自己调的烈

性酒，名字叫火焰，ＦＬＡＭＥ。

这个比啤酒过瘾。她说。她轻轻地碰了我的杯子。为往事干杯。

我突然明白她其实早就看出我的寂寞。

苦涩的酒精在我的身体里燃烧起一片灼热的火焰。那种猛烈的灼热。夹

带着疼痛和快乐，把我吞噬。我低下头捂住自己的胸口，有一个瞬间，发不

出声音。

再抬起头的时候，我看见她在阴暗中如花朵般洁白的脸。她平静地看着

我。她的声音突然有点冷漠。她说，其实任何一个人离开我们的生活，生活

始终都还在继续。没有人必须为我们停留。我们也不会为任何人停留。想清

楚了。不会有任何怨言。

我看着她。我知道琳梅其实并没有对她说过我的故事。她只是有敏锐的

直觉。

我说，你不了解。

她说，不需要了解。你只要能够感觉好一点就可以。人生得意须尽欢。

其实失意的时候，更需要纵情。因为快乐可以有人分享。而痛苦却没有声音。

她又问我要烟抽。舞池里爆发出一段激烈亢奋的电吉他前奏。她把烟夹

在手指里，然后一只手抓住椅子，随着音乐开始猛烈地摇头。披散的长发四

处飞散。她仰起苍白的脸，闭上眼睛深深沉溺。直到电吉他的ＳＯＬＯ结束。

她用力地吸了一口烟，无限快慰地吐出烟雾。

这是恐怖海峡的ＭＯＮＥＹ ＦＯＲＮＯＴＨＩＮＧ。她说，我最喜欢

的一段电子音乐。

我看着已经空下去的酒瓶。我感觉到胃里的翻江倒海。她迅速地扶住我，

她说，洗手间在外面。

我刚冲进里面的时候，就吐了。然后我扭开水龙头。冰冷的水冲到脸上

的时候，有一刻让我窒息。

我看着镜子里那张虚脱的脸。我对自己说，其实你并没有你想象中的坚

强。

我的泪水终于温暖地滑落下来。

凌晨三点多的时候，走出了ＢＬＵＥ。

扑满而来的冷风让我浑身颤抖。我张开手，一边大声尖叫一边朝空荡荡

的大街跑过去，梧桐树的黄叶在风中飘落，轻轻打在我的脸上。清冷的雾气

弥漫寂静无声的城市。这个场景似曾相识。

我感觉自己似乎是在梦中。

林在出租车已经睡着。他醉得一塌糊涂。琳梅说，安，你真的是一个不

会手下留情的人。我说，难受的时候，喝醉睡觉是最好的选择。

我看着这个男人。他的脸很清瘦。嘴唇和下巴的线条显得忧伤。

如果不是一个英俊的男人，我也没有耐性陪他喝酒。第一眼看到他的嘴

唇，我就想，这样的嘴唇，天生就是用来亲吻的。

当我等在洗手间门口的时候，我听到他剧烈的呕吐。我想他也许会好一

点。流泪，呕吐，都会让身体里隐藏的灵魂更快地空洞下来。

当他打开门出来的时候，他的脸是苍白的。

我握住他的手指。我们转到一个黑暗偏僻的墙角里，他拥抱住我。他的

脸埋在我的脖子里。他低声地说，到底有没有爱情。我闭上眼睛，没有发出

任何声音。

在殷力的公寓楼前，我下车。琳梅和她的男友和我道别。

这个男人还在沉睡中。

走出电梯，拿出钥匙开门。殷力从他的房间探出头来，他说，回来了。

回来了。我懒懒地推开他。一边朝卫生间走去，一边奋力地脱掉大衬衣

和厚厚的仔裤。天知道。

这都是这个１米８０的大个男人的衣服。殷力皱着眉头把手挥了挥，满

头发的香烟味，真难闻。他说。

应该把你赶回你自己的家里去。我顾不上和他较劲。等浴缸泡满热水，

我一下就把脸沉在了水里。

殷力还在门口唠叨。今天罗打了我的手机。他要你打电话给他。

现在不想打。

这件事情，你不应该拖太久。

知道了。

我听见自己从水里冒出来的闷闷不乐的声音。

或者早点回去上班。或者早点去北京。

任何事情都是早做决断好。

走出卫生间的时候，看到殷力严肃地坐在那里。他说，安，我真的担心

你。

没什么好担心的，在你出国之前，我这件事情肯定有结局了。我重新穿

上玫瑰红的小碎花睡裤和水绿色吊带背心。我说，今天在ＤＩＳＣＯ听到恐

怖海峡的曲子，很酷哦。我蹲下身做了一个抱电吉他的姿势，跳上沙发模拟

了一段旋律。

殷力的脸上有了快乐而无奈的笑容。

安，有时候你真的很可爱。可是为什么你对自己的生活从来没有任何预

算。

因为我对生活从来不抱任何期待。

他终于去睡了。

我打开电脑。先放了一张王菲的ＣＤ进去。看看时间已经是凌晨５点多

了。天色开始发白。离休息结束还有最后两天。两天以后，我在电台兼的那

份工作也该发薪水了。写了整整一个月的稿子。那个主持音乐节目的主持人，

连开场的问候也要我替她写好。

我受够她的愚蠢和做作。却不能有任何怨言。

除了写稿，也实在不知道自己还可以做些什么。可是我需要收入。百货

公司里面那瓶纪梵希的小熊宝宝去

看了好几次。如果没有离开单位，没有离开家。几百块钱一瓶的香水对

我来说，从来不是问题。可是现在，最起码要写上一星期的节目稿子，才能

换回来。还应该和殷力对分一半的电话费。虽然他不会和我计较。想了一会

现实的问题。如果生活中我有认真思考的时候。除了写稿，大部分也就是和

钱有关了。可是这个问题到最后总是使人郁闷。比如王菲做个百事可乐的广

告，就有上千万美元的收入。我花上三生三世的时间写稿子，也赚不了那么

多。所以她可以做出酷的表情，对任何人爱理不理。即使是唱片公司的老板，

也不用看他太久的脸色。因为她说 5 年后就打算退休。

足够了足够了。

思路散漫地想了半天以后，我给了自己一个简单的结论：继续写稿。两

天后去电台领稿费。

写完稿子是早上 8 点钟了。一边打印，一边去厨房拿冰牛奶喝。然后把

房间的窗帘拉严。灿烂的阳光和涌动的人群都不属于我。在床上躺下来以后，

我把被子盖住自己的头。我回想了一下自己在见到林之前做的那个梦。很奇

怪，以前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梦。是一条夜色中寂静的黑暗的河流。我站

在旁边，看着它。它被茂盛的浮萍所遮盖，已经看不到河水。只有浮萍开出

来的蓝紫色花朵散发出诡异的光泽。

我看着它们。我内心被诱惑的心动终于无法克制。于是我走了过去。我

的脚下是一片虚无。在浮萍断裂的声音中，我慢慢地下沉。腐烂芳香的气息

和冰凉的河水无声地把我浸润。可是我的心里却有无限快乐。

那个男人潮湿的眼睛在黑暗中一闪而过。

在他无助而粗暴地把我拥在怀里的那一刻，我听到他的心跳。

我闭上了眼睛。

那个早上一醒来就觉得心情不好。

首先是父亲打了一个电话过来。一开始口气是好的。叫我回家，说如果

真不想回去上班，就重新替我找工作。我说，不用你管，我想好是要去北京

的。

不许去北京。父亲说。

你没有权利限制我的生活。

电话断了。父亲还是沉着的。最起码他想到，如果我身无分文，最后还

是得回去。可是我一直都在想着摆脱这个家。这个家除了钱，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呢，我是连钱也没有。

我在殷力的衣橱里找了一件黑色的长袖T恤，还是拖拖拉拉的旧仔裤。

他的衬衣都可以做我的外套。然后拿了一个苹果，去地铁坐车。要交稿子，

要拿薪水。虽然我一点也不想看到那几张讨厌的脸。在地铁车站，我又遭受

一次打击。碰到高中时的男友和他的妻子。

那时我刚好蹲在候车站台上啃苹果。

我喜欢看到陌生人。看他们一群群从我身边走过。我们之间的距离最近

的时候只有两公分。可彼此的灵魂却相隔千里。城市的生活给人的感觉总是

冷漠。

而我是个好奇的人。小时候，我常常一动不动地看着别人的眼睛。那时

候别人常对我父母说，这个女孩子一点都不怕生。

长大以后，有很多人提醒过我，不能放肆地看别人的眼睛。尤其是对男

人。因为这对他们来说，可能是种诱惑。可是我已经改不过来。

我常常想，那个被我看着的人，他是不是会走过来和我说话。我希望他

能够把我带走。

然后一个高个子的男人走过来叫我，小安。我的嘴张了半天，终于叫出

他的名字。你好你好。

一个穿着粉红色毛衣的女人微笑着跟在他的身后，他说，我的妻子，我

陪她去医院。我看到她的肚子。我连忙又说，恭喜恭喜。

太客套了。我几乎不想说话。最起码有 6 年我没有和他相见。失去了缘

分的人，即使在同一个城市里也不太容易碰到。他认真地看了看我，他说，

你有点苍白，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他把手搭在女人的腰上，扶着她慢慢地走了。突然之间，我想起来的是

１６岁的时候，看完夜场的电影，他送我回家。

在黑暗的楼道上他沉默而激烈的亲吻。所有的温柔甜蜜终于凝固成脑海

中一个平淡画面。而且轻易不会想起。时间让爱情面目全非。或者这并不是

爱情。我放手离开的那份感情，并不是我理想中的爱情。

那个醉酒的男人林。在把脸埋在我的脖子上的时候，曾轻声问我，到底

有没有爱情。我无言以对。

如果我没有和他分手，我是否会和那个穿粉红毛衣的女人一样。温柔平

和的脸。

被好好的照顾着。而现在的我，是个穿着旧仔裤，宽大男式衬衣的女孩。

脸色苍白地啃着一个苹果。四处奔波。一无所有。

去北京的时候，罗带我出去逛街。过马路的时候，他在人群中轻声地叮

嘱我要小心。从车里出来的时候，把手放在我的头顶，防止我的头被撞痛。

这些温暖妥帖的细节给了我感动。从小我是寂寞的孩子。

父母忙碌于事业，常年在外。作业本上的签字都是保姆的。我从来不幻

想任何安慰和陪伴。可是我答应罗。答应这个开始歇顶的中年男人。我可以

去北京。

有时候，做出一个决定的理由可以是这样的简单和轻率。

感伤的心情在领到稿费以后，开始有些好转。１５００块。虽然写的字

足够抵得上一部长篇。自己也算不清楚的，这些就这些吧。反正字是非常廉

价的。这种兼职也不知道有多少中文系的学生想要来做。

电台根本不愁没人来写。

气愤的是无意见看到的一个报告。这档音乐节目要拿出去参加评奖。用

的稿子是我写的关于中国摇滚乐的现状。我查了多少资料，听了多少ＣＤ才

码出来的字，居然只署了主持人的名字。办公室里一片寂静。我知道他们都

在装糊涂。不就是因为她是市里某个领导的亲戚吗。除了念几句普通话，她

懂什么音乐。我微笑着看着那个报告，心里迅速地盘算着。

没有了这份工作，估计我的日子在一段时间会比较难过。但如果忍受这

种轻视，我的日子会一直都比较难过。

我拿着报告走到那个主持人面前。她把头埋在一本音乐杂志里面。

我说，这稿子是我写的，应该署上我的名字。

台长说了，大家都有功劳。如果评了奖，奖金不会少你的一份。她没有

抬头，懒懒地打发我。

我想他大概从来没有搞清楚过，你的这一档节目里面，连问候语都不是

你自己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她也许从来没有受过这种语气。她说，想给我的节目

写稿的人多的是。

这是你的自由。我微笑着看她。我的意思只有一个。我凑近她看着她的

眼睛。

你很愚蠢，你知道吗。你这样愚蠢，但你却比我幸运。

我把报告轻轻地盖到她的脸上。我优秀的文字不想来衬托你这样的傻

瓜。

我走了出去。

我在大街上逛了一圈，买了几份报纸。

然后去麦当劳排队买了午餐。薯条，辣翅，还有橙汁。我给殷力打手机，

他的手机关掉了。却吃了我好几个硬币。我在广场的花园里，挑了一颗樱花

树坐下。一边啃辣翅，一边仔细浏览报纸上的招聘信息。广告公司倒是挺多。

我不是没去试过。第一个公司我干了 1 个月。那个很赏识我的部门经理对我

说，只要你不怕这些东西会把你写得残废掉。我知道他担忧我的前途。那些

减肥品，美容胶囊，一律得按照公司倾销式的模板写。然后在晚报上大幅刊

登。

我是一个这么自恋的人。终于还是走掉了。

电台的兼职也很累人。但最起码，对象是我热爱的音乐。只是音乐是美

好的。音乐之外的人却依然不美好。

这个世界始终不符合梦想。我躺倒在草地上，把报纸蒙在脸上。

阳光是这样灿烂。我身边还有１０００多块钱。骂了人之后心情舒畅无

比。除了前途有些坎坷。

也许真敢早些去北京了。罗替我在那里找了工作。一家报纸的编辑。我

不知道我为什么拖在了这里。

父亲的阻拦是强大的理由。另外的呢。

是否还有我内心的犹豫。这个俗气无比的南方城市。没有爱情。没有工

作。没有家。而千里之外的那个北方城市。最起码还有一个男人脆弱的诺言。

安蓝走在繁华街区拥挤的人群。手臂下夹着几份报纸。

她蹲在百货公司的香水柜台面前，认真地看着一瓶纪梵希的香水。漆黑

的眼睛映在明亮的玻璃上。

出售香水的小姐把香水试用装喷在她的手腕上。安一边走一边抬起手腕

闻着它。

街上已经暮色迷离。安靠在大街的一个玻璃橱窗上，散乱着长发抽烟。

安慢慢地伏下身体。她的长发遮挡住了她的脸。

她疲倦地走出电梯。拿出钥匙开门。

门是反锁着的。她脸上暴躁郁闷的表情。

她明白了他的手机为什么打不通。她用力地拍门。

殷力，殷力，你给我开门。歇斯底里的声音在空荡荡的走廊上回想。

门打开了。殷力穿着一件白衬衣。衣服扣子没有扣好。头发有些乱。拜

托别叫得这么响。象个病人。

你才有病呢。天还没黑，发什么情。

她一脚蹿开了门。一个穿着黑裙子的年轻女孩，微微有些拘谨地站在那

里。安沉默地看着她。女孩向门口走出去。

殷力关上门。他的表情是生气的。我想我应该有保持自由和隐私的权利

吧。这是我的家。

你赶我走啊。你可以赶我走。她笑眯眯地跳到沙发上。然后从裤兜里掏

出纸币，用力地洒出去。我付你房租，电话费，水费。这些够不够。

安蓝，你必须为你的无理取闹对我道歉。

＊你妈的！

她听到自己轻而有力的粗话。她的眼泪突然流了下来。她说，因为你已

经不再爱我。她在殷力的追赶中跑下了楼梯。

匆促的脚步混杂着喘息和心跳的声音。

她在街上拦了出租车。她看到殷力追到街上四处张望。她拿出烟和打火

机。手指因为冰凉而有些发颤。小姐，你去哪里。司机问她。她叼着烟停滞

了一下。她突然发现自己无处可去。然后她说，去枫溪镇。去枫溪镇的中学。

黑暗的车厢里，霓虹的明灭光线映在她苍白的脸上。

他赶到学校的门房的时候，是晚上 9 点左右。天开始下起细细的冷雨。

他不清楚她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她坐在窗台上等他，手里抱着一条新的棉被。

脸上被雨水淋湿了。漆黑的长发和眼睛，带着被隐匿起来的狼狈。

林。她若无其事地站起来，笑嘻嘻地看着他。他看着她。他不想多说什

么。只是把她手里抱着的被子接了过去。他说，家里离学校不是太远。我们

快点走。马上要下一场大雨。

他还是老样子。象在火锅城初次相见的那个晚上。从靠着的墙上直起身

来，脸上有淡淡的漠然的表情。可是嘴唇和下巴的线条蕴藏着忧伤。我们走

在小镇寂静的街道上。黑暗中闻到植物和泥土的气息。还有匆匆跑过去的狗

的影子。

街的两旁是粗陋的小店铺。陈旧的木门关得很严实。林说，这里晚上没

有什么活动。大家都喜欢关在家里看电视。

我问他，琳梅和她的男友以前也是住在这里的？是的。读完大学以后他

们留在城市里工作了。那你为什么还要回小镇呢。他停顿了一下。

他转过头来看我。然后他说，为了一个破碎的约定。

他打开一扇铁门。里面是种满了花草的天井和一幢三层的小楼。我轻轻

地惊叫一声。林，你的住房条件已经属于中产阶级。自己造的?

不，是买的。一共化了１８万左右。这么便宜? 我探头看了看，房间装

修得很干净。

乡下房子都是便宜的。但对我家来，已经是倾尽所有。他的脸色有些黯

然。你去洗澡吧。有热水。我去三楼给你整理一个房间出来。他看着我的棉

被，你好象带着你的嫁妆一样。

我在厨房里刚打开热水龙头，就听见外面突然爆发的雨声。粗重的雨点

撞击着窗玻璃。突然感觉自己似乎又是在一场梦里。这场梦如此混乱。以至

我无法确信自己是否真的是在一个离城市很遥远的小镇里面。外面是寂静的

夜色和滂沱的雨声。热水顺着我的脸往下流。我抬起头，闭上眼睛。听见自

己寂寞的呼吸。

我在房间里铺好了床。她买了一床灰蓝色的有大朵碎花图案的被子。新

的棉布还散发着清香。我不清楚她为什么要抱着这么重的被子来这里。她似

乎没有担心路上可能发生的危险。

在火锅城喝酒的时候，她的声音是快乐的。她的笑容也是快乐的。

而我却感觉她其实是个很不容易快乐的人。

她有明亮而放肆的眼睛。她给我隐约的不安。她象一只无理粗暴又任性

的手，却满含温柔。

我想喝点热水。她懒懒地站在门口。

漆黑浓密的长发有一点潮湿。我把找出来的衣服递给她。是晶以前留下

来的白色布睡裙。旧得有点泛黄的纯白。她脱下身上总是大得过份的衬衣和

牛仔裤。背对着我穿上裙子。光滑的肌肤象没有任何褶痕的丝缎。修长的腿

很美。我看着她。我不觉得她是故意的诱惑。她的漫不经心，有时是一个天

真而粗心的小女孩。

她钻到被窝里面。我把热水被子递给她。她就着我的手喝了。她说，这

衣服是你喜欢的女孩留下来的。是。是她留下来的。你为什么没有给我打过

电话。我打过，是个男人接的，我就挂了。我留的是我朋友的手机 。你和

他住在一起？我暂时住在他家里。

我点点头。不想再问下去。她微笑着说，不是你想的那样。他的未婚妻

已经在美国了。他很快要出去。我只是他以前的选择之一。现在我们做了好

朋友。因为彼此不想走到山穷水尽。

她跳起来打开窗子，看了看外面的雨。

大一的时候，我，他，还有他的未婚妻，我们是同学，常常三个人一起

去看电影。他买了两杯冰激凌，一杯给我，一杯给她，因为他喜欢我们两个。

我把我的一杯让给他，然后自己跑过去再卖一杯。每次我都这样做。我很清

楚我对他的爱，比谁都多。然后有一天，他对我说，他选择了她。他说，安，

因为你比她要独立得多。你不会太难过。

但她不一样。她离不开我。我不忍心。

她低下头，微笑着咬着嘴唇沉默了几秒钟。她的声音显得落寞。然后她

抬起眼睛看他，林，因为独立就一定要承受比别人更多的离别吗。因为他觉

得你可能不会受伤。因为他觉得你很坚强。

他沉默着。他们之间是喧哗的雨声。

那个梦魇是重复的。为了逃避某种无形的追逐，在错综迂回的道路上奔

跑。不知道追赶在身后的是什么。却清楚心里焦灼无助的恐惧。在慌不择路

的奔跑中，一次次陷入迷途。最后发现自己始终是在兜一个圈子。我对自己

说，停下来停下来。

我真的跑不动了。如果它要让我死，就让它来捕获我。

雨声已经停止。空气里有清新的桂花香。 新的棉被柔软舒适。床边的

小桌子上放着林给我盛清水的杯子。小时候，从梦里惊醒过来的我，常常把

被子蒙在头上，因为恐惧而无法呼吸。

直到让自己憋得喘不过气来。很小的时候我就一个人睡觉。保姆在我的

桌子边放上一个苹果，一杯牛奶。然后她就回自己的房间休息。我独自拿出

漫画书来看。吃完东西开始刷牙。没有轻轻的歌声和抚摸。

没有故事和晚安的亲吻。只有寂寞的想象。

无尽的寂寞的想象。在恐惧的时候，心里疼痛的时候，无助的时候，拉

过被子紧紧地蒙住自己的头。。。。。。

林，是你在吗。她轻轻地叫他。他没有开灯。月光照进来，模糊看到他

挺立的身影。我看看你有没有掉被子。他把水杯递给她。看着她潮湿的脸和

粘在汗水里面的头发。你做梦了。

是。我又做梦了。她仰起脸喝水。她的喉咙发出寂寞的声音。她说，抱

我一会儿好吗。她的手拉住他的手臂。他躺在了她的身边。她把自己的身体

蜷缩起来，脸伏在他的肩头边。从梦魇里惊醒过来的她，突然显得疲倦而脆

弱。他用手抚摸她的头发。她笑了。她象个寂寞的孩子。她轻轻地闭上了眼

睛。

阳光灿烂的小镇中学。破旧的红砖楼房。传出学生的朗读课本的声音。

林在讲台上放了一个缺口的瓦罐，里面插着鲜黄蓝紫和酒红色的小朵雏

菊。

学生们埋头用水彩画静物。

林靠在一边。窗边的操场上有茂盛的树林和明亮的阳光。他的脸有淡淡

的忧郁的阴影。

安蓝出现在门外。她穿着林的白色衬衣。安始终穿着她身边的男人的衣

服。象征她某种隐晦的依赖和孤独。她脱掉球鞋，爬到高大的教室窗台上。

光着脚闲适地坐在那里。看林对学生讲解一些构图和笔法的内容。她安静地

听着他。这个沉静的小镇男人，有他不轻易流露的往事阴影。

孤独的秋千架垂在树林中间。有一排小鸟停在木板上鸣叫。

林抬头看到安。他的眼睛沉默地注视着她。

中午他们在中学的食堂里吃饭。安感觉到周围的人异样的眼光。有一个

老师偷偷地回头去看她。安对她微笑。她慌张地别过脸去。

为什么他们都看这里。安问他。因为他们有猜测和怀疑。他沉着地吃着

饭。安看着他的眼睛，他们都知道那个女孩的事情吗。是的，因为那个女孩

的家庭非常显赫。他说。他不想对她回避。我曾经对这件事情有许多顾虑。

所以一直回避她的追求。我问她，是否考虑清楚，真的要和我一起生活。她

说她考虑清楚了。我那时在北京学油画。我可以继续深造。但我回来了。做

了这个小镇的中学老师。

他平静地看着她。她脱离了她的家庭，来这里和我同居了一年。父母欠

债替我们买了房子。还办了订婚酒席。镇里很多人都知道。然后一年以后，

她说她要走了。

他用简单的话语概括了整件事情。省略掉所有的片段和情节。她看着他

眼睛里的沉郁的黑暗。她可以了解这个故事里面，曾经有过多少的冲突和矛

盾，激情和伤害。

但这个男人沉默相对。你可以把这里的房子卖了，继续去北京学习油画。

她说。

他微笑着，轻轻地摇了摇头。

她要我带她去爬山。她摘了一朵雏菊插在头发上，然后把头伸过来，问

我好不好看。突然之间，我发现小镇里的她，有了一张健康明朗的脸。

那个在ＤＩＳＣＯ的疯狂节奏里仰着苍白的脸摇头的女孩。那双用放肆

的视线凝望着我的眼睛。她说，林，我发现和你在一起，我的心里很平静。

应该说是在大自然里面，我们的心里会很平静。

那时我们是站在山腰的一块岩石上，俯视着大片幽静苍绿的山谷。她快

乐地爬到最高的一块石头上，脱掉了她的衬衣。

她放纵地尖叫着。山谷里回荡着她的声音。

然后她爬下来。有烟吗。她说。我们坐在裸露的岩石上迎着山风抽烟。

我一直只和男人做朋友，因为我喜欢男人。她对我说。我喜欢他们的沉

默和残酷。喜欢和他们之间有的那种混杂着情欲，温情的友谊。我搞不清楚

友情和爱情的界限。她微笑地抓了抓头发。

有时候我和一个男人做爱。可是做爱以后，觉得他依然只是我的朋友。

情欲是水，流过身体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我不知道有什么人是能够深深相爱的。也许他在非常遥远的地方。用一

生的时间兜了个大圈子，却依然不能与他相会。她看着我。然后她伏过来亲

吻我。

她的唇象清香的花朵，柔软地覆盖在我的眼睛上。我的烟还夹在手指里。

她慢慢地往下移动，然后贴在我的嘴唇上。你的嘴唇是天生用来亲吻的，你

知道吗。她轻声地对我说。

做爱的时候，感觉到眼睛里温暖的泪水。我相信这透明液体的源泉，是

在心脏的最底处。我只有通过激烈粗暴的动作才能抑制住它的倾泻。在黑暗

中触及到的光滑如丝的肌肤，让我的手指在冰冷中融化。

我想进入她身体的最深处。我听到她在疼痛中忍耐的呼吸。

她的漆黑的眼睛一直看着我。明亮的，放肆的，无处可逃。我不知道她

在想什么。

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和我做爱。就象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带着一条棉被，穿

越黑暗山路来到这个陌生的小镇。她是个不知道该如何寻找安慰的人。她只

是安静到看着我。

她不需要我给她任何语言。她的心是冷漠的。她需要情欲的温度。

在我再也无力控制而爆发的瞬间，我听到她喉咙里发出的寂寞的声音。

她的手冰凉地抓住我的头发。我的眼角渗出细小的几颗泪珠。迅速地在空气

中干涸。

他坐在床上，抽出烟给她。他们在黑暗中点着了烟。她笑着说，你的酒

量不如我，所以你只能和我一起抽烟。她夹着烟走到门口，看了看小镇寂静

的深蓝色的夜空。她的长发和赤裸的身体，在黑暗中象一种诡异野性的植物，

散发着清香。她说，我感觉自己渐渐地有些变老了。从１６岁开始我就老了。

他说，想给你画幅油画。很小的，一会就好。她看着他支起架子，他把

画布只裁到１０寸的大小。然后开了台灯，让她坐在灯光下。

他的用笔很快。他说，我很小就开始画画。这是生命里唯一可以带来安

慰的方式。我画着这个世界的时候，世界就是我想象中的轮廓。我似乎可以

改变它。象一剂麻药。

他把画布放在窗边晾干，然后把它卷了起来。他说，这是给你的。

我们继续在黑暗中抽烟。没有穿衣服。

我们沉默地做爱，不停地聊天，喝水。我怀疑自己又在一场梦里。我企

求他让我疼痛。在他深重地进入的时候。我咬住他肩头的皮肤。咬得自己浑

身颤抖他说，我估计北京那个男人不会离婚。

你真的要个跟他去?

我说，无所谓。我只想有新的生活。

腻味这个城市。也腻味自己。我看着他。

我说，我很清楚他对我耍的那套花招。可是他无法让我受伤，你知道吗。

因为他没有任何能力让我受伤。

你呢。你有什么打算。你真的想一辈子就在这个小镇里教书。你不想脱

离这里?

晶离开我以后，我的心里只有两个想法。一个是，任何人对我做的任何

事情，我不会再有怨言。因为他是自由的。另外一个是，任何人任何事情也

都无法再带给我任何束缚。因为我是自由的。

他说，生活驱逐着我们。我们更加盲目。

他说，在哪里都一样。在哪里都改变不了我们的盲目。

天色微明的时候。林躺在床上沉睡。

他的入睡的样子和在出租车上的时候一样。

微微皱着眉头，有些忧郁。安蓝穿着大衬衣，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看着她。

她抽着烟，看他，看窗外一点一点亮起来的天空。

然后她把烟头掐掉。她穿上来时的衣服。旧仔裤，黑色长袖T恤，光着

脚穿上球鞋。她把那卷油画夹在了手臂下。她站在床边，轻轻抚摸林的脸和

头发。沉默地抚摸他。然后走了出去。

安蓝走在小镇晨雾弥漫的寂静小路上。

有公鸡打鸣的声音。她的球鞋被草叶上的露水打湿。她有些寒冷。她又

拿出烟来抽。

安蓝每次抽烟的姿势都是用力的。她是深深的用力的抽烟，但吐出烟圈

的时候，却又非常漫不经心。这是一个小小的象征。

她是个容易沉溺的人，但对结局异常冷漠。

很多时候，她都在不停地抽烟。

她走到小镇的公路旁边。她等在那里。

她苍白的脸一贯的没有任何表情。

雾气中有一辆长途车慢慢地开过来。

安蓝高高地扬起了手臂。

她上了车。车厢里空空荡荡的。她走到最后的一排位置里做下。她用力

裹紧身上的衣服。

她打开那幅小油画。

深蓝的背景，笔触凌乱。女孩盘坐着，洁白的身体象花朵一样绽放。漆

黑的长发浓密地披散在两旁。一只手撑在地上，一只手夹着烟。旁边是一行

小小的字：十六岁开始变老。林。１０月。

她看着它。她微笑着看着它。然后轻轻一扬手，她把它扔到了窗外。

她把对那个男人的记忆扔到了窗外。

一下车，先给殷力打电话。他叫了起来。安，你真要吓死我。你跑哪去

了。

谁叫你虐待我。嘿嘿。

你在哪里?

我在长途汽车站。身边没钱了。回不来。

好好好。马上过来接你。拜托你千万不要走开。他慌慌张张地挂上了电

话。

我在车站的台阶上坐下来。我浑身发冷。突然感觉自己要生病。另外一

边是个流浪的乞丐。一个肮脏的女人，头发和衣服都已经分不清颜色。她蜷

缩在那里，身上盖着一块发黑的破毯子。

我看着她。我不知道她是否生病饥饿寒冷孤独恐惧。她也许流浪了很多

的城市。她已经无法停息下来。

而我呢，我也不知道可以去往何处。

为了生活，我再次向殷力求援。利用他曾经有过，现在仍有剩余的温情。

他不会和我结婚。罗也不会为我而离婚。虽然这不妨碍他们一如既往地温情。

也许我该回家了。我一直都是让父亲头疼的孩子。他以为给了我坚实的物质

基础就给了我安全。包括毕业以后把我送进大机构里上班。但是他的在孤独

的恐惧中长大的女孩，已经梦魇缠身。

远远的，我看到殷力从出租车里钻出来。这个高大的男人很快就要离我

而去。

这个给我买冰激凌的男人要到一个比我脆弱的女孩身边去。我穿着他的

衣服和裤子。

我已经无力再回到过去。

我微笑地看着他向我走过来。安，你的脸色怎能这么苍白。他脱下夹克

裹住我。

就在这个瞬间，我的身体在他的手中滑了下去。 我轻声地对他说，为

什么你会觉得我不会难受呢。

我发烧生病了。一星期以后才完全痊愈。

我叫殷力给我父亲打电话。父亲来看我，我对他说，我愿意回去上班。

让他先替我随便找份工作。

父亲的脸色无限快慰。殷力也无限快慰。我搬出他的公寓的时候，身上

还是穿着他的牛仔裤。殷力揉揉我的头发。他认真地看着我。你要成熟一点，

安。你知道吗。你是一个多么会给别人惹麻烦的女孩。

是。是你极力想摆脱的麻烦。我打掉他的手。

我下个月估计就要去美国。他说。我会想念你。我真的会想念你。他拥

抱我。

我知道他对我已经仁义至尽。就差帮我介绍一个男朋友。当然他不是没

有这个想法，只是怕我太挑剔让他下不了台。他永远都是一个温和淳朴的高

个子男生。所以女孩都想和他在一起。

父亲在民航帮我要了个收银的位置。

他说先过渡一下。因为售票处在幽静的位置，工作非常清闲轻松，也没

有领导来管。

做上两天然后休息两天。很多时候，我都是空闲的。空荡荡的大厅，能

Chapter_9

看到窗外的梧桐树的黄叶。早上有阳光明亮地照射进来。然后等到暮色弥漫

的时候，就知道一天又过去了。

我拿了大堆的书过去看。卡夫卡，杜拉斯，昆德拉，甚至鲁迅。看书看

累了，在空敞的房间里踢毽子。我的毽子踢得越来越好。隔着透明的玻璃窗，

售票那边柜台的小姐都习惯看我在一天的某个时候，在玻璃窗后面踢毽子。

她们会给我快乐的喝采。也许她们很少看到这样自得其乐的女孩。

更多的时候，我看着空荡荡的大厅。

它寂静空旷。有阳光的影子。风的声音。

我不清楚它带我的寓意。我总是看着它陷入沉默。感觉自己心跳的声音

越来越缓慢。

我给罗打电话。我说我开始正常的生活了。一时不会再去北京。罗说，

这种死水般的平淡会把你淹没掉。你应该过有挑战有目标的生活。你怎么又

走回去了?

我说，我累了。

他问，什么，你说什么。

我再次对他重复。我累了。然后我挂掉了电话。

我还是做梦。我梦见一个男人在河的对岸看我。空气中潮湿的雾气和模

糊的花香。他看着我。我的心满怀温柔的惆怅。还是那种孤独的感觉。希望

他把我拥在怀里。让我听着他的心跳。感觉到他手指的温度。但是我走不过

去。

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衣。我每次都看不清楚他的脸。那应该是一张非常

熟悉的脸。有我抚摸过的轮廓和线条。可是我却无从回忆。在醒过来的深夜，

我习惯地去桌子上的水杯。黑暗中隐隐约约的气息把我包围。

想起曾经有过一个男人，曾这样深重地进入过我的身体。让我疼痛的进

入。充满孤独和激情。我们不停地做爱。在黑暗中聊天。

我拿出烟来抽。我看到他的眼睛凝望着我。

殷力最终还是走了。

我送他去机场的时候，刚好剪了头发。

我把夹克拉起来裹住头不让他看。他拍拍我的头说，再藏也没用。反正

不会变出一个美女来。我扑过去爬到他的背上扭他耳朵。他哇哇乱叫。整个

机场大厅里的人都转过脸来看我们。

他说，汇报一下新生活吧。

我说，每天看中央台刘仪伟的烹调节目。已经跟着他学会了做三明治，

腐乳烤肉，松鼠黄鱼。毽子的最高记录是能维持到８０下不着地。还看了２

０本文学名著。

他点点头，恩，不错。距离一个完美妻子的标准不远了。

他说，安。我不知道是什么让你改变。

你那天回来以后生病。生完病以后做了让我能够放心的选择。我不清楚

你遭遇了什么。但是我心里很高兴。因为你沉静下来。

你心里的那匹野马不再让你痛苦。虽然我知道你也许不会承认。但我依

然想说，也许你爱上了一个人。

我看着他。我笑了。对我说说看，你觉得我会爱上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抽烟的。英俊的。还有很沉静的声音。

殷力拿出手机放到我的手里。他打过电话来找你。我把你的单位地址告

诉了他。

我对他说，去看看这个女孩。她需要别人的照顾。她是美丽的。

他第一次这样忧伤地看着我。我知道那个能够感受到你美丽的男人已经

出现。

在他的手心里安心盛开。也许他和你一样的孤独。

他走在楼梯上的时候，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在寂静中回荡。

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空荡荡的大厅。有温暖的秋天阳光穿过窗外的

树枝凌乱地倾洒进来。

整个大厅依然有寂静的幽暗。

他看见那个短头发的女孩，穿着白衬衣和旧旧的牛仔裤，光脚穿着球鞋

在踢毽子。她的眼睛快活地随着毽子闪动。柔软的身体灵活地扭动着。有人

给她轻轻的喝彩。女孩的笑容温暖而甜美。

他站在一边，沉默地看着她。他拿出烟来，放在嘴唇上。

女孩看到了他。她安静地遥遥地对他凝望。然后她打开了门。

你来了。她说。她靠在门上，懒懒地对他说话。

为什么把头发剪掉。他伸出手抚摸她短短的男孩一样的头发。

因为想知道，我的头发多长的时候，你才会出现在我的眼前。她依然懒

懒地对他笑，把他唇间的香烟拔过去，放在自己的嘴唇上。

他看着她抽烟的样子。两个人之间是轻轻回旋的风声和温暖的阳光。

【少 年 往 事 】

在大学宿舍里第一次看见晴雪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来自西北某个城

市的女孩，是我前世相欠的人。

安，帮我挂蚊帐好吗。她站在那里，对我温柔无助地笑。我就爬到上铺

帮她挂。吃饭一定要等着我呀。我不想一个人去食堂。一起去逛街好吗。帮

我看条裙子。

除了她天性的柔弱和依赖心，晴雪是我见过的，最完美的女孩。漂亮而

且单纯。

谁都知道，要找晴雪，先找到安蓝就可以。

当然，晴雪对我无所不谈。有时，她爬到我的床上来，和我挤在一起。

她表达她的感情的方式，象一只温暖的小狗。把头埋在我的肩上，然后不停

地絮絮叨叨地说些废话。我一直很奇怪她没有接受那么多男生的邀请。她说，

安蓝，你不要笑我。我喜欢一个男孩已经有 8 年了。

瞎说什么，那时你才几岁。

１２岁。我上初一。

他知道吗?

他不知道。她轻轻地笑。但是他逃不了。我们从初中开始就一直是同学。

考的大学都是同一个城市。

也是在这里?

就是理工学院呀。离我们学校就 5 站的路。以后我带你去，你帮我看看。

象帮你看一条裙子一样? 要知道我们两的眼光向来不同。比如我喜欢白

棉布裙子，你却不喜欢。

我取笑她。心里却感觉落寞。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男孩会让我悄悄地喜

欢上 8 年。也许是幸福的。

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们一起去了理工学院。在大操场那边，一大帮

男生在打蓝球。晴雪说，猜猜看，他是哪一个。

我说，最高最帅的那个。其实我一眼就看到一个男生，看过去很平常，

却有一种坚定沉默的表情。很酷的眼神。结果，那两个男孩一起跑了过来。

晴指着那个男生对我说，这是苏阳。

然后介绍那个帅男孩说，他的同学林鸥。

我记得那个春天午后的阳光，灿烂地从浓密的树荫中洒下来。苏阳认真

地看着我，他的眼睛突然使我的心里一片寂静。

那天我们一起去了校园外面的菜馆吃饭。然后又去酒吧打牌。

打千分不是我的强项，但奇怪的是如果我和苏阳搭对，我们总是赢，而

且一般是双双脱手，一下就拿下四百分。打了三局，晴雪就吵起来。不行，

不行，你们两个不能搭一起。真是邪门了。

那就摸牌决定吧。苏阳说。

摸完大小牌，结果还是我和他一起。

我和苏阳大获全胜，晴雪和林鸥请客吃夜宵。然后两个男生送我们回去。

下周我们要报仇雪恨，林鸥。晴雪笑着说。

我知道她只是想再见到苏阳。她的感情是没有任何伪装的。好了好了。

苏阳轻轻拍了一下她的头，小孩子晚上要好好睡个觉。晴雪对他做了个鬼脸。

她是快乐的。

深夜的时候下起了雨。我打开手电在被窝里看卡夫卡的小说。突然晴雪

在上面伏下头来，安，我老是睡不着。

要我唱催眠曲给你听?

不，你背一段诗给我听吧。我很想听诗。

我坐了起来，在黑暗的雨声中关掉手电。

如果你

如果你对我说过
一句一句
真纯的话
我早晨醒来
我便记得它
年少的岁月
简单的事
如果你说了
一句一句
深深浅浅
云飞雪落的话。
晴雪深深地叹息。她的黑发长长地流泻下来。我真的觉得快乐，安。我
真想你能和我一起体会。
我知道。傻瓜。我伸手摸她美丽的脸。
黑暗中我记得那个男生的眼睛。他坐在我的对面，用眼光示意我该如何
出牌。
他的每一个暗示我都读懂。他的每一个表情我都了解。可是我们没有任
何言语。
秋天我们决定去爬山。
可爱的晴雪居然穿了一条漂亮的凯斯米裙子。苏阳忍无可忍地笑起来，
我的小孩子，你是去参加ＰＡＲＴＹ吗。晴雪委屈地说，我又不知道是来爬

这种荒山野岭，还以为是有台阶的那种呢。

苏阳把她的包背到自己的身上，然后又脱下牛仔外套要她披上。他转向

我，安蓝，把你的包也给我。

我自己背吧。没关系。

我们沿着水流的方向向上面攀爬。到处是茂盛的灌木和树林。我很快就

发现自己的速度偏快。苏阳完全被晴雪给困住，离开她半步都难。晴雪不时

发出惊吓的尖叫。林鸥则在前面负责开路，打掉长的枝条和荆棘。安蓝，你

不要跑丢了。林鸥叫我。不会。我在上面等你们。

在半途我摔了一跤，手被荆棘拉开一个大口子，但终于到达了无人的山

顶。爬上巨大的岩石，我坐在最高的地方看遥远的海面和起伏的山峦，阳光

和山风都是猛烈的。这一刻，我知道我可以和自然融为一体。

苏阳接着抵达。晴雪怕我走散，特意叫他追上来。

你真是让我吃惊。安蓝。爬山的时候比男生还勇敢。

习惯了。小时候养在乡下外婆家，最喜欢爬到山顶，一个人坐在岩石上

看远方。

你看到过一些什么?

看到我的梦想和失望。

他转过脸，锐利敏感的眼光盯住我。

短短的一瞬间，我们一起聆听着风的声音。我突然流下泪来。

你的手流过血了？让我看。

不要紧的。一点点小伤。我把自己的手放到背后去。

他不再说话。固执地看着我眼中的泪水。

然后晴雪的叫声响起来。安，你们在哪里。我们同时转过身去。

我渐渐沉寂下来。当林鸥约我去看电影时，我第一次答应了他。

在一起说说笑笑，看完一场无聊的电影。

在校门口，这个帅帅的男生对我说，安蓝，有时候我希望你是个男孩子。

为什么。

因为你是个男孩的话，我就不用担心我会喜欢你。

我笑着打他的头。林鸥认真地看着我，突然说，女孩傻一点会比较快乐。

安蓝，你会为你的敏锐付出痛苦。

我离开他向宿舍走去。天又下起雨来。

晴雪一个人楞楞地坐在我的床上。安，我们吵架了。

为什么。

他说他其实不喜欢我。她睁着美丽的眼睛，迷惘地看着我。为什么他对

我说这些。

我的心里好痛，安。真的好痛。她温暖的眼泪大颗大颗地掉落在我的手

心里。

我的脑中轰然一响。我找他去，晴雪别担心。我把他找回来，他是瞎说

的。

安，你一定要帮我。一定要。她无助地紧抓住我的手。

我昏然地跑到校外，拦了一辆车。走到理工学院的大操场，我看见了暗

淡的路灯下，一个独自在投篮的男生。我在旁边坐下，静静地看着他。然后

他向我走过来，雨水顺着他的发梢不断地滴落。他的眼睛固执而沉默地看着

我。

就在短短的瞬间，我们读懂了彼此要说的话。

对不起。安蓝。他垂下眼睛。

给她打个电话吧。小女孩受不了这些。

我们一起向电话亭走去。我看着他拨号，等着别人去叫晴雪来听，然后

听他解释说他心情不好乱说话。听他哄她，要她早点睡觉，然后许诺明晚带

她出去玩。然后他挂下电话。

他说，我送你回去。

不要了。我自己可以。

他送我到校门外，我们等着车经过。

雨越下越大，我们沉默地并肩站在一起。

那天我第一次看见你，你穿着一条白棉布的裙子，光脚穿球鞋。他说，

你好象不属于这个不自由的世界。我看着你，那时我就对自己说，这个女孩

你永远都是得不到的。

可是我幻想有一天我能够带你走。我们爬到山顶去看远方的海。你可以

把你的伤口交给我。

我笑着点头。我说，可是我们当中一直有着一个晴雪。苏阳。命运把它

的手伸过来的时候，我们都已经丧失了自由，我关上了车门。我终于可以让

自己的泪痛快地流下来。

那天晚上，我做了唯一一个关于苏阳的梦。好象还是那个春天的午后，

在阳光灿烂的大操场边，苏阳对我跑过来。短短的黑发在风中飞扬。我看着

他离我越来越近，欣慰地发现只有我们两个人。没有晴雪。没有任何现实。

毕业后，晴雪和苏阳回到西北他们的家乡。苏阳进了一家大公司做软件，

而晴雪做了教师。

晴雪还是常常会有信来，一年后寄来他们的结婚照片。我看到苏阳的脸，

还是有着我熟悉的坚定沉默的表情。晴雪说，苏阳叫我替他问候你。

我们中间永远隔着一个人。那次听一首歌，旁边的旁边的是你。突然了

解了那种无奈的心情… …

我不再觉得晴雪用 8 年的时间去悄悄地喜欢一个人是一种幸福。

有些人要用他们一生的时间去忘记一个人。没有开始。所以也没有结束。

【投 向 分 裂 的 怀 抱 】

1你们刺痛我了，我必须离开

在中文雅虎的文学搜索地址里，我一眼看到那个网站名字。我点击它，

然后被一片黑暗所淹没。

是 1998年某个炎热夏季的下午，我在封闭的房间里无所事事。那是一

段感觉自己随时会丧失呼吸的日子，生命是一层单薄的膜，被空洞的时间膨

胀得似乎轻轻一戳就会破碎。

我看到那段话。在童玮亮个人主页的首页上。沉郁得无法摆脱的黑暗底

色，苍白的文字，凄艳的滴血玫瑰。简单的画面里充满纠缠。还有挪威画家

蒙克的画— — 呐喊。

那段时间我经常做一个梦，看见自己在幽深黑暗的地穴里奔跑，潮湿的

风很寒冷，我的脚踩在水中。不知道身后追逐着我的是什么，只是无法停止。

也许不是死亡，是除死亡之外的东西。那是真正令我恐惧的。所以我听不到

自己的声音。

然后在某个图书馆的下午，我看到蒙克的画册。画册里有他描绘的梦魇。

也许一个人常常会觉得自己的梦是真的，而醒过来的生活是假的。有时候，

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也许没有标准。

这个世界从不存在绝对的标准。

只是看着这幅画。在灰暗的天空下，一个扭曲的人，捂住自己的头爆发

出无声的叫喊。他看起来象个生了病的人，不健康，瘦弱，有疯狂倾向。被

画出来的呐喊，充满风声般的恐惧。虽然不知道被恐惧着的，是什么。

2000 年的春天，一个暖风吹拂的夜晚，在瑞金路上的陈旧小茶馆里，

坐在对面的童玮亮和我一起背出首页上的那段引言：我们由于聪明而变得狡

猾/由于狡猾而缺乏勇气/由于缺乏勇气而萎琐。

我们相对微笑。他对我说，那段话摘自杜马的文章，投向分裂的怀抱。

他曾经找寻杜马，很多年。但是没有找到。

2 这个夏天来得措手不及，我要死在这个夏天… …

我是在会议上看到这个高大的男人。他坐在我的对面，穿褐色格子的棉

布衬衣，戴着眼镜。人很多，会很嘈杂，空调很热。这个男人微微倾斜着身

体，不发一言。我看了一下他的眼睛。我没有什么话可说，在桌子下面轻轻

晃着腿。我看到有一个人和我一样，心里很愉快。突然有一个女孩叫他

SICKEE.她说，SICKEE 在我心里就是一个生了病的孩子。然后那个男人微微

地笑了。暧昧的笑容。好像刚刚睡醒过来的模糊不清。

在我的感觉中，他好像是从黑暗的水面中浮现。

20 岁就开始工作了。曾经有过一个伙伴。6 月到8 月的时候，羊男加入

病孩子。羊男很开朗，负责和外界沟通，他做更新。12 月的时候，他和吴

宁一起搞动画，做平面设计。网站又剩下他一个人。他独自更新，然后尝试

和外界沟通。我问他投稿量是否很多。他坚持地纠正我，不是投稿。是 EMAIL

联系。

他的表情很严肃。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必须纠正的概念，因为他注重这份

实质性的区别。

每一份稿件他都给予回信。信的签名档“紧握您同志般的双手”。

那时候有了很多的沟通。

最大的收获就是沟通。

你如何确定病孩子，这个“病”的含义。

成人社会有它的游戏规则和既定轨道。但是有一些人，他们始终无法进

入这个轨道，并且坚持自己的游戏规则。他们看起来是很幼稚的。也许实质

上也很幼稚。所以他们是病了的孩子。

生病的孩子只有在黑暗的地下，才能畸形而自由地成长。

这段问答里，大部分是我对他回答的理解。他所有的回答都很简单。他

不肯回答我任何引申的为什么。很多东西是天性散发出来的，所以就不需要

理由。

我没有用采访机，在我的笔记本上零乱地记录着一些词语，成人社会，

孩子，没有进入轨道，幼稚，然后是病态和暗地。

3 我想我的心被冻结了当到达冰点的时候就变成透明的颜色我们的交流非

常顺畅。很多次，他微微倾斜着身体，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我就要求他靠

近我。我的提问也许有些尖锐，并且紧追不舍，我知道我渐渐靠近一些实质

的源泉的东西。但是我很犹豫。

我也曾接受过采访，大部分记者问的都是千篇一律的平淡问题。

可是我想它们是温和的，所以任何人可以侃侃而谈。如果问题引起沉默

或者敷衍，就说明它戳到柔软的穴口。

这个男人看起来是健康的，神情沉静，笑容里有一些动人的暧昧。

他对我说，他做不到给乞丐拍照片。不是没有勇气去做，而是没有勇气

去面对无法遮蔽的灵魂。他们的感受会如何。这是不道德的。他给我暗示。

他不喜欢接受采访。除非感觉是朋友。

我在他的网站上看到他自己的一幅摄影作品。没有眼珠的脸上有疤痕的

塑胶娃娃，它们幸福地微笑在明亮的光线下。画面透出一股寒冷的阴影。他

给作品取的题目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

我知道仅仅几个小时的时间里，不可能进入他内心的阴影。但我希望交

流的趋向能够靠近他的阴影。

虽然任何靠近都是危险的。

我探究他那种习惯性的若离若即的眼神。

那种表情是我自己所熟悉的，在人群中或者在喧嚣里，我会看到玻璃窗

或者别人眼中属于自己的投射面。一样的，是那种看过去很淡漠，但充满警

惕的表情。心里守护着一大片茂盛绮丽的花园，但不允许任何人轻易进入。

有时候看过去是很平淡的人，但你不知道他可以被突破的缝隙在哪里。

那片花园因为无人涉足，所以更加地开出野性诡异的花朵，藤条枝叶疯狂地

蔓延。而别人已经完全丧失进入其中的线索。

他告诉我伴随他很久的一种状态。

肉体的虚幻感会持续4 到5 分钟。在这个片刻中，周围一切的存在都是

假的。你存在，周围不存在。你不存在，周围存在。这种灵魂出窍的感觉，

一直在。

是不是在人很多的场合里这种感觉会明显。

是。但独自的时候也会。

我知道。我对他微笑。

这样的感觉我想应该是从童年的时候开始。一种无法和现实融合的距离

感。强烈的自我意识。

感觉过这种孤独，一点一点地侵蚀，终于发不出声音。变成了黑暗。

4 想活在快乐的麦地里，有真诚的爱情，有新鲜的空气，慢慢忘了自己从前

想着的事。

每个人其实都会写字，但是有一些人他不断地把自己的想法记录下来，

并且在记录的时候不断思考，并且加深和巩固自己的思考。他们成为了作家。

而另一些人，他们融合进现实的生活，让琐事排挤掉自己的思考，不断淡化，

不断麻木，不断遗忘，他们成为非常普通的人。这是区别。

喜欢村上春树的小说。挪威森林和寻羊历险记等那种非现实感觉。

尤其喜欢他常常运用的通感手法，敏锐得接近怪异。小说中常常突然出

现奇怪句子，例如世界是一堆干巴巴的臭狗屎。

说到这里的时候，他快乐地笑出声来。

还有谁呢。

俄国的陀斯妥耶夫斯基。曾经喜欢过他写的白夜，和很多年以后的卡拉

马佐夫兄弟。以及苏童的早期作品。

他独自支撑着一个黑色的网站，里面的文章阴郁颓废，每一篇都散发着

死亡和暴力的毒。痛苦有时候是这样沉重的潜流，发不出声音，却扭曲了人

的灵魂。是蒙克油画里的那份恐惧。还有比亚兹莱的版画。这个英国人 26

岁左右死去。唯美主义者的画。里面有长着天使翅膀的

魔鬼跪在黑暗中哭泣。

他对我说，暗地病孩子并不是 PUNK，他自己本身也不是PUNK.我不是一

个叛逆的人，他说。它是潜流中的暗礁，棱角被缓慢地磨灭着。不是很快地

磨灭，但磨灭是必然的。对于所有被它影响过的人来说，他们不断进出，而

它仅仅是一个过程。一个最好能有所体验的过程。

因为它会让一个人保持相对的真诚。

是指被颓废和阴暗影响的人吗，他们是否会有些病态。

晚年的川端康成，喜欢一休和尚的一句偈语。佛界易入，魔界难进。美

好的东西，要真正经历过恶，才能体会。

以前常有读者写信给我，为什么不写一些生活温暖美好的东西。

那时候这样的信我基本上不回，因为我觉得提问的人没有进入我的文字

和灵魂花园。但是这个夜晚，在另一个男人的言语中，我看到那条荒凉却鲜

明的路径。

5 我的所有理想都被现实这个巨大马桶冲走了

在人群中他看过去是属于工作认真的，带一点点自闭的男人。一份稳定

的工作做了七年，喜欢待在家里，不会轻易离开那个节奏缓慢的城市。

他说，他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没有搬出来住。如果择妻的话，会想她

能够做家务。再古典一点，知道诗经更好。

我忍不住笑了。我不知道一个会背诗经的女子，在厨房里洗着油腻的碗

盘时，是否会快乐。我想他只是很理性地在选择婚姻的方式。

而对于爱情，他的想法肯定又不一样。

果然。

爱情也许是基于繁殖。但对我来说，它是非常美好的东西，是不能碰触

的。就像幸福。

他似乎带着一点点诡异的微笑。幸福稍纵即逝，只在一瞬间。

那么其实你对爱情的看法是不理性的，因为如果你怕破灭，你就是把它

当作了幻觉。

是。不去涉及它。距离产生美感。小心到没有可能产生那份距离。

每个人都在不断地分裂中，现实中是一个人，写作时是一个人，分裂成

十几面，才算是正常和完整。

喜欢安逸的生活。不喜欢旅行，不沉迷于网络。用理工科的相对理性面

对正常的社会。

其实我觉得我和我的很多朋友最好的下场，仍然是做一个中产阶级。虽

然我憎恶中产阶级，他说。

如何来定位中产阶级。

生活有保障，有个人爱好，有阅读，对事情产生兴趣，有思考的能力。

贫困是太残酷了。没有勇气让自己头破血流。

他轻描淡写地微笑。他说，我觉得自己是有点小资情调的。我说我也是

我们对生活都有自己的审美方式，比如在夏天我会去买昂贵的纯棉裙子和衬

衣，推崇健康自然环保的生活，如果不是到极度贫乏的状态，我的大部分稿

费都会给昂贵的香水和衣服。

舍不得放弃这份纯粹。所以有时候无措地逃避。

不适应从地下到地上的过程。一个即得利益者，他的虚心和欲望都会迅

速地膨胀。除非有非常大的力量，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思想。比如避免交流，

保持独立。因为思想加入主流，就会被同化。

衣食无忧的状态下，作品会失去生命力。

但是我们不能饿死。虽然矛盾，但必须妥协。

62000 年无所谓快乐不快乐

我们的交谈持续了很久，曾有朋友对我说这个男人一到晚上9 点就要睡

觉的，他喜欢在家里歇着。我想这也没有什么可以惊奇的。生活在南京的人，

一直呼吸着属于这个城市的散淡空气。这个城市可以让人的呼吸变得缓慢。

我们继续。

对自由的看法。

没有人是自由的。连精神病患者也不自由，会被强送进精神病院。

一旦自由会更空虚，人需要强力的东西。有时候你知道它有，但无法到

达。某一刻你能感觉到，只是转瞬即逝。

幸福也只有相对的标准。而且幸福和快乐是两回事。

害怕死亡吗。

年轻的时候不恐惧。他有一点犹豫地看着我。

对上海的感觉。

我是一个有故乡情结的人。南京是适合生活的城市，但也许我会重新回

到上海。和我一帮一起长大的朋友。

在朋友面前你会自然表露心里所有的想法吗。

应该会的。他说。我很注重朋友。

将来这个网站你会继续如何维持。

不知道。我对将来没有任何预测。每个人无法控制自己是否会变，所以

拥有的只是现在。

是指随流逐流吗。

对我而言，只有顺流而下。逆流而上的话，会死。

每个人的生活都需要一个信念维持。你的信念是什么。

继续分裂。

7 钥匙在窗前的阳光里，我有那把钥匙。结婚吧，艾伦。

深夜近 12 点左右，这家不知名的陈旧小茶馆已经空空荡荡。我们坐在

昏暗的灯光下，透过玻璃窗看春天深夜暗蓝的天空，大街上的霓虹和车流在

风中飘浮。这一刻在 SICKEE 的心里，也许依然无法分辨是一场幻觉还是幻

觉之外的真实。我想。

桌子上的薄荷茶已经渐渐地凉了。

他再次露出那种暧昧的笑容。警惕而敏感的眼神，守护自己茂盛浓密的

花园。可是我想，我已经明白。

我们病了，寄居在腐烂且安逸的城市里，彼此孤独却心心相印。

我没有问他这是什么时候写的诗句，只是很高兴看到这行苍白的字打在

黑暗中，像一把刀，磨动着所有穿越成长过程中的疼痛和蜕变中的灵魂。

经历过恶的灵魂，才有纯洁的光芒。就像那个跪在十字架下哭泣的魔鬼，

它的背上终于长出一双天使的翅膀。

而我想，SICKEE 是不是感觉自己有些变老呢。让人绝望的苍老并不属

于年龄。就像我自己，在结束漂流和贫乏的那段日子以后，我想自己的某一

部分已经完全地死亡。

之前的时光，就是一段死亡。我用自己的死亡写了一本关于告别的书。

而 SICKEE 做了一个黑暗的网站：暗地病孩子。

我看着这个男人。他试图完整地告诉我一段他很喜欢的话，来自那本描

绘美国垮掉的一代的书。金斯堡收到他母亲的信，母亲对他说，钥匙在窗前

的阳光里，我有那把钥匙。结婚吧，艾伦。

不要吸毒。

无尽的空洞，以一种空虚填补另一种空虚。

但是我们已经不会去评判。因为纯粹的东西需要更加强大的力量维护。

他的脸上沉静依然。

终于我收起潦草的笔记本，这个男人超过他的固定睡眠时间已经近 3

个小时。

明天一早他就要回南京。结束以前我们对交流做出一个比喻。有时候交

流是能量的涣散，象出现裂缝的瓶子，水四处流泻，然后干涸。有时候交流

是能量的凝聚，我们吸收来自别人的能量，使自己强大。在这个短暂的夜晚，

坐在对面的 SICKEE 是一面镜子。明亮而脆弱的。让我看到自己。

我们都曾经历过暗地病孩子的状态。也许还在状态中。也许已经穿越。

黑暗里的玫瑰是似真似假的幻觉。

在空旷寂静的淮海路上，我们告别。这个高大的穿着棉布衬衣的男人站

在路边拦车。有 7 年工作经历的男人，看过去像一个校园歌手，

有着树般的清新。但始终神情冷漠。

我们的眼睛都已经老了。

我上了车，疲倦地让出租车带着我驶上高架。温暖猛烈的风从车窗外扑

进来，带着接近凌晨时分的清冽气息。两边是灯火灿烂的高楼，组成密杂的

石头森林。

我想起蒙克的油画里面，那个抱着头呐喊的人，突然心里疼痛。
在理想和现实的缝隙里，沉重的灵魂还有多少空间可以分裂。
SICKEE 你知道答案吗。
【七 月 和 安 生 (上) 】
七月第一次遇见安生的时候，是十三岁的时候。
新生报到会上，一大堆排着队的陌生同学。是炎热的秋日午后，明亮的
阳光照得人眼睛发花。突然一个女孩转过脸来对七月说，我们去操场转转吧。
女孩的微笑很快乐。七月莫名其妙地就跟着她跑了。
很久以后，七月对家明说，她和安生之间，她是一次被选择的结果。只
是她心甘情愿。
虽然对这种心甘情愿，她并不能做出更多的解释。
我的名字叫七月。当安生问她的时候，七月对她说，那是她出生的月份。
那一年的夏天非常炎热。对母亲来说，酷暑和难产是一次劫难。可是她给七
月取了一个平淡的名字。
就像世间的很多事物。人们并无方法从它寂静的表象上猜测到暗涌。比
如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相遇。或者他们的离别。
而安生，她说，她仅仅只证实到自己的生命。她摊开七月的手心，用她
的指尖涂下简单的笔画，脸上带着自嘲的微笑。那是她们初次相见的景象。

秋日午后的阳光在安生的手背上跳跃。像一群活泼的小鸟振动着翅膀飞远。

那时候她还没有告诉七月，她是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她的母亲因为爱一

个男人，为他生下孩子，却注定一生要为他守口如瓶。七月也没有告诉安生，

安生的名字在那一刻已在她的手心里留下无痕的烙印。

因为安生，夏天成为一个充满幻觉和迷惘的季节。

十三岁到十六岁。那是七月和安生如影相随的三年。

有时候七月是安生的影子。有时候安生是七月的影子。一起做作业。跑

到商店去看内衣。周末的时候安生去七月家里吃饭，留宿。

走在路上都要手拉着手。

七月第一次到安生的家里去玩的时候，感觉到安生很寂寞。

安生独自住一大套公寓。她的母亲常年在国外。雇了一个保姆和安生一

起生活。安生的房间布置得像公主的宫殿，有满满衣橱的漂亮衣服。可是因

为没有人，显得很寒冷。

七月坐了一会就感到身上发抖。安生把空调和所有的灯都打开了。她说，

她一个人的时候常常就这样。然后她带七月去看她母亲养的一缸热带鱼。安

生丢饲料下去的时候，美丽的小鱼就像一条条斑斓的绸缎在抖动。

安生说，这里的水是温暖的。可是有些鱼，它们会成群地穿越寒冷的海

洋，迁徙到辽阔的远方。因为那里有他们的家。

安生那时候的脸上有一种很阴郁的神情。

在学校里，安生是个让老师头疼的孩子。言辞尖锐，桀骜不驯，常常因

为和老师抢白而被逐出教室。少年的安生独自坐在教室外的空地上。阳光洒

在她倔强的脸上。七月偷偷地从书包里抽出小说和话梅，扔给窗外的安生。

然后她知道安生会跑到她的窝去看书。

那是她们在开学的那个下午跑到操场上找到的大树。很老的樟树，树叶

会散发出刺鼻的清香。

安生踢掉鞋子，用几分钟时间就能爬到树杈的最高处。她像一只鸟一样

躲在树丛里。晃动着两条赤裸的小腿，眺望操场里空荡荡的草地和远方。七

月问她能看到什么。她说，有绿色的小河，有开满金黄雏菊的田野，还有石

头桥。一条很长很长的铁轨，不知道通向哪里。

然后她伸手给她，高声地叫着，七月，来啊。七月仰着头，绞扭着自己

的手指，又兴奋又恐惧。可是她始终没有跟安生学会爬树。

终于有一天，她们决定去看看那条铁路。她们走了很久很久。一直到暮

色迷离，还没有兜到那片田野里面。半路突然下起大雨。两个女孩躲进了路

边的破茅草屋里。七月说，我们还是回家吧。安生说，我肯定再走一会就到

了。我曾发誓一定要到这段每天都能看到的铁路上走走。于是大雨中，两个

女孩撑着一把伞向前方飞跑。裙子和鞋子都湿透了。终于看到了长长的铁轨。

在暮色和雨雾中蔓延到苍茫的远方。而田野里的雏菊早已经凋谢。

安生的头发和脸上都是雨水。她说，七月，总有一天，我会摆脱掉所有

的束缚，去更远的地方。

七月低下头有些难过。她说，那我呢。安生说，你和我一起走。

她似乎早替七月做好打算。

初中毕业，16 岁。七月考入市里最好的重点中学。

安生上了职业高中，学习广告设计。

七月成为学校里出众的女孩。成绩好，脾气也一贯的温良，而且非常美

丽。她参加了学校的文学社。虽然作文常常在比赛中获奖，但是她知道真正

写得好的人是安生。她们曾借来大套大套的外国小说阅读，最喜欢的作家是

海明威。只是安生向来不屑参加这些活动。

而且她的作文总是被老师评论为不健康的颓废。

没有安生陪伴的活动，七月显得有些落寞。文学社的第一次会议，七月

到得很早。开会的教室里都是阳光和桂花香，有个男孩在黑板上写字。七月

推开门说，请问。然后男孩转过脸来，他说，七月，进来开会。他的笑容很

温和。

苏家明是七月 16 岁以前包括以后看到过的，最英俊的男人。

七月开完会忍不住对安生说，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安生说，我不会喜

欢男人。杜拉斯说，除非你非常爱这个男人，否则男人都是难以忍受的。她

一边说一边拿出烟来抽。安生已开始去打工。她对学习早就丧失了乐趣。

她去麦当劳做计时工，去酒吧做服务生找老外聊天，去美院学习油画。

她迫不及待地就想摆脱掉寂寞的生活。只想不断地经历生命中新鲜的事物和

体验。为了和一帮美院学生一起去山区写生，她逃了学校 1个月的课。学校

因此要把安生开除。安生的母亲第一次出现。摆平安生惹下的祸。还专门和

七月见了面。

她穿缝着精致宽边的缎子旗袍，戴着小颗钻石耳针，说话的声音很娇柔。

她说，七月，你们两个要好好在一起。我马上要回英国。你要管住她。七月

说，安生会很希望你陪着她，为什么你不留下来。她微笑着轻轻叹了口气。

很多事情并不像你们小孩想得那么自由。

七月不明白。她只觉得安生寂寞。安生每次到她家里来都不肯走。一起

吃饭，一起睡觉。她喜欢屋子里有温暖的灯光和人的声音。七月家里有她父

母弟弟一共四个人。安生对每个人都会撒娇。

七月看着安生的母亲。觉得她很像安生的房间。空旷而华丽。而

寒冷深入骨髓。

那天夜晚，七月在家里，和父母弟弟一起吃饭，感到特别温情。她想，

她拥有的东西实在比安生多。她不知道可以分给安生一些什么。晚上下起雨

来，七月修改校刊上的文章，又模糊地想起阳光和桂花香中那张微笑的脸。

家明很喜欢她，周末约了她去看电影。也许安生能爱上一个人也会好一些。

深夜的时候，七月听到敲门声。她打开门，看到浑身淋得湿透的安生，

抱着双臂靠在门框上。

她走了。安生面无表情地对七月说。搭的是晚上的飞机。

七月给安生煮了热牛奶，又给她放热水，拿干净衣服。安生躺下后，一

言不发地闭上眼睛。

七月关掉灯，在安生旁边慢慢躺下来，突然安生就紧紧到抱住了她。她

把头埋在七月的怀里，发出像动物一样受伤而沉闷的呜咽。温暖粘湿的眼泪

顺着七月的脖子往下淌。七月反抱住她。好了。安生乖。一切都会好的。我

们会长大的。长大了就没事了。

七月说着说着，在黑暗中也哭了。

七月和家明去看电影。看完走出剧院以后，想起来安生曾对她说，她在

附近的BLUE 酒吧做夜班。家明，我们去看看安生。七月曾对他提起过自己

最好的朋友。

家明说，好。他在夜风中轻轻把七月的手放在自己的大衣口袋里。两个

人都是安静温和的人。

所以即使在重点中学里，老师也没有什么意见。因为都是成绩品性优良

的学生。远远看到BLUE 旧旧的雕花木门。一推开，震耳欲聋的音乐和呛人

的烟草味道就扑头兜过来。狭小的舞池挤满跳舞的人群。还有人打牌或聊天。

七月牵着家明的手挤到圆形的吧台边，问一个在调酒的长头发男人，请问安

生在吗。男人抬起脸冷冷地看了七月一眼，然后高声地叫，VIVIAN，有人找。

然后一个女孩就从人群里钻了出来。

阴暗的光线下，七月差点认不出来这就是安生。一头浓密漆黑的头发扎

成一束束的小辫子，发稍缀着彩色的玻璃珠。银白的眼影，紫色的睫毛膏，

还有酒红的唇膏。穿着一件黑色镂空的蕾丝上衣，紧绷着她美好的胸脯。安

生先看到家明，愣了一下。然后对七月笑着说，我们来喝酒吧。

加冰块的喜力，家明喝掉了一瓶。然后他问安生，觉得逃课一个月去写

生快乐吗。

安生说，我们在茫茫野地中生火煮咖啡。在冰凉的溪水中洗澡。晚上躺

在睡袋里看满天星斗。那一刻，我问自己，活着是为了什么。

看着漫天繁星的时候，我会以为生命也许就是如此而已。回来后画了油

画星夜。画布上有深深的蓝，和掉着眼泪的星斗。有人问我 100 百块钱卖不

卖。我说卖。

为什么不卖。它到了一个看得懂的人的手里，就是有了价值。

安生说完看着家明。她说，家明，你的眼睛很明亮。家明笑了。

把七月送到家门口以后，家明说，安生是个不漂亮的女孩。

但是她像一棵散发诡异浓郁芳香的植物。会开出让人恐惧的迷离花朵。

七月生日的时候，家明想带七月去郊外爬山。七月说，每次生日安生都

要和我在一起的。家明说，我们当然可以和安生在一起。

安生很快乐地和七月家明一起，骑着破单车来到郊外。爬到山顶的时候

发现上面有个小寺庙。阳光很明亮。那天安生穿着洗得褪色的牛仔裤和白衬

衣，光脚穿一双球鞋，又回复她一贯的清醇样子。家明和七月都穿着白色的

I恤。安生提议大家把鞋子脱下来，光着脚坐在山路台阶上让相机自拍，来

张合影。大家就欢欢喜喜地拍了照片，然后走进寺庙里面。

这里有些阴森森的。七月说。她感觉这座颓败幽深的小庙里，有一种神

秘的气息。

她说她累了，不想再爬到上面去看佛像。我来管着包和相机吧，你们快

点看完快点下来。

家明和安生爬上高高的台阶，走进阴暗幽凉的殿堂里面。安生坐在蒲团

上，看着佛说，他们知道一切吗。家明说，也许。他仰起头，感觉到在空荡

荡的屋檐间穿梭过去的风和阳光。然后他听到安生轻轻地说，那他们知道我

喜欢你吗。

七月看到家明和安生慢慢地走了下来。她闻着风中的花香，感觉到这是

自己最幸福的一刻。她心爱的男人和最好的朋友，都在她的身边。很多年以

后，七月才知道这是她最快乐的时间。只是一切都无法在最美好的时刻凝固。

家明，庙里在卖玉石镯子。七月说，我刚才一个人过去看了，很漂亮的。

安生说，好啊，让家明送一个。只剩下两个了。一个是淡青中嵌深绿的，另

一个是洁白中含着丝缕的褐黄。家明说，七月你喜欢哪一个。七月说，给安

生也要买的。安生喜欢哪一个。

安生看看，很快地点了一下那个白色的，说，我要这个。

她把白镯子戴到手腕上，高兴地放在阳光下照。真的很好看啊，七月。

七月也快乐地看着孩子一样的安生。我还想起来，古人说环佩叮当，是不是

两个镯子放在一起，会发出好听的声音。走了一半山路，安生又突发奇想。

来，七月，把你的绿镯子拿过来，让我戴在一起试试看。

安生兴高采烈地把七月取下来的绿镯子往手腕上套。

就是一刹那的事情。两个镯子刚碰到一起，白镯子就碎成两半，掉了下

来。

山路上洒满白色的碎玉末子。

安生愣在了那里。只有她手上属于七月的绿镯子还在轻轻摇晃着。家明

脸色苍白。

七月，我要走了。

安生对七月说，我要去海南打工，然后去北京学习油画。

秋天的时候，安生决定辍学离开这个她生活了 17年的城市。她说，我

和阿 PAN 同去。

阿PAN 想关掉 BLUE.是那个长头发的男人？七月问。是。他会调酒，会

吹萨克斯风，会飙车，会画画。我很喜欢他。安生低下头轻轻地微笑。

一个男人，你要很爱很爱他，你才能忍受他。

那你能忍受他吗。

我不知道。安生拿出一支烟。她的烟开始抽得厉害。有时候画一张油画，

整个晚上会留下十多个烟头。可是安生，你妈妈请求过我要管住你。七月抱

住她。

管她屁事。

安生粗鲁地咒骂了一句。她的存在与否和我没有关系。安生神情冷漠地

抽了一口烟。我恨她。我最恨的人，就是她和我从来没有显形过的父亲。

七月难过地低下头。她想起小时候她们冒着雨跑到铁路轨道上的情景。

她说，安生，那我呢。你会考上大学，会有好工作。当然还有家明。她笑着

说，告诉我，你会嫁给他吗。七月?

恩。如果他不想改变。七月有些害羞。毕竟时间还有很长。

不长。不会太长。安生抬起头看着窗外。我从来不知道永远到底有多远。

也许一切都是很短暂的。

安生走的那天，乘的是晚上的火车。她想省钱，而且也过惯了辛苦日子。

阿PAN 已经先到海南。安生独自走。

安生只背了一个简单的行李包。还是穿着旧旧的牛仔裤，裹了一件羽绒

外套。七月一开始有点麻木，只是楞楞地看着安生检查行李，检票，上车把

东西放妥。她把洗出来的合影给安生。那张照片拍得很好。阳光灿烂，三张

年轻的笑脸。充满爱情。

家明真英俊。安生对七月微笑。一边把照片放进外套胸兜里。

七月就在这时看到她脖子上露出来的一条红丝线。这是什么。她拉出来

看。是块小玉牌坠子。玉牌很旧了。一角还有点残缺。整片皎白已经蒙上晕

黄。安生说，我在城隍庙小摊上淘的。给自己避避邪气。她很快地把坠子放

进衣服里面。

七月，你要好好的，知道吗。我会写信来。

汽笛鸣响了，火车开始缓缓移动驶出站台。安生从窗口探出头来向七月

挥手。七月心里一阵尖锐的疼痛，突然明白过来安生要离开她走了。一起上

学，吃饭，睡觉的安生，她不会再看到了。

安生。安生。七月跟着火车跑。安生你不要走。

空荡荡的站台上，七月哭着蹲下身来。

该回家了，七月。匆匆赶来的家明抱住了七月。

是的，家明。该回家了。七月紧紧拉住家明温暖的手。家明把她冰凉的

手放在自己的口袋里。然后把她的脸埋入怀里。他的眼睛里有明亮的泪光。

家明，不管如何，我们一直在一起不要分开，好不好。七月低声地问他。

家明沉默了一下，然后轻轻地点了一下头。

除了安生。

安生是没有家，也没有诺言的人。七月想。

只是她永远不知道可以拿什么东西给安生分享。

高中毕业，七月 19 岁，考入大学学习经济。家明远上北京攻读计算机。

七月的大学在城市的郊外。平时住在学校宿舍里。周末可以回家，能吃

到妈妈烧的萝卜炖排骨。生活没有太大变化。依然平和而安宁。

在新的校园里，七月试着结交新的朋友。她对朋友的概念很模糊。因为

很多女喜欢她。七月在任何地方都是好人缘的美丽的女孩。大家会一起去参

加舞会。在图书馆互留位置。或者周末的时候去市区逛街。也会看场电影。

只是很平淡。像一条经过的河流。你看不出它带来了什么。或者带走了

什么。

它只是经过。

而安生。安生是她心里的潮水。疼痛的。汹涌的。

那张三人的合影，七月一直把它放在床边。阳光真的很明亮。是 3 年之

前的阳光了。风里有花香。身边有最爱的人。七月想快乐的时光总是稍纵即

逝。

家明每周会写两封信过来。周末的时候还会打电话给七月。他从没有问

起过安生。但七月总喜欢絮絮叨叨地对家明说起安生的事情。她寄来信地址

一换再换，家明。从海南到广州，又从广州到厦门。上次寄来的一张明信片，

还是一个不知名的小镇。

她也许不知道可以停留在哪里。家明说。

我很怕安生过得不好。她这样不安定，日子肯定很窘迫。

可她没叫你给她寄钱对不对。好了，七月。你应该知道你不是安生的支

柱。任何人都不是。她有她想过的生活。

七月还是很担心。有时候她在梦里看到那条大雨中的铁轨。她想起她和

安生伫立在那里的一刻，其实她心里已经有了预感。这条通向苍茫远方的铁

轨总有一天会带走安生。校园里有很多的樱花树。也有很高很大的槐树。七

月想，如果安生在这里，她还会踢掉鞋子，爬到树上去眺望田野吗。

安生坐在大樟树最高处的树杈上。空旷操场上回旋的大风，把她的白裙

子吹得像花瓣一样绽开。安生伸出手，大声地叫着，七月，来啊。她清脆的

声音似乎仍然在耳边回响。七月每次想到这个场景就心里黯然。

七月，我在广州学习画画。一个人骑着单车去郊外写生，路很破，摔了

一跤… … 这里的 RAVEPARTY 很疯狂，我可以一直跳到凌晨，象上了发条的机

器一样… … 有一种花树，花瓣很细碎，在风中会四处飞舞。好像黄金急雨… …

和阿 PAN 分手了，我想我还是不能忍受他… … 给别人画广告，在高楼的

广告牌上刷颜料，阳光把我差点晒晕… … 想去上海读书，我感觉我喜欢那个

城市… …

我以为自己也许会永远漂泊下去了。可是永远到底有多远呢… …

每一封信的结尾都写着：问候家明。

七月无法写回信或寄东西给她。她的地址总是在变化中。七月的生日，

第一次她寄了一大包干玫瑰花苞过来。又一次，她寄了一条少数民族的漂亮

的刺绣筒裙。然后又一次，她寄自己画的油画给她。画面上是她自己的裸体。

长发，变形成一条鱼。

旁边写着小小一行字：海水好冷。

这样安生出去已经整整三年。

又过了两年。大三的时候，七月参加学校里的辩论比赛。休息的时候大

家聊起余纯顺，又聊到徒步或骑车环游世界等行为。一个男生轻描淡写地说，

这些人都很矫情。表面上洒脱自由，其实内心软弱无力。他们没有适应现实

社会的能力。

所以采取极端的逃避态度。本身只不过是颓废的弱者。

七月突然涨红了脸。她站了起来。你不了解他们。你不了解。他们只是

感觉寂寞。

寂寞。你知道吗。因为愤怒，七月说话有些结结巴巴。她激烈地提高了

声音。你有的东西她没有。可是你又无法给她。就像这个世界，并不符合我

们的梦想。可是我们又不能舍弃掉梦想。所以只能放逐这个世界中的自己。

那天晚上，七月看见少年的安生。她穿着白裙子在树上晃荡着双腿。长

发和裙裾在风中飞扬。还有她的笑脸。可是七月想，安生应该有点变了吧。

毕竟现在安生已经和她一样 22 岁了。22 岁的七月，觉得自己都有些胖了。

以前秀丽的鹅蛋脸现在有些变圆。人也长高了许多。

她真的非常想念安生。

就在这时，电话响起来。七月想可能是家明。接起来听，那里是沉默的。

七月说，喂，请说话好吗。然后一个女孩微微有点沙的声音响了起来。七月，

是我。你是谁啊。七月疑惑。

我是安生。女孩大声地笑起来。

安生一路到了上海。

七月，请两天假过来看我吧。我很想你。

七月坐船到上海的时候是清晨。安生在十六铺码头等她。远远地，七月

就看到一个瘦瘦的女孩。扎着两根粗粗的麻花辫，一直垂到腰。穿着牛仔裤

和黑色 T 恤，球鞋。

七月跑过去。安生站在那里对她笑。扁平的骨感的脸，阳光下荞麦一样

的褐色肌肤，高高的额头。

从小安生就不是漂亮的女孩，但有一张非常东方味道的脸。现在那张脸

看过去有了沧桑的美。带着一点点神秘和冷漠的。没有任何化妆的。只有眉

毛修得细而高挑。

安生你现在像个越南女人。七月笑着抱住她。我真喜欢。

但是你却像颗刚晒干的花生米，让人想咬一口。安生笑。她的眼睛漆黑

明亮。牙齿还是雪白的。

这是七月看到过的树上女孩的笑容。

安生真的长大变样了。只有笑容还在。

安生带七月回她租的房子。她在浦东和一帮外地来的大学生合住，分摊

房租。上海的租金很贵。安生说。但她还是把自己的小窝布置得很温暖。棉

布的床单，桌布和窗帘。

床边放着一只圆形的玻璃花瓶，插着洁白的马蹄莲。七月看到木头像框

里他们的三人合影照片。安生说，每次换地方，都不能带走太多东西。但我

必须带着它。因为它是我唯一所有的。那时候我们刚认识家明。我们都很快

乐对吗。

家明现在好吗。安生问。

他很好。马上就要毕业了。现在西安有一家公司邀请他过去工作。

他在那里实习，搞开发。

家明现在是大男人了吧。安生笑。七月从包里翻出家明寄给她的照片给

安生看。家明穿着小蓝格子的衬衣，站在阳光下。他看过去总是温情干净。

安生说，他是我见过的最英俊的男人。十六岁以前是这样。十六岁以后

也是这样。你带他来酒吧的那一个夜晚，他出现在酒吧里，好象让所有的喧

嚣停止了声音。

恩，而且他是个认真淳朴的好男人。

嫁给他吧，七月。等他一毕业就嫁给他。

可是他很想留在北京发展。我又不想过去。你知道的，安生，我不想离

开我的父母家人。还有我们住了这么多年的城市。虽然小了点，但富裕美丽，

适合平淡生活。

你喜欢平淡生活?

是。安生。我手里拥有的东西太多，所以我放不掉。

安生笑了笑。她一直在抽烟。她开始咳嗽。她摸摸七月的脸，七月你脸

上的皮肤多好啊。

我的脸整个都被烟酒和咖啡给毁了。白天去推销公寓，只能化很浓的妆。

可是我身上的皮肤却像丝缎般光滑。你看，上天给了我一张风尘的脸。它很

公平。

今天是周末，我们去酒吧喝点什么。安生拿出一件黑色的丝绒外套，安

生，你不穿白衣服了。七月说。

现在只有黑色才符合我这颗空洞的灵魂。安生笑。然后对着镜子抹上艳

丽的口红。

她们去了西区一家喧闹的酒吧。安生一直喜欢这种吵闹的音乐和拥挤的

人群。她要了威士忌苏打。不断地有人过来对她打招呼。HI，VIVIAN.七月

看着安生手指上夹着香烟，在几个老外面前说出一连串流利的英文，然后和

他们一起笑起来。七月摸着自己杯子里的冰水。

突然她发现她和安生之间真的已经有了一条很宽很宽的河。她知道站在

河对岸的还是安生。可是她已经跨不过去。

七月看着自己放在吧台上的洁白的手指。她们的生活已经截然不同。

一个穿蓝衬衣，戴黄领带的瘦小的中年男人挤过来，对安生笑着说了些

什么。安生应了他几句，然后回来了。准备在上海待多久，安生。七月问她。

来上海主要是想挣点钱。最近房产销售形势很好。当然还是要一路北上。

然后去兴安岭，漠河看看。

不想去西藏寻找一下画画的灵感吗。

不。那片寂静深蓝的天空已经被喧嚣的人声污染了。而且我已经放弃了

画画。

为什么。你一直都那么喜欢画画。

你生日时送给你的画是我的终结。这片寒冷的海水要把我冻僵了。

安生又喝下一杯酒。

你呢，七月，你还写作吗。以前我们两个参加作文比赛，你总是能获奖。

而我的作文总是被批示为颓废不健康。安生笑。可是我觉得我比你写得好。

还喜欢海明威吗。我在旅途上阅读他的小说。他给了我最大的勇气。我

一直想知道，他把猎枪伸进自己嘴巴的时候，他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然后

我也开始写作。七月。我一直在稿纸上写。也许哪天某个书商会让我出版这

本书。我们被迫丢弃的东西太多了。写作是拯救自己的方式。上帝不应该会

剥夺。

又是一阵喧嚣的音乐。舞动的人群发出尖叫。

我走遍了整片华南，西南和华中。几乎什么样的活都干过。在山区教书，

在街头画人像，在酒吧跳艳舞，在户外画广告。有时候一个人在一个偏僻小

城里烂醉三天都没有人知道。我已经忘记自己的家在哪里了。早就和母亲断

绝了关系。我想我的家是被我背负在灵魂上面了。

可是有时候灵魂是这样空。有时候又这样重。安生又笑。她快把一整瓶

酒喝完。

为什么不找一个爱你的人，安生。

这个男人一直想带我出国去。是我在打工的房地产公司的老板，正和老

婆闹离婚。安生喝完杯子里的酒，又推给吧台里的酒保，让他再倒。这个男

人都可以做我爸爸。

你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男人。

合适的男人？什么叫合适的男人呢。安生仰起头笑。她的声音因为烟和

烈酒开始沙哑起来。这个涵义太广了。他的金钱，他的灵魂，他的感情，他

的身体，是不是都应该放在里面衡量呢。

其实你知道吗，七月。安生凑近七月的脸。只要一个男人能有一点点象

家明，我也愿意。可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家明更英俊更淳朴的男人了。我们

都只能碰到一个。

安生，你醉了。你不能再喝了。七月把酒吧推给酒保，示意他收回。

不。我还要喝。我还要喝。安生扑倒在吧台上。只有酒才能让我温暖。

七月，你以后当我死了吧，我不想再看到你了。为什么这么多年我还会

想起你。可是我不愿意再想你了。我又要走了。我好累。我无法停止。安生

大声地叫起来。

七月含着泪奋力把安生拖出了酒吧。外面的风很冷。安生跪倒在地上开

始呕吐。她的玉坠子掉出胸口来。那根红丝线已经变成了灰白色。在洗澡的

时候，她都不肯把它取下来。

相见的唯一一个夜晚，安生因为喝醉睡得很熟。七月失眠却无法和安生

说话，只能一个人对着黑暗沉默。她们还是像小时候一样，并肩睡在一起。

可是安生再不会象以前那样，爱娇地搂着她，把头埋在她怀里，把手和腿放

在她身上。

安生把自己的身体紧紧地蜷缩起来。

整整 6 年。七月想。

许许多多的深夜里。安生在黑暗和孤独中，已习惯了抱紧了自己。

她已经不再是那个会在七月的怀里痛哭的少女。

23 岁到24 岁。七月毕业，分到银行工作。安生离开了上海，继续北上

的漂泊。

家明毕业，留在西安搞开发。

家明，你回来好不好。七月在电话里对家明说。我们应该结婚了。

为什么你不能来北京呢。七月。

我只想过平淡的生活。家明。有你，有父母弟弟，有温暖的家，有稳定

的工作，有安定的生活。我不想漂泊。七月一边说，一边突然在电话里哭了

起来。

好了好了。七月。别这样。家明马上手忙脚乱的样子。

你答应过我的，家明。我们要一直在一起不能分开。你忘记了吗。

没有忘记。家明沉默。我下个月项目就可以完成，然后我就回家来。

谢谢，家明。我知道这样也许对你的发展会有影响。可是我们需要在一

起。生活同样会给我们回报。相信我，家明。

我相信你。七月。家明在那里停顿了一下。然后他说，七月，安生来看

过我。

她好吗。

她不好。很瘦很苍白。她去敦煌。路过西安来看了我。匆匆就走了。

你能劝她回家来吗。

我想不能，七月。好了，我挂了。家明挂掉了电话。

七月在银行的工作空闲舒服。薪水福利也都很好，家人都很放心。就等

着家明回家以后操办婚礼。母亲一天突然对七月提起安生。她说，那个女孩

其实天分比你高得多，七月。就是命不好。

母亲一直很喜欢常赖在七月家里蹭饭吃的安生。因为安生会说俏皮话。

会恭维母亲的菜做得好吃，对她撒娇。七月也觉得，虽然自己长得比安生漂

亮。但安生是风情万种的女孩。

家明说，安生是一棵散发诡异浓郁芳香的植物。会开出让人恐惧的迷离

花朵。

而七月，她想，她是幸福的。有时候她端着水杯，坐在中央空调的办公

室里，眺望着窗外的暮色。想着下班以后，会有家明的电话，母亲的萝卜炖

排骨。她宁愿自己变成一个神情越来越平淡安静的女人。

有一次，一群来旅行的法国学生来营业大厅办事。七月看到里面一个扎

麻花辫子的女孩，穿着一件粉色的汗衫。里面没有穿胸衣，露出胸部隐约的

美好形状。在这个小市民气息浓郁的城市里面，这样的情景是不会发生在本

地女孩身上的。但是安生一贯都这样。就像 13 岁

的安生会踢掉鞋子，飞快地爬到树上。她把她的手伸给七月，她说，

七月，来啊。

但七月不会爬树。她仰着头看着树上鸟一样安生。也许她已经下意识地

做出选择。

她宁愿让安生独自在树上。一部分是无能为力。一部分是恐惧。

还有一部分，是她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秋天又快来临。七月开始在中午休息的时候，约好同事去看婚纱的式样。

她们一家家地挑过去。七月抚摸着那些柔软地缀满蕾丝和珍珠的轻纱。心里

充满甜蜜。

可是家明没有打来电话通知她回家的时间。甚至当她打电话过去的时

候，那边答复她的只有电话录音。这么多年，温厚的家明从没有这样让七月

这样困惑和怀疑过。突然七月的心里有了阴郁的预感。

她不断地打电话过去。她想总有一天家明会来接这个电话。然后在一个

深夜，她果然听到电话那端家明低沉的声音。他说，我是家明。

家明，你为什么还不回家。七月问她。

七月，对不起。家明好像有点喝醉，口齿不清地含糊地说，再给我一段

时间。一点点。一点点时间。

家明，你在说什么。

再给我一点点时间吧，七月。家明好像要哭出来了。然后电话断了。

七月在那里愣了好一会。这个男人。她 16 岁的时候遇见他。她已经等

了他8 年了。而他。居然在答应结婚的前夕，提出来再给他时间。

她不能失去他。

七月当晚就向单位请了假，买了去西安的火车票。

七月，家明是有什么事情了吗。母亲担心地看着在收拾衣服的七月。

妈妈，我是要把家明带回来。

七月上了火车。

火车整日整夜地在广阔的田野上奔驰。

这是七月第一次出远门。她一直都生活在自己的城市里。唯一的一次是

去上海看望安生。

可那也不远。上海是附近的城市。一个人不需要离开自己家门，也未尝

不是一种幸福。

七月听到车厢里天南地北的普通话声音。她想，安生走了这么远又看到

了什么呢。就好像她爬到树上看见的田野和小河。远方的风景虽然美丽，却

都不是家园。

在上海的时候，安生喝醉了。哭叫着让七月忘记她，不要再挂念她。她

是想卸掉心里最后一缕牵挂，独自远走吗。

七月把脸靠在玻璃窗上，轻轻地哭了。

17 岁的时候，是她在火车站送安生彻底离开了这个城市。她了解安生

的孤独和贫乏。可是她能分给安生什么呢。她一直无法解开这个问题。

在晃动的黑暗的车厢里。不断在七月的眼前闪过的，是一些记忆中的往

事片段。

安生在阳光下的笑脸。她说，我们去操场看看吧。散发着刺鼻清香的樟

树。安生在风中绽开的如花的白裙。黑暗中安生动物般受伤的呜咽。安生摔

破的白色玉镯子。

她在驶出站台的火车上探出身来挥手。安生写来的字体幼稚的信。

七月，我一个人骑着破单车去郊外写生。路很坏，我摔了一跤……

终于火车停靠在西安站台。七月脸色苍白地下了火车。她打了车去家明

的宿舍。她的心突然跳得很快。

按着地址找到 5 楼，门是紧闭着的。七月敲门，没有人应。现在是清晨

8 点啊。家明又会去哪里呢。七月把行李包丢在一边。抱着自己疼痛的头，

蹲了下去。

然后似乎是听到了家明的脚步。七月抬起头。家明手里拎着一包中药走

上楼来。身边有个穿黑衣服，长发披散的女孩。女孩靠在家明身上，脸贴着

他的肩头。无限娇慵的样子。

七月慢慢地站起来。她瞪大了眼睛看着家明。这一刻，她的脑子里一片

白茫茫的麻木。

七月。家明吃惊的声音。女孩也转过脸来。长发从她的脸上滑落。漆黑

的眼睛。高高的额头。雪白的牙齿。不是安生又是谁呢。

七月楞楞地跟着他们走进房间。她的行李包还拎在手上。她一时回不过

神来。家明的房间收拾得非常干净。桌子上有一个玻璃瓶，用清水养着马蹄

莲。床上搭着一件睡衣。黑色蕾丝的睡衣，那是安生的。

家明早上陪我去医院。我从敦煌回来，生病了。安生倒了一杯热水给七

月，她拿出香烟来抽。

七月把眼睛转向家明。家明的眼睛没有正视她。

家明，你不回家了?

七月，我不能回去。家明轻而坚定的声音。

七月沉默着。恐惧和愤怒

Chapter_10

的感觉，让她听到自己轻轻的颤抖。她慢慢走

到安生的面前。

她的眼泪流下来。安生，我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我一直在问自己，我

能把什么东西拿出来和你分享。

安生说，我爱家明。我想和他在一起。

七月凝固了全身的力量，重重地打了安生一个耳光。

安生。

深夜的大街上，七月听到自己绝望的声音在寒风中发出回声。她走了太

多的路。找了太多的地方。她在后悔和焦急中，觉得自己面临着随时的崩溃。

她在路上蹲下来。家明把她抱起来。他说，七月，对不起。

家明，你爱的到底是安生还是我。为什么你不告诉我。

家明沉默地抱住悲痛的七月。他只是紧紧地抱着她。不发一言。

安生是身无分文地跑出去的。她不会离开西安。她的性格也不会自杀。

那么她只有可能是又流落到酒吧里面。他们一个一个地找过去。

没有。都没有。

七月，你先回去睡觉。我来找。家明说。

不。我要找到她。七月忍着泪。她清楚地看到自己的指印浮现在安生苍

白的脸上。还有安生眼睛里的黑暗和绝望。她就这样淡淡地笑着。然后推开

门跑了出去。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对安生。她甚至从来没有对安生发

过火。

贫穷的安生没有七月拥有的东西。少年的时候似乎这样。长大后也一样。

在商店的橱窗前面，他们看到了安生。她没有喝醉。她只是裹着外套蜷

缩在台阶上。身边散落遍地的烟灰和烟头。

好冷。看到他们，安生淡淡地笑了笑。她看过去平静而孤单。

回去吧。安生。七月不敢拉她的手。只能低着头对她说话。

好。回去。安生扔掉烟头。家明。她回头低唤家明。

家明，抱我回家。我冷得冻僵了。

家明把蜷缩成一团的安生抱在了怀里。他的脸轻轻贴在安生冰凉的头发

上。

安生第二天就昏迷发起高烧。因为酗酒和流浪，她的身体非常衰弱。家

明把安生送进了医院。七月准备回家。

在候车室里，七月和家明沉默地坐在那里。

家明，你好好照顾安生。

我知道。

我很爱你。家明。七月泪光闪烁地看着这个男人。我想我是不是以前一

直没有告诉过你这句话。是的。你从来没有说过。家明的眼里也有泪。他伸

出手，把七月拥抱在怀里。你们都是这样好的女孩。你们好像是同一个人。

我回到家是 11 月24 日。我等你一个月。家明。我不会给你打任何电话。

如果在一个月里面你回来了，我们就结婚。如果你不回来，我们就缘尽

到此。

我不会对你有任何怨恨。

家明看着七月。七月的神情非常严肃。她说，家明，你好好地想一想。

彻底地考虑清楚。我，还有安生。留在北京，还是回到家里来。

你的选择只有一个。

七月把自己手腕上套着的绿色玉石镯子拿下来递给家明。你先留着它。

安生从小就知道我最喜欢的是什么。我一直怀疑，其实她喜欢的是这个

绿镯子。

【七 月 和 安 生 (下) 】

七月回到家，对母亲没有说具体的真相。只说家明在那边还有事情要处

理。

---------- Page 333----------

七月每天仍然平心静气地去上班。她的心里一直很痛。好像轻轻一个碰

触就会有酸涩的泪水滴落下来。但是她沉默地忍耐着自己。

她从小就过着顺畅平和的生活。这样的打击对她来说，已经很巨大。

可是七月想，她终于也有了一个成长的机会了。

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冷。北方应该已经大雪弥漫了吧。

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真的是深爱着家明。她问自己，如果家明不回来，她

是否可以重新认识一个男人，和他结婚。可是这似乎是难以想象的。从 16

岁开始，她就习惯了家明的英俊和温和。他身上干净的气息。他温暖的手。

他硬硬的头发。

不会再有一个男人这样让她这样爱得无能为力。

圣诞节快要到了。

大街的商店橱窗开始摆出圣诞老人和圣诞树。用粉笔写了美丽的花体

字，merrychristmas.七月下班以后，裹着大衣匆匆地在暮色和寒风中走过。

街上的人群里，有两个读初中的女孩，也是 13 岁左右的年龄，亲昵地牵着

手，趴在橱窗上看圣诞礼物。两颗黑发浓密的头紧靠在一起。

一个女孩说，我好喜欢这个绒布小狗熊。

另一个说，我也很喜欢。

一个说，那我叫爸爸买来我们一起玩吧。

另一个说，好的。

七月想，绒布小狗熊能一起玩。那别的呢。如果她们遇到不能分享的东

西，会不会反目成仇。

少年的友情就像一只蝴蝶一样绚丽而盲目。可是安生，是她爱过的第一

个人。

12 月24 日的时候，家明没有回来。

晚上同事叫七月一起起酒店参加圣诞晚会，吃饭，跳舞。七月同意了。

她穿了新买的玫瑰红的大衣和黑色靴子，化了浓妆。同事非常惊艳。平

时一贯以乖乖女形象出现的七月，突然变得妩媚热情。

银行里的一个同事，刚升上科长。是个憨厚能干的男人，一直很喜欢七

月。

那天晚上大家在一起，热闹地喝了点酒，七月也显得很高兴。他鼓足勇

气，仗着酒胆，走到七月面前请她跳舞。

七月接受了他的邀请。这个男人的学历品性家世都很好。只是刚过 30

岁，已经有了啤酒肚。还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他说，七月，圣诞节会放美

国新的大片，到时我可以请你去看吗。七月微笑着说，是什么片名呢。

她的眼前闪过家明英俊的笑容。她想，她还是要过下去的。平淡稳定的

生活。

即使换了个平淡的男人，也许也一样会幸福。

凌晨两点左右，同事送七月回家。七月在离家门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就

下车了。

她想慢慢地走回去，让晕痛的头脑清醒一下。天空忽然下起小小的雪花。

南方的冬天，常常就是这样，突然就会有细碎温柔的雪花飘落。

七月闭上眼睛仰起头，感受着冰凉的雪花在脸上迅速地融化成小水滴。

她在寒风中张开手臂，轻轻地旋转着身体。她想，圣诞老人你开始送礼物了

吗。你知道什么才能让我快乐吗。

然后一个人突然抱住了她。七月没有张开眼睛。因为她闻到了她熟悉的

男人气息。

她还摸到了短短的硬的头发。那个宽厚的怀抱还是一样的温暖。

我买不到飞机票。只能坐火车过来。还算来得及吗。七月。

七月没有说话。只是紧紧地，紧紧地把脸贴在那传出心跳的胸口上。

二十五岁的春天，七月嫁给了家明。他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七月终于穿上了洁白的婚纱。只是结婚的那天下起了冰凉的细雨。

纷纷扬扬的，象滴淌不尽的眼泪。七月穿着的白缎子鞋在下轿车的时候，

一脚踩进了水洼里。满地都是飘落的粉白的樱花花瓣。

婚后平淡安宁的生活，一如七月以前的想象和计划。

家明自己开了一个软件开发公司，事业顺利。同时又是顾家而体贴的好

男人。母亲心疼七月，叫他们晚上不要自己做饭，一起回家来吃。

七月也喜欢回母亲家里。一大家子的人，热闹地吃饭。亲情的温暖满满

地包围在身边。

家明没有多说安生的情况。只说她病愈后，去了北京。然后和她在上海

认识的一个房地产老板，一起去了加拿大。

那个可以做她父亲的中年男人。七月还记得安生应他的搭讪的时候，那

种冷漠的神情。

可是她想，她已经做了自己的让步。这些选择都是家明和安生做的。

她喜欢被选择的结果。这样心里可以少一些负累。

七月和家明之间，从此小心地避开安生这个问题。

可是七月还是想念安生。

一天深夜，下着大雨。七月突然从睡梦中惊醒。她坐起来翻身下床。家

明也受惊醒来，在黑暗中问七月，干什么去，七月。

有人在敲门。家明。

没人啊。根本没有敲门。

真的。我听到声音的。

七月走出去，急切地打开门。吹进来的是空荡荡的冷风。外面下着大雨。

七月头斜靠在门框上，呆呆地发愣。

她没有告诉家明。

她想起的是少年时走投无路的孤独的安生。浑身湿透的安生，抱着双臂

靠在门口。

面无表情地对七月说，她走了。在那个夜晚，安生唯一的亲人离开了她。

七月突然有预感，安生要回来了。

秋天的时候，一封来自加拿大的信飘落在七月的手中。

安生孩子般稚气的字体没有丝毫改变。她说，七月，这里的秋天很寒冷。

我的旧病又有复发的预兆。最重要的事情是我怀孕了。那个男人不想再

和我一起。

可是我不想失去孩子。因为这是家明的孩子。

家明看着七月。七月沉默。这样的沉默她维持了三天。然后在一个夜晚，

她回到家说，她给安生发了回信，叫安生回家来。

七月说，她这样在国外会病死和饿死。

家明说，七月，对不起。

七月摇摇头。没有对错的。家明。以后不要再说这句话。

我一直想知道你回来是自己做的选择还是安生做的选择。

家明说，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七月在下雨的夜晚去机场接机。家明加班。

从北京飞过来的班机延迟了。七月等了很久。

然后出口处终于出现了涌出来的人群。七月拿着伞等在那里。然后她看

到了安生。安生拎着简单的行李，穿黑色的大衣。身体有些臃肿。一头长发

已经剪掉。

短头发乱乱的。更加显出脸部的苍白和削瘦。只有眼睛还是漆黑明亮的。

她看到七月。脸色露出淡淡的微笑。HI，七月。

安生。七月跑过去，抱住安生。她的眼泪掉下来。安生，回家来。回家

来了。

是。回家来了。安生把脸贴在七月的脖子上。她的脸是冰凉的。

两个人在空旷的机场大厅里拥抱在一起。

距离安生 17 岁离家出走。整整是8 年。

安生在七月家里住了下来。母亲不知道安生怀的是家明的孩子，所以对

安生还是非常好。七月和家明决定对任何人保守秘密。

安生先进医院看病。为了孩子，她已经戒掉了多年沉溺其中的烟和酗酒。

所以人非常苍白。七月每天给她煮滋补的中药。房间里总是弥漫着草药的气

味。安生空闲在家里，种了很多花草。有时候一个人坐在露台的阳光下，可

以安静地坐上很久。

家明走过去给她一杯热牛奶。她就对家明微笑着说，谢谢。家明无言。

只是用手轻轻揉她的短发。

然后有一天，安生告诉七月，她在写作。她一直坚持在写作。一个字一

个字地写在稿纸上。安生说，我不知道这本书会不会出版。我也没抱热切的

期望。可是我想我可以留下一些什么。我本身已经是贫乏的人。

七月说，你写的是什么内容。

安生说，流浪，爱，和宿命。

一个月后，她把厚厚的一堆稿纸寄给了出版社。

安生的身体越来越臃肿。只能让七月帮她洗澡。

安生从来不摘下脖子上那块破掉的玉牌。因为戴得太久，丝线都快烂了。

少年时她们也曾一起洗澡。那时的身体是洁白如花的，纯净得没有任何

疤痕。可现在安生的身体已经完全变形。背上，胸口上有许多烟头留下的烫

痕。手腕上还有支离破碎的割脉留下的刀疤。七月不问。只是轻轻地用清水

冲过它们。

安生听到七月紧张的呼吸声，就笑着说，看着很可怕是吗。我走之前就

知道，这具身体以后会伤痕累累。我以前一直厌恶它。只想虐待它，摧残它。

因为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不可以做七月。却只能做安生。

七月有很多东西，但是她无法给我。安生什么都没有，始终也无法得到。

一直到现在，我终于知道自己可以蜕变了。像一条蛇。可以蜕壳。新的

生命会出来。

鲜活洁净的肉体和灵魂。全新的。而旧的就可以腐烂。

我非常感激，家明给了我新的生命。七月。他是我们爱的男人。

我爱你。七月。

她们回到母校的操场去散步。有樟树的地方已经盖起了一幢新的楼。安

生说，这里曾经有非常刺鼻的清香。她闭上眼睛深深呼吸了一下。似乎依然

是站在浓密的树荫下面。可是她已不再是那个穿着白裙子的光脚的女孩。会

轻灵地爬上高高的树杈。旧日时光早已一去不复返。

只有铁轨还在。依然穿过田野通向苍茫的远方。

安生说，小时候我非常想知道它能通向何方。现在我终于知道了。原来

它并没有尽头。

安生被送进医院的那个夜晚，已经是南方寒冷的冬天。她的胎位有问题。

事态变得严重。医院黑暗的走廊空荡荡的。不时响起忙乱的脚步声。七

月坐在冰凉的木椅子上，交握着自己的手指，心里很紧张。她听到安生的惨

叫。她突然觉得安生会死掉。当安生被医生抱上推车，准备送进产房的时候，

她猛扑了上去不肯放手。

安生，你一定要好好的。七月的手捂住安生苍白的脸。安生的头发因为

浸泡在汗水和眼泪里面，闪烁着潮湿的光泽。安生侧过脸轻声地说，我感觉

我快死了，七月。

不会。安生。一定要把家明的孩子生下来。你这样爱他。

是。我爱家明。我真的爱他。安生的眼泪顺着眼角往下淌。只是我不知

道生下孩子是继续漂泊，还是能够停留下来。我真的不知道。我已经无法再

伤害你，七月。我是你这一生最应该感到后悔的决定。当我问你去不去操场。

你不应该跟着我走。

第一次，七月看到安生明亮的眼睛开始黯淡下去。像一只鸟轻轻地收拢

了它的翅膀。疲倦而阴暗的，已经听不到凛冽的风声。

我觉得自己的罪太深。判决的时候到了。

安生的眼睛缓缓地转向玻璃窗。黑暗的夜空，回旋着冷风。

安生低声地自语，不知道永远到底有多远。我一直无法知道。她的神志

有些模糊了。

那一个夜晚，我对他说，我要走了。因为我爱他，所以我要为他漂泊到

老，漂泊到死，不再回来。他把他的玉牌送给我，他说，我的灵魂在上面。

跟着你走。

可是太累了。我走不动了。

安生的脸上浮出淡淡的微笑。

凌晨的时候，安生产下一个女婴。因难产而去世。

七月 26 岁的时候，有了收养的女儿。

她给安生的孩子取名叫小安。她相信这是新的安生。就像安生说的那样，

是鲜活洁净的灵魂和肉体。而旧的躯壳就可以腐烂。

小安有一双漆黑明亮的眼睛。七月把她抱到家明的家里去，家明的母亲

非常喜欢。

她抱着小婴儿说，应该送礼物给小宝贝啊。家明，你从小戴的那块玉牌

呢。虽然破了一角，但是可以用来辟邪。家明和七月都装作没听到。

那块玉牌随安生一起火葬了。

七月总是憨憨的样子。

有时候不知道真相，不了解本质的人，是快乐的。而能够假装不知道真

相，不了解本质的人，却是幸福的。

只有一些人例外。比如家明在酒吧邂逅的那个十六岁的女孩。她透过喧

嚣的音乐和烟雾，笑着对他说，家明，你的眼睛好明亮。这样的女孩直指人

心。但是她不告诉他，她喜欢的绿镯子还是白镯子。她的快乐模糊而暧昧。

却不知道躲藏。所以让自己无处可逃。

在幽深山谷的寺庙里，他们看着佛像。她坐在他的身后，轻轻地问他，

他们知道我喜欢你吗。他转过身看着她。她掂起脚亲吻他，在阴冷的殿堂里

面。

阳光和风无声地在空荡荡的屋檐穿行。

那一刻，幸福被摧毁得灰飞烟灭。

生命变成一场背负着汹涌情欲和罪恶感的漫无尽期的放逐。

半年以后，安生的书出版。书名是七月和安生。

七月和家明过着平淡的生活。

他们没有再要孩子。

---------- Page 341----------

【重 读 杜 拉 斯 】

基本上是不喜欢看外国文学的人。因为不喜欢中文译者的某些风格。总

觉得翻译过后的文字，象隔在玻璃后面的花朵，闻不到它在风中轻轻飘散的

气息。独特的。无法被视觉涵盖。

比如川端康成。我觉得他的文字应该有一种冷寂的艳丽。可是每次在书

店翻到他的作品，心里总是失望。很久以前看他的那篇古都。印象很深是那

段描写两姐妹一起度过的唯一一个夜晚，清晨的时候面对着分离。一段短短

的景色描写。是清晨下起来的细细的雪花。看的时候，自己先把那段翻过来

的中文改了一下。里面的意境，能体会的心，已经跨越了单纯的文字。

但是我无法拒绝杜拉斯。她的两本情人是我喜欢的。比较偏爱的是纪应

夫译的那本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简单，直接。有着钝重激烈的冲击力。视

觉和想象都有。让人沉沦。

重读杜拉斯，在一个下雨的深夜。

突然想到有些东西是可以流传很久的。在一些相通的灵魂里面。它是生

生不息的。

城市的声音近在咫尺，是这样近，在百叶窗木条上的摩擦声都听得清。

声音听起来仿佛是他们从房间里穿行过去似的。我在这声音，声音流动之中

爱抚他。大海汇集成为无限，远远退去，又急急卷回，如此往复不已。

我要求他再来一次，再来再来。和我再来。他那样做了。实际上那是要
死掉的。
他对我说，他一生都会记得这个下午，尽管那时我会忘记他的面容，他
的姓名。
吻在身体上，催人泪下。也许有人说那是慰藉。我变老了。我突然发现
我变老了。
我对他的爱是不可理喻的。这在我也是一个不可恻度的秘密。
我爱他，也许永远这样爱他。这爱不可能再增加什么新的东西了。

那时我竟忘记了有死。
湄公河。河水在稻田里蜿蜒流淌。
文字在杜拉斯的笔下，自由飘忽。她可以随意地变换人称，变换叙述的
时间顺序。相同的是一种绝望的张力，始终紧紧地绷在那里。无法松懈的阴
郁和悲凉。她一生被酗酒和情欲所困。
可往事是这样的清晰。爱过的男人。他的气息和皮肤的触觉，还在她的
心底。
１５岁的白人女孩，穿着旧的丝质连身裙和金边高跟鞋，梳印第安人的
麻花辫，涂着口红。
贫穷，有放肆的眼神。然后在渡轮上遇见来自中国北方的男人。
宿命的阴影，笼罩着一生。

绝望的性爱。无言的别离。

杜拉斯写尽了爱情的本质。

不会再有更多。

就好象深爱一个人。到了尽头。突然发现自己如此孤独。

那天晚上，去图书馆找一本关于瑜珈的书。雨停了，空气中还有潮湿清

凉的雨滴，天空是一种奇异的颜色。很空寂的蓝。翻涌着大朵暗黑色的云朵。

贯穿城市的江流终于显得平静。

大街上行走着一些陌生的人在我们生命的某处，总是有一个人会出现。

也许肌肤相亲。

也许又彼此遗忘。可是时光的尽头，留下往事。好象一道伤疤。

或者是温柔。或者是疼痛。或者是他遗留在身体深处的一滴眼泪。

在生命的延续中轮回。

１５岁的杜拉斯在回法国的轮船上，看着中国男人的汽车急速驶去。

最后汽车看不见了。港口消失了。接着，陆地也消失了。

她闭上眼睛。

她再见不着他了。

在闭上眼睛的黑色世界里，她又闻到了丝绸，皮肤，茶和鸦片的气味。

分离。永远的离弃。

【音 乐 如 水 】

黄昏的时候，去熟悉的音像店里找自己喜欢的ＣＤ。

老板已经认识我了。只要他的店里有ＩＲＩＳＨ ＭＵＳＩＣ，就会买
下来的女孩。那天笑着对我说，
来了新的。是ＪＯＡＮＩＥ ＭＡＤＤＥＮ的作品。ＣＤ封套上依然是
常有的那种画面。寂静的天空和湖水。黯淡的绿。
隐约的云朵的痕迹。
顺便还淘了一下别的。只看到另一张自己喜欢的。是北欧音乐。不是英
语。看不懂的文字。
封套上那片荒凉的旷野吸引我的视线。嶙峋的岩石下大片开满白色花朵
的灌木。不清楚它带给我的感受。
只是喜欢。ＣＤ的名字叫ＨＡＵＧＴＥＳＳＡ。中文翻译成了牧羊女。
带着两张心爱的ＣＤ回家去的感觉是快乐的。夏天的夜晚总是过得很
快。打开电脑的时候，已经很晚。

一边放着洗澡水，一边把ＣＤ放进去。额头上都是汗水，心里想着要好
好洗个澡。音乐是在瞬间流泻出来
的。在寂静的房间里。还没来得及开空调。但是那一个瞬间。那一个瞬
间。流水般的音乐突然把自己
缠绕。清凉空灵。是风笛高亢忧郁的旋律，带着透明的无孔不入的宛转。
虽然已经很熟悉这样的音色。

但是心里还是再一次的。疼痛起来。

没有任何理由地深爱着爱尔兰的音乐。那片神秘的土地似乎蕴藏着无尽

的传说。天生的忧郁气质。

但是在一些奔放的舞曲里，却又不羁而烂漫。它带给我的沉沦，象一场

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爱情。

只有自己的想象。是美丽的。也是孤独的。

在陌生的人群里，我感觉自己的存在。就好象在一个闷热的夏天夜晚，

与纯粹的音乐相对。

局促的生活虽然带来许多失望。但是快乐的时光依然让我们感激。

【抽烟，伤口以及纪念 】

以前我不清楚为什么有些男人喜欢抽烟。应该很多女人都不清楚。但她

们会希望自己变成男人唇间的一枝香烟。因为他们似乎离开它就不可活。

从小我是喜欢喝纯水，睡觉之前把牙齿刷干净，恨不得让自己通体透明

的人，很注重清洁的气味。总觉得抽烟会使人会变脏。那么污浊的烟雾把它

吸到身体里面去，简直要把肝脏变成毒气室一般。但是2000 年，香烟变成

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是那种非常收敛和隐晦的喜欢。一如有些人对感情的方式。平时同事开

会或者聚会，我会注意不分享他们的香烟。抽烟对我而言是一种私人方式，

只能把它留给自己或在某个瞬间离自己最近的一个人。

我记得自己依赖它的时刻。一个人等在夜色弥漫的街头，看着风在空荡

荡的大街上穿梭…… 凌晨时分在电脑面前头痛欲裂，白茫茫的屏幕像雪后的

原野……

又也许，是在失眠的深夜，想起某个人，感觉自己呼吸缓慢…… 抽烟像

一剂药，止住了所有的疼痛和迷惘的蔓延。

有时候，我会跟随身边的人。常在一起的某个朋友，或者是曾经爱过的

一个男人。他们抽 555，圣罗兰，七星，茶花，骆驼，红双喜…… 各种各样

的牌子。

我也抽。不同牌子的烟有不同的味道。有时候会在自己的抽屉里翻出某

个空烟盒，里面散落着几根烟丝。而已经离去的人还在心里留着模糊的气息。

遇见的男人，很多一直抽的是 555.英国烟，辛辣呛人。一如那些神情

优雅，心灵强硬的男人，常常能带来爱情。金黄的烟壳，不管是在街头小贩

的架子上，还是在商店的橱窗里，我记得它是我生命中的一个印记。

我记得他们拿出烟的样子，记得他们把烟叼在嘴唇间的样子，记得他们

在深夜或凌晨推开窗口，轻轻吐出烟雾的样子… …

很多年以后，开始相信，所谓爱情，都是因为寂寞。在那个瞬间。

很多年以后，开始相信，有些事物或者有些人，仅仅是我们的记念。

蔡健雅的一首歌，歌名就叫《纪念》。在音乐频道里看她淡淡地唱，他

的样子已改变，有新伴侣的气味，那一瞬间，你终于发现，那曾深爱过的人，

早在告别的那天，已消失在这个世界。MTV 里是一对相爱的少年，在落花如

雨的树林里奔跑。

他们长大了，分别了。

男人结婚了，女人死了。

右眼下面有一颗褐色痣的蔡健雅，无谓的一张脸，声音沙哑，没有任何

起伏。

失去了激荡的情感，就像黑色的海水退却。

我们曾经深爱的人，在告别的那天，就已经在世界上消失。

我的一个朋友，手臂上有伤疤，是曾经用酒精烧过的针扎在皮肤上，写

下他爱过的第一个女孩的名字。那三块丑陋的伤疤，要一辈子跟随着他。而

女孩和爱情，早已经离开。

所以感情只是我们自己一个人的事情。和任何人无关。爱，或者不爱，

只能自行了断。

伤口是别人给予的耻辱，自己坚持的幻觉。

而更多的人已经没有伤口了。大家都记得把自己保护好。谨慎地寻求付

出和回报之间的平衡，希望别人死心塌地，坚持自己优游自在……温暖淳朴

的爱人们，像鸟一样，纷纷飞离物欲的城市。就像很多年，我们没有在这个

城市最繁华的街头听到鸟声。

颓废是破罐子破摔的东西。

这种放肆的碎裂声音，已经陪伴在身边很多年。见过许多颓废的人，聪

明的，偏执的。身上一种潮湿的气息。是彼此都熟悉的气味。

很多人过着没有节制的生活，根本毫无自控的生活，像苹果花一样，禁

不起一再地注视，看着看着就落了。活得很健康本能的人，值得尊重他们。

因为有太多人，走不出他们的原罪。

那些神情阴郁，皮肤粗糙，眼神清澈明亮的人。那些穿着布鞋和肥大裤

子，走过城市喧嚣人群的人。那些心走得比时间快，在开始就看到结局的人。

那些一直轻轻地在死亡阴影里呼吸的人。

我们在一起。海水一样的沉默，无至尽的行走。我的朋友们。

我们在街头，用手心护住打火机，互相埋下头点烟，火光照亮彼此平静

的面容。

那一瞬间，我们知道彼此在一起。世界能够给予的评判和断定，都在那

里。文字，梦想，血液，疼痛，也都在那里。

爱我们的人，侮辱我们的人。他们和我们一样无可逃脱。

2000 年，我真正感觉到的快乐，看到生命如花海铺展，激越的瞬间让

人堕落。

吸烟有害健康。

【一个春天的晚上 】

那天夜里的风是温暖的。

独自出去散步，走了很久，一直走到郊外的田野。

月光象一些遗失掉的语言。洒在心的深处。

深夜上网，看见朋友的留言，约了聊天的时间。读了一些别人的心情。

把自己的文字象纸片一样丢出去。象丢在风里。

那个遥远北方的女孩，对我说，有些人的伤痛是隐在心里看不见的。

我说是啊，就让它安静地溃烂，结疤。如果你不停地去碰它，它会一直

痛。

很多时候，疼痛是无处倾诉的。所以，我们只能拒绝倾诉。

告别的时候，我们说开心啊，大家都开心一点。

然后又遇见一个朋友。一直聊，聊到凌晨。他说，你想想，全中国现在

有几个人，会这样地陪着你聊天。

可是网上现在挤满不睡觉的人。都被往事和寂寞淹没着。

裸露着面具之下的灵魂。

他说，我要看着你下去。你得下去睡觉。

就下去了。听音乐，喝水，深呼吸，电话。

我说，带我去看动画片吧。花木兰。然后有一些冰激凌。

女孩有时都是孩子。我愿意暂时放开灵魂。只留下一双单纯快乐的眼睛。

我说，春风好暖。我想站在高山顶上。让阳光直射我的颓唐。

我说，现在很好。

这样的心情，是说给一个遥远的人在听。

然后睡觉。

在黑暗中，感觉到一双手轻抚过散开的长发。疼痛而温暖。

我闭上眼睛。没有眼泪。

真好。

【隐 忍 的 方 式 】

这个男人。

他的脸很瘦，是英国男人常有的那种狭窄。鼻翼两侧有两条深长的纹路，

一直延伸到唇角。在东方的命相书里，这样的纹路代表着痛苦的隐忍，称之

为法令纹。

这个有法令纹的男人。

他安静地站在 60 年代北京清凉如水的夜色下，看一个老人在水井旁边

捉萤火。那个在舞台上笑容幽怨的女子，走在他的身边，寂静无言。她有漆

黑的头发，漆黑的眼睛，淡黄的皮肤。

她是一个中国男人。他爱上了她。

在监狱里的众目睽睽之下，他把刀插进自己的腹部。疼痛和鲜血带来快

慰。那是 4 年以后的事情了。他的爱情，他深爱的女人，他的儿子，他的中

国生活… … 原来都只是一场幻梦。他选择了自杀。

唯一令人不解的是，那个男人从不对他宽衣解带，可是他依然相信。甚

至相信男人怀里抱着的孩子。直到男人赤裸地站在他的面前。

他的绝望，不是因为情欲。不是那白色棉衫下面遮掩的身体。而是他固

执沉溺地幻想。神秘的东方哀怨，温柔如水的眼角… … 爱情是宿命摆下的一

个局。

依然是这个有法令纹的男人。在阳光灿烂的午后，看到被水淋湿的少女。

他踌躇地走在夜色的回廊上，小心翼翼地想象她的身体，一树梨花压海棠，

良辰美景，只是瞬间。他依然期待她柔软的嘴唇，花朵般贴近他的脸颊，愿

意为此而陷入深渊不得翻身。而最后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怀孕的陷入贫穷

和平庸的女人。

在尘土飞扬中他含着眼泪落荒而去。所有的快乐，依然只是罪恶。

这是 JeremyIrons.英国演员。主演过影片《蝴蝶君》，《洛丽塔》，《爱

情重伤》… … 奥斯卡影帝。

我的一个女友也很喜欢他。我相信喜欢他的女人会有很多。那些心里有

阴影的女人，看着他的眼神，会觉得安全。就好象一间阴暗的屋子里，它不

是盲人般的黑暗，它只是阴暗。

他身上有英国男人的潮湿气味，雨水绵绵的城市，长年不见阳光，每一

棵树都会滋生出霉菌和忧郁。他在街旁走过，潦倒地经过灯光温暖的酒吧，

无法成为其中酗酒纵情的一个，只能站在橱窗旁默默凝视，然后离开。

他具有神经质的美感。手指修长，脸色苍白。在主演的电影里，大部分

都容易陷入病态的畸恋。他是喜欢纵身扑入的人，虽然姿态优雅，依然常常

溃败到底。

他的情欲是黑夜中的潮水，汹涌盲目，但是并不肮脏。

只是依然绝望。那种无声的绝望。一丝丝，一缕缕地，从他的皮肤，他

的头发，他手指散发出来，渗透在空气里，消失在时间里。

他不激烈，但是习惯摧毁或被摧毁。

这是一个杰出的表演者。他的神情可以被展览。他的气息可以被渲染。

当一个人的气味能够透过摄像机镜头扩散的时候，他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电影

演员。

很多人在表演的时候，是一只被操纵的木偶，该笑的时候笑，该哭的时

候哭，但那些快乐和痛苦并不属于他自己。他是受控的。

而有些人在表演的时候，该笑的时候让别人笑，该哭的时候让别人哭。

那些快乐和痛苦是他自己的，他使用得收敛而小心，并以此为武器，直抵人

心，锐不可挡。他喜欢控制一切。

当刀插入身体，他跪伏在地上，双手紧紧地握住刀柄，把它一寸一寸用

力地捅进去。捅入自己身体的更深处。

他的嘴唇涂了凄艳的口红，脸上是惨白的脂粉。那是一个在等待中枯萎

的日本女人，是一个中国男人扮演过的角色。他爱上了那个男人。爱上自己

的幻觉。可是通彻心扉的爱情是真的。注定要破碎的幻觉也是真的。只有幸

福是假的。那曾经以为的花好月圆。

洛丽塔抚摸着自己隆起的腹部，容颜憔悴地对他微笑。她说，我不爱你，

抱歉我真的是不爱你。她所有的叛逃和拒绝，都是为了证明她不爱他。爱她

是他一个人的事情，不是她的。所有的爱都只属于自己。

他的眼泪，终于就这样轻轻地掉下来。

这种深刻地压抑以后的爆发，需要演员极大的张力控制。很多演员表情

丰富，形体夸张，可是在表演的中途就能量失散，只为最后疲惫地退却。

可是他懂得控制。

如果让 JeremyIrons 演话剧，对观众来说，是一种损失。试想镜头放大，

慢慢地推进… … 他平静怅然的面容占据着影幕。深蓝的眼睛，涌动着空洞回

声的潮水，两条深不可测的法令纹，隐藏的痛苦，薄薄的嘴唇颤动着，颤动

着… … 只是依然无法言语。

那张脸写满了破碎，却无法被抚摸。

有这样一张脸的演员，只能出现在摄像机的面前。

看他主演的影片，从来不曾掉泪。导演的手法通常平淡，不会有跌宕起

伏的情节和催情。只有 JeremyIrons.他控制着痛苦，让它像插入身体的刀

刃，钝重地发不出声音。但是他进入。

演员常会被当成孩子对待，因为他们常有幼稚的言行。

可是我是成人。他说。

也许这就是区别。

【阳 光 的 温 度 】

一个晴朗的黄昏，我在市区繁华的大街上，看到一架飞机飞过。

我看着它划过城市被建筑物分割的天空，一闪而过。

很多时候，我们幻想自己能飞。飞到遥远的地方去，飞到爱的人的身边。

在坚实的大地上，仰望自己的梦想。我们过着无从选择的生活。

曾经有一年，我走了 7 个城市，从南到北。心里偶尔闪过一些零星的记

忆。在杭州机场转机的时候，独自置身于陌生的人群，而灿烂的秋天阳光透

过候机厅的大幅玻璃，洒在我的脸上。

飞机延时，我耐心地削一个苹果。一个绿眼珠的欧洲男人在用钢笔写明

信片。是为了告别还是重逢。而我居然毫无牵挂。只是变换着手里的票根，

在一场没有归宿的漂泊的路途中。

穿着黑色棉Ｔ恤，旧的牛仔裤，球鞋，很大的登山包。包里有我喜欢的

香水和一本地图册。

我记得下雨的上海，因为转机，我短暂地停留了半天。在地铁站台上，

一个男孩子给我宣传资料，建议我参加一个读书会社。我笑着对他说，我很

想参加，但是我马上要离开这里。他楞了一下，说你去哪里。我说，我到很

远的地方去。我知道他把我当成了学生。

这个奢华迷离的城市，有我喜欢的伤感，四处弥漫物质颓废芳香的气息。

我独自走完整条的淮海路。描着花朵图案的白瓷杯子，暗色的设计简单

的银耳环，缀着白色蕾丝的棉布褶裙，挪威我喜欢的画家孟克的画册，德国

一种取名叫ＫＩＤＳ的儿童用的淡香水。

黄昏时我来到以前来过的比萨饼店。要了生的蔬菜，水果片，玉米粒，

葡萄干和冰冻的橙汁。独自坐在临街的座位上，看暮色弥漫的大街上潮湿的

雨雾。一个男孩把怀里的女孩拎起来，走过一个水洼，然后飞快地亲吻了她

的头发。让我再次为爱情的奢侈而轻轻发笑。

年少时的爱情，身边的人为自己买个冰激凌就会快乐地雀跃。走在他的

身边，以为会一直走到一起变老。

不知道流离失所的生活在时间的那端。可以把所有的诺言改得面目全

非。

我伸手叫伺应生过来，叫他结帐。年轻的男孩看着我背上庞大的登山包，

表情惊异。

可是我已经很习惯独自在外面的时候，为自己付帐，给自己背包的生活。

独立得感觉不到自己的脆弱。在冰冷的夜雨中，我踏上开往虹桥机场的班车，

体会着一个异乡人的漂泊心情。

那时起，就在心里留下一个结。

几个月后，我又到了上海。那时在上海有了一个网上认识的朋友。朋友

陪着我从汾阳路一直走到人民广场。也有细细的小雨点，轻打在脸上，温暖

安宁。路过一个精致的小店铺，朋友买了一个天使木偶送给我做新年礼物。

两个月后，他就结束了在上海好几年的闯荡，回到了他自己的城市。朋友说，

上海不适宜外乡人。这不是个温情的城市。

可是我心里有一个结。

在地铁的玻璃窗上，我见一张花朵一样颓败苍白的脸。在黑暗的疾驰中，

体会着生命飞掠微微的晕眩 。

最早的一次旅行是１７岁的时候，去黄山。

在杭州转长途汽车，是酷暑的天气。一路安徽在闹水灾，汽车开过的地

方，能看见许多被淹没掉的稻田。

车开了整整有 6 个小时。我看到女孩把脸枕在男友的手心上睡觉。一张

脸洋溢着安宁的幸福。也记得自己强忍着睡意，提醒着自己不要把头靠在了

身边男人的肩上去。

沿途我看到泡在河水里面的猪的尸体和农民担忧的脸。感触深刻。

在黄山过的那一夜，床铺是潮湿的，我把雨衣裹在身上，听见夜风和松

涛呼啸的声音。一早就起来去看日出。早上山顶上太冷。一个来自青海的男

人把他借来的棉大衣给了我。他说，每年你都要让自己看一次日出。让生命

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美好。

高高的悬崖上面，挂满生锈的情人锁。在一块岩石上面，有人用刀刻了

我永远爱你。

但是人性的脆弱和复杂又如何去面对自然的沧桑呢。没有海誓山盟。只

有一刻的感动。

那时我想着，如果我和我爱的人会到黄山，我不会去挂一把锁。那把钥

匙扔得不管多远，离别还是在命运的手心里。

我只想静静的站在他的身边，看云飞云落。直到日暮。感激这一刻有他

分享。

一刻就够。

生活的艰难。爱情的无常。自然的恢弘。

在别人替我拍的照片里面，我看见灿烂阳光下自己眼睛中的忧伤。那年

我读高二。

去过的最北的地方是北京。

父亲给了我三千块钱，说你该到祖国的首都去看看了。那年我２２岁，

即将毕业。

和我最好的朋友乔一起去。她在失恋，想到遥远的地方去尝试遗忘。

我们买了卧铺票，火车坐了差不多两天。

晚上乔挤到我窄小的铺位上来，对我说她的故事。那些一段一段的情节，

美丽的，痛苦的。在火车轨道有节奏的撞击声中，乔温暖的眼泪一滴一滴掉

落在枕上。

深夜我从睡梦中醒来，火车停靠着。我看见灯火通明的站台上，竖着南

京的牌子。那时心里突然一片寂静。非常宿命的一种感觉。觉得自己以后肯

定会去那个城市。而事实上，我后来去了南京，果然很喜欢它那种沉安静的

气息。

连大街两旁的树都是清朗朴实的。

少年时班上有个南京男孩，瘦瘦的，数学很好，笑起来眼睛是弯的。平

时总是来逗我，把我逗哭后又哄我高兴。初中毕业时，班里组织了一场电影。

他等我一起回家。两个人傻傻地坐着公车绕了城市一大圈。记得黄昏灰紫色

的天空，有鲜红的夕阳。他对我说他以后要回南京去。后来他果然回去了。

在长江大桥上，我走了一个来回。想着他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少年

单纯温暖的友情变成了回忆。

然后火车一路开过去，从南到北，风景渐渐从南方的青翠鲜活转向北方

的荒凉单调。一路经过山东，河北，所有我只在地图上看到的地方。到北京

的时候，是深夜１２点多。

整整６天。我和乔在北京，过得快乐而充实。拿着地图到处跑，拍掉４

卷胶片。

乔说回去后就要过坚强的生活。可是在北京到上海的特快上，她就开始

想念他。

但是如果不回来呢。我有时想。没有什么感情是不能代替的吧。

曾经有个南方的女孩，为了忘记一个人，而跑到那么遥远的北方去。

北方，好象是心里一个解脱的地方。可以卸下过去，重头来过。

我后来一直没有去过再往北的地方。

那是一段伤感的旋律。在心里可以轻轻地哼给自己听。

后来我和乔也失去了联系。

对离别我是个习以为常的人。也许心里早就沉寂。

冬天的南方城市灰暗潮湿。一场意外的大雪纷飞，一夜之后寂寞如初。

我象一只昆虫一样，寄居在城市的一角，蜷缩起自己的激情和想象。

晚上很早就上床去，睡眠让我感觉到安全和快乐。

也有失眠的寂静深夜，重新尝试阅读。不断地喝水。听音乐。回忆。

那次看以前买的一本旧书，是个写诗的人写的小说。

她看着落日。列车路过大桥，桥下的河水一缕一缕的金黄。她想，大自

然是给游子最昂贵的补偿。

漂流使人随时感到阳光的温度。

那个作者写完三本小说后就此失踪，没有任何文字出现。

而我是在书店的对折处理书架上面，把她破旧的书淘了出来。

有些美丽灵魂的声音是寂寞的。但是依旧会有人听到。

【最 孤 独 的 人 】

文森特梵高是世上最孤独的人之一。这是欧文斯通写的前言。他曾给梵
高写过一本传记。书名是《渴望生活》。
这个荷兰画家因为精神失常，割掉了自己的耳朵。最后开枪身亡。
他在阳光充沛的田野上，对着自己的身体开了一枪，然后掩着伤口回到
家里，拖了几天后死去。在他的弟弟提奥的怀里。
只有提奥支持他的绘画。提奥定期给生活窘迫的梵高汇钱，让他能在满
足温饱的前提下继续创作。梵高则不断地写信给弟弟，告诉他自己创作的过
程，对生活的信心和绝望。这本书信集里，孤独的梵高说完了他一生想说的
语言。
为了忘掉忧虑，我躺在一棵老树干边的沙地上，画这棵老树的素描。我
穿着一件亚麻布上衣，叼着烟斗，望着深蓝色的天空，望着沼泽和草地，这
使我快乐。
生活对与我来说是一次艰难的航行，我不知道潮水会不会上涨，及至没
过嘴唇，甚至涨得更高。
但是我要前行。
19 世纪的印象派画家里，梵高是一个另类。他的画有点类似儿童的创
作，线条和色彩大胆纯粹，醉心于风景，植物和贫苦大众的描绘。

鸢尾花，向日葵，星空，麦田，苹果园，夜色中的咖啡店，吃土豆的

农民，拾麦穗的妇人。

画面中的每一个物体，都以独特的方式燃烧着它的生命力。

它们已经不仅仅是一些静物。它们是凄艳的生命。

没有一个画家的用色，会像梵高这样浓烈，明亮，无法控制般的亢奋。

深红，明黄，碇蓝，艳紫，苍绿。油彩有时候以凝固状态呈现在画布上，无

法稀释和抹匀，好像一颗被揉搓的灵魂，把暗红的鲜血喷射在包容着无限向

往的空白上。

粘稠的血液因为激情，在丧失倾诉的寂静中，像混乱的手指，因为无法

抓住空虚而扭曲。

危险天空下的麦田。一种骚动激越的情绪纠缠在压抑而明丽的色彩中，

令人不安的气息扑面而来。是暴雨之前的清新而寒冷的风。是灵魂无法突破

的孤独。

梵高终于发现，生命的疼痛滋长于自我挖掘的伤口。于是，他给自己开

了一枪。

破碎带来快乐。可以不再绝望。

【香 水 】

如果是独自一人，最想陪在身边的是香水。

常常做的事情，是在手腕上轻轻地抹上一点，然后在休息的间歇，悄悄
地闻它。
这是很纯粹的私人的感受。香味对人是一种安慰。
当自己觉得爱上某个人，或者想离开某个人的时候，会想闻到香水。
喜欢那种带着点诡异的清香。
不应该太单纯。伤感，野性，颓废，优雅，混杂在一起。
无法分辨，却可以用心去感受。
喜欢的人也是这样。
比如一个穿着很简朴的棉布衬衣的男人，平静的站在街边的阳光下，但

是你感觉得到他内心的暗涌。可以是激烈的。也可以是柔情的。
无从捉摸的感觉，充满诱惑。
看玻璃樽的时候，我喜欢舒淇。她符合我的审美观，天真而邪气，有着
不羁的美丽。
好象原野上盛开的蓝紫色野花，在风中烂漫而明亮。
香水是有个性的气味。
一瓶香水里包括的成分，可以有鸢尾，百合，茉莉，玫瑰，铃兰或者橡
苔。
当然还有更多的，例如佛手柑，风信子，月桂，含羞草，甚至琥珀。
一整个春天，都可以在那瓶有色或透明的液体里，给灵魂带来安宁或激
情。

用过很长时间的是ＰＥＴＩＴ ＧＵＥＲＬＡＩＮ。娇兰公司专门为婴

儿设计的香水。

香味是简单而清淡的。柑橘和柠檬的前味，然后是玫瑰和茉莉。

暖暖的，带一点点慵懒。

然后是ＣＫ ＯＮＥ。中性的香水，和那个服装设计师推崇的简单优雅

的风格是一致的。

ＮＩＮＡ ＲＩＣＣＩ的淘气小精灵，香味就比较浓郁一点。但是有一

种绮丽的忧郁。

最近买的是ＫＥＮＺＯ的清泉，仅仅因为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而这种

水果味道的香水，涂在脖子上有凉凉的感觉，也许加入了薄荷。

对香水我是没有常性的人。

如果常常闻着同一种味道，很容易让嗅觉麻木。

不安定的感觉，有时让我们的灵魂保持灵敏的状态。

有时会喜欢一些香水的名字。

例如有一种香水是叫ＳＯＬＯ。单独表演，单独飞行，是我喜欢的意思。

还有ＮＡＲＣＩＳＳＥ。古希腊神话中变成水仙花的自恋的少年。

奇怪的是自己在北方旅行时，买来的两件外销的格子棉布衬衣，也是这

个牌子。

香水本身也是一种自恋的物品。

有些人用香水，仅仅是想自己感觉着它。

或者让自己爱的人感觉它。如此而已。

中国的男人很少有用香水的习惯。所以也很少有人能把香水用得很适

当。

以前是碰到过的。很容易给人张扬尴尬的感觉。

所以宁可他们是整洁的。因为干净的头发和皮肤，本身就有天然性感的

味道。

如果曾经爱过一个人，会记住他的气息。

甚至有些人我们会淡忘他的容颜，但仍然记得他的气息。

这是无法被时间代替的。

【午 夜 的 裙 子 】

偶然在住宅区附近又看到一家新开的小店铺，卖一些很特别的裙子。

裙子一式都是吊带的简单样子，用不同颜色的薄纱层叠地缝在一起。名

字叫做午夜。

管店的女孩看过去很年轻，短发，穿着棉布衬衣和球鞋，斜斜地靠在店

门口对我微笑。

进来看看，今天第一天开张。

是寂静而温暖的初夏的下午，人们都在上班，路上只有风中吹落的叶子

沙沙地响，明亮得有些晃眼的阳光和我这样习惯游荡的人，手里抱着一盆刚

从花店买来的石竹。

你喜欢养花啊?

我喜欢花，不是养花。

笑了笑，因为感觉彼此是同种类型的人，所以感觉很亲切。

店是有特色的 。那些裙子在外面的商店里很少见。

因为是我自己设计的。女孩微微有些骄傲地对我说。

柔软的薄纱握在手里非常轻盈和缠绵，层层叠叠，透出百般风情。

选了 5 件去试穿。平时是穿惯粗布衣服的人，这样优雅柔美的裙子裹在

身上，自己也笑出声来。

女孩也笑。她说，偶尔还是应该穿穿这样的裙子呀，比如男孩去看电影，

把头发放下来，然后涂点口红，他会喜欢。

最喜欢的那条缝了三层的纱。黑色，深苔绿，然后是散落黑色小朵碎花

的褐色，颜色融合得很优雅，长短不一，裙袂翩然。

和伊都锦一些牌子的衣服的风格类似，但是显然有着更自由的想象力，

纯真而妩媚。

女孩说，我们自己有工厂做，想做出牌子来。

没有和她过多的杀价。只是突然觉得这样的一个女孩，应该得到生活给

她的信心。

也许是她良好的品味。也许是她的纯情的一面若隐若现。

这些裙子上面有她的梦想。

一个人在阳光下走回家去。

手里的裙子滑落下来，抖落情不自禁的美丽，路上的女孩侧目而视。

她们知道在这个远离市区的住宅区里，有一家小小的店铺，卖着名叫午

夜的美丽裙子吗。

这个城市里又会有多少女孩会喜欢这样的裙子。

女孩送我出门，问我会如何搭配着穿它。

我一本正经地说，光脚穿一双凉鞋，戴一个大大的Ｇ－ＳＨＯＣＫ。然

后只在下嘴唇涂一层银色的唇膏。

你会吓跑别人。女孩大笑。

有时候美丽是非常孤独的东西，只有看得到它的人才会发现。

但是我想，最起码我让她知道了，我喜欢她的设计，并且如果某天跟一

个男孩去看电影，会穿上这条裙子。

在路上想起以前看过的一场电影，女孩要去参加舞会，得到一份意外的

礼物。

长长的纸盒子上面扎着缎带，打开来，是一条白色的裙子。

也是层叠的轻盈薄纱，在手中如流水般的滑落。

真是快乐。

---------- Page 362----------

【看 话 剧 的 晚 上 】

周六在复旦有：5 月 13 日（星期六）晚7：15在海德格尔有新戏上演。

《夜行舞台·情景对话 1》，《白象似的群山》为其戏中戏。

周末的时候，收到 SIEG 发过来的 EMAIL，告诉我周六有复旦燕园剧社

的小话剧。

夜行舞台，情景对话，白象似的群山。

相约在复旦的校门口，因为对路况的不熟悉，我早到了一个小时。

学校路边有一个外文书店，卖很多打对折的旧书和英文的原版小说。在

里面逗留到店门打烊，出来以后，就站在路边看从校门不断涌出来的孩子。

他们都很年轻。穿着球鞋，斜挎着大包，三两成群。也有看过去是情侣

的样子。

有两个孩子都穿着小格子的棉布衬衣，高高大大的男孩把女孩的手牵在

手心里，女孩笑着，苗条的身影微微跳跃着，两个人走向拥挤的公车站。是

这样明亮而清澈的恋情。

我坐在花坛边的石头上，晃着腿。出来的时候，刚洗了头发，随便地穿

了洗旧的仔裤，圆领棉汗衫和球鞋，没有人会怀疑我不是其中的一个孩子。

离开校园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可是觉得自己的心从来没有上过真正的轨道。

就像一个生了病的别扭而倔强的孩子。是带着一点点自闭的。

我想起自己读大学的时候，其实并不快乐。那时候，我做的最多的事情

是阅读和恋爱。跟很多男孩子。因为感觉自己并不是真正地喜欢他们，所以

始终有寂寞的心情。一晃真的又过了很多时间，可是在大学的校门口，却清

晰地感觉到自己的心情，那种闲适的似乎是回到了家里的感觉。

等了很长时间。这段等待的时间对我来说并不难受。我几乎一直在观察

路边的这些孩子，观察他们自己或许还未曾了解的幸福。

远远的，看到 SIEG 手里拎着一大袋东西走过来。原来我们彼此等错了

地方，他跑到里面的书店去了，并且因为那里在打折，又买了一大堆书，我

看了一下那本最厚的是古希腊哲学史。SIEG 笑嘻嘻地对我说，虽然打的是 8

折，但还是非常快乐。

我们走到附近的小饭馆，花了9 块钱打发掉晚餐。学校附近有许多这样

干净而便宜的小店，能吃到热腾腾的兰州拉面。

出来的时候，看到路边还有很多地摊，在卖盗版的CD 和旧书。经过研

究生宿舍，清凉的夜风中有大片盛开的中国玫瑰和绿叶树枝的清香。

篮球场上有一帮穿着运动短裤的男生在打篮球，奔跑中的身影矫健得像

年轻的兽类。

然后我们走到校区附近的一个小酒吧，它的名字叫海德格尔。里面的灯

光很昏暗，吧台旁边三三两两地坐着几个人。我心里想，这就是演戏的地方

吗，旁边SIEG 已经拿出钱来买票了。几个年轻的穿T 恤的男生，一边连声

说谢谢，谢谢支持，一边把两份剧目表递给我们。暗色的蓝和红，略发皱的

再生纸，上面印着黑色的粗体字。摸在手里感觉柔软而笨拙。

SIEG 熟练地带着我往里面钻。掀开布帘，是一排很窄很旧的小楼梯。

我跟着 SIEG 往上面爬，那楼梯实在太小了，我忍不住就微笑起来，好

像回到战争时期参加一个地下会议，感觉真的非常新奇。楼梯上端还垂着一

块旧暗红的布帘子，我们从下面爬过去，就到了楼上。上面已经坐了大概

50 个左右的孩子。

一个小阁楼，很暗很旧，但是地板很干净，两边打开的天窗，吹进来的

夜风也很清凉。风中都是露水和植物的清香。墙壁上贴满了黑白影印出来的

海报，有一句很大的标语，大意是要推广普通话。SIEG 走到另一个小房间

里去和朋友打招呼，那个小房间乱糟糟的，有几个化完了妆的孩子，站在那

里喝水。我们见到了戏剧的策划和宣传推广者，一个年轻的大男生。他留着

长发，穿棉 T 恤和仔裤，很英俊。SIEG 说这里有些人是在读研究生，有些

已经离开复旦了。比如这个男孩，他就是在出版社工作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做着这件可爱的事情呢。

从楼梯的布帘子下面钻出来的人越来越多，一个组织者站出来提议把椅

子撤掉，先来的人也没有牢骚，很快地就把椅子都搬开了，然后随便拿了张

报纸，或者不拿报纸，就在木板地上坐了下来。

很多奇奇怪怪的身份不明的人。相同的是大家都愿意买上一张票坐在这

个小阁楼的地板上，等着看一出校园戏剧。有很多年轻的，眉目清新的女孩。

刚洗过的如丝长发漆黑光滑，微微凌乱地从脸的两侧倾泻而下。光着脚穿凉

鞋，手腕上戴大串大串的银镯。穿着棉麻的衣服，带着落拓而优雅的气息。

真是让人感觉愉快的一群孩子。

戏很快就要开始上演。场地是非常的简陋，两块暗底的布幔垂在阁楼中

间，就算是幕布。一个男孩席地坐在墙壁旁边，控制着一根灯绳，那么他就

是灯光师了。

首先是两个主持人出场，名字分别为大鸡高和 SAM，起的是穿针引线，

点石化金的作用。两位主持人衣着发型都极为另类，黑眼圈，紧身衣，粉紫

色羽毛，藏式戒指和手镯，其中一个还光着脚。

再有的就是两个主角。男生穿蓝色的唐装和黑色布鞋，一个五四的热血

青年形象。女生长发披肩，穿暗紫的肚兜和本白的中式麻衫。整场戏就从他

们坐在酒吧里喝啤酒开始，原来讨论是流产问题，采用的是学习普通话的形

式。

剧本本身也许没有什么可以多说。重要的是戏剧所采用的一种形式。

一种非常自由活泼，甚至有些颓废不羁的形式。他们肆无忌惮地讨论着

流产这个在校园里还应该算是禁区的问题，顺便加上许多时事的评论和嘲

讽。是校园里常有的那种略带着点愤怒和无奈的气息。

采用了多种表达方式来说台词。麻木的，激烈的，面无表情的，肢体夸

张的，对戏剧符号做了酣畅的实验。女孩子是在尽力地演，而且她本身就是

这出戏的导演。

我喜欢她突然脱掉纯麻大褂，穿着暗紫的肚兜在狭小的阁楼里狂舞尖叫

那一幕，那一段他们是在阐述什么叫幸福。幸福是在眼睛上蒙上一块红布才

能看到的东西。他们说。在即兴的电子琴伴奏下，SAM 唱了惟妙惟肖的一段

崔健。

没有比这更适合的音乐了。我们都爱崔健。

当SAM 坐在地上做出思考状的时候，有一个男孩就会弓着腰，高举着一

块用墨汁写着"思考… … "的大纸牌从观众面前绕过去。他要不停地出来绕。

因为和坐在地上的人离得太近，能听到他低声地咒骂，我靠，有完没完啊。

大家都笑了。他绕一圈，我们就笑一圈。很快乐。

戏中的每一个人都在骂。干脆地，痛快的，没有任何遮掩和顾忌的咒骂。

刺眼的灯光一会儿亮起来，一会儿就一片漆黑。漆黑中，我听到女孩坐在椅

子上低声地说，我不能不爱他。灯光又亮起来了。眼睛漆黑灼亮的女孩，长

发被甩动得凌乱狂野。她直视着空洞的前方，胸脯起伏着。突然我觉得，激

情如水，原来真的可以把一个人淹没。

两个小时。我偶尔挪动着位置，因为地板太硬，坐着发疼。但是有笑声

真好。

中途的黑暗中，音像里发出嘈杂的声音，他们模仿着电台的广告，牙膏，

洗发水之类。有些人走到窗边去抽烟。很安静，除了笑声。

大家都自觉地关掉了手机，CALL 机。所有的艺术都是值得尊重的。不

管它是在灯火辉煌的大戏院里，还是在一个破旧的酒吧阁楼里。

当戏演完的最后一刻，一大屋子的人，坐在漆黑中，忘记了掌声，也忘

记了离开。

气氛的本身超过了戏剧。那种自由的，激烈的，放肆的，为所欲为的理

想主义。

属于的校园和民间的艺术。

无聊的人做无聊的戏剧，但是无聊得有趣。爱情是很无聊的，没有什么

值得聊上一聊，如果你愿意看到真实，因为眼前所及的全是一片残酷。很多

人都说海明威的小说文字精干却韵味无穷，是的，但最主要的，是他的残酷，

或者说，他没有一丝浪漫。但我知道，仍会有观众因一两句对话而怅惘，而

感动，而涕零，而心猿意马… …

浪漫，我曾经触摸过它，直到现在还反胃。残酷，我躲不开它，所以我

把它演给你看。

这是编剧写在暗蓝再生纸上的一段话。黑色的字体模糊不清。但感觉是

喜欢的。

为什么而喜欢，不清楚。心里却又是愉快的。

我和 SIEG 在酒吧门口告别，然后我走到大街上去等车。夜风清凉如水，

我突然感觉到自己似乎年轻了。好像又有了那种校园里的少年心情。

啊，这是多么的好。我想。于是我在空荡荡的寂静的大路上奔跑起来。

【爱 情 理 想 】

张艺谋的电影越来越返朴归真，从华丽繁琐的舞台道具和色彩气氛的渲

染，发展到毫无任何矫饰的实物拍摄，这种变化是让人喜欢的。最起码，让

我看到一部清澈质朴的电影《我的父亲母亲》。

这部作品一如既往，获得柏林电影节的大奖。故事情节和结构简单平淡，

没有环环相扣的跌宕起伏和波澜迭起的动人心魄。从某种意义上看，它的内

容仅是一张单薄的绉纸。但是因为纸张的柔软和纯白，笔触在上面的涂抹就

显得自由和艳丽。

音乐。画面。人物。导演对影片每一个细节的关注都达到了极致。从而

使影片的故事性显得单纯，而艺术性和人性却得到了反衬。

电影的主题音乐有很大的超越。作曲三宝曾经给那英和苏芮等写过歌。

这些歌星的声线里都有天生的忧郁。所以三宝写的歌有一种沉淀和灼热的疼

痛。在给这部电影的作曲中，他用了风笛。其实我并不能确定这段旋律里起

主导作用的乐器，是否也有可能是长笛或中国的笛子。但我隐隐感觉应该是

风笛。差不多有一段时期，我每天都在放着风笛的 CD.从早上听到晚上。

从深夜听到凌晨。那种高亢起来明亮尖锐，低沉的时候柔软宛转的旋律。

它会像一条丝线，不断地不断地缠绕你。束缚住心脏的空落。

所以，我觉得电影的旋律应该用了风笛。它一出现的时候，胸口就好像

被温暖的潮水扑打了一下，哗地一声，就沉静下来。那是母亲第一次看到父

亲。高大英俊的城里来的男人，出现在偏僻的山村。他穿着蓝布中山装，头

发理得很短，口袋里插着钢笔，笑容干净。这个男人是知识和爱情的象征，

一下子就戳入母亲的灵魂。

在电影里，音乐无处不在。它们是清澈温暖的水滴，渗透在每一个灵魂

骚动和沉静的时候里。

那是一个贫瘠而淳朴的年代。但是爱情在，对知识的向往在，人性的坚

韧和温暖在。

章子怡的美丽让人目眩。因为那是一种真正的因为年轻和纯洁才有的神

采和光泽。好像一只苹果，因为甘甜的果肉和汁液，而从嫣红的表皮里发散

出甜蜜的气息。18 岁的章子怡在宽银幕的近镜头里，无忧无虑地袒露出没

有任何化妆的脸。透明般的肌肤在阳光下象平滑的丝缎。漆黑的眼睛明亮湿

润。玫瑰般的嘴唇。甚至包括脸上俏皮的雀斑。想起一些人老心不老，几近

中年，却喜欢奋不顾身地在银幕上扮演青春少女的女演员。章子怡是值得自

傲的。因为她拥有的是青春。只有青春才能给她的美丽容颜和纯洁眼神。不

需要任何脂粉，一张素面就笑对数百万观众。

在平原的草地上，她撒开双腿，像一只小鹿一样娇憨跳跃地奔跑。这样

的姿势应该是经过设计的。但是是这样的让人惊艳。那是四十年前的女孩，

四十年前的在山村的纯净空气和宽阔平原里长大的女孩，才有的奔跑。

总觉得在张的审美观里，他对女性的美有一种固执的标准。不管是巩俐

还是章子怡，她们总是有漆黑浓密的长发，洁白的牙齿，明亮的眼睛，和灿

烂的笑容。而电影里的女性是野性和桀骜的，在沉默寡言中有驴子般的倔强

脾气。对人对事，有一种形式莽撞的忠诚，看起来很盲目，却又是目的明确

的。因为她们很确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也许，张表现的其实是他自己。因

为每一个艺术家几乎都有自恋的可能性。他们会把自己的个性和理想，赋予

自己所创造的作品。

所以，张挑选的每一个女演员，都是

Chapter_11

他的作品。她们只要在张的电影里，

就会失去自己的个性。

张对她们的塑造，是霸道而不容妥协的。

他总是把她们放在封闭的环境里，让她们遭遇一些需要极力抗拒或者追

寻的事情。在潜意识里，我觉得张是个孤独的人，他希望与世隔绝，只保留

自己真正向往的精神和希望。他唯一涉足城市题材的电影并不出色，那仅仅

是他想做的一次尝试，不能反映他的精神和思维方式，所以女主角瞿颖在里

面毫无特色，只是一个漂亮花瓶。而在那些他为之而沉溺的影片里，他电影

里的女性变成了他自己，她们是唯一的主角，男性角色可以模糊或者隐去。

而女性的形象就像火焰一样，明亮艳丽，烧灼着整部电影的灵魂。

张挑选到的地点好象一个世外桃源。明亮的阳光照射在绿色的山谷和树

林上，照射在草丛和平原上。一条迂回的泥土路。封闭的农村是张的情结。

他赋予它贫穷以外的意义。好像是一个梦想起源的地方。而这次，他给了这

片寂静的土地，一个关于爱情的理想。

我的父亲母亲，反映了一种中国式样的爱情。含蓄到无法言语，坚韧到

百折不挠。一眼在人堆里看到的男人，是这样的喜欢他，做最好的食物想给

他吃，总是想看到他。在冰天雪地里等待他，在荒山野林里追逐他，在地老

天荒中陪伴他。

这样的爱情，也许曾经在一个湮没的年代里发生过。

也许还会一直存留在我们的理想里。

【上 海 生 活 】

（一）

《告别薇安》出版以后，我没有去书店，看看它排列在许多书籍中的样

子，和那些在购买和阅读它的人。我想它会在那里独立自主，就像它的作者，

是一个没有太多期待和欲望的人。一个人写的文字，总是他自己灵魂的样子。

小雨曾经给这本书设计封面，封底有一个光线黯黄的车站。是一个湿漉

漉的地方，负担着很多遗失了时间和身份的告别。小雨在旁边写了几句短短

的话。其中有一句是说，我们每一天都有可能死去。

后来，这个封面被出版社拒绝，却在网站上流转。很多人对我说，他们

喜欢这个设计。我亦然。虽然它没有被采用。

出版社把他们的封面传给我的时候，我已经不想再为一个完美的标准而

付出更多的心力。就像这 25 万字，写它们的时候，每一次从深夜到黎明，

疲倦地爬上床以后，我会以为自己从一个死亡的边缘回来。所以相信杜拉斯

所说的，写作是自杀。只有一个沉沦其中的人，才能明白那份被自己撕扯和

挖掘之后的空洞无力。可是把它们交出去的时候，交给那个身份介于大学老

师和书商之间的北京男人的时候，心里却没有太多牵绊。我想，我给它们自

由的时候，它们同时也给了我自由。

那一段时间，我的脑海里常常会浮现出一个画面，一个放开了双手的人，

他的手心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贫乏。尽情。也许是因为每一天都有可能

遭遇的死亡。生命的甜美，不能仅仅是浅尝辄止。但同时，对一切我们也都

不可能贪婪地企求着永远。

安生一直到死的时候，还在问七月，永远到底有多远。

可是我想，其实她一直在做着解答。用她所选择的生活的方式。

新封面是蓝色的。看过去暧昧而模糊的蓝，上面有一个没有容颜的女孩，

穿着白色的裙子，那条裙子是我喜欢的简单样子，似乎流动着风的声音。女

孩的手指很美，轻轻地蜷缩成寂寞的姿势。仅仅因为这双寂寞的手，我接受

了这个设计。

上班两个星期以后，我发现自己的字开始写得很少，就像以前曾经说过
的那样，如果有可能，我首先想放弃的就是写字。虽然，除了写字，我也不
知道自己到底还能做些什么。就像宁肯写给我的信，他说，某种血质或格调
是天生的，构成一个人的底色，冥冥中所做的一切都在丰富着这底色。没这
底色后天无论怎样练习都是徒劳的。有的人聪明，丰富，机智，开阔，深刻，
圆熟，一切可能都有了，甚至称得上优秀，就是没有底色。底色有时很笨，
笨得让你灰心，但你知道它的价值。
我很喜欢后面这一小段话。
它使我想起另外一些方式可以表达这句话。比如知道爱一个人很笨，笨
得让你疼痛，但是你清楚它的幸福。写字也是一样。
宁肯的一条河的两岸，是我编辑另类文本以来，收到的好稿子之一。喜
欢这篇稿子，是因为它让我渡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宁肯对西藏的描述已经超
过普通游记的界限。那些寂静的文字散发出来的气息自由辽阔，充满灵性的
感悟。也许评价一个文学作品的标准其实很简单。能触动一个阅读着它的人
的灵魂，用文字本身的灵魂，就是好的作品。那些艰涩刻板的文学理论和流

派划分，除了束缚，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写文学理论的人，基本上都不会

写作。

认真看完宁肯的稿子，我的心里一直留着阳光的气息。那是属于高原的

阳光，穿透清澈的蓝天和幽深的山谷，穿透生死的两岸，我看到宁肯坐在一

条船上过河，他的神情应该是沉静的。那是一个人生命的底色。

我喜欢在工作的时候看到如此完美的稿件。虽然对每天来说，是非常稀

少的。因为坚持的对另类文本的原则，所以几乎每天都要写一些退稿信。可

是我还是等待在那里。等着和一些相通的灵魂不期而遇。

参加榕树下的颁奖会，印象最深的是，几乎每一个来采访的记者都会问，

你以后打算如何走下去。也许这应该是一个值得深刻思考和长远打算的问

题，我诧异自己的回答为何如此简单，并且无法深入。

走到哪里算哪里。我说。

这也是我一直在继续的生活方式。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可以好好规

划未来的人。

因为很多时候，我常常觉得自己并没有未来。生活的任何一个步骤都会

有出现转折和变化的可能，做为一个人，受自己控制的东西实在太少。悲哀

只在与自知或者不自知。

萨特说，当一个人行动的时候，他就是在做选择，一种自由的选择。有

很多人，他们在行动的时候，并不知道目标。我想这样的行动应该更接近于

自由的标准。

走上台的时候，刺眼的舞台灯光让我感觉晕眩。那一刻，我想起告别薇

安里面那个喜欢阴暗光线的男人，林。他因为不喜欢强烈的日光，所以每一

次走出地铁通道出口的时候，都会习惯性地眯起眼睛。

我创造了这个人物，他因为被无数次的阅读而具备了灵魂。可是那一刻，

喧嚣的会场，如潮的目光，闪亮的照明，我突然看到那个脸色苍白的男人。

也许他就在这里。

我想写字对我来说，其实真的仅仅只是一个文字游戏而已。我为自己对

它抱着的不恭态度而感觉微微的歉疚。可是我又深爱着它。因为它是我的生

命底色所选择的本能。虽然因为它，我一直处于孤独的状态中。真正的智力

活动都要求孤独，包括阅读，或者写作。一个写字的人挣脱不开包围着他的

黑暗。

置身于刺眼灯光下的时候，唯一让我感到快乐的是，那一刻，我还是穿

着自己旧旧的粗布裤子和黑色毛衣，辫子有些散了，但的确仍然是我自己。

虽然身边站着许多声名显赫的人。

我只要感觉自己依然自由。

（二）如果这个世界有所谓的平淡的幸福

某个寒冷的星期一下午，我们开例会。一个女孩按了门铃，她探进头来

说，我找安妮宝贝。我站起来看她，看到她手里捧着的白色百合。

你是哪位。

我想送本书给你。

女孩从双肩背包里拿出书。是郑辛遥的智慧快餐。在画漫画的男人中我

提起过他的名字。新民晚报上曾有他的专栏，因为他的漫画，买了很久那份

报纸。一直在书店找不到他的漫画集。

谢谢，我很喜欢。

女孩穿着白色的大衣，看过去非常年轻，戴着牙箍，有一双羞涩的眼睛。

我不太确定，她是否喜欢我的文字。因为我不知道她是否能够从文字背后读

懂我想表达的思想。有很多高中女生给我写过信，让我担心自己的爱情观和

人生观会影响她们。

文字里面那个穿白棉裙，光脚穿球鞋的女孩，桀骜不驯并且漂泊。但经

历过世事的灵魂和刚刚开始生长的灵魂又有区别。前者是沉郁通透的，而后

者却单纯柔软。

我还是希望她们相信爱情和生命的美好。虽然，当网上指责我的文字是

毒药的时候，一贯独立的性格并未让我感觉丝毫愧疚。

但女孩水一样清澈的眼神让人不安。好像有一只手伸进去搅动着它的透

明。我只希望她是快乐的。当那个穿白裙和球鞋的女孩穿越了她的思想。

女孩坚持不肯告诉我她的网名，她问我的惟一一个问题是，安妮你不在

榕树下了会去哪里。然后我们在阴暗的走廊上告别，她对我说她很快要出国

读书。

下班的时候，北京西路寒风凛冽。走过上海商城前面的石板路面，看着

空阔的街道延伸在夜色中，两旁的梧桐和大厦似乎无限荒凉。还能看到远处

教堂尖顶上的星。寂静的一颗星，已经陈旧。

走到南京西路的车站，大概有15分钟的路程。这个冬天我在上海度过，

看到它接连下的三次大雪。第一次下雪，是和一个上海男人走在去酒吧的路

上。第二次，父亲来看我，和他坐在出租车里，看到漫天大雪在雨水中飞舞。

第三次，这个陌生的女孩送了我一本郑辛遥的漫画。

每次走在路上，心里似乎都是空白，所以能够随时地想起一些留在心底

的画面和语言。我想，我们可以有一生的时间，去回味那些美丽的温情的瞬

间。

这是多么的好。

在颁奖会结束的时候，记不清围过来的那些女孩和男孩的脸了，只感觉

他们都非常的年轻。有一个清甜的声音问我，安妮，现在你还觉得寒冷吗。

灯火通明的大会场里，喧嚣和落幕后的混乱纠结在一起，我无法去认真思考

这个问题。那双眼睛是认真的，带着一点点伤感地看着我。我无法回答。

晚上一大帮网友在一起喝酒聊天到凌晨。因为抽了太多的烟，感觉胃里

的烧灼和空虚。在人多的场合里，总是会习惯性的漫不经心。

心里藏着那个关于寒冷的问题，我终于可以独自思考它。

然后感觉它像一只温暖的手，不断地轻轻抚摸我。

就在那个晚上我问自己，你什么时候能够停止。

往事中的那些漂泊和告别，渐渐地模糊了。

2000 年的 1 月，开始想过正常的生活。我不知道如何去定义正常的标

准。工作，责任，承诺，义务。

曾经这些东西对我来说，丧失掉所有的意义。但是现在，觉得它们是正

常生活的组成因素。是支撑着我填充着我的水分。

安妮，你现在变成一条玻璃缸里的鱼，不再属于幽深自由的海底。如果

人鱼是为了王子而上岸。那么你又是为了什么。

淡出。从黑暗和寒冷中淡出。

从喧嚣和空洞中淡出。

如果这个世界有所谓的平淡的幸福。

拥挤的夜行公车里，我手里的百合在浑浊的空气里顽固地散发出清香。

车上的人神情疲倦，但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很平和。回到家吃饭，看看电视，

就可以过完简单的一天。

曾经辗转于机场和火车站的日子，四处的游荡，经过的一个又一个陌生

的人，和陌生的城市。日夜颠倒的日子，暗无天日的写作，白天死亡般的沉

睡。远去了。也不愿意再回来。也许命运想让我停息下来。不管是不是一种

暂时。

那时候我想，生命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天地如此辽阔，有些人永远也不

曾走出过蜗居的角落，所以他看不到远方，心里平静如水。而那些走了很远

的人，兜了一个大圈子以后，依然回到最初的平静。

有时候，生命的确让人感觉空洞。

我们是为了一个又一个美好的瞬间而活。

就像这一刻，我手里的洁白清香的百合，一个陌生的女孩顶着寒风把它

和一本漫画书送给我。那也是暖暖喜欢的百合，在她刚到上海的夜晚，一个

迎接她的男人买了送她，然后她为他走上疼痛和激情交织的路途。

当公车开过灯火通明的外滩，想着家里人也许还在等着我回去吃饭，所

以每次一下班，只要把工作做完了，就急忙地往回赶。这样的束缚又何尝不

是幸福。

我想，一个走了太远太久的人，的确是应该停息和平淡一段时间。也可

以像安生一样走到死亡为止。但七月的绿镯子比安生的白镯子更坚强。

回到家里，找了一个大口杯用清水把百合插起来，然后放在客厅的餐桌

上。

一边等了很久的家人，已经把热的饭菜端了上来。今天有什么有趣的事

情吗。

哥哥和扬因为筹备着他们的电脑公司，所以我是家里唯一出门上班的

人，他们喜欢问我这样的问题。我说今天过得很快乐。

下雪。百合。漫画书。热的饭菜。平静的心情。

生活中一些琐碎而温暖的细节。

想起曾有一个读者对我说，他觉得给暖暖安排的结局太俗。

为什么不让暖暖跟着城远走高飞，或者让她死。也许这样更痛不欲生，

更激烈。

可是我的心里只有一个结局。暖暖拉开窗帘，看着夜空中飘落的雪花，

她的神情平淡。她结婚了，想生一个孩子。埋葬了往事。遗忘了深爱过的人。

也许这样的平静下面蕴藏的疼痛更激烈。就像一个曾经历沧桑的人，会

悠然地抬头观望云天，却终于能够无言。

一切都在宿命的手心中得到了平息。

【身体和灵魂的距离】

那天朋友对我说起的话题，有一个是关于身体和灵魂。

两个人痴缠了很久。其实早就是貌合神离。但是因为身体。

因为在身体的感觉上太好，所以可能会不容易分离。

有些人的身体构造会意外地相容。只要在一起，就是激情的。

即使他们的灵魂距离非常遥远。

可是这似乎又和灵魂没有关系。

这只是最单纯最简单最直接的一种吸引。也许是爱的本质的东西。

然后是灵魂。有些人的灵魂会很相似。

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彼此是一面镜子。能看得见自己。

身体的接触却会有可能是笨拙的，令人失望。

没有他们的灵魂在交融时的顺畅。

这一切甚至没有任何自控的可能。

即使你只有他的身体，或只要他的灵魂。

能感觉到极致都是非常难得。

何况你什么都想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非常的孤独。

如果没有身体的激情，我们从灵魂的默契中得到安慰。

如果灵魂距离遥远，身体暂时隔绝了陌生。

那时看杜拉的情人。１５岁的法国女孩和一个来自中国北方的男人。

除了做爱他们没有别的方式。因为他们的灵魂没有任何相似的地方。

可是觉得他们是深爱的。

伤痛只来自于身体在激情中痴缠的时候，

灵魂却遥遥相对。冷漠而无言。

他们只能付出这么多。

想起自己写的一个夜晚。文章刚贴出去的时候，很多人无法接受。

大部分的人习惯了平淡正常的东西。

似乎只有一切现实控制范围里的感情才是合理和负责的。

下雪的夜晚，两个陌生的人。

一切都会梢纵即逝。恍若风中飘散的落雪。

亲吻和倾诉是温暖的。

即使相爱的同时是在遗忘。

身体和灵魂的孤独，使他们得不到任何出路。

一段现实中无法存活的幻想。

可是它的名字就叫爱情。

ＢＴＷ：

朋友最后说，她不觉得我一篇文章里说，妩媚而简单的女孩适合做情人

是对的。

忧郁的人才适合做情人。她说。

他们能够接受不合理的极致的东西。如一段没有任何结局的感情。或者

躲藏在阴影里面的守口如瓶。

我想到了这点。所以赞同了她。

【山 中 岁 月 】

小时候，印象最深的事情，是到乡下外婆家过年。

记得村里的祠堂，每年春节都会唱上三天的戏。全村的人都会聚在那个

古老的大祠堂里看戏。

祠堂门口是很大的一棵老树，树下面有人卖葵花子，黄萝卜，那种腌过

的大萝卜，咬一口清脆而爽辣，小孩子都把它当零食吃。戏台很大也很旧，

脚踩在上面还会咚咚的响。台上的人，穿漂亮的古装，演才子佳人的唏嘘爱

情。台下的人，跟着长吁短叹。是非常热闹而温情的节日气氛。

外公常常带我去看戏。那时我是从城市里来的小女孩，穿整洁漂亮的衣

服，和村里活泼的孩子不同。每次深夜戏结束的时候，我都是趴在外公的背

上昏昏欲睡。模糊中记得很多人一起走在田间的小路上，有田野清香的泥土

气息，和手电晃动的光亮。有人来撩盖在我头上的围巾，仔细地看我的脸，

然后轻声对外公说，是美的女儿吗？美是我妈妈的名字。妈妈是这个幽静的

藏在大山深处的小村里，第一个嫁到城市里去的女孩。

外公外婆一共有 5 个孩子。外婆信奉基督教，每个周日。她要带着我走

很长的山路，去镇上的教堂做礼拜。

晚上我和外婆睡在她的大木床上，外婆的大棉被是用洗得很旧的洁白的

棉布缝起来。她在灯下轻轻地唱赞美诗，然后在黑暗中祈祷。

她是一个看过去有些娇弱的女人，有雪白的肤色和美丽的眼睛。常常在

她整洁的短发上，别一个漂亮的发夹。她喜欢种一些花草，在家里的庭院和

平台上，种满牵牛，太阳花，茶花，栀子和兰花。

黄昏的时候，她煮一大锅的南瓜和红薯，喂养猪圈里的一头大母猪。还

养了一些鸡和鸭子。

外婆心灵手巧，会做好吃的糯米团子，豆沙馅的，咸菜笋丝馅的。还有

每年过年时，她自己炒花生，葵花子，做红薯片和冻米糖。那是乡下常有的

零食。

夏天的时候，她喜欢把菜瓜，西瓜放在井水里。睡完午觉，拿上来吃是

冰凉的。晚上在屋顶平台上放一张大凉席，仰躺着就能看到满天星光。

有时可以看到流星。外婆那时就一边摇着扇子，一边对我讲圣经里面的

故事。

每年假期，我都会都妈妈提出，去外婆家里住上一个月。田园的安谧和

恬淡，以及于大自然的无限贴近，是我心里深刻的快乐。

和外公一起去刨土豆，采西红柿，摘豆子。赶着鹅群去山上吃草。清澈

见底的溪水，下面有成群的小鱼儿在游动。捉螃蟹和田螺。

有一次和外公一起去掏兰花。外公带着我爬上很高的山坡，一直在幽深

的山谷里走。野生的兰花是生长在很寂寞的地方。外公说。那一次我在山顶

看到山的另一面，是 一个很大的水库。安静明亮。在太阳下就好象一面镜子。

映着蓝天白云，好象世外桃源。在竹林里有清凉的山泉，有人削了竹筒，可

以盛水来喝。清脆的鸟声，在寂静的风中回荡。

对于一个城市的孩子来说，能拥有这样的童年经历。我感觉是幸福的。

我在乡下最好的朋友是招娣。她是我妈妈小学同学的女儿，家里很穷。

招娣的大眼睛漆黑而带着忧伤。来找我玩的时候，身后总跟着她一大帮小弟

妹和她家的大黄狗。外婆不喜欢我出去，对他们说，我在睡觉。我在里面非

常失望。可是等外婆不注意的时候，我悄悄跑出去一看，他们还等在那里，

笑嘻嘻地看着我。

我们几乎爬遍了村子附近的所有大山。坐在山顶的大岩石上面，看远方

的大海。放声大叫。

有时在堂屋里玩捉迷藏。招娣叫我躲到放谷子的大缸里，然后用簸箕把

缸盖起来。

为了采我喜欢吃的野果子，她爬到荆棘堆里面去，手上划得血痕累累。

仔细想起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几乎是不说什么话的。也没有内心的东西

可以交流。因为乡下的孩子，都是简单而淳朴的。

她只是没有任何理由和条件地喜欢我。对我好。是我得到的唯一一份不

需要任何回报的感情。

后来很多年没有去乡下，我和招娣失去了联系。只有她母亲因为生病，

被我妈妈接到家里住了几天。她告诉我，招娣每次在我放假的时间里，常跑

到我外婆家门外去等我。可是我一直都没有回去。

后来她妈妈死了。

招娣嫁到了很远的外村。她是家里的长女。和我一样大。

我不知道一个什么样的男人，拥有着这个美丽而深情的乡下女孩。

我的记忆里始终有她淡淡忧伤的大眼睛。

对与我们所承受的各自的命运。也许我们都应该是毫无怨言的。

长大以后，我很少再有机会去乡下看望外婆和外公。

工作以后第一个月的工资，我把钱汇给了他们。在信里对他们说，希望

他们身体健康。

但是田园对我的影响是深刻的。很多时候，我都不象一个太纯粹的城市

女孩。性格里有慵懒，恬淡的部分，喜欢植物，衣服只穿棉布，对自然的景
色和季节的变换有细腻的感受。
花鸟市场是我爱逛的地方，和卖茉莉花的老头可以聊上半天。而城市街
道两旁的梧桐树被砍掉的那天，我一边看着一边心里就痛起来。
也许以后的孩子连稻子和麦子都不会区分了。他们丧失的是对自然和生
命的感受。
前年过年的时候，和妈妈一起回去了一趟。
坐很长时间的长途车。心里淡淡的惆怅，不断涌起来的的，是外婆唱赞
美诗的声音。
外婆种在庭院里的那棵栀子花树，长得很粗壮了。

而童年的好朋友招娣，也已经不在这里。
躺在外婆的木床和大棉被里面，闻到泥土和植物的清新气息，睡眠是香
甜而安宁的。
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外婆照例早早起床。在房间里忙碌地走动着，蒸馒
头，煮红豆粥，厨房里水气弥漫，外公在灶眼里塞柴火。他们的说话声和松
枝燃烧的劈啪响声，让我恍然又回到过去。
我一个人爬到高山顶上，坐在大岩石上面，感觉温暖的阳光和寂静的风。
山上的映山红和洁白的野山茶已经开了。我这样会独自坐很长时间。不需要

任何言语和思想。

在半山腰有一座石头垒起来的小庙，里面有刻在石头上的两尊佛。简陋

而神秘。红烛边放着火柴，看到红烛熄灭，我把它们重新点燃。

山中岁月，恬静地凝固了时光的流动。

那时我看袁筱一的黄昏雨，她用法文写的得奖小说。这是一个无情而苍

白的时代，我们相信爱情，爱情背叛我们。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欺骗我们。

很难想象一个大学女生的心底，有这样沉重的感悟。但是我喜欢她给那个女

主人公安排的结局。在乡村学校里教书，为所爱的人死于难产。

在接近自然的地方，一个人也更接近他的灵魂。我相信这点。

当一个从城市的喧嚣尘烟里出来的人，行走在田野和山风之间的时候，

他是否会感觉到灵魂在边缘游荡时的孤独。

而生活，是那么轻易地，就会淹没我们。

【三 毛 】

这是朋友借给我看的书。记得在书摊看见它的时候，自己只是翻了翻它

其中的一些照片。

感觉中是属于炒作类的文字。迎合大众窥探隐私的媚俗口味。要价近 2

0 元，似乎不值。

借了来，于是就认真地看了一遍。

语言的粗糙和内容的重复，且不去评论。

总觉得它有些过份。

如果是单纯地为了一些揭露真相，最起码这个揭露者的口吻要保持抽

离。

应该是平和的。不能有太多的个人想法和评价。

就好象一本好的历史书。你仅仅是记录它，不应该肆意贬褒。

再如何，也只是一个写写字的女人。她的真相如何，又有什么要紧。

不喜欢里面那种怨大仇深的感觉。

淡定一点才好。

仅仅因为一本书而去迷恋一个人是可笑的。

类似的三毛迷或者琼瑶迷和歌迷影迷都无甚区别。一些中学生居多。

对于大部分成熟的读者来说，他们阅读自己喜欢的文字，而这个制造文

字的作者并不重要。

他是个机器也无所谓。如果他写得出好书。

最初读到三毛的文章是在读者文摘上面，那时还没有改名为读者。

炊兵。讲的是她读小学时和学校里一个炊兵的友情。

文章的结构和语句简单清新，有很深的感情在里面，令人恻然。

印象很深的，还有她的白手起家。如何一点点地化腐朽为神奇，点缀她

沙漠里的小窝。

有着小女子的浪漫和聪慧的情调。

然后渐渐地写得多了，也就滥了。感觉不堪起来，不再看就是。

滚滚红尘的电影是喜欢的。媒体大众非得把它与汉奸联系起来，并不了

解剧作者的本意。

也许三毛只是想写一个无望深情的故事。她内心的幻想是有些寂寞的。

醉笑陪君三万场，不诉离伤。这样的句子，其实可以脱离掉现实中喧嚣

的议论和抨击。

给喜欢看的人看。给看得懂的人看。

这样也就可以了。

一个浪漫聪慧的女人写她自恋的文字，给喜欢看的人看，一切都很合理。

然后在她死后，非得去搞清楚她爱的男人的真名字，她的学历，她的婚

姻。

这样的事情，感觉对死去的人都是一种不尊重。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而世间并没有绝对的是非标准。道德也好，人性也好。

又有谁可以理直气壮地去指责一个人或者评价一个人。

突然想起作者是个男人。也许男人和女人的想法真的有很多不同。

他们无法了解一个女人的幻想和自恋。

生活如此苍白无力，编织一些美丽的文字，玩世娱人，又何妨。作者应

该知道，他把自己的裸照登在书上，真实的身体同样让人感觉反感。

明白了这点，也许他就不会选用这张照片。

同样也就不会去追问一个女人的生活的真相。

再看三毛的照片。穿着大朵碎花的长裙站在沙漠的风沙里，黑发飞扬。

她是我喜欢的那种有灵性的女人。自由，漂泊，落拓不羁。

这样的女人注定是自恋的。因为无人分享和读懂她的生命。

只有她自己最知道，灵魂深处的激情和华丽。

所以这样的女人注定也是孤独的。

自杀是唯一的归宿。这个喧嚣的世间有时没有任何安慰。只有世俗的窒

息。

海明威，或者梵高，或者托尔斯泰。

人与人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

然后在报纸上又看到上海一个男人的故事。

独自去西藏旅行，然后在城市开了一个酒吧和店铺，做为谋生。

他说他差不多已经走遍了中国，现在最想去的是南非。

报纸最后写的是，他是一个不愿被城市生活所拘束的人，不愿整天面对

同样的生活。

酒吧给了他新的朋友和话题，而一年两三次的长途旅行是一种叛逆。

都市中很多人都想为所欲为地干，想过自己喜欢的生活，但现实总是让

他们屈服。

因为很多人无法不顾一切。

如果我们能够放弃掉生命，或者对死亡毫无恐惧的时候，是不是才真正

拥有了自由。

因为这是一个极限。

很多时候我们被平淡生活淹没掉的理由，可以非常的简单，比如怕没有

了工作，怕穷。

而身边的很多人，一样的营役劳碌，过着平庸的生活，也有很多人，放

弃掉很多，海阔天空，四处漂泊，直到放弃掉自己的生命。

三毛是可爱的。

【漂 亮 女 孩 】

我觉得我文字里的女孩是漂亮的。是我的观念中的漂亮。

她们一般只有两种装束。夏天是白色的棉布裙，光脚穿球鞋。冬天是旧

的仔裤，黑毛衣和大大的男装外套。头发是长的，有时候会扎松松散散的麻

花辫子。

比较典型的是小说《一个游戏》里面所描写的：穿着脏的仔裤，裤管卷

起，边缘已经磨得起须。男式的黑色毛衣，空荡荡地裹在身上，能从领口看

到脖子的肌肤。羽绒外套，球鞋。苍绿色的贝纳通棉围巾，很皱。黑发凌乱，

脸上的皮肤很干燥，有起皮的碎屑。

但是没有任何化妆。

这样的女孩，看过去常常让人感觉暧昧和模糊。她是神情是淡漠的，但

你能感觉到她内心潮水的暗涌，也许在某个无法预料的时候，她会突然地激

烈，让你窒息。看过去总是有一点点落拓，一点点纯真。笑起来的时候，会

显得脆弱。常常沉默不语。但你知道她是一颗诡异的植物，会开出迷离的花

朵，散发辛辣的气息。

我把对女性的审美观，用一种极致的方式，建立在我文字里的角色里面。

就如读者所言，我所有的小说，其实只有两个人。一个名叫安的女子。一个

名叫林的男人。他们辗转于不同的情节和结局，在时光和情欲的路途上颠倒

流离，始终未曾逃脱宿命的手心。

而真正的主角永远只是一个女孩。林是模糊不情的陪衬，就像一片浓重

的阴影，在拍照片的时候，会显出人物的孤独感。他们的关系就是如此。他

们之间的爱情因此而显现出本质来。残酷的。并且无法靠近。

因为我的自恋，我文字里的女孩，永远都是独自在拍着一幅幅被衬垫着

的照片。很寂寞。

我从来没有尝试过光脚穿球鞋。在夏天我穿细带子的凉鞋，不穿丝袜。

因为我喜欢小腿和脚趾裸露在阳光和凉风中的感觉。有时候，会尝试涂珍珠

色的指甲油，让干净的指甲闪烁出一点点明亮的光泽。

这些小细节常常会令自己心情愉快。

但是我的小说里的女孩是穿球鞋的。虽然一样的喜欢光脚。在E-SPRINT

的专卖店里，曾经看到一张广告画。夏天深绿的树荫和斑斓的花丛下，几个

年轻的女孩挤在一张木椅子上晒太阳。她们穿的是印着小碎花的布裙，头发

卷曲浓密，神情懒散，只是一律都穿着白色的球鞋。球鞋上沾着泥和草汁，

是系带子的那种。露出光滑的小腿，小麦色的皮肤。健康清醇。

觉得照片拍得很好。ESPRINT 的广告和 BENNETON 一样，常常有一种环

保和崇尚自然的意识在里面。就像南京西路上 BENNETON 巨幅的人物广告画，

总是干净的笑容，明亮的容颜，却让人感觉生命的可畏和珍贵。

看着那张广告画的时候，我想到，我要的那种美丽就是如此。

从来没有穿过套装和高跟鞋。会觉得它们像一个框子，而灵魂的某个部

分总是因为不适合这个框子而被束缚得难受。喜欢自己能拥有一些不用费心

去照料它，穿起来如鱼得水般的衣服。

一整个冬天，只需要几条旧的仔裤，几件黑色或烟灰的毛衣，加上大外

套就能穿得很暖和自在。买过 G-STAR 的粗布裤子和男装外套，因为这个北

欧牌子的款式，看过去像个随时处于漂泊路途中的人。那样的人，会在阳光

下眯缝起眼睛深深呼吸空气中的花香。会在路边咖啡店里跷起腿来打瞌睡。

会把喜欢的人推倒在墙上粗暴地亲吻她。会在风尘仆仆的路边扛着沉重的行

囊搭顺风车。

在衣服上能够找到我们想要的某种理想的气息，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因

此，为这些看过去好象是在路边顺手捡来的粗布衣服，付出不菲的置衣费。

不觉得自己是个有名牌情结的人。从不去美美百货或者锦江迪生。但是喜欢

G-STAR.虽然它通常男装的款式较多。

参加颁奖会的时候，穿着一条灰色的粗布裤子和黑毛衣走到舞台的灯光

里面。灯光很刺眼，而我穿的洗旧了的衣服很暗淡。所以我觉得因此而很调

和。那些近千元买来的布裤子或者翻绒皮鞋子，会狠狠地穿它们，把它们穿

旧，穿脏。

我的论调是，贵的脏的看过去很旧的东西，都是有品味的象征。

衣服，鞋子，首饰，或者人物，都是如此。

在大街上，如果迎面看到一个漂亮女子，会看着她，和她擦肩而过以后，

再转过头去看。如果在前面看到一个背影，那我必定会赶上去满足自己的好

奇。

我的漂亮标准也许简单，但是又很挑剔。

觉得一个人的脸长得太完美无缺，实际上就是平淡。

喜欢的脸，是有一些属于个人化的小标记的。比如眼角下的一颗泪痣，

隐隐闪烁着暧昧的情欲。鼻梁上的浅褐色雀斑，是一群淘气的小精灵。或者

翘翘的鼻尖。或者是笑起来的时候眯得弯弯的眼睛。都有说不出的妩媚和灵

性。

那些冷若冰霜，艳若桃李的女子，如果再加上衣着光鲜，举止矜持，总

是让人感觉索然。就像我每次看到中国的模特儿，总觉得她们像高大的橡胶

人。因为没有个性化的特质。这永远都是中国模特走不到国际舞台颠峰的困

顿。而瘦小的 KATEMOSS 因为她的小雀斑和淡漠的眼神，让人感觉到衣服后

面的生命力。有着强烈的表达力。

舒淇拍的 REDEARTH 的化妆品广告很漂亮。松绿的眼影，玫瑰红的胭脂，

用在她的脸上，就是有着艳丽而天真的神采。眼睛明亮无邪，又隐含着小动

物般的野性。好像一只小猫，等待着你的爱抚，可是在你抚摸它的时候，它

又会突然地轻轻咬你一口。

这样的女子总是讨人喜欢的。你可以想象到，她不会对你遮掩什么或者

吞吞吐吐。她会很直接，那种直接是纯真而尖锐的。你因为其中的纯真而不

设防，所以就会因为其中的尖锐而受伤。所以这样的女子又是有杀伤力的。

同时她又是情绪化的。她不会太压抑自己的感情。高兴的时候会有缠人的甜

蜜，悲伤的时候会泪如雨下。真性情的女子，总是容易带给别人爱情的感觉。

我认为的漂亮也就是如此而已。

【如 烟 花 寂 寞 】

喜欢亦舒的文字。媒体习惯把她写的东西叫言情小说。但是事实并非如

此。我感觉她是很有思想的人。海天出版社出了她３０本的小说，差不多都

买了下来。还是觉得不够，因为她还写过许多散文和评论。但是现在的书店

很难找到自己喜欢的书。亦舒的小说，夹杂在一大堆媚俗无聊的文字中，同

样显得寂寞。她比烟花寂寞。这是她的一个书名。我在想她是否也喜欢烟花。

那种绚烂之后的沉寂，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体会。仅仅因为如此。我喜欢她

写的文字。

女孩乔深爱她的教授。一个年轻的中国女孩，和一个中年的英国男人。

情缘总是凄艳。为他疼痛，为他生病，为他远走。最后嫁给一个不相干的男

人。乔一天在阳光下散步，忽然想到她一点也不后悔和那个英国人的两年。

因为那是一次恋爱。一次真的恋爱。而现在她是幸福的。她应该是个毫无怨

言的人。这本小说的书名是人淡如菊。

亦舒是真正懂得如何叙述一个爱情故事的人。她的语气一贯的简洁平
淡。文字非常精炼，没有任何多余的联接。其中蕴藏的沧桑和痛楚，是让懂
得体会的人看的。看不懂的人只觉乏味。看得人会无言。就是如此。后来想
起来，其实她写的都是灰暗的故事。喜宝。或者圆舞。一个内心有绝望想象
的人，才会这样一本小说一本小说地写下去。
喜宝后来是拍成了电影。非常失败。没有一个细节没有超越亦舒文字中
的魅力。包括那个叫喜宝的女孩子。一个演技不算上乘的女明星，不可能是
亦舒想象中的那个原型。喜宝的野性和忧郁，不属于这个世间。
亦舒有浓厚的英国情结。也许是因为她曾经去英国读书。她喜欢那个下

雨的阴湿的国家。同样她喜欢鲁迅。常把她书中的男人叫做家明。因为这是
她喜欢的中国男人的名字。照片里亦舒是很平淡的一个女子。但她穿旗袍。
她还有个写科幻小说的哥哥，笔名是卫斯理。感觉写得很糟糕。
不知道还有谁喜欢亦舒。很少对别人推荐她。对我而言，在一个下雨的
夜晚，躺在床上第四遍翻开喜宝或者圆舞，是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想她现
在也应该是老了。所以不会再有新的小说出来。也想过一个思想如此透彻的

女人，她是否活得快乐。感觉中聪明的女子都不会有太多幸福。更何况，她

又是一个有品味的人。而现实和爱情是经不是太多品味的。所以选择想象和

写作。

这也是一件如烟花般寂寞的事情。

【乔 和 我 的 情 人 节 】

每年的情人节，我会想起现在已经远走他乡的朋友乔。

曾经有很多个情人节，是和乔恩一起度过的。

两个大女孩穿着旧的牛仔裤和宽大的男式棉风衣，在街上闲逛。看一场

午夜场，买甜腻的冰激凌吃。

平时可以和男人有些无关紧要的约会。可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都一

致同意不能给别人任何错觉。所以总是两个人在一起。

有一年我们是在酒店的ＤＩＳＣＯ。在拥挤喧嚣的音乐和人群中，抽烟，

喝啤酒。乔说，如果她那晚看到一个英俊的男人，她一定要过去请他喝酒。

但是剩下的时间里，我们一直用彼此才懂的语言开着所见到的每一个男人的

玩笑。半夜才醉熏熏地出去。

冬天深夜的大街上，寂静得没有任何声音。梧桐光秃的树枝在夜雾中象

寂寞的手势。我记得乔清甜的是声音哼的是ＭＡＲＩＡＨ的ＷＩＴＨＯＵＴ

ＹＯＵ。如果没有你，我就不能活下去。

凄恻动人的情歌。可是也许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代替的。

生活即使空洞，却总是在继续。

我想乔的想法应该和我一样。在她从遥远城市寄来的明信片里，乔告诉

我，她认识了一个荷兰男孩，春节也许会和他一起去香港。

安，记得我们的那些情人节。我们是自恋的小女子。

她寄给我一些我喜欢的爱尔兰音乐的ＣＤ和夹心巧克力。

可是我一直收藏着的礼物，是她给我的三颗安定。

三颗小小的白色药片。乔说，即使你把它们都吃下去，也死不了。

我想我的失眠是从林结婚的那天开始的。

他把我送到车站。在阴暗的角落里，匆促地拥抱了我。

也许我是这个世间唯一爱你的人。安。你以后会后悔。

我独自坐在空荡荡的公车里。手里拿着一朵从他西装口袋里折下来的玫

瑰。美丽的花朵已经有些枯萎。我抬起手把它轻轻地插到头发上。

接连好几天，我一闭上眼睛就看见这个场景。

那个在寒风中解开他的大衣扣子，把我拥到他的怀里的人不见了。

我给乔写信说，我想去看看遥远北方的冬天大海了。

不要总在八月去看海，不要总在人如潮涌的季节去看海。

如果你喜欢海，就该记住：冬天，不要忘了到海边去走走。

这曾经是一篇我喜欢的散文里的句子。读到它的时候我还在校园里。

那天在街上逛了很久，想买一件厚实温暖的棉风衣。商店里都在打折，

我在镜子里看见一个懒洋洋的女孩。

一张素着的脸，眼神是寂静的。

身上穿的牛仔裤越洗越旧。一贯穿惯芭路漫的衣服。这个日本牌子的棉

布衣服价格虽比较贵，却是清新优雅的。有时候就是这样一个固执的人。无

法放弃一些骨子里的水仙花情结。

所有妩媚而喜气洋洋的女孩，都可以用来做情人。

简单的灵魂容易快乐，也容易征服。对男人来说，她们象一些田野上的

蓝紫色的花朵，有着亲切平易而索然寡味的美丽。

我伏下身看了半天ＥＳＰＲＩＴ的化妆品广告。舒淇在脸上涂着今年冬

天最ＩＮ的冰蓝和银白。

１９９９的聪慧可爱的女子。悲哀的女子。知道被爱的可贵，但从不无

谓地憧憬。

我只是买了一袋美国好时的杏仁巧克力。走在冬天温暖的阳光下，剥开

锡纸一颗颗把它们吃完。

脑海里突然想起张楚一首歌曲里的零星歌词。这是个恋爱的季节。孤独

的人是可耻的。

那天乔睡在我的家里。凌晨四点钟左右，我在她的哭泣声中醒来。乔在

黑暗中对我说，她开始想念他。

他温暖的手指好象还留在我的头发上。乔微微侧着脸。她的眼泪寂静地

闪着亮光。

最终她还是决定离开他。可是在起初，那些疯狂的痴缠的感情，象一把

刀，坚硬地插在心上。

曾经深夜等在他家的楼梯口，他从另一个女孩的家里回来。她抓住他，

绝望而混乱地打他。他的血溅在她的脸上。

他说，他宁可和一个平淡的女孩在一起。她带给他的痛苦和快乐，已经

让他无法承受。

那一刻心好象在一片一片地碎裂开来。每一道缝隙里都是疼痛。

有一年的冬天，他在夜校门口接我回家。那天下很大的雪。我走到他面

前的时候，他从背后拿出一大把雏菊。那些美丽的小花朵是深红色的。

上面落满了雪花。他说，他仅仅是想送一束花给我，没有任何理由。那

只是很普通的一天。可是我记得。

我知道我们是认真地爱过。也许我一生都不会再遇见一个和他一样的男

人。他的英俊，他身上干净的清香，他大大的温暖的手。喜欢穿蓝格子的棉

布衬衣。睡觉的时候，微翘的睫毛象个孩子。

深刻的感情注定要彼此折磨。而分离是唯一的结局。

这是乔的一个转折点。她开始和很多人交往。

从一个怀抱流浪到另一个怀抱，我想知道有谁的怀抱更温暖一点。但是

每一个都不是我的家。乔轻轻地笑着。脸上有着淡漠的微笑。

她始终不愿意放弃她对爱情的理想。直到自己不相信爱情。

有时候也想过，如果能说服自己，接受一个平淡的男人。过稳定的生活，

也许可以少一些起伏。他似乎耗尽我生命中所有的激情和失望。使我丧失大

部分爱人的能力。感觉到自己的无能为力。

可是无法放弃对自己的珍惜。灵魂深处的美丽和寂寞。总是需要一个人

来读懂。

安。我们会很快的变老。象一朵花，在黑暗中灿烂地开着，却没有遇见

那个路过的人。

我能拿什么和他交换呢。我青春的容颜，我的自由，我灵魂深处仅有的

光明。

乔慢慢地抚摸自己的头发。

她的头发在那年夏季剪短了。一头漆黑的如丝长发。乔说，放下了。心

也就安静了。

林说，我最大的愿望，如果有很多钱，我要把你宠成一个不会吃惊的女

孩。

有时我们走很长的路去看一场电影。买了一个冰激凌，他就在一边微笑

着看我吃。

那一年，他送我了９９朵玫瑰花，我看着那一大篮碗口大的深红的玫瑰，

一天天在我的视线中枯萎。体会到无常。

在阳台上把那些枯掉的玫瑰吊起来晾晒。是我在那个冬天做的最快乐也

是最忧伤的一件傻事。

他真的把我宠成一个不会吃惊的女孩。

从此对玫瑰失去一切奢望。

后来，他的孩子出生。我去看望他。小小的孩子睁着蓝色的湿润的眼睛，

吸吮他自己的小手指。林在一边冲奶粉。

我想我们终于不再爱了。这样真好。

我们给过彼此的那些眼泪和疼痛，如风飘远。

而我坚持离开他的决定，永远不会允许自己后悔。

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代替的。我想。除了时间。

在时间里面，玫瑰和心的苍老都是无可挽回的。

世纪末最后一个情人节。

爱情是天空中的烟火。璀璨地燃烧，然后熄灭成灰。

我想我和乔应该和所有的人一样。还有大把的时间去和不同的人恋爱，

分离。直到老去。

绝望和希望同时存在。如果能深深地爱过一场，再别离。

我再次审视自己的心。一半是纯白，一半是阴影。

【南 方 八 月 】

到达另一个城市的时候是黎明。南方潮湿温暖的夏天早晨，天空是迷离

而寂寥的蓝。

刚下过一场雨。空气清新得透明。

背上的ＮＩＫＫＯ还是很沉。矿泉水和药片都在。买的那件棉织的开襟

上衣，旧旧的玫瑰红。是自己喜欢的。想着可以配一条小碎花的棉布裙子穿。

麻编的球鞋。涂一点点淡粉色的胭脂。在火车的卧铺上，把它整夜地盖在腿

上。还能闻到棉的淡然清香。

我想着我还能为你流浪多久。为你美丽多久。

在阳台上看到的白色茉莉。小小的柔软花朵。在暮色中有了褐色的枯萎

痕迹。

就好象时光在我心底留下的纹路。黯然的。

这个古朴沉郁的城市。是我宿命中飘忽的线索。空旷的街道。还有两旁

高大的法国梧桐。我喜欢它带一点点的荒凉。一点点的慵懒。似乎恍然。历

史沉淀。悄然无声。它负载太多的前世和今生。

好大的雨。在豆浆店里，看着玻璃门外暗淡陈旧的砖墙。那一刻，怀念

我的ＩＲＩＳＨ ＭＵＳＩＣ。我渐渐相信，它们是我灵魂深处的一些声音。

在这样的午后。是离你这样遥远的一个女孩。平淡的时光。

我告诉过你，也许我会写一段新的文字。我的南方 8 月。

在百货公司看到的那瓶香水，是西班牙的。海玫瑰。很诡异的名字。

拿过来闻，是淡淡的气息。有些忧伤。

还是午后突如其来的大雨。南方的夏天弥漫水雾。从街对面跑到百货公

司的那一段路程。听到自己畅快的心跳。在宽阔的大街上跑过去。成排的汽

车停止在红灯后面。

突然感觉象一只鸟。

裙子湿湿地裹在身上。店里的冷气扑面而来的时候。冻得笑了。

2楼有个咖啡走廊。到处弥漫着咖啡浓郁的芳香。放着音乐。是一个男

人温柔的声音，在那里低声地唱，谢谢你曾经爱过我。重复的。

在试衣镜里看到自己寂静的眼睛。

去牙科看那颗刚开始长出来的牙齿。它是这样的疼痛。

是还没有完全长大吗。它长得如此艰难。

麻醉的时候，想起李碧华的文章。有些感情是指甲，剪掉了还会重生，

无关痛痒。而有些是牙齿。失去后永远有个疼痛的伤口。无法弥补。

血肉模糊的。绝然割舍。

医生艰难地拔这颗长了一半的牙齿。在心里对它说，你走吧。我不要你

了。

然后它走了。

留给我一道缝着线的创痕。在疼痛中缓慢愈合。

无论如何。我想我已经可以忍受。

一言不发。象个沉默的男人。

深夜的时候想起来喝水。

看到窗外的高层公寓，似乎可以触及漂浮白色云朵的夜空。

想着心里如果有个爱过的人。又暖又美的往事。心里即使有些惆怅。

时光苍凉。然后感觉眼泪依然清澈。

不是爱的人就可以和他在一起。宿命给我们的结局，只是叫我们摊开手

心。

里面是空洞的。没有诺言。也没有永恒。

少年往事。爱恨纠缠。放弃以后才获得自由。

只有彼此能平淡相处的人，才能长久。

然后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我迷路了。公车把我带向郊外。我知道我的方

向搞错。可是我安然地坐在阳光下，看着窗外的夏日风景如风掠过。

很多时候，都是一个没有方向的人。走到哪里就算哪里。

没有家的人，就可以把任何一个地方都当作家。我知道。我是知道的。

不会爱的人，也可以爱上任何一个陌生的人。我也知道。

然后眼泪就轻轻地掉下来。

送给你的戒指你很喜欢。戴在手指上直到它磨出戒痕。

可是我最不喜欢的首饰是戒指。因为不喜欢束缚。自由惯了。

收藏一个细细的银戒指。想等它很久的时候，再看看爱情是不是苍老得

面目全非。所以我不喜欢你送我戒指。

有时候，我想你只是在身边，看着我。安静的。平淡的。

也许我也已经苍老。

在火车的暗淡灯光下，拿出杜拉的物质生活，进行漫长的阅读。

杜拉写夜里的最后一个顾客。她写着：我们哭。要说的话都没有说。我

们后悔彼此并不相爱。我们根本什么都不知道。而他这个人，和别人也没什

么不同。就象是夜里遇到的最后一个顾客。

一个十五岁就陷入无望爱情的女孩。从此残废。在孤独和酗酒中打发一

生。只有写作是唯一的安慰。杜拉斯。她的眼睛如此美丽。因为美丽而过早

地凋谢。想起情人那部电影里的旁白。女人的声音平静地叙述。叙述她生命

中最初的一条河流。没有任何伤痛。只有回忆。所有的情缘都被岁月沉淀。

不知道在邮船渐渐离开码头的时候，伏在栏杆上的女孩，看着岸上永远

不会再见的男人。她内心的感觉。

可是电影镜头上，只有她淡漠的眼神。她只是看着他。什么也不说。

火车在夜色中穿行辽阔空旷的田野。漆黑的窗外偶尔有疾驶而过的火

车，在交会时发出刺耳的呼啸。好象闪电一样明亮。

有时火车停在那里。看到对面的轨道上也有一辆。缓缓地开动了。陌生

的人群坐在那里。一张张也许不会再见的面容。偶然地邂逅。一些人在生命

里出现过。然后消失了。还有一些人。停留了很久。然后也消失了。

喜欢那些沉寂的绿色山脉。神秘的。无法捉摸。

还有小小村落的灯火。在拂晓的薄雾中，隐约闪烁。裹着毯子，把脸靠

在玻璃上。

凝望着田野无法言语。

深夜的时候，不断地惊醒。火车停靠过一个个站台。继续前行。

我知道它带我去很远的地方。

我知道我漂泊太久。已经疲倦。

８月南方。阳光充沛。雨水清凉。空气中有茉莉和木槿的清香。

黄昏散步的时候，看到安静的鸟群。它们一圈圈地盘旋在城市的上空，

不断地变换各种队形。看起来似乎是快乐的。

秋天快来了吗。

天蓝蓝的日子。我为你停留。

【画 漫 画 的 男 人 】

不是很喜欢漫画的人。一度蔡志忠非常流行，但是我没有看完整过他的

任何一本漫画书。

也许人更可爱一点。看过一篇关于他的专访。记者问他，如何看待幸福。

他说，一个真正得道的人是无所谓幸福的，因为他本身一直处于一种安详的

状态。只要有画可画，而且自己想画什么就画什么，在完成自我的过程中没

有什么阻碍，这就是最大的幸福。

一个男人说出这样的话来，觉得很不错。

上海的新民晚报上面以前有一个喜欢的专栏，叫智慧快餐。登的是郑辛

狰遥的漫画作品。

比如他会说，一个懂得解决问题的人，效率比不上一个懂得如何避开问

题的人。诸如次类，带着旁观者的嘲讽和清醒的口吻，常常使人会心地一笑。

从没有在书店里找到过他的书。现在书店里媚俗无聊的明星自传倒是泛

滥得令人厌恶。商业和精神总是有它们不相容的地方。所以只好一幅幅地把

他的漫画剪下来。那份烦琐的报纸为此而吸引了我一段时间。

感觉中画漫画的男人有他们非常酷的一面。用简单的方式表现着锐利。

我始终觉得一个可爱的男人，他应该有三分野性的放纵不羁，三分孩子

气的天真烂漫，再加上四分的聪明。

香港的欧阳应霁，一套三本的漫画书，书名是：

ＭＹ ＯＷＮ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ＨＥＡＶＥＮ。

先是看了他写的一小段序：

脚下有山有海，有九龙半岛有香港岛有新界，有新建的桥，有楼房街道，

有船有车，有不怎样看得到的人和影，而抬起头，有同一个天空。这一切是

看不完写不完画不完的，我明白。所以可以放松一点，转过身去，转左一点，

又转右一点，再看，大抵又会有另外的什么出现。

我相信这是某一种安排。

一段短短的文字，感觉得到他内心的平静。是一个沉浸在自我的精神世

界里的纯美的人。

书上是他手写的英文，简单的句子，歪歪斜斜的，似乎是信手涂鸦。

也有照片，是模糊的黑白照片。一个人坐在街边，拿着笔低头在本子上

涂抹。很短的平头，戴老式的黑边框近视眼睛，穿白色衬衣。

然后这个男人写的是这样的文字。

Missessomeonewhomshenevermeets

Callsanumberwhichwillnevergetthrough

Datessomeonewhoneverappears

Plantsaflowerwhichwillneverwither

这组漫画的题目是绝。ＥＤＧＥ。

我感觉他是颓废的。

即使他用的是一种非常漫不经心的平淡的方式。

例如可乐。整个早上没有炸弹爆炸，过了下午四时也闻不到毒气，看来

地震是遥遥无期了，只好闷闷地喝完一罐又一罐的可乐。

去死。一大清早起来想去死，然后想想死之前最后该做些什么，想来想

去竟然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做，看看手表又到了上班的时间。

反应。一有空坐下来他就细想接下来应该做些什么，一看见小孩子他就

对未来充满希望，一看见绿色他就感叹大自然的可爱和伟大，一看电视就呕

吐大作。

缺。她永远得不到他的全部，偶尔得到左手，或者右脚，得到心却又欠

了肝。

终于。终于拿到了她的电话号码，终于知道她的名字，终于知道她的地

址，终于没有结果。

一般。她只是一个平凡女人，他只是一个简单男人，他只是一个普通小

孩，它只是一头友善的狗。

很简单的句子。真的非常简单。

看着看着，突然觉得自己真的也是非常的颓废。

也突然觉得这个世界还是可爱的。

因为有一些和自己一样颓废无聊，无药可救的人。

写字，画画，感受，并且思考。

【风 中 樱 花 】

有时候我喜欢王菲。她的歌好听的不多，如果有就是绝美。

比如暗涌。约定。暗昧。棋子。或者红豆。

粤语歌感觉是奇怪的。但是王菲的不同。

王菲的粤语歌，似乎仅仅感受她宛转忧郁的声线就以足够，而不用去了

解她在唱着些什么。

看过她演唱会的ＶＣＤ。眼睛下面粘着两行碎钻拼成的眼泪。是我喜欢

的。

很多时候，她的脸上是一种自我的表情。带一点点孤寂。

似乎和这个世界保持着一段只有她自己才知道的距离。

最近看报纸，说她和窦唯离婚。是意料中的事情。

一个注重自我的女子，即使在爱情中，也是孤独的。
她的心情，可以了解。
有些感觉是很难形容的。

比如和朋友在ＤＩＳＣＯ。烟草和音乐的喧嚣中，人会有点麻木。
但是我喜欢看到一个表情冷淡的女子。红唇，黑发。
似乎可以随时跟你走。但是她的灵魂离你很遥远。
我也喜欢看到酷的男人。他们有非常英俊的五官。
但愿他们是可以随时制造爱情的机器。
因为有很多时候，爱情象空气中漂浮的香水味道。
颓败迷离，留不下痕迹。
王菲唱着，你的衣服我今天仍然在穿，没有留住你，却依然是温暖的。
她还唱，街灯下你的轮廓太好看，我凝住眼泪才敢细看。
然后她唱，我相信一切都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
可是我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直到风景都看透。
如此种种，让人黯然而温柔。
不觉得她是漂亮的女子。
但是她的声音是美的。她的孤独也是美的。
很多时候，世间的男人并不懂得去欣赏一个女子的声音或孤独。
所以喜欢王菲的女人比男人多。
因为很多女人都是自恋的。
男人喜欢看一张漂亮的脸。
也许有时候他们对女人的灵魂并没有太多要求。
又或者，爱情本来就应该是简单而原始的。
下雨的日子。整个城市象个潮湿阴郁的狭小盒子。让人窒息。

模糊地想起一些往事。想起自己在华山的绝顶上看到的灰紫色的天空。

落日象一滴凝固的鲜血。整片山峦沉寂得只听到风声。

人在瞬间感受的自然，无限贴近灵魂深处的梦想。

也许对漫长的压抑的现实来说，这些短短的瞬间，就已足够。

所以我也不相信爱情。

不相信长久。不相信诺言。

但是相信一段痴切缠绵的感情，足以耗尽我们的深情和眼泪。

十年和十个小时，并没有区别。

朋友结婚的时候，去参加她的婚宴。

看见她穿着鲜红的旗袍，在宾客中穿梭。

洁白的百合。艳丽的浓妆。

心里想起的，却是２０岁的时候，陪她一起去北京。

那时她失恋。夜行的列车上，躺在卧铺上听她的倾诉。

温暖的眼泪是没有声音的。

漂泊的旅程，走得再远，也走不出对爱情的失望。

嫁一个人也许是安全的。

很多时候，我们会仅仅因为寂寞或脆弱，而选择一个人。

在报上看到某些报道，比如某个成功的女人，一生未嫁。

感觉总是有些萧瑟。

我喜欢王菲的选择。嫁个男人，给他生孩子，倒痰盂（报上报道，曾有

记者在北京的四合院里拍下王菲早起的照片，蓬着头发在倒痰盂）。然后感

觉不爱了，就离开他。

春天最喜欢的花是樱花。

常常在一夜之间，迅猛地开放。突如其来，势不可挡。

然后在风中坠落。没有任何留恋。

日本人称之为花吹雪。

黄昏时散步，经过那一片樱花树林，看见粉白的花瓣还是不断地在飘扬。

突然想到，这是最尽情的花朵。因为它早死。

就象某些一夜的爱情。没有机会变坏。

所以留下一生的回想。

也许悲凉。却是美的。

扑鼻全是你的气味。明明沉沦窒息即将致死，我也懒得出气。

这是王菲的原谅自己。

我喜欢这种激烈的感情。越激烈的东西越是冷酷。

因为已经无路可走。

放肆。纵容。自私。疯狂。

只有沉沦和堕落过，才知道自己付出的是什么。

真希望天气能晴朗起来。

我想着我能够爬到高山顶上，再看看纯蓝的天空和大海。

然后看看远方我能够爱的人。

【永 远 有 多 远 】

曾经我很喜欢去郊外的那段铁路散步。在那边能看到田野上大片的雏

菊，它们在细长的梗上开出硕大而清香的花朵，颜色是诡异的蓝紫，我总觉

得潮湿的泥土下应该有许多昆虫的尸体，才能生长出这样颓败而茂盛的植

物。

风把细碎的花瓣吹散到我的头发上，脸上，有时候我把花瓣拣起来，轻

轻咀嚼着它。

一个人掂起着脚在窄窄的铁轨上走，走到很远的地方又往回走。阳光很

好，温暖的，芬芳的，把铁路上的小石头烤得发热。

走累的时候，我就把鞋子脱下来，光着脚放在热热的小石头上，然后让

肌肤感受阳光抚摸的懒洋洋的快乐。

我想我应该是快乐的。心里有一片寂静的地方，什么也没有留下。还没

有开始写作，只是常常一个人，来到这个荒僻的地方散步。

常常有人问，你的朋友多吗。我说，不多。这样的回答，并不让我羞愧。

能够沉默或者保持不说话的状态，对我来说是一种自由。这样的自由，只有

当你独自看着蓝天白云的时候，才能有感觉。

无数次，我看着那条延伸到远方的铁轨，想着它能带我到多远。永远到

底有多远呢。那时是春天。我穿着白棉衬衣和牛仔裤，洗得很旧。我是一个

时常感觉寂寞的人。我有预感会离开这里。然后有一天我真的离开了。

一年以后，我写了一个名叫安生的女孩，她被铁轨带向了远方。她又回

来了。她死了。她一直没有得到那个答案。

我也没有。

我一直很喜欢一张图片。清凉的山谷回旋着寂静的声音，湖水很蓝。

任何人都会感觉他的生命，似乎在寻找某个地方或某个人。但是一直没

有找到。于是一边往前走着一边心里怅惘。

16 岁的时候我独自去黄山。一个人在山顶上看日出。背着大包在人群

里挤上深夜晚点的火车。然后一直没有停止。当陌生的容颜和陌生的城市包

围住我，我知道，我是在寻找心里真正想要的东西。我是个绝望的人，但不

轻易失望。

在人群里我喜欢阴暗的角落，不说话，观察别人的表情。这是不厌倦的

游戏。有时候我独自在淮海路上走一个下午。我看着人群像鱼，彼此清醒而

盲目游动。我喜欢以前在一家小酒吧的黑板上看到的话，它说世上无绝对，

只有真情流转。

所以我不喜欢狡猾的女人或者男人，我很容易就识别到他们。我喜欢脆

弱的容易被伤害的心灵，因为有温度。在我的文字里，所有的人都有一张寂

寞的脸。寂寞和身边包围的喧嚣无关。即使是在爱情或人群里面。一句对白

或者一个姿势，带来稍纵即逝的安慰。有什么能比安慰更温暖呢。爱情，我

不相信有爱情。我是一个暧昧的人。我会轻易地接受爱情，但不相信它。也

许有点残酷。

很多人和往事会在时间里只留下痕迹，或者气味。这样真好。能一直独

自走在路上，看看沿途风景，不为谁停留下来。可是听着王菲的红豆，我的

心里那么柔软。那个少年时，在下雪的田野里说爱我的男人，他依然在世界

的一个角落里。一直在写作。写作是和喧嚣无关的事情，它属于黑暗的只有

一个人的房间，属于发不出声音的怀念和无法结束的孤独。那天我看到一个

人在论坛上对我说，安妮，忘掉你写过的所有文字，过正常明亮的生活，很

多写字的人都陷入不好的结局，可是我只要你快乐地生活。我的眼泪突然掉

下来。

未来会如何，我不知道。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人是应该没有惭愧的，

即使可以有痛苦。《七年》里面，那个男人突然领悟到他和蓝一直站在宿命

Chapter_12

永恒的手心里，他们是不被允许有怨言的人。在这篇文字里我倾尽了往事的

阴影，那是我 16 岁就开始明白的道理。

2000 年的 1 月，我出版了第一本书《告别薇安》，里面有23 篇小说，

流动着我阴郁和狂野的血液。那一段时间，对我来说，是一种随时可以终止

生命般的沉沦。象一个人被按着头扎在冰凉的水里，他无法呼吸，眼睁睁看

着自己慢慢失去光线和声音，也就在那个瞬间，他的脑子和心里，出现最美

好最沉静的幻觉。那种幻觉就好象是死亡。

我想，我是用一本书做了这段死亡时光的终结。这是生命中值得纪念的

事情，但不认为自己就此变得不一样。用灵魂来写作，你才能切入别人的灵

魂。这是最大的安慰。彼此安慰的灵魂。除此之外的一切，都不重要。

然后，我在上海停留下来。这个石头森林的城市。我对它的情结，出现

在午夜的酒吧，

出现在地铁的陌生人群，出现在陈旧洋楼的裂缝中，那些寒冷的阳光和

阴影。出现在我自己海水般潜伏或激荡的灵魂中。

从小我就是一个血液叛逆的孩子，有古怪的性格，做些离奇的事情。有

时候这样的孩子会感觉孤独，因为她在生活中难以得到世俗的认同感，她的

想法注定与别人不同。

没有上网之前的一段日子，我一直在寻找某种途径，寻找我所想要归属

的方式和人群，上网之后，我不能说我的愿望全部实现，但它的确帮助我靠

近了灵魂的本质，让我发现世界广阔之外的大同。有很多人，很多事物。而

不仅仅是身边的生活。我是个低调的人。坚持自己原则，也很固执。网络给

了我最大安全感和动荡感。并不矛盾。

曾漂泊很久，现在在一个喜欢的城市里工作，制作网络频道，写书，感

受生命被艰难经历洗礼之后的沉静及平和。喜欢这种沉着，虽然知道灵魂的

漂泊永远都不会停止。永远有多远。我们都不知道。所以要做自己想做的事

情。要有勇气去做。

现在有很多女性仍然有机器恐惧症，所以只有一部分女性涉足网络，我

觉得很可惜。每一个上网的女孩子，她的世界会更开阔，视野能拓展得更远，

这会使她的生活方式和生命品质发生改变。有时候网络就像一双翅膀，你拥

有了它，就能接近梦想的天空，如果没有翅膀，就只能在平地上徘徊。

虽然很难说，飞和不飞，哪一种才是幸福。

2000 年的 10 月，让我们感觉暂时的幸福，平静的思考。阳光温暖，风

中有花香，曾经的爱情，偶尔还有淡淡怅惘的回忆。可是我们继续着，一切

都还是这样好。

感谢所有曾经相遇和离别的人。

【不要去找，要等 】

那天从图书馆出来，经过一家独特的店铺，里面专卖一些外销到日本的

棉布衣服。有一条长长的裙子，宽松的，很简单的款式，缀着细细的刺绣出

来的蕾丝，看过去颓靡而雅致。

是喜欢的颜色，陈旧而黯淡的藏蓝。

试穿的时候，柔软的棉布顺着赤裸的小腿轻轻滑下来，心里有淡淡的喜

悦。

一整个冬天，穿的是旧牛仔裤，黑毛衣和宽大的男式棉布衬衣。头发缠

着两条松松散散的麻花辫，有时胡乱地别上几枚暗色的银发夹。妈妈看到了

总是要抱怨，２０多岁的女孩子了，却象个孩子一样，不会把自己打扮得耀

眼一点。现在这条看过去又旧又过时，而且要价还很贵的裙子，碰到我这个

怪怪的不合潮流的人。一眼看中，并且心甘情愿带它回家。

看得出它是寂寞的。放在角落里已经染上些许轻尘。只等着能看得到它

的美丽的人。

爱情不要去找，要等。

这是喜欢的一句话。

【玻 璃 之 城 】

除了王家卫，平时不喜欢香港片。但是这个片名很美。玻璃之城。

是通俗意义上的文艺片。只是拍得稍微精致一点而已。

片头一出来就是一段流畅清冷的钢琴。带着悲剧的阴影。还有黑暗夜空

中的烟火。这是两个清新的细节。所以让自己耐心地看了下去。

有些情节是喜欢的。

港生深爱着韵文，年少情怀，纯真的，又带着一点点轻率。似乎是轻易

地别离。

再次邂逅时已是中年，彼此都有了家庭。难以割舍的罪恶和快乐。直到

彼此在一场车祸中相拥而死。

他们给自己的孩子都取了康桥的中文名字。因为这是他们年轻的时候，

想去的地方。

韵文和港生同居的时候，两个人的容颜都已沧桑。韵文痛苦地问港生，

我们该怎么办。港生说，这是我们无法控制的。

这个世间有许多我们无法控制的事情。

再次听到ＴＲＹ ＴＯ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经典的老歌。

是自己曾经抄在笔记本上的。那时还是校园里。电影里放这首歌的时候，

是韵文去监狱看望港生。她带了唱片和阿斯匹林给他。就好象港生送过给她

的鲜艳玫瑰。

养在清水中。每天一片阿斯匹林。在他离开她的时候。

港生离开香港去巴黎的时候，给韵文一只石膏做的手。他说，我手上的

爱情线，生命线和事业线都是你的名字拼成的。

韵文应该无憾。一生拥有一句这样美丽的情话。是被一个男人这样的深

爱过。

听着那首歌的时候，感觉到时光的衰老。

只是我们还拥有记忆。这样就已足够。

港生在巴黎过着艰难的生活。韵文想去看他。努力地挣钱。

存够钱才可以打三分钟的电话给港生。她在那端无奈地说，港生，你别

不说话啊。你不说话是浪费钱啊。凄楚的声音。无奈的生活。

这是他们无法控制的爱情。

下着漫天飞雪的巴黎的街头电话亭里，终于空荡荡的。只留下雪花的声

音。

别离总是黯然。

舒淇总是美丽的。最喜欢她浓密舒展的长发。象一把海藻。

在这部电影里，她的哀婉的柔情比一贯的飞扬调皮多。也许是剧情的需

要。

港生再次因为要陪自己的妻子而对韵文失约的时候，韵文决定离开他。

她说，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同时喜欢两个人呢。她对自己的罪恶感感觉无措。

港生曾对她说过，怕什么，我肯定是会娶你的。在舞会之后的校园里，

他想要她。

可是最终他并没有娶她。

他只是爱她。无力自拔地爱她。韵文去了伦敦。他去找她。绝望中试图

用望远镜找到她一闪而过的身影。可是镜头中闪烁而过的都是往事的片段。

韵文年少的容颜，在夜色中象一朵鲜艳的玫瑰。韵文在风雨中扑向他的怀抱，

以一种飞蛾扑火的姿势。最终扑向死亡。

可是死亡是完美的结局。他终于永远属于她。

电影里有那么多的音乐。钢琴。柔情的凄恻的。

还有满目灿烂绚丽的烟火。在黑暗寂寞的夜空中。

爱情是一场偶遇的烟火。有些人能够看到。有些人一辈子平淡。

在钢筋水泥的都市里。在玻璃之城。

没有人有太多机会看到烟火。

就象我喜欢的漫画作者欧阳应霁，有一组关于烟火的漫画。他说，这个

城市的人突然看到一场耀眼的烟火。可是并没有什么节日。所以他们相信这

只是一场幻觉。欧阳也是香港人。

电影最精致的是结尾。

空寂的走廊上，少年的港生拉着韵文的手去参加学校的舞会。韵文清脆

的笑声在黑暗中遥远。

时光的路途上，只留下爱情的足音。

然后一切消失。

【冷 眼 看 烟 花 】

已经有很多人不喜欢谈论爱情了。

因为我们的工作室，主要是制作人性化采访，时尚评论和另类文学等内

容，所以有时候我会去采访一些独立特行的人。他们不喜欢工作，在孤独中

写作，一直行走在路上，或者做着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他们当中有很多是 70 年代中期出生的孩子。

每一次，我都会问这个问题，能谈谈你对爱情的看法吗。我不想涉及到

隐私，仅仅只是想听到一种观念，但是结果却让我失望。

一个沉溺于哲学，写作和贫困中的男人，想了很久，然后对我说，他没

什么看法，他觉得爱情是个伪概念。

还有一个男人，他开过艺术画展，口才很好，但问到这个问题，他的眼

睛就开始犹犹豫豫。话题被明显地敷衍了。

我想，可能是有些暧昧不清的东西，变得难以被表达或者无需表达。只

是不知道是问题本身还是人。

如果这个问题是别人问我呢。我想我会回答他，我不相信爱情，但我会

接受它。因为它是一种安慰。

有一段时间，我不断地接到喜宴请贴。每一次参加的婚礼都让我感觉喧

嚣却空洞。我想，大家是都已经累了吧，所以想停靠下来。如果在路途中刚

好看到一个隐约的码头，而且又很安全。

或者是漂流了太长的时间，双手空空，又回到最初出发的地方，虽然旧

码头已经苍老。但毕竟仍然在那里。

我也参加了薇的婚礼。薇是我 12 岁开始就在一起的少年朋友，那时候

我们常常在彼此的小房间留宿，两个小女孩挤在黑暗中说的话，现在回想起

来，非常的模糊，却又清晰。就像有时候我在拥挤的公车上，闻到的 12 岁

女孩的那种气息，温暖而清香，从头发从肌肤从清澈的眼神中散发出来，彻

底得让人有微微的晕眩。过了十多年以后，这样的气息已经涣散至尽。就像

我们曾经热烈而盲目地讨论过的爱情，变成记忆中流泻到床边的淡淡月光，

其实永远都无法触摸。我们幻想着那个还未出现的，自以为肯定会属于他的

男人，不厌其烦地猜测他的外表和灵魂。一个英俊的明亮的男人。想着他会

等到我们真正地长大。

少年的爱情，是走过樱花树时，突然在风中兜头飘洒下来的雨水和花瓣。

眼泪和甜蜜，诺言和疼痛，心动和失望，纠缠交织。像柔软的手指，抚搓着

洁白的理想，无声无息地，在上面留下许多印痕。起初，那些痕迹也是洁白

的，但在时光的深处，再俯首观望，发现它们的颜色变成了颓败的黯黄。

终于是有了答案。这样的答案是在疑虑和犹豫中，被缓慢而不容迟疑地

放在了手里。

薇碰到了一个男孩，坚持不懈的喜欢她。从 12 岁开始持续了十多年的

感情。我目睹着她从失望一直走到依赖，其中有无尽磨难。她曾想离开他，

他也曾想离开她。但最后，终于是嫁了。

婚礼上的薇穿着鲜红的丝缎旗袍，化着艳丽的浓妆。我看得到她的疲惫。

我想，我们真的是老了。不再是那两个穿着棉布睡衣，挤在小床上笑闹不停

的女孩。那时候我们的心是白纸，柔软地铺展着，等待着饱蘸墨汁的笔触。

然后一切覆盖下来。曾经想象过的一切在发生的同时开始永远地失去。

薇说，她想尽快地生个孩子。我突然发现，一个女人的苍老是从她失去

了期待以后发生。

我微笑着拥抱她，那一刻，我感觉到的悲凉。想起我们年少时，因为失

眠而深夜起床，坐在地上看着房间里的月光。我们的手在月光里游动，什么

也抓不住。

幻想中的那个男人，原来真的是不存在的。

70 年代出生的孩子，他们不像 60 年代的孩子，心里有太多浓重的命运

阴影。也不像80 年代的孩子，被太多的生活方向混搅得焦灼而不安。他们

是一块夹心饼干里面，最中间的那一层。味道混浊而沉重。有很多人经历过

早恋。也许都曾经很早地失身。他们用激情而直接的方式，摸索爱情的路途，

但是走得太快，所以难免有时候会心里迷惘。等到真正地成人以后，心里有

了破碎的痕迹。很多爱情，就以某种匆促的姿态完成了结局。平淡的现实的

结局，把所有曾经挣扎过的叛逆和激情，全部地淹没了。

也有一些人，就像我采访过的那些孩子为代表，我行我素，走自己的路。

爱情或许可以是孤独的酒精，自由的情欲，一场不动声色的游戏，一个拖在

身后的黑暗影子。婚姻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并非结局。爱情同样也是一种生

活方式，而非理想。所以，对他们而言，爱情是可以被替代的，或许也是宁

愿被替代的。

就像一个做地下文化和音乐网站的男人对我所说的，他想和爱情保持永

远的距离。一个不会失望和被破坏的距离。

这样深情和无望的坚持，戴着一张冷漠和不置可否的面具。

充满了矛盾。

父母辈的爱情模式通常是让我们失望的。那种被历史和政治因素所控制

的感情，造就的是很多被捆绑在一起的婚姻，充满沉重的负罪感和顺服的无

奈。新新人类的爱情还在如花朵般地盛开在城市和边缘，四处弥漫辛辣的气

息。他们纹身，染发，吸烟，泡吧，在大街旁的车站旁若无人地接吻，用电

子邮件和 MIRC 倾诉衷情。但是那些 70 年代出生的孩子，他们已经不想言谈

爱情。

我还是常常想，爱情原来是很像我们去观望的一场烟花。它绽放的瞬间，

充满勇气的灼热和即将幻灭前的绚烂。我们看着它，想着自己的心里原来有

着这么多的激情。

然后烟花熄灭了，夜空沉寂了。我们也就回家了。

就是如此。

---------- Page 411----------

【边 走 边 唱 】

一直不喜欢国内的流行音乐。

因为不喜欢没有个性的矫情和媚俗。

除了黄磊。

是个炎热的夏天下午，是在公车上。很无心地，听到那首边走边唱。

是男人年轻而温柔的声音，带着一点点的怅惘和怜惜。

已经很习惯从风里向南方眺望

隔过山越过海是否有你等待的眼光

有一点点难过突然觉得心慌意乱

冷风吹痛了脸庞，让泪水浸湿了眼眶

看过黄磊拍的电影。一张俊美的脸，有敏感的眼神。

那种眼神，能让人感觉到爱的轻易和无常。

但是对他没有太深印象。

只是在一个空荡荡的车厢里，偶然听到他唱的一首歌。

听着他很平静地唱着，爱情边走边唱，唱不完一段天久地长，心中抱着

希望，只看到失望。不如一切就这样吧。你和我就算了吧。

谁都害怕复杂。一个人简单点不好吗。一个人简单点生活吧。

平静中有些许轻轻的疼痛和不舍。却是自由的。

记得自己是去找过他的。在音像店里问老板有没有黄磊的歌。

手里已经挑了一大堆爱尔兰和欧美音乐的ＣＤ。

但是我还想听听一个男孩用普通话唱些漫不经心的纯粹的歌。

老板说，黄磊是谁。好象有点奇怪。

于是也就算了。

偶然吃饭时又听到那个温柔怅惘的声音。跑到电视面前一看，果然是。

齐肩的黑发，在风中轻轻地半掩住脸，光着脚坐在树下，在抽一支烟。

这次唱的是啦啦歌。很随便地在那里哼着。我欣赏自己虽然很平凡，试
着活得一无所有。
穿着非常简单的黑色Ｔ恤。
他不是我喜欢的男人类型。我喜欢的男人，头发不会这么长。也不应该
看过去如此脆弱敏感。
他应该是剃干净的平头。稍微有些冷酷。
但是喜欢这个男人脆弱敏感的声音。
感觉那颗心似乎会很轻易地陷入爱情。
会送１００朵玫瑰给心爱的女孩。会流泪。
那时相隔也近一年。
放手了那段挣扎了很久的痴缠。过一个人的简单生活。
边走边唱的爱情是孤单，也是快乐的。
心里没有希望，于是也无所谓失望。
只是无边的空旷和寂静。

突然是有些感谢黄磊的。因为听过他唱不如一些就这样吧。
你和我就算了吧。
在这个世界上，感觉它和我们的梦想不相符合的人，不止一个。
但是我们笑笑。让生活继续。
【暗 香 如 风 】
如果是独自一人，最想陪在身边的是香水。
常常做的事情，是在手腕上轻轻地抹上一点，然后在休息的间歇，悄悄
地闻它。
这是很纯粹的私人的感受。香味对人是一种安慰。

当自己觉得爱上某个人，或者想离开某个人的时候，会想闻到香水。

喜欢那种带着点诡异的清香。

不应该太单纯。伤感，野性，颓废，优雅，混杂在一起。

无法分辨，却可以用心去感受。

喜欢的人也是这样。

比如一个穿着很简朴的棉布衬衣的男人，平静的站在街边的阳光下，但

是你感觉

得到他内心的暗涌。可以是激烈的。也可以是柔情的。

无从捉摸的感觉，充满诱惑。

看玻璃樽的时候，我喜欢舒淇。她符合我的审美观，天真而邪气，有着

不羁的美丽。

好象原野上盛开的蓝紫色野花，在风中烂漫而明亮。

香水是有个性的气味。

一瓶香水里包括的成分，可以有鸢尾，百合，茉莉，玫瑰，铃兰或者橡

苔。

当然还有更多的，例如佛手柑，风信子，月桂，含羞草，甚至琥珀。

一整个春天，都可以在那瓶有色或透明的液体里，给灵魂带来安宁或激

情。

用过很长时间的是ＰＥＴＩＴ ＧＵＥＲＬＡＩＮ。娇兰公司专门为婴

儿设计的香水。

香味是简单而清淡的。柑橘和柠檬的前味，然后是玫瑰和茉莉。

暖暖的，带一点点慵懒。

然后是ＣＫ ＯＮＥ。中性的香水，和那个服装设计师推崇的简单优雅

的风格是一致的。

ＮＩＮＡ ＲＩＣＣＩ的淘气小精灵，香味就比较浓郁一点。但是有一

种绮丽的忧郁。

最近买的是ＫＥＮＺＯ的清泉，仅仅因为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而这种

水果味道的香水，涂在脖子上有凉凉的感觉，也许加入了薄荷。

对香水我是没有常性的人。

如果常常闻着同一种味道，很容易让嗅觉麻木。

不安定的感觉，有时让我们的灵魂保持灵敏的状态。

有时会喜欢一些香水的名字。

例如有一种香水是叫ＳＯＬＯ。单独表演，单独飞行，是我喜欢的意思。

还有ＮＡＲＣＩＳＳＥ。古希腊神话中变成水仙花的自恋的少年。

奇怪的是自己在北方旅行时，买来的两件外销的格子棉布衬衣，也是这

个牌子。

香水本身也是一种自恋的物品。

有些人用香水，仅仅是想自己感觉着它。

或者让自己爱的人感觉它。如此而已。

中国的男人很少有用香水的习惯。所以也很少有人能把香水用得很适

当。

以前是碰到过的。很容易给人张扬尴尬的感觉。

所以宁可他们是整洁的。因为干净的头发和皮肤，本身就有天然性感的

味道。

如果曾经爱过一个人，会记住他的气息。

甚至有些人我们会淡忘他的容颜，但仍然记得他的气息。

这是无法被时间代替的。

【爱 到 逃 离 】

２０岁的时候，我得到过一份有生命的礼物，是一只小狗。也是我养过

的唯一的一只动物。

那个夏天，林把它送给我的时候，它非常的小。躺在我的裙子上睡觉，

然后用它温暖湿润的小舌头，轻轻舔我的手指。

我在灼热的阳光下，飞跑着去超市买牛奶和牛肉干。我不知道我可以给

它什么更好的东西。一颗心在跑的时候，跳得让我疼痛。

我们一起生活了一个星期。我叫它小乖。

常常一起去公园散步，它跟着我，因为太小，跑起来还摇摇晃晃的。

我爬在地上擦地板的时候，它就在纸盒子里面探出小脑袋，我擦到那里，

它的视线跟到那里。

我们常常玩的亲密游戏是，我叫它的名字，然后躲起来，它开始四处找

我。

很奇怪它的眼睛，象一个婴儿。纯洁，无邪。当我们互相凝望的时候，

我知道我们是相爱的。

一个星期后，它突然生病。不肯吃任何东西。一直躺在角落里睡觉。

林对我说，你给它吃得太好，伺候得太细心。一条小杂种狗，随便着养

就是了。

那时手足无措的我，只好把它抱到林的家里。林的妈妈帮我照顾它，她

给它吃药，用冷的毛巾垫在它的小脑袋下面。

那个晚上，我留在林的家里睡觉，怕小乖会死掉。它已经处于弥留状态。

不肯吃晚饭，坐在地上，一边抚摸着它，一边不停地哭。

林的妈妈说，不用这样伤心。只是一条狗。

那天我和林的妈妈一起睡在阳台上的凉席上。

半夜，突然惊醒，我听到小乖细细的叫声。它趴在我的肩上，用它凉凉

的小舌头，舔我的耳朵。

它来告诉我，它好了。

我们没有吵醒任何人，黑暗中，抱着它温暖的小身体，我泪流满面。

我把小乖留在了林的家里，坚决不肯再带它回家。

下楼的时候，小乖一直跟我到楼道口，睁着它疑惑的眼睛，不知道我为

何不抱它一起走。

我看也不看它。飞快地跑了出去。

林说，你真的不要它了?

我说，是的。我承担不起这份感情，还是断了好。

小乖在林的家里留了很长时间。我偶尔去看它。

它总是认出我。围着我的脚撒欢，躺下来让我抚摸它的肚子，显得很快

乐。

林因为搬家，后来把它送到乡下。

最终小乖失去了踪迹。

林说，你的残酷有时真得让人吃惊，你就这样抛下它就走。

我说是啊，我就这样。

太深刻的感情，只能让人选择逃离。

甚至没有勇气去承担分别。

２０岁以后，我感觉到自己内心的寂静。

不会再让自己爱得只能离开。

【安妮走四方——前言】

那天一帮人出去吃饭。同桌的还有几个初次见面的朋友。

同事介绍安妮。跑了好多地方的人，常常说走就走。

记得其中一个男人微笑着问我，是什么。是什么支撑着你做出这样的举

动。

想了半天，没想出来。然后略带惭愧地回答，是拒绝一种侵蚀吧。

侵蚀着灵魂的东西太多。象潮水一样，在时光中不断地扑打和淹没。有

时会感觉窒息。

浮出海面。让阳光倾射在眼睛上。放肆地呼吸空气。

直到对这种感觉上瘾。

一直是不喜欢电视的人。但关于旅行的节目是看的。

那天认真地看完一个关于山峡附近古老民居的报道。片尾出现字幕，旁

边是一双走在沙漠中的前进的脚。旧的牛仔裤和厚底的短筒皮靴。沉着的脚

步。

配的音乐很优美。不知道是二胡还是木笛。音色极为凄凉。

独行者的自由和孤独。在刹那间有了体会。心里就开始发凉。

这个节目叫走四方。

目前走过的地方是两类。城市和山。

喜欢爬山。喜欢那种起落的艰难和空洞。

到达山顶的时候，知道眼前美景无法拥有。在山顶的巨风中沉默。

下山的时候，感受轮回从最初回到最初的虚无。

在不同的城市里游荡的时候，夹在陌生人群里可以体会它的独特气息。

逛逛繁华的大街，也转一下冷僻的小巷。菜馆里肯定要好好吃上几顿。不太

喜欢去旅游胜地凑热闹。宁可花一个下午的时间，挑一个咖啡店的靠窗位置，

坐在温暖的阳光中，凝望异乡的尘烟和风情。

很想走得更远。但有时会受很多限制。心里始终有一个远行的目的地。

在没有实现之前，似乎也是快乐的。因为心在路途上。没有停息。

喜欢的行李包是很久前买的，ＮＩＫＫＯ的登山包。非常庞大。可以把

衣服，相机，香水，水壶，要阅读的书籍全部放进去。藏蓝和灰紫的配色。

还有一个可以挂在脖子上的小包。

放点坐车买水的零钱。

用过很多的交通工具。飞机，火车，轮船，长途汽车。搭过运货的大卡

车。在南昌的时候，还租了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去看滕王阁。

平时是素面朝天的人，但旅行的时候，一定用香水。因为旅途劳累，容

易疲倦。

香水非常提神。牛仔裤有好几条，穿着它既能坐在酒店的大堂里，也能

随便找个街边的台阶就往下蹲。棉布衬衣柔软吸汗，也是很好的选择。

找不到有时间的朋友，安妮独行。如果去的城市刚好有相熟的网友在，

就会得到很多照顾。有时是和朋友一起去。

在旅途中遇到有缘的陌生人。曾经有些人，彼此留了电话号码以后没有

再放在心上。

但转了一圈回到家，收到卡片或电话。是淡淡的温情。

总想着有一天，要写篇游记。去过的地方，邂逅的人，遭遇的事情，看

过的风景。

所有美丽的细节。虽然有些曾写在以前的故事里，但不完整。

往事在时间里面已经有些褪色。但没有残缺。

用自己的方式写。

【安妮走四方——南京】

南京是喜欢的城市。去中山陵的途中，大路旁边有高而粗壮的梧桐。下

雨的时候，绿色的大片树叶会发出声音。这样幽静的感觉，是在南京停留了

很长时间以后，才有的体味。

这本身也是一个需要体味的城市。没有太多喧嚣。心会沉静。

曾在报纸上看到一个作家评论南京。说起它一贯的颓唐。曾经的纸醉金

迷，秦淮河流淌过烟花般的糜烂和华丽。所以在此建都的朝代都不长久。异

常脆弱地倾倒。

在杭州建都的朝代也很短命。江南是皇帝的温柔乡，容易使他们遗忘烽

火的危机，民众的煎熬。对着湖光山色，只有了沉沦。

就象有漂亮妻子的男人，总是容易缺乏上进心。有些美丽，远观赏心悦

目。深陷其中，却会疲倦。城市也一样。

因为曾经有过的繁华和显赫。当历史如过眼云烟，抹掉了夜色中的酒香

和箫声。古老的南京只留下一个沧桑而平静的轮廓。

暗淡的城墙，覆盖潮湿浓密的青苔和爬藤。陵墓无言。挣扎过的灵魂也

没有了声息。

玄武湖的美丽已经非常人工。十里荷花，在夏天的艳阳下散发竭力的清

香。碧水连天，在风中翻动温柔的涟漪。旅行者的脚步踏得太多。行色匆匆，

只顾着拍照喧哗。

西湖边的树林里常有杭州本地人，铺出一块地方。一家人钓鱼，野餐，

打毛衣，看书，非常悠闲地享受时间和阳光。玄武湖没有这份从容。它看过

去似乎寂寞。

整个南京城区，新建的大厦几乎都高耸入云。另一边却有很多极为破旧

的建筑。看得出它因为曾经背负的历史，一直处于局促和尴尬。即无法抛开

过去大干快上。又无法固守着旧日聊以自慰。

所以这是个发展极为缓慢和谨慎的城市。这种心态同样影响了它的市

民。

江苏人的淳朴和自足感很明显。他们没有上海人的急迫和尖锐。他们象

一块植被丰满的泥土，踏实而安稳。走在大街上的人，很少见行色匆匆。衣

着也一律比较土气。比起上海的淮海路，你会以为自己走在一个小县里的人

群中。虽然南京的街道宽阔干净。很多装修精致的店铺，卖着来自日本，韩

国的时尚衣服。符合高消费水平的金鹰百货也几乎囊括上海伊势丹的所有品

牌。但这种心态的问题无法改变。

江苏缴的税额比其他的省份要高。它稳定踏步，自给自足。所以它注定

和潮流无关。

第一次看鱼是在南京的海底世界。

幽暗寂静的参观区，没有什么声音。只有在贴近玻璃的时候，听到清水

里面氧气的滚动。这些来自深海的生命神秘而诡异。有着与世隔绝的自在。

但远离大海之后的生存，似乎有些孤独。

安妮在看的时候觉得自己有些屏住呼吸。每次对着美丽的东西，都会这

样。

然后在写一个故事的时候，想起了描述的方式。生命是鱼，生活是水。

灵魂是鱼听到的大海的声音。但有时候却会游不过去。

后来常对在南京的朋友说，有空去看看鱼。去看看那些寂寞而美丽的鱼。

始终记得快乐的一刻。脚下的通道缓缓地往前滑动，头顶和两旁是巨大

的水箱。

一大群一大群的鱼隔着玻璃很近地游过。似乎能感觉到它们的呼吸和眼

神。把脸贴在玻璃上，对它们微笑。当它们晃着尾巴游过来的时候，把手心

贴在上面。

这一刻，觉得自己也是一条鱼。一条无法找到大海的鱼。

后来去南京的次数越来越多。在那里有过工作。住了很长时间。

和少年时的朋友有了相聚。这个南京男孩曾经同班。而且是好朋友。瘦

瘦的，个子很高，笑起来就露出两颗憨憨的虎牙。我们都没有预料到 8 年以

后会在南京重逢。约在莫愁路上见面，远远见到都笑了起来。一起去了湖南

路上的一个咖啡店。他还是说着南京味道的普通话。

聊起小时候学校看完电影，一起坐公车回家，在路上看夕阳。彼此微笑。

却没有刻意说太多话。那种

温情的感觉，原来并没有在时光中流失。

在网上很好的几个朋友也都在江苏。一直相伴。在网络上游荡过的任何

一个地方，都知道他们跟在身边。从最初的新闻组到嘉星到星伴到奇迹。温

暖而依赖。喜欢彼此心心相印的默契。也喜欢他们的淳朴温厚。他们的宽容

和持久。

总想着以后能一起吃顿饭。好好的聚在一起。不会说很多话，只是平淡

地享受温暖的情意。是符合彼此性情的方式。

这是一个有情有缘的城市。

【安妮走四方——武汉 】

提起武汉，就会想到池莉。武汉的小书店里常会挂一个牌子，上面推荐

着池莉新作。

由此可见她在武汉的影响。的确也只有池莉孜孜不倦地刻画着个城市，

描述着居住在这个城市里的百姓生活。只看过她写的一篇小说，而且还是很

早的。题目是烦恼人生。里面有一段描写，是早上上班的人坐渡轮过江。通

过阅读才大致了解到武汉的地理构造。

飞机在下降之前，看到大片大片的湖泊。也看到了长江。长江一路贯穿

很多的城市。

武汉是其中之一。但是武汉的长江大桥没有南京长江大桥精致。后者的

桥栏上有大幅大幅的石头雕刻，描绘着起义，解放战争，文革等历史场景。

还有大型雕塑，和站岗的士兵。显得凝重壮观。而前者只是一座现代气息的

大流量的桥。因为流量太大，以至于出租车只能按日期和车牌号过桥。

黄鹤楼就在长江大桥桥脚。从小在背古诗的时候熟知的这座建筑，登上

以后已看不到长江悠悠，千帆过尽的景色。古人的苍凉情怀如过眼云烟，留

在了湮没的时光里。

从楼顶看下去，只有大片灰暗的屋顶和高耸的烟囱。也许很久很久以前，

应该还有雪白的瑟瑟芦花，和对酒当歌，飘然远走的故人。这座整修一新的

在里面兜售着千篇一律的旅游纪念品的古楼，似乎只留下里一个躯壳。

更喜欢在李白豪放悲情的诗句里，感受它的灵魂。

没有去看东湖。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更想做的是心平气和的观察和体

味。

最繁华的大街是中山大道。两旁的建筑一律是纯白的仿欧式。因为模仿

有些生硬，所以感觉上少了一份优雅。佳丽百货估计是比较大的一个商店。

但里面的摆设布置不太合理。总觉得一个城市里，有一个漂亮时尚的百货公

司是很重要的。

通过百货公司，能大概推测这个城市的消费档次和水平。

除去中山大道，解放大道这样的商业中心，别的街道就显得混乱不堪了。

武汉的蹦蹦车非常多，搭个布蓬，一路抖动着就可以把你送到想去的地

方。

价钱非常便宜。 2 块钱左右就解决问题。

尤其是南京路后面的那些街道，两旁堆满了水果摊，修车摊，垃圾和货

车。

一到中午时间，还涌出很多学生。几乎所有的车都挤在了狭窄的路面上。

喇叭声说话声和流行歌曲混成一团。空气里都是浑浊的灰尘和油烟。感

觉好象是在越南某个的集市上。

等在那里的时候，忍不住就笑了。这个城市给人的感觉很混乱。可是又

生活气息十足。人口多，车流量大，城市象一个大棉被，可以容许下所有的

生存方式。

刚走过一条还算繁华体面的街道，马上就进入一条挤满卖油炸豆腐干小

贩的巷子。

落差的感觉一时还转不回来。

武汉是热闹喧嚣的大城市。

在菜馆里出了一个小小的意外。和朋友一起点了 6 个菜。蒜蓉青口，孜

然排骨，辣子鳝鱼之类。等上到第三个菜，感觉有些不妙。全都是大盘，且

分量十足。 6 个菜够１０个人吃一桌。平时吃惯了酒店里的小碗小碟，看起

来精致。吃了半天却吃不饱。

湖北人的豪情就象他们菜里面放的红辣椒一样，让人无法消受。

２５块钱一盘的排骨，里面有１６根。而在安妮的城市里，酒店里的排

骨是按根算的。一根 5 块钱。简直无法比较。临走之前，老板还亲自走过来，

赠送三瓶扎啤。真是幸福的午餐。除了浪费粮食有点歉疚。

江汉路偏僻狭窄，却充满商业气息。一到晚上，霓虹闪烁，人群涌动。

看过去灯红酒绿的感觉。在一个叫名剪的看过去很时髦的发廊里，走进去洗

了一下头发。

生意特别好。在那里听一帮年轻女孩子普通话混杂着武汉话聊天。他们

把染发叫做上点颜色。

出来的时候，那个打扮前卫的男人已经帮我剪了一个和 6 岁女孩一样的

刘海。

晚上打算乘长江轮船从武汉到九江。因为要去庐山。所以最后的时间是

在江汉路的一间咖啡店里度过。

透过玻璃窗，看着夜色中的武汉，心里有些许静止。也许以后不会再经

过这个城市。

它在我的生命中出现一次。但是我却可以记得它的夜色和咖啡。记得从

江面上传来的轮船鸣笛声。记得豆皮和它的蹦蹦车。

记得它永远不会停息的沸腾生活。

【安妮走四方— — 大连 】

去大连是春节的时候。整个机场都空荡荡的。

从透明的落地玻璃窗看出去，冬天黄昏的田野，有荒凉的气息。在机场

邂逅一个福建男人。

也许节日里独自出行的人，都有一点寂寞。我记得他走过来对我说话的

时候，我对他微笑了。他对我说，北方人叫他们是南蛮。他看过去有硬朗的

性格。皮肤是健康的褐色。这张脸有鲜明的个性，所以让人印象深刻。

整个两小时左右的夜航，我们坐在一起。聊天，打牌，或者看窗外偶而

出现的灯火通明的城市。更多的时候，只是无尽的黑暗。很多时候，我只是

安静地倾听着他。听他诉说童年和梦想。坦诚的对话需要彼此的信任。我是

个敏感的人。能够在细微的动作和语言之间，感受到直觉。

这个男人心里的阴暗和他的天真一样的多。但当他微笑着对我描述，他

脸上一道伤疤的来由，我们彼此都是快乐的。在我们整个一生里面，也许只

有这两个小时左右的相处。我遗忘了他的手机号码，也没有告诉他关于我自

己的任何讯息。在以后的时间里，我记得他，却又觉得这是最好的结局。

出发之前，同事吓唬我，冬天去北方，会把我这个南方人冻成冰块。于

是特意去街上买了一件黑色的羽绒衣。一下飞机，感觉到寒风的确刺骨。但

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恐惧。

北方的干冷比起南方阴暗潮湿的冬天，后者更加显得冗长而郁闷。

在所有的照片里，我都系着一条苔绿色的刺绣羊毛围巾，戴一顶黑色绒

线帽。在南方的冬天，街上时尚的女孩，有时还会穿着高跟鞋，露出透明丝

袜下雪白的皮肤。我觉得自己的样子，虽然有些憨，却温暖充实。我听着大

连人讲着我听不清楚的语言。他们的方言和普通话有较大区别。我走在其中

的时候，能深切体会到我和他们的不同。虽然穿着一样多的衣服。

宽阔干净的大街两旁，所有的法国梧桐都落尽了叶子。只有光秃的树桠，

凝肃地横向天空。红砖尖顶的房子。寂静的大广场。成群的鸽子。大片黄色

的树林。蓝色的天空洒满灿烂的阳光。

出租车在有坡度的街道上，飞快而轻声地疾驰。我曾经描写过这个东北

美丽的海滨城市。

在街上拍的一张风景照，同事看了都说象欧洲的某个街景。我在路边看

到这幢红砖尖顶的建筑物，它的古典和陈旧透出优雅的韵味。那时淡淡的冬

日阳光刚好在空旷的大街上投下一片阴影。我用黑白底片和佳能的变焦相机

把它拍下来，效果却出奇的好。

远远看过去的时候，它象一个电影画面。有我喜欢的气氛和味道。

看到冬天的大海。蔚蓝寂静的海面，有洁白的海鸟盘旋着飞过。温暖而

淡泊的阳光。

是在老虎滩看的海。风很大，我站在堤岸上的时候，头发开始飞扬。这

片大海显得非常男性。我和几个小孩子一起爬到海边的礁石边。如果是夏天

来的话，应该有更多的乐趣。

可是冬天的海，有独特的感觉。没有喧嚣，却留下了沉思。

在大街上走的时候，心里也是愉快的。因为看到太多漂亮的女孩。曾在

热闹的迈凯乐百货公司附近，看到一个盘着圆髻的女孩，深褐色的皮草里面

露出鲜红的缎子旗袍，穿一双长靴子。这种感觉只能称之为惊艳。高挑的身

材，洁白的皮肤，精致的化妆和时尚的衣着。这是大连女孩的普遍特征。

而且她们的美丽有一种神气而泼辣的个性。江南向来被称之为出美女的

地方。但觉得大连更有美女的氛围。她们对美有坚持不懈的追求。因为女孩

子向来一懒就不容易美，据说大连的市长薄熙来本身就是一个英俊男人。那

天看电视。果然。

公共汽车上，一个男人一句异常干脆利落的粗话让我忍俊不禁。这种典

型的北方语言，是以前从没有听过的。北方男人幽默而粗暴。他们比较高大，

性格也略显霸道。让他们象上海男人那样哄女孩子，是杀鸡用牛刀。

但是北方女孩的性格也同样强硬。刚上网的时候，在聊天室里碰到过一

个大连女孩，每次都把那里的男人损得没有招架之力。活色生香。虽然是在

网络上，同样个性逼人。

我依然觉得北方是离我很遥远的地方。不仅仅是指地理上。地理上的遥

远造成了性格和生活状态上的很多差异。始终对它有隐约的向往。却知道无

法相融。

北方。仅仅是一段往事。

【安妮走四方——西安】

从机场到达市区的时候，夜色一片黑暗。

看到窗外掠过的建筑老式而颓败。雨水潮湿冰凉，但不阻挡我对这个古

老城市的温柔心情。

飞越千里来触摸它沧桑的容颜。

在酒店放好东西以后，淋着雨转到一条偏僻的街道上。一个灯火明亮的

小吃摊在售卖馄饨和粉蒸肉。矮矮的小桌子，围着几条简陋的长凳。但热气

腾腾的看过去很温暖。粉蒸肉的生意尤其好。

骑着自行车路过的人会停下来买了带走。

桌上有一碗干的蒜头。吃的人用手剥了皮，直接放在嘴巴里嚼。而在南

方，蒜头只有在做菜的时候才用。切得碎碎的，用来调味道。

平时很少接触这种环境。总觉得摊头的食物会不太清洁。但到达西安的

第一个夜晚。躲在小摊避雨的布蓬里。感受到这个城市独特的朴实陈旧的气

氛，却是从有粉蒸肉和蒜头的小摊开始。

羊肉泡馍是要尝一尝的。在读者文摘上曾看过贾平凹的一篇散文。他谈

关于吃泡馍的经验和乐趣。使我对这种从未曾谋面的食物充满好奇。西安的

繁华商业区是以钟楼为中心，东南西北，笔直铺开的四条大街。那家泡馍店

好象是在东大街上，里面还挂着获奖证书。端上来一看，是大碗油腻浓郁的

牛羊肉汤加上馒头碎粒。我还记得平凹描绘用手亲自扳馍是如何其乐无穷。

但觉得现成的也挺好。因为不管扳的是大是小。吃到嘴里都是一个样。

同意平凹的说法，这是劳动人民流传下来的食物。能吃得又快又饱，而

且油水十足。但吃惯精细清淡食物的南方人，无法适应它的粗糙。南方人在

城隍庙里吃的牛肉粉丝。只有鲜味，没有这厚厚的浮起来的油。

在逛商业区大街的时候，刚好是星期天。人实在太多。小孩子骑在父亲

肩上，手里握着一大把用细竹竿串的油炸里脊肉。还有大堆人围着一个扔满

细竹竿的筐吃肉串。虽然几乎在每一个城市都可以见到这种速成食物，但西

安人对它的消费量之大让我奇怪。

大街上时尚的店铺很多，能够感受到潮流的气息。有一家非常出色的回

转寿司店。东西虽贵，但店里气氛宜人。门口挂着纸灯笼，走进去有穿和服

的小姐用日语对温柔地问好和道别。系白围裙戴白帽子的男厨师就在转台当

中制作刺身和寿司。尤其喜欢每一个位置上都有一个热水龙头，可以随时泡

出清香的茉莉茶。但那天，我点了松竹梅来喝。清甜的酒味带给人舒适的暖

意，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沉沦。

出来的时候，感觉到自己的脸红了。头也稍有点晕。但并不难受。这种

醉是不猛烈的。很温和缠绵。

一波一波轻轻地拍在心上。

那个寿司店。去吃了两次。

把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都化在了陕西历史博物馆里面。对被时光潮水冲

远的事物并没有太大兴趣。但整个下午，在幽暗寂静的展览区里，一直被一

种无声却神秘的流转所震惊和感动。

一小块几千年之前的金子。已经非常陈旧。却依然闪烁出明亮绮丽的光

泽，没有丝毫黯淡。还有各种姿势的俑。是很久以前的手一刀刀地凿出它们

的轮廓和线条。敏感细腻的刻画。穿透了漫长的岁月。在一尊小小的跪俑面

前，我蹲下去凝望它的脸。我一直看着它。看到自己的心一点点地疼痛。它

唇边淡淡的微笑和空洞的眼睛充满意味。整张脸却是逆来顺受的平静。就好

象这个民族的灵魂。始终包涵着巨大的隐忍。

没有放肆和张扬的个性。却有对宿命的接受和信服。

在碑林的时候，这种疼痛的感觉依然在心里涌动。几千年的文明，是无

法取代的瑰宝。同时也是沉重的束缚和负荷。一代一代的人，在这种骄傲和

渗透里身不由己地背上包袱。这是和想象力或者个性无关的东西。它让你在

遵循的同时感觉到软弱。

古人精工细琢描出来的一只花瓶。繁复美丽的花纹和图案，透出沉静的

气息。

而现代人日益浮躁的心情，是否只能生产流水线上面的大批量产品，满

足永无至尽的对暴利的欲望。

这是传统和发展的矛盾。

古老的文明是一把双刃剑。

它太美，无法抛却。然后它又太重。背在肩上举步艰难。

兵马佣，大雁塔看的人太多，就不说了。

来西安之前，朋友就叮嘱要带些皮影回去。很多民间艺术几乎都处于失

传的边缘。

记得很久以前，还能看到皮影戏。一些鬼魅般的幽暗侧影有动作和说话，

感觉极为诡异。

在西安见到有卖的地方不多。店里做了装帧的价钱就会很贵。但是还是

搜罗了一些。颜色艳丽，

雕刻生动，充满人性。骑在麒麟背上插大旗的武士，留着黑色的长胡须，

威风凛凛。也有小丑和相公，骑着驴或摇着扇子。而古代千金小姐的皮影是

最精美的。细细地刻画她们裙子和鞋子的图案。

一小朵一小朵地镂空。每一个皮影都有描得鲜红的嘴唇和似笑非笑的眼

睛。

我觉得有一个词能恰当地表达它们给我的感觉。凄艳。

没有见过比它们更凄艳的道具。始终以侧面示人。无法面对。也无法倾

诉。

带回家以后，朋友们分走了好几个。剩下的收了起来放在衣橱里。

不想把它们挂在墙壁上。因为始终觉得它们似乎有灵魂。

这是除了南京以外，安妮喜欢的另一个城市。

古老的城市看过去都是沉静的。

黄昏的时候，散步到钟楼旁边的广场，看到暮色迷离的天空中淡淡的云

朵。在钟楼的檐角边，总是有一群夜鸟在盘旋。一圈又一圈。这是使它们感

觉安全的地方。

有时候一些深刻的思绪，总是会失去语言。

走在大街上的时候。观望着行人的时候。心里忍不住就会想起，它曾经

有的繁华。它无处可逃的时光深处的荒凉。

在生命的轮回中，永远都是物是人非。

【我 读 亦 舒 】

读亦舒的小说已经很久。她的小说不适宜有太多幻想的年轻女孩阅读。

就如她文章里表达过的意思，有些事物需要一颗老心，才能品尝。

她是一个真正懂得如何叙述故事的人。语气一贯的简洁平淡，文字非常

精炼。

笔下的人物是她掌握中的一颗颗棋子，在起落的轨迹中摆布，也许人情

练达，也许世事洞明，可总是心有不甘，而命运的潮水终于覆没了一切。

回家的途中，我想到这个白衣女郎，我的颜色女郎。她的生命是幻觉，

我的不是。她有足够的时间来否定人生的意义，我不行。我在电视长篇剧，

麻将牌，孩子们的尿布里老去，我配不起她。有那么一刹那，思想起她，我

已经充分了解，什么是惆怅旧欢如梦。大雨倾盆的时候，浪花卷上沙滩的时

候。

淡淡的自嘲，带来的辛酸的安慰。

她写了很多灰暗的爱情故事。因为语言的简洁和结构的迂回，会让心在丝缕
的揉搓中痛楚。很多人物，似乎是无心地爱过了。又无心地离别了。独自剥
开衣服仔细体味的时候，才发现胸口的那道创痕，原来深及心脏。只是劫后
余生罢了。
连环深爱着不属于他的女子香紫珊，即使他一再地识破，这场邪气的情
局注定破碎，甚至在他娶了贤良的妻子，过着平静的生活的时候，他的灵魂
依然成为了一个空洞的傀儡。
——你要什么代价，是我的灵魂吗。
——不，你的灵魂早已经是我的囊中物，我只要叫它一声，它便会过来。
——那么你要的是什么。
——你的余生，你所有的时间，你的一切回忆。
——你即使得到也不会珍惜。
——这个不需要你管。
每次看到这段对话，眼睛就会湿润。
残酷的人，更懂得深爱的可贵。因为曾经被伤害。
人淡如菊的女子乔在英国读书的时候，深爱她的教授。
一个年轻的中国女孩，和一个中年的英国男人。情缘凄艳迷离，纠缠无
尽。
为他疼痛，为他病倒，为他远走高飞，最后嫁给一个不相干的男人。

可是乔一天在阳光下散步，忽然想到她一点也不后悔和那个英国人的两

年。因为那是一次恋爱。一次真的恋爱。而现在她是幸福的。

她觉得自己应该是个毫无怨言的人。

毫无怨言。

疲倦也好，麻木也好。总是平静下来了。

认识勖聪慧是在飞机上面，七四七大客机，挤得像戏院里第一天放映名

片。

我看到她是因为她长得美，一种厚实的美。她在看一本书。

这是《喜宝》的开篇。如果是个下雨的夜晚，又无聊得什么也不想做，

我就会第 6 遍地打开这个书。这是个华丽的故事，喜宝的生命和钻戒，城堡，

财富交织在一起，可是她面对的是生命的空洞，和爱情的落寞。

—— 你到底要什么。

—— 爱。如果没有爱，钱也是好的。如果没有钱，至少我还有健康。也

不过如此。

我只要足够的生活费，很多的煤烧得暖烘烘，很多巧克力供我嚼食，你

听过这首歌吗。

喜宝终于有了很多的钱。为了打发时间，她学裱画，刻图章，还想学弹

棉花。弹棉花在从前是非常美丽的一项工作，那种单调而韵味的音响，工人

身上迷茫的汗，太阳照进铺面，一店一屋的灰尘，无可奈何的凄艳，多像做

人，毫无意义，可有可无，早受淘汰，不被怀念，可是目前还得干下去，干

下去。

她身边爱过她的人，和她爱过的人，都一个个地离她而去，或者死亡。

曾经喧嚣过的往事尘烟日渐地平息。喜宝接受自己与钱相伴的生活。

可是又有什么不好呢。

喜宝后来是拍成了电影，但是非常失败。

没有一个细节能够超越亦舒小说中的魅力。包括那个叫喜宝的女孩子。

我的一生，像是受一个男人所控制，使我不能有自由投入别的感情生活，

不过我和他之间，却没有怨怼愤怒，我们深爱对方，但他既不是我的配偶，

又不是情人，这一段感情，长而劳累，却不苦涩。

七岁的女孩在舞会上遇见一个中年男人，她和他去跳舞，她问他，可否

一直同你跳，他说不，一定要转舞伴，因为这支舞的跳法如此。

他对她说，它叫圆舞，无论转到哪一方，只要跳下去，你终归会得遇见

我。

她长大了，她一直想找到他，她转换了很多舞伴，却不再能和他一起。

她想，一定是什么环节出了错误，使她和他空等在舞池中，逗留着这么

长的时间，说再见的时候，却找不到对方。

惆怅莫名的故事，是亦舒式的爱情。

买了她的很多小说，排在书架上，如果读言情小说是属于浅薄，

那么我想，我是喜欢醉心于这种浅薄的乐趣的。

她给小说里的男人取名叫家明。她让女人姓香。喜欢英国。白酒送芝士

面包。

还有玫瑰。

在书中看到过她的照片，穿着旗袍，品味不俗，就如她书里的人物穿白

衬衣，粗布裤子，会梳长长的麻花辫子。

这样聪明的女子。虽然因为聪明而有些伤感。

【安妮读书— — 苏童 】

再次拿起苏童的书，对安妮来说，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他的整套文集

一共有 7 本。世界两侧。婚姻即景，少年血。末代爱情。后宫。米。蝴蝶与

棋。

这是个靠写作谋生的男人。我眼看着他的作品逐渐地发生变化。后来他

也许更多的只是依靠纯熟的技巧写作。应该每一个职业作家都会这样。

但这不妨碍我对他的文字曾经有过的喜欢。现在依然。

孤独的作家进入创作状态中经常面对的，是幽暗的房间和混沌的梦想。

这是候稿纸还放在抽屉里离你很远，而某匹回忆和思想和快马却朝你的房间

飞驰而来。它是你想要的一点点小小的阳光。——捕捉阳光。

写字的人应该天生的。就好象梵高选择了绘画。这是一种适合自己的方

式。

纯粹的创作，得到最多的并不是名利，而是对自己灵魂的安慰。

每一个选择写字的人，心里都有无法摆脱的孤独感。是始终背负着的。

中国的作家面临的写作环境向来局促而尴尬。这里面又分了两类。比如

周梅森。他的作品向来有凝重而深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底蕴。非常大气。

苏童不一样。

他似乎始终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却优游自在。他很少涉及政治。小说背

景向来模糊暧昧。有时候生活里一件鸡零狗碎的事情，比如一双球鞋，一盆

仙人球，就可以码一个短篇出来。但文字里有无限乐趣。就象他常有的那种

人物之间的冲突，吵架，耍小性子，写尽人性的透剔表现。

这是他作品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也是他最出色的文字。异常华丽诡

异的想象力和流畅的叙事结构。代表作如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我的帝王生

涯和１９３４的逃亡。米是一个长篇。他写给她的女儿。虽然是个长篇，而

且似乎是顺着时代的脉络写下来，但充溢其间的，依然是一个南方男人带一

点点狡黠和童真的想象。只不过后来，这种想象力也成了苏童纯熟技巧的一

部分。

第一次读他的作品，是他在小说选刊里的井中男孩。但苏童不适宜写这

种带一点颓废和另类的城市题材。这和他散漫温和的性格有关。我个人最喜

欢的作品，不是带给他最多好运的妻妾成群或罂粟之家。

是那篇舒家兄弟。

苏童描写南方小城里平民百姓的普通生活时，文字异常流利。爱尿床的

流鼻涕的不良少年舒农，有自卑的缺陷性格。对家庭和社会有许多困惑，却

始终在冷漠和孤独在成长。最后纵火欲烧死自己的父亲和哥哥，然后坠落身

亡。

苏童的文字向来不阴郁。甚至在刻画人物的时候，他常有细微而琐碎的

南方式的幽默感。但看到最后的时候，才发现那些绝望颓废的感觉，是一点

一点地渗到骨子里面。很冷。

他有些文字里有很叛逆的性格表露。而且到最后都是悲剧。悲剧的表露

形式也很极端。摧毁自我或他人。

他自己曾表示，好的作家往往对传统和规范有逆反心理，在作品中对此

采取一种强制性的破坏手段，通过

文字的暴力夺取自身价值。这让我想起杜拉斯的暴力的文字。

相同的作品还有来自草原。来 自草原的男孩子布和淳朴深情，却在狡诈

的城市里受到欺弄。同样采取暴力的手段进行了宣泄。最后被大学开除，回

到他草原上的家。

另外如吹手向西，灼热的天空，一个朋友在路上。他写过很多这样的作

品。里面的人物通常备受压抑，然后激烈的反抗。但结局都是黯然。有城市

的流浪者，对自己的生活无所适从。也有一群处于青春发育期的南方少年，

他称之为在潮湿的空气中发芽溃烂的生命。这是他风格转换前最纯粹一部分

作品。

不安定的情感因素，突然降临在黑暗街头的血腥气味。是有激情的文字。

当然做为一个职业作家，他的眼光必须放得长远。最后也许因为评论的

缘故，他说，他开始不能确定是否能继续沉溺在这样的故事里面。也无法判

断它的真正价值。他略有惶恐。然后他开始转型。他的作品不断地在农村和

城市，过去和现在之前转换。开始写战争，瘟疫，妓女，戏子。他的文字依

然艳丽，但有些流于技巧。有些因为转变的痕迹太多，甚至都不太好看了。

比如流行歌曲，声音研究之类。

用感性或者用理性，用激情或用技巧写出的文字，最大的界限，是在于

读者心里的共鸣。

重读舒家兄弟的时候，心里依然酸楚。

我觉得苏童不应该怀疑他对自己的故事的价值感。

也许他是容易妥协的人。又也许，他是靠文字谋生的人。

应该说他写的都是一些故事。他的文字相当单纯。但的确美丽流畅，无

可比拟。缺陷也是明显的。

我不常看文学评论。相信他受到过一些批评。因为在自序里面，可以看

到他尝试转换中的一些寂寞心情。他说，事实上我不能确定这种变化的价值。

许多作家对于艺术的见解都是一相情愿的。但一相情愿的创作导致两种结

果。或者在困境中获取独特的艺术生命。或者就看着黑暗吞噬掉了手里的最

后一根蜡烛。写作者终其一生都在设法建造他想象中的文学建筑。

苏童似乎做出了他的选择和努力。

他说，每个人在创作的过程中都会受到障碍。包括政治方面的，他人的，

最重要的还是来自自身的。因为成功往往依靠作家的艺术风格和个性。许多

作家的个人风格都是个人情结的艺术张扬。它们通常是反常的，有违人伦的，

个人情结有时成为创作的潜机，而且具有强盛的爆发力。但随着时间流失，

会有失去新鲜的可能。面对这些障碍的时候，只能打碎自己，重新塑造。然

后他说，如果我使我的每个故事都不同以往，每句语句异常新鲜，每种形式

一成立就将其拆散，那么我的创作会多么富有活力，可惜的是这实在太不容

易了。

然后他又说，真正的先锋一如既往。

这是个本色而矛盾的男人。

重读他的心情和文字，因为自己也在写字，比起以前纯粹的阅读，似乎

能更敏锐更贴切地体会到他内心的想法。对文学，对创作的想法。和他的看

法很接近。小说真正应该具备的某中境界，或者朴素空灵，或者诡异深刻，

或者是人性意义上的，或者是哲学意义上的，无所谓高低，但都是支撑小说

的灵魂。但实际上我们读到的好多小说都没有境界。因为作者的灵魂不参与

创作过程。他的作品和他的心灵毫无关系。这是一种悲剧。

这段话让安妮想起以前在书店买来的几本打三折的破书。是一个似乎不

曾闻名的女诗人竺子写的。黑色唱片，独身女人的台阶和空中走廊。文字的

阴郁和锐利似乎是从心脏流出来的血液。三本书基本上风格一致。她不必承

受苏童这样的转型。因为她似乎只写了这么三本书，然后就彻底消失了。甚

至我一直没有查阅到作者的任何背景和行踪。

这样的书，我以为是可以流传给所有孤独而相通的灵魂的。它们在我的

手里。是一种安慰。

这就是职业作家和非职业作家的区别。

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从事的是更纯粹更孤独的创作。

这个写故事的男人，现在生活在南京。南京是安妮喜欢的城市。沉静缓

慢的节奏，有对未来没有任何预算的恬淡心情。走在南京宽阔的马路上，有

时觉得可能会在新街口看到那个圆脸的开始发胖的男人。

浓眉大眼，有点虎头虎脑的样子，但写着一手艳丽诡异的文字。念头一

闪而过。纯粹无聊。

因为很明白其实在现实中和一个作家相遇没有任何意义。

和他的作品相遇就可以了。他灵魂深处神秘而奇丽的花园，出现在他的

文字里。

就好象看完他对文学的一些感想，就仿佛和一个朋友有了绝妙的沟通。

这种沟通虽然沉默，却是高质量的。根本无须见面对谈。

远离是非喧嚣。对你无言阅读。

【沧 海 蝴 蝶 】

王菲又出新专辑。只爱陌生人。过了一段时间才去买。因为知道自己会

喜欢，所以有从容的心情。

直到一个清冷的黄昏，走到熟悉的音像店里。没有看别的ＣＤ，只是对

老板指一指墙上的那个穿黑衣服的女人。拿在手里，看到一些美丽的歌名。

开到荼蘼。过眼云烟。百年孤寂。守望麦田。催眠。还有蝴蝶。

开到荼蘼是亦舒的。是亦舒典型的用平淡凸显疼痛的小说。马尔克斯的

百年孤寂和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也很好。她把它们的题目用来唱歌。

一整夜都放着那首蝴蝶。

嘴唇还没张开来，已经互相伤害。约会不曾定下来，就不想期待。

电话还没挂起来，感情已经腐坏。恨不得你是一只蝴蝶，来得快也去得

快。

给我一双手，对你依赖。给我一双眼，看你离开。

就象蝴蝶飞不过沧海，没有谁忍心责怪。

给我一刹那，对你宠爱。给我一辈子，送你离开。

等不到天亮，美梦醒来我们都自由自在。

林夕的歌词写得完美无缺。让人的心恻然。

看透风景的人，原来只有了一双冷漠的眼睛。

王菲用她一贯慵懒散漫的声音，唱着爱情的空洞。

爱情一只脆弱华丽的蝴蝶。

用国语唱歌的人，也只剩下一个王菲可以听。

偶尔买的几张中文ＣＤ，始终只有这张无所适从的脸。不太漂亮

的脸。但因为那一点点自我的神情。那一点点冷漠。所以是美丽的。

暗涌和约定是她的一个高峰。蝴蝶又翻越了一重山。她的歌越来越显得

人性剔透。也越来越冷淡。

一些杜绝语言的厌倦。一些失去期待的绝然。没有人可以爱。也不想爱

上任何人。

不相信爱情的人。只是因为曾经沧海的心情。已经不是常人能够体会。

刚好那天去参加婚礼。一个久不曾见面的女孩，告诉我，她已和相处多

年的男友分手，决定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那个男人有自己的公司和大套的

房子。

当然外表远没有以前男孩的高大英俊。但是，生活是很现实的。

她对我无奈地笑笑。安，我们只能接受现实。

和她一起等在暮色迷离的大街上。少年的朋友，彼此目睹过爱情上的起

落和反复。终于，人大了。心，也平静了。

我对她说，你的选择是对的。

如果没有爱情。有物质的生活也是好的。

就象喜宝说的，想有许多许多的爱。如果没有，就想有许多许多的钱。

不是不想为一个爱的人，陪着他同甘共苦。如果有一个男人值得深爱，

为他抵上命也是幸福的。

只是没有那个人。没有任何一个男人值得。

所以就好好打算自己的生活。

所以王菲唱，回忆还没变黑白，已经置身事外。承诺不曾说出来，关系

已不再，眼泪还没掉下来，已经忘记感慨。

原来，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完美得值得我们用生命坚持。

第一次写王菲，也是在参加完一次婚礼的时候。写了风中樱花。

又见王菲，不曾刻意。却又经历了一次朋友的婚礼。

很多人急急忙忙的结婚。原来大家的心都是害怕寂寞的。想有个人陪在

身边。

想在深夜的时候，有温暖的手可以抚摸。想把自己对生活的厌倦寄托在

另一个厌倦着的人身上。想改变自己的贫乏。

我有时也会感觉寂寞。但觉得有个孩子，会比有个男人，更能让自己快

乐。

男人你是没有办法改变他的。对于一些男人的缺点，比如平庸的外表或

者内心，没有人可以强迫你去接受。你也没有必要让自己几十年如一日，对

着一个比生活更容易让人厌倦的男人。

有个孩子却是好的。那个男人必须聪明英俊。你不要他的任何诺言，也

不需要未来。因为一个聪明英俊的男人，他会和你一样容易厌倦。优秀的人

都容易对比他逊色的事物厌倦。所以你

Chapter_13

们注定已经无法拥有平淡的长久。象

那么多匆促结婚的人，白头到老。但是可以有一个孩子。

如果是个女孩，你可以看着她从一个芳香柔软的ＢＡＢＹ长成冰雪聪明

的大女孩。

如果是个男孩，他会具有优秀男人的基因，你看着他一天天的变得高大

和英俊。

所以朱迪福斯特拒绝透露孩子父亲的名字。在沉默的羔羊里面，她是这

样面容沉静的女子。带着淡淡的忧郁。

某些时候，我能理解一切似乎反常于人性的现象。因为明白它无法被世

人接受的苦衷，正是因为人性的表露到了极致。比如有婚外恋的男人或女人，

也许仅仅是害怕那种被生活沉沦的恐惧。虽然我不熟悉婚姻，却可以触摸它

的本质。

它是人为制定的制度。它和人性是冲突的。

王菲离婚后，会带着她的女儿过自由的生活。也许会有情人。但不会太

快有婚姻。

我想她也已经是厌倦的女子。

恨不得你是一只蝴蝶，来得快也去得快。

因为如果停留太久，对你我来说，其实都已经是一种消耗。

我们可以各自去更远的地方，看看陌生的风景。

因为已经有过一刹那，感受到的深情和宠爱，就可以用一辈子的时间，

送你离开。

因为等到天一亮，我们的美梦就要醒过来，发现自己依然自由自在，也

依然孤独。

因为彼此都无法再有任何责怪。

因为我们同样都飞不过沧海。

【为 你 心 动 】

临上飞机的时候，他递给她一个木盒子。是送给她的礼物。

他们互道珍重。然后她提着行李远去。

在机舱里，她打开盒子。里面有一张卡片和一堆照片。

卡片上写着，这些是我想你的日子。那些照片上是一天又一天的天空。

清晨的，黄昏的。晴朗的，阴郁的。每一张后面都写着日期。某年某月某日。

就象他们少年的时候，他躺在阳台上。看着天空。想着她。

１７岁。她家后面的那条巷子。他靠在墙上等她。夜色中，她象一只鸟

一样从黑暗中跑过来。快乐的。惶恐的。

他还在读书，没有什么钱。除了看电影，只能在街上闲逛。买小摊便宜

的食物吃。深夜的时候站在街头，等着最后一班公车。

她怕冷。她总是笑着对他说，好冷。他敞开夹克，把她冰凉的手放进去。

然后把她的脸，把她的身体都放进去。放在他温暖的怀抱里。她的眼睛漆黑

而明亮。

１７岁的时候，她的脸上才有幸福的笑容。她轻轻地对他说，我们就这样一

直站到天亮好不好。他说，好。

然后有一天，他们对彼此的父母撒了谎。准备坐船去一个海岛过夜。他

们渴望能整个晚上在一起。温暖的身体。

甜蜜的气味。纯真的缠绵。相拥着看到夜空中的曙光出现。

她对他说，这是我第一次和别人一起看到天亮。结婚是不是就是这样。

他没有说话，只是在背后抱着她，轻轻亲吻她的头发。

父母终于发现了。她的母亲找到他，质问他，你大学都没考上。你养得

起她吗。如果有了孩子，你如何来负责。母亲哭了。他终于答应母亲。等考

完大学，再去找她。他没有再去找她，也不再给她电话。终于在一次争执中，

她对他说，你既然这样我们就分手好了。他也很生气。他说，分手就分手。

就这样轻率地分手了。一晃就是５年。

他没有考上大学。他不是读书的料子。他只喜欢音乐和吉他。

他跑到外地去找工作。做了导游。她常常在外面四处漂泊。然后有一次

在机场，偶然地就碰到了。

一起去喝酒。他让她摸他的胡子。他说他老了。深夜走到街头，还是寒

冷的冬夜。她总是忘记戴手套。她笑着对他说，好冷。

他慢慢地把大衣解开来，把她冰凉的手放进去。然后把她的脸，

把她的身体都放进去。他的怀抱还是一样的温暖。原来爱情的花朵开了

又谢，谢了又开。清香的气息却一直藏在心底。

她问他，我们去哪里。他们去酒店开房间。整个晚上在一起。

不停地做爱。似乎无法停止。然后他告诉她，他已经结婚了。

她又回到了自己的城市。继续自己的生活。他飞过来找她。

他们坐在酒吧里，他告诉她他离婚了。她说她一直都很忙碌。

他说，再忙，也应该抽出空来嫁给我。他拿出一枚简单的戒指，把它放

在水杯里。他说，如果你愿意，就把这杯水喝掉。她看着他，她说，我不喝。

他没有勉强她。在机场告别的时候，她哭了。她不知道自己

为什么不愿意跟他走。他摸着她的头说，有空的时候给我写信，没空的

时候就给我打电话。保持联系。

生活又开始继续。他做着他的导游。她在酒吧和别人狂欢。

她依然写信给他，告诉他她出去时在飞机上的寂寞。告诉他她很怀念老

家后面的那条小巷子。黑暗的小巷，他等在暗淡的路灯下。她一直记得他的

样子。头发遮住了眼睛，英俊而沉郁的脸。总是沉默无语。却有这样深情的

眼神。还有他怀抱里的气息。但是他们的一生不会再在一起。

她去他的城市看他的时候，坐在角落里看他在酒吧的舞台上弹吉他。他

已经是很大的男人了。脸上有了沧桑的轮廓。可是在她的眼里，还是１７岁

时在街头偶遇的少年。在小摊吃面条的时候，他轻轻拉住她的手指。她终于

能在黑暗中对他吹出一声响亮的口哨。身边一个女人笑着对她说，他很帅对

不对。她说，对。

他一直是一个ＧＲＥＡＴ ＧＵＹ。

然后女人轻轻地说，今年夏天我们打算结婚。

曾经爱过。

年少的岁月。

简单的事。

【爱 已 如 风 】

有时想起那个离开很久的人。

希望他是好好的。过着比我幸福的生活。

比以前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更幸福的生活。

否则这场离散便没有任何意义。

那个寒冷的凌晨，他站在我的家门外。

在我们激烈的争执之后。他苍白疲惫的脸。

我一直睡不着。我只能跑过来。他无奈地笑了笑，在黑暗中趴到地板上，

我摸到他脸上冰凉的眼泪。

累了。都累了。

虽然都很想在一起走下去。

但是这段爱情，终于没有任何出路。

他头发和皮肤的气味，那种干净和清新，很多男人都没有。

过马路的时候，会小心地牵住我的手。

喜欢用手指轻轻地抚摸我的脸颊，轻轻的，爱怜的。

不管有人没人，会把我一下子抱起来。

有一次我梦见他，在阳光灿烂的山顶，他看着我。

还是我喜欢的那个英俊沉默的男人。

但是我知道，这一生，不会再有他。

我们无法给彼此一生那么长。

他伸出手，看着我象一只鸟停下来，然后飞走。

而我并不不知道自己可以飞到何处。

我只是随着风的方向漂泊。

颠沛流离。而内心是寂静的。

终于原谅和接受了一切时间的无常。

【瓶 中 信 】

她是一个报社的专栏作者。离异后独自过着孤独的生活，有一个儿子。

一天，在海边跑步的时候，她捡到一只漂流瓶。瓶子里是有一封信。是一个

男人写给他离去的妻子。

信写得深情而凄婉。她费劲心机找到那个写信的男人。然后千里迢迢到

那个海边的小镇。男人修船，造船。他把自己叫做水手。妻子已经病逝。

是个画家。他深爱她。一直处于悲痛的怀念里面。可是这个出现在小镇

的女人，带给他深刻的爱情。

他们有过温暖的日子。也爆发了激烈的矛盾。她觉得自己无法取代他心

目中病逝妻子的地位。最终决定黯然放弃。他在失去她的那一刻，明白了心

中对她的深爱。他决定去找她。和她一起生活。

他写了最后一封信给她的妻子。告诉他的妻子，他对那个女人的爱和对

她的爱，一样的多。他带着那个装着信的漂流瓶独自出海去和妻子告别。在

暴风雨突袭的海面上，为了挽救一家三口，溺水身亡。

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纯粹的爱情片。瓶中信。一个简单的故事里，蕴藏着

深厚而广博的情感。爱和生死。离别和怀念。激情和新生。

镜头里有汹涌激烈的潮水和风浪。也有平静寂寥的夕阳下的海面。大海

象人的感情一样深不可测。也许我们永远都无法预知。深藏在内心的激情可

以有多么澎湃。

凯文柯斯纳的眼睛，一直是我喜欢的。沉默的目光，淡淡的忧郁。一个

小镇上与大海做伴的男人。没有野心欲望。有一颗澄澈的心。

因为他是一个接近自然的男人。当他在芝加哥去探访她，在拥挤的地铁

里，在忙碌的报社里，他有微微的腼腆和无措。他不适应城市的喧嚣和拥挤。

他看惯广阔沉默的大海。所以他不是处身商业氛围里面锋芒必露，言辞激烈

的男人。

那天在ＩＲＣ里有人问我，喜欢什么样的男人。我说，平淡温暖。我不

知道如何解释这个概念。也许只是一种感觉。遇到了才会明白。

可是我喜欢电影里这个叫大卫的男人。他过着简单朴素的生活。他闷头

干活，能造出漂亮的木船。他对一个女人的爱情沉默却持久。他对自己对别

人没有任何掩饰伪装。

他不常说话。他有温暖的举动。他敢于打开自己的心扉，然后为感情付

出责任。他看过去非常坚强。可是他的温柔和痛苦，脆弱和忍耐都让人感动。

因为他真诚。

而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太多不属于自然的男人。他们可以随便轻易地对

一个女孩说，我喜欢你。他们目的明确，有时候只需要欲望。对金钱和前途，

有太多注重和需索。

习惯对任何事物持轻率的调侃态度。失去对美好事物应有的尊重。以及

对其他心灵的理解。

很难设想，这样的男人能带来爱情。

曾经我对一个朋友说，永远不要对别人轻易地提起爱或喜欢。除非你是

持游戏态度。

因为有些感情，它们深藏在我们的心里。只有沉默才能体现我们对它的

尊敬。而且唯一能证明它的方式。只能是付出。

所以这是一部想象着爱情的电影。它唯美而浪漫。就象电影最后的那段

台词。它说，失落一直是我们人生旅程的一部分。可正因为如此，才我们懂

得珍惜的可贵。能拥有深深的爱，值得感激。它揭示了电影诠释的主题。

可以被它感动。却又始终被提醒着。它仅仅只是一部电影而已。

电影里这两个主人公。他们都已接近中年。承担着感情创伤的痛苦，并

且孤独。可是他们有勇气去爱。他们彼此靠近的时候，缓慢而温柔。

是不是有经历的心更懂得爱情的可贵。

我同样喜欢这个其貌不扬的女人。她有一双平静无畏的眼睛。她的心灵

敏锐。她追求她直觉中的方向。她理解这个男人。理解他的痛苦。也理解他

给她的伤害。

或许只有两颗同样体验过离别和失望的心，才能带来安慰。

曾经有个男人对我说，漂亮是他区别女孩的唯一一条标准。我不知道他

把心灵和思想的位置放在哪里。同样，也有一个男人说，他喜欢有经历有故

事的女孩。

因为那样的女孩有一颗老心。所以她懂得理解。

区别很大。

不知道我们是否都能遭遇到，深刻而无悔的爱情。可以用一生来怀念。

我是这样的不相信爱情。也许它在我的心里，实在太美。因为美，所以
才无望。
【坐在对面的陌生人 】
那天，一帮久不见面的上网的朋友，有个小聚会。谈到榕树下。

一个女孩说，安妮宝贝的文章写得不错。每篇都保存下来了。我微笑着
看她。
我说，是吗，哪天我也上去读一读。
然后我们就开始打牌赌博。
身边几乎没有人知道，我在写字。有时候放肆起来的时候，他们只把我
当作天真放荡的孩子。
那些冷漠空洞的文字，是安妮宝贝写的。
这是一个陌生人的名字。
我不认识她。有时候我也拿出她的文字来看。在深夜的时候，阅读七年
或者暖暖。
眼睛里仍然会有潮湿的感觉。信箱里那么多陌生人的来信。告诉我他们
的感动和慰藉。虽然我几乎不曾回过里面大部分的信。但我知道他们存在着。
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阅读一个名叫安妮宝贝的身份不明的写字的人。
他们使我感觉温暖。让我知道。写出来的字，有一部分抵达了他们的灵
魂。

同样，也抵达了我的灵魂。

曾经写过很长一段时间纯粹是为了稿费的文字。我是不节制的人。有时

候写了一个晚上的字，买瓶香水就转眼成空。渐渐厌倦这件事情。因为感觉

不到它的意义。所以停了很长时间。不写任何字。只是旅行或睡觉。直到我

开始上网。

我不知道取个什么样的名字。安妮重复的人太多，一直注册不进去。加

个宝贝就进去了。所以就有了这个人。象面镜子。放在我的对面。

在内心深处，对文学的态度一直暧昧。有时讨厌这件寂寞的事情。杜拉

斯说，写作是一种自杀。写作的人始终都处于黑暗的状态里面。只要有更好

的机会，我首先想抛弃的就是对写字的本能。

比如工作很忙碌。结婚有小孩。可是一直到现在，我都是个随波逐流的

人。

不容易陷入平淡的爱情。也没有什么非得达到的目的。不清楚自己想要

的是什么。

却会很顽固地抵抗自己不想要的东西。

象一个清醒的人。面对自己空洞的毒瘾。沉沦的时候狂野不羁。

混乱过后孤独如潮水翻涌。文字带来的痛苦和快乐一样多。

仍然有人为了暖暖给我写信。很旧的文字也有新的人在看。那些写在水

中的字，注定要消逝无踪的空虚。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以同样绝望的姿势阅读。

因为这样我们才可以彼此安慰。

常常不知道该如何回信。因为发现心里温暖的心情，如果用文字表达出

来，总是失去沉默时候的深刻。所以有时宁可让人感觉无礼。偶尔写几封短

信给网上的好朋友，彼此问好。还有一些简洁的目的明确的信。比如编辑写

过来的处理事务的业务来信。不带感情。直接了当。是一种简单生活。

可是我始终是个暧昧不定的人。看到一些忙碌的坚定的朋友，总是有强

烈的自卑，感觉自己要被社会淘汰。因为我的生活一直空闲。甚至无需工作。

有时候睡睡觉，谈谈恋爱就是一年。很多年就一晃而过。我变成一种奇怪的

动物。会失眠。四处漂泊。心态幼稚如ＢＡＢＹ。灵魂沉重，不知道何处依

靠。所以一直带着它随波逐流。在滚滚红尘这场电影里，能才做为叛徒，对

韶华说，随波逐流的人是没有好下场的。

世纪末十月的一个夜晚。一间黑暗的屋子。一个女人就着一杯咖啡，对

一只猫说起自己生命中，那些历经过的或将要历经的注定是夭折的爱情。

这是水银在榕树下写给我的诗。然后他问我，三月，已经走得很远了，

为什么你还不肯离去，闭上眼睛，就是漫天的花瓣雨。

我从不曾见过他。从来没有过对话。我们是网路上漫游的陌生人。偶尔

相逢了彼此的文字。就好象堆积在信箱里的那些陌生名字。有时候我打开来

看看。

我不知道他们都在哪里。

一次在ＩＲＣ里碰到榕树下的编辑何从。她说，安妮，你的文字现在好

红啊，就象一朵烟花。安妮那时候心里就想，这个比喻很微妙。烟花瞬间就

会坠落。夜空也依然会回复黑暗沉寂。可是安妮很清醒。

颓废主义者始终都是以激情抓住刹那的沉沦。因为他们相信没有任何东

西可以永远。

就好象安妮宝贝这个名字。随时都可以消失。

写作是黑暗状态中的事情。有时却带来阳光。混杂着花香和凉风，透射

在灵魂里面。

所以杜拉斯写了整整一辈子。

所以我们都一起依然在写字。

这段文字给芋头，何从，森林。所有黑暗状态中的颓废的写作者。

【手心上的洁白花朵 】

这是一个没有你的城市。

我渐渐相信，命运给我们的遭遇，一段一段的相遇和分离。
因为我们是风中飘落的花朵。为了枯萎而盛开。
可是你修长的手指好象还缠绕着我。
我感受到的温暖的肌肤。和你的诺言。
你的眼光象潮水一样的覆没我。
走了很久。没有我们停留的地方。
夜色中的雨点清冷地打在脸上。
离别在隐约的时光里面。
你轻轻地俯过来。轻轻的。

我仅仅是想，象一朵花一样地开在你的手心上。
纯白的。清香的。
也是寂静和忧伤的。
为你绽放一瞬间也好。
你看得见。
你看得见我的纯净和暗淡。
你在黑暗中，看见那个穿着锦绣衣服的女孩。
为了自恋的美丽，而孑然独行。
你唱了一段歌给她听。你的歌声是寂寞的。
每一次的离别，都是没有眼泪的人。
我们留给彼此的，是风吹过的声音。
我只要你平静温暖的手。
紧紧地握住我。
即使我们告别。
在你放开我的瞬间。
我再次感受到的绝望。
你让我成为一个简单快乐的女孩。
是一朵纯白的花。

在时光的阴影里短暂地明亮着。
我们相见，然后离别。
我们激烈而颓废的诺言。
爱情一次次让我们幻灭
可是这一刻，你的手紧握着我。
在人群中，我是你脆弱而洁白的女孩。
你的小小的宝贝。
在你俯过来亲吻我头发的时候，
对你温柔无助地微笑。
我有没有告诉过你，
我喜欢你沉默无言的样子。
平静而激烈。

痴缠而颓废。
这是我们的方式。
还有谁会象我这样地懂得你。
或者象你这样的懂得我。
这是一个没有你的城市。
没有你的微笑和眼神。
我习惯了在阳光下面眯起眼睛想念你。
习惯下雨的时候写一封信给你。
习惯一个人单纯寂静的生活。
习惯深夜等待你的长途电话。
在这个城市里，我是一条游离而漂泊的鱼。
活在我想象中的清澈的水流中。
孤独而美丽。
从来没有奢望过永远这样远。
也不相信会有长久这样久。

在人群中，你牵着我的手。
你是温和平淡的男人。你是坚定的。
你知道我相信你。
相信你的柔情。你的疼痛。
相信这一切。
你给我的诺言。
你希望给我的长久和永远。
如果我能象一朵花，
洁白地死在你的手心上。
或者死在我寂静的幻灭里面。
【安妮的六月诗句 】
㈠穿行

我们在沉寂的夜色中，走过空旷的田野
风中有稻子碎裂的声音。那甜美的气息。
泥土纵容了一切堕落的生长。
包括你的爱情。
我只是想，这样地跟着你走在黑暗里。
云在夜色中漂移。象一段没有方向的旋律。
我一再地仰起脸看它。倾听你注视我的视线。
夏夜的凉风中，有无尽的回想。
即使我停下来。也无处可去。
你冰凉的手指触摸在我的发丝上。
那一刻。我们一样的孤独。
我闭上眼睛。不愿意看见黑暗。
你轻声告诉我。我的放纵和天真。
你说你想爱我
你说你不知道可以爱我多久

我只是喜欢这些黑暗中的植物
它们肆意地生长。开出迷离的花朵。
结出空虚的果实。
闻到它们的气息，我想掉泪。
就象面对着你的诺言。我想逃离。
你一再地把手轻放到我的肌肤上面。
它们散发着孤独颓败的气息
它们是否甜美。我对你微笑。
你的手指渐渐地远离
我的身体是一片落满雨滴的玻璃
在你失眠的时候
发出寂寞的声音。
你辗转反侧。
带我走吧。
我终于轻轻地哭了。

㈡往事
你的白色衬衣在我的抽屉里
放了很久
在某些个温暖的夏天午后
我用手指揉搓着它
以为自己可以这样安静地老去
回想我们爱的时候
那些堕落的细节
我的手心里盛满你的眼泪
它已经残废
很多时候
我平静地做着一些事情

喝水。失眠。无所事事
然后突然疼痛地想念你
我终于相信你的消失
其实这并不恐惧
可是我还是这样美
㈢写信
我想在水中写一封信给你
一边写一边消失
可以让我这样就度过一生
什么时候可以写完
什么时候可以告别
你以绝望的姿势阅读
这样我才会快乐
不断地写
不断地阅读
始终孤独

【平 静 的 约 定 】
如果在等待中，你的诺言是温暖的。我愿意用灵魂深处
仅有的光明来与你交换。
还有我青春的容颜。我的自由。
可是我渐渐的不再相信你。
不相信你若离若即的手心中，会有永远。
不相信你背后的阴影，会放得下我洁白的爱情。
我只是远远地注视着你。
一个注定没有结局的约定。
在黑暗中，我看到自己的心，
象一朵花一样的苍老。

没有疼痛。没有眼泪。
只有平静。
【风 中 的 烟 火 】
这一刻，你是我的。我的可爱的孩子。
你的睫毛是春天树枝上翠绿的叶子。我想用手指轻轻地抚摸它们。
用我温暖的眼泪，使它们潮湿。它们是我的。你说。你的每一个部分。你的所有。都是我的。
你低低的歌声好象不属于这个喧嚣的世界。
在夜色中，它象一只流浪的鸟，飞到它可以停留的地方去。
在很遥远的一个城市里面。
你是容颜如风的男人。对我摊开你柔软的灵魂。
是深夜里的两个孩子。笨笨的可爱的孩子。

温柔的痴缠和需索。疼痛的。放肆的。
这是我们的方式。你说。
因为我们是可以爱得激烈颓败的人。
因为内心隐藏的阴暗和野性。
因为已经不相信爱情。
好象一整个天空的美丽烟火。
这样明亮。这样温暖。
在风中渐渐熄灭成冰冷的尘烟。
可是我们是快乐的。快乐并且沉沦。
是世界的末日之前的沉沦吗
我们是否相见。
我们是晦涩的容易感觉幻灭的人。
有时是敏感的。也很麻木。
需要极致的感受。所以会冷酷绝然。

可是这是你给我的最无望的缠绵。
我们要得这样多。这样多。
小小的宝贝，我要带你回家。
你说。你的声音在黑暗中抚摸我。
爱情是绝望的。
你的诺言是温暖的。
让我们看完这场烟火好吗。
在风中轻轻牵住我的手。
不要让我看见离别。
【凌 晨 三 点 】
凌晨三点。

黑暗寂静得没有任何声音。
逐渐静止下来的雨。潮湿的空气，
和这个不符合梦想的世界。
对一个失眠的人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是安慰。
穿着睡衣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喝冰冷的水。
吃了三颗药片。
对着镜子看自己的脸。苍白而枯萎。
沉沦和放纵没有带来任何期待。
你想着自己还拥有的一些东西。例如往事和诺言。
你想你是病了。你的胃和灵魂一样焦灼空虚。
绝望是阴影无所不在。
可是在夜色里你是丧失了语言的花朵。
发不出任何声音。
也无法入睡。
【暧 昧 】

我贪恋所有温暖的东西

你的皮肤
包裹着我的时间
粘稠的往事
手腕上的伤口
关于你的记忆
我怕我来不及
和时间一起变老
我怕我会忘记你
爱情是一颗糖
被我舔得只剩下
一张透明的糖衣
贴在眼睛上
眺望未来
伸手依然不见五指
黑暗的日子
甜腻的气味
想念你到自己盲目
一次次伸出手
手指在孤独中僵硬
你看着我的苍白指尖
我不知道该如何躲藏
拥抱我
我才能盛开
【杀 戮 】
爱情在冰凉中发暗的时候
会变成干燥的粉末

以一种熟练的姿势
轻轻吹散它们
有些呼吸沉寂了
我看不见你了
每一条血管里
都有时间的痕迹
模糊不清

天真无邪
在渐渐撕裂的皮肤中
越走越远
你来听一听
那些日渐平息的声音
某一刻我想念着你
闭上眼睛
遗弃结局
有什么东西能无可代替
把我的孤独赤裸给你
我只是停在你指尖上的
一只过路的蝴蝶
吸吮你的眼泪
想以此谋生
你轻轻地揉碎我
这一刻你才能快乐
你指尖上的粉末
似乎依然清香
露水和诺言
还有带不走的

清澈泪滴
我终于可以停止
【无 常 】
我想相信你的爱情
就象相信一场过路的风
相信它带着我走的时候
能相信时间
没有人能带来的安慰
是在手心中穿梭的寂静
仅仅一瞬间
我们在一起

【诗 句 】
Subject:BABY 的诗句之一
你会爱我多久
你的泪水
滴在我如丝的发梢上
轻轻的诺言
水一样的流动
我在黑暗中
寻找你的表情
我就象一朵花
打开在风中
你说你爱我
你的手是温暖的
一次又一次
枯萎是如此的
绝望和快乐

也许我就将这样
死去在你的手心里
没有了
Subject:BABY 的诗句之二
我已经在这里
等了你这么久
我的眼泪
好象都已经变成了风
走了这么远
又回到这里

渐渐的明白
不再有你
你是曾经来过
还是永不会出现
我已经心静如水
我会双手空空的死去
Subject:BABY 的诗句之三
如果我爱你
我可以站在一边
无声地观望
我不想说甚么
也许一说就错
我不想做甚么
也许做了还是错
只有想念是对的
为你守口如瓶
你在我身边

象一只偶然停息下来的鸟
我想我爱你
我只想无声地观望你
仅仅一瞬间
我们在一起
Subject:BABY 的诗句之四
原来我们的相遇
只是为了一场别离
这样的绝
再没了语言

你的眼神
你的气息
你的棉布衬衣
你皮肤的温度
你的笑容
我真的不再爱你
心已经疲惫
要到遥远的地方去
你象风一样
淡出我的生命
这样就好
Subject:BABY 的诗句之五
一切还在继续
你站在夜色中
眼光如水
我轻轻地呼吸
风中弥漫着诺言

用手摸摸我的头发
我就长大了
Subject:BABY 的诗句之六
你能给我甚么
一句美丽的誓言
足以让我作茧自缚
我并不想挣脱
一切都这样好
我们走着
惘然而快乐的
时光穿流如河

不知道前行的方向
离别若隐若现
看不见你的眼睛
在阴影里
我是一朵无声凋落的花
你的手轻抚我的脸
我忽然感觉
我的内心一片寂静
你可以自由的摆布我
我在这里
Subject:BABY 诗句之七
我想去遥远的地方
我想深深地爱一个人
寂寞没有颜色
无声地融化在血液里
等待已经让我疲惫

每一次风吹到我的心上
我都想跟它走
如果诺言会告诉我永远
如果你在风中拥抱我
如果你的眼光
能够告诉我一些甚么
我愿意站在黑暗里
再一次倾听
张开你的手心
让我象一朵花
洁白地盛开
然后死去

Subject:BABY 的诗句之八
很多时候
我不知道自己要甚么
泪水对于我来说
象树叶一样容易飘落
风中我感受到离别
却又无话可说
你的手伸过来的时候
我已经不再自由
我要你付出的
不仅仅是疼痛
谁的怀抱会更温暖一点
你对我说你爱我
你又走了
在陌生的人群里

你象空气一样消失
我是不是快死了
【全书完】
—— “E 类出版物”制作出品
<PIXTEL_MMI_EBOOK_2005>15</PIXTEL_MMI_EBOOK_2005>